兰迪系列之二
RANDI

惊世骗术

全球传世骗术大曝光

〔美〕詹姆斯·兰迪 著
王 强 李燕鸿 译

海南出版社



手指识字

我总是带着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只要任何个人或团体在适当的观察条件下，能够展示任何一种超自然本领，我就把钱付给他。至今为止，我没有损失一分钱。我的钱安全极了，虽然有许多人试图得到这笔奖金。

——詹姆斯·兰迪



ISBN 7-5443-0286-5/B·21
定价:24.00元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30 – 2001 – 9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惊世骗术:全球传世骗术大曝光/(美)兰迪(Randi, J.)著;
王强,李燕鸿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12
ISBN 7 – 5443 – 0286 – 5
Ⅰ.惊… Ⅱ.①兰… ②王… ③李… Ⅲ.伪科学 – 批判 – 世界
Ⅳ.B9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3144 号

惊世骗术
——全球传世骗术大曝光
(美)詹姆斯·兰迪 著
王强 李燕鸿 译
责任编辑 野夫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2001 年 12 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215 千字
书号:ISBN 7 – 5443 – 0286 – 5/B·21
定价:24.00 元

编者前言

詹姆斯·兰迪先生是世界著名的科学斗士，是美国民间反伪科学和反邪教专家。他2000年曾来中国参加科学论坛并接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和《实话实说》的采访。因此在我国，他也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名人。

就是这样一个魔术师出身的人，却把他一生的精力献给了揭露骗子的事业，并为此承受各种攻击和压力，这多少是让一般人无法想像的事。由于他深谙各种江湖伎俩并善用科学和智慧去证伪，因此他所向披靡，至今全世界仍无一个招摇撞骗的人敢于和他正面交锋。他那可爱的胡须飘向哪里，哪里就有豁然开朗的笑声。应该说，他的演讲和表演，所传达的知识和产生的效果，远胜于一般的科普宣传。

在伪科学和邪教依旧充斥的这个世界，兰迪和他的著述，仍然是善良民众必不可少的清心剂。因此，我们在美国圣何塞大学华裔教授林磊先生的协助下，获得了兰迪系列著作的亲自授权，并将在我国首次整体推出这五种生动有趣的书籍。我们相信，所有深怀求知欲并努力探寻这个世界真谛的人们，无疑都会为此击节叫好。

中文版序

本书已经以多种语言出版过了，但这是首次以中文版的形式出现。我为自己的作品能有如此众多的读者而深感欣慰。每当我的作品的一个新版本出现，都让我感觉到了对这些新读者的责任，但我可向你们保证，我确实是认真地做这些实验的，并尽可能地把这些现象解释清楚。

不合情理而又迷信模糊的思维以及不加评鉴地接受一些观点，都是对人类思维发展不利甚至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查阅任何图书馆中的资料，你都会发现其中充斥着许多欺世盗名的伪科学著作。但分清真理和谬误之间的区别，也并非易事。因此我希望我的书可以帮助读者们更好地认清和揭穿那些骗人的把戏。

我在中国演讲时经常有人问我，在不同国度都存在的伪科学与骗术是否有所区别？我的回答是：就像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风味的食品一样，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文化中都有一些他们可利用的东西，但是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文化信仰来将其重新包装。在美国，有人通过看水晶球或摆纸牌来预测未来。在欧洲则经常通过研究掌纹或颅相来判断命运。在你们国家则是借助易经八卦。而几乎在每个国家星座的图案都被认为对人类命运具有特殊意义。然而这均属无稽之谈。

拿出勇气来面对真实世界中的所有失望和令人不快的打击。在迷信和伪科学中找不到安慰,虽然这些东西会带来片刻的希望,但这些希望也是虚妄的。然而,看一看新生儿的眼睛——无论它们的颜色和样子是否与你自己的眼睛相同——你将看到我们未来的真正希望。我们居住在一个美丽的世界上,我们必须让自然和与我们共同生存的人们来引导我们的生活。

(詹姆斯·兰迪)

前 言

致命的错误信息。

——艾萨克·阿西莫夫

不久前，我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新闻媒体传播科学信息的可信性问题。

会上，有一个人以极其轻蔑的口吻，谈到电视上播放的一条新闻。那条新闻说，有一个人宣称发明了一种永动机，可以不需要任何能源。

电视台在播报这条新闻时，没有附加任何评论。这条新闻节目没有指出，根据现有的科学知识，这样的机器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在过去，出现过许多这类永动机，但没有任何一个成功过；所有的永动机发明者，要么是误会了永动机的含义，要么是故意骗人。

会上有一位记者觉得很可笑。他认为这种批评毫无意义。

他说："啊，这有什么不好呢？新闻记者只是在报道一种说法，如果那种说法是错误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任何人

受到损害！”

我探过身去说：“你真的没有看到它的危害吗？现在，全世界都遭受到能源危机的困扰。可用的能源一年比一年少，价格一年比一年高，因此，文明的基础一年比一年脆弱。如果文明要延续下去，人类必须尽快做出决定，采取有力的行动。我们不能继续浪费能源了。我们必须发展替代的能源。我们不能继续无视这一问题。

“一些新闻记者告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说有一种说法，能源可以无中生有，这些记者没有意识到，他们有责任告诉人们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给公众一种印象，既然能源可以无中生有，那么就不存在能源危机，我们就不需要采取有力的行动，解决能源危机问题。这种做法，只能使人类继续无视能源问题，不去解决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这将导致文明的毁灭。你却宣称这不会造成什么损害！”

我不知道那位记者是否听懂了我的话。他显然不知道他的职业的重要性，不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他没有认真思考过新闻报道的正面或负面影响。我认为他只是把自己的职业作为谋生手段而已。

我们面临的，并不仅仅是新闻节目这类问题。

有史以来，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面临如此巨大、深刻而广泛的危机。地球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众多的人口，如此依赖复杂的技术，这些技术的缺陷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几十年内，这些复杂技术很可能彻底崩溃。

如果我们想要渡过难关，就必须小心翼翼地前进。每前进一步，我们都要依靠我们的知识，依靠我们对科学的理解，理解科学的潜力和局限。如果我们粗心大意，鲁莽冒进，我们可能由于滥用科学而毁灭了自己。如果我们深谋远虑，用好科学，我们就可以找到自救之路。

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罪行比故意曲解科学、欺骗民众、鼓励无知更大呢?

当然,愚蠢和欺骗一直伴随着人类,但它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危险,这样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在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我们都会感谢任何一位大胆揭露骗子和无赖的现实主义者,为他的勇气喝彩叫好。在目前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关键时刻,我们更是要加倍感谢能这么做的人。

兰迪就是一位有能力和毅力从事这一工作的人——没有人能比他做得更好!他没有学院证书,因此也就不受学院的限制。在讨论那些受骗上当的科学家时,他可以直言不讳,不必受到职业礼貌的束缚。

他有自己的职业,这一职业对他的工作很有益。他是一位出色的魔术师,熟知那些骗人的把戏,而那些天真的科学家则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兰迪攻打过伪科学堡垒的每一堵城墙和门洞，从来没有退缩过。他和我都是“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他被称为委员会的“职业杀手”,他并不否认这一称号。他为什么要否认呢?那些伪科学的骗子,想尽各种手法来攻击“传统”科学,却要求科学家“不带偏见”。换句话说,他们可以攻击,但科学家却不能还手,甚至连躲避都不行。见鬼去吧!兰迪断然发起进攻，当那些伪科学家发出嚎叫时，他知道自己击中了目标。人类的希望在未来,这未来太重要了,不能让它被愚昧和迷信所破坏。

作者简介

詹姆斯·兰迪（James Randi）

著名魔术师，世界上最知名的反伪科学专家，《自然》杂志研究委员会的特约委员。1986年他被任命为麦克阿瑟基金会的研究员。他运用高超的魔术技巧和充满批判精神的智慧，不间断地设计对各种骗术的测试，解剖和揭露了那些所谓超自然能力以及神秘现象的本质和真相。他建立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教育基金会，并通过这个基金会从事研究和反伪科学活动。

内容简介

我花了35年的时间来研究过去现在的那些所谓的奇迹，发现了这类东西骗人的一些特点，用来支持这类超自然现象的“科学证据”也都大同小异。当然，一本书不可能把几十年来所有的愚蠢言行全部收罗进来。我试图向读者解释一些主要的骗局。我把这些骗局作为例子，做了详尽地解剖，借以举一反三。

在本书中，我要进行猛烈的、有时甚至是非常粗鲁的攻击。为了事实，我要舍弃礼貌，让那些拳击规则见鬼去吧！在本书中，你会发现，在逻辑和理性的洪流面前，那些伪科学的鬼把戏将被冲得七零八碎。你越读就会发现自已越清醒。理性和真理之光像照妖镜一样，照出了那些骗子的原形，这是他们最害怕的。

责任编辑：野　夫
选题策划：建　成
封面设计：水　平

Randi目录



功能者”通过“星际”旅行，抢在科学家前面，对宇宙探索做出种种猜测。那些原始部落的人被认为取得了超过现代文明的成就，据说他们还接待过“古代宇航员”的来访。本章将探讨这些奇思怪想。

我意味深长地微笑着，现在完全明白了：马哈里希是一个骗子，他的信徒是一群受骗者。没有空中飘浮，没有穿墙而过，没有隐身术。这真是很让人放心。我不需要害怕有个怪人穿墙而入，进到我的浴室，隐形盘腿打坐在离地面五英尺的空中。

他不想承认早期人类也有宏大的眼光、出色的技术和艺术能力。没有外星人的帮助，他们也可以创造出萨克萨华曼堡垒、埃及金字塔和其他奇迹！他无法想像，我们的棕色或黑色兄弟有智慧建造他们真的留下来的那些伟大建筑。相反，为了满足他个人的偏见，他虚构出神秘的外星人。

如果没有普绍夫和塔戈的天真，斯坦福研究所可能永远不会涉足这些无用的研究。大多数科学家都看透了那些废话，但是，让他们吃惊的是，灵学仍然被称为合法的科学。

所谓的生物周期科学，只是外观华美的八字术，它根据简单的出生日期和一些所谓的研究成果，以为一些先天的周期决定人的一生，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它是披着逻辑和科学外衣的胡言乱语。

第一章

揭开骗子的面纱

人群一下子静了下来。一个老人对此感到很奇怪，转向那个小孩，让他再说一遍。小孩瞪大眼睛，再次大声说道："啊，皇帝根本没有穿衣服！他什么也没穿！"

——《皇帝的新装》

过去10年，人们对超自然现象表现出了巨大的兴趣。出现了一大批讨论灵学和超自然现象的书籍、文章和科学论文，数量之大，可谓是创纪录的。电视和广播也无耻地迎合大众的这种偏好，大把地赚钱。调查统计表明，许多人相信诸如柯兰照相、超感觉力、金字塔魔力、百慕大三角、预言等。这一名单还可以开得很长。

影响所及，连一些很有责任心的科学家也参加进来。我们将会看到，当真相大白时，一些科学家改变了原先的态度，而有些科学家却仍然固执己见，并竭力寻找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为自己辩护。正是这一转变引起我的兴趣，并促使我写作本书。

与那些骗子相比，我更关心的是这一小部分科学家，他们

竟然会相信那些骗子。尤里·盖勒和琼–皮埃尔·吉拉德这些有特异功能的人已经引不起学界的注意了，虽然一部分公众仍然对他们感兴趣。本书可以扑灭那最后一点兴趣。

我花了35年的时间来研究过去和现在的那些所谓奇迹，发现了这类东西的一些特点。用来支持这类超自然现象的"科学证据"，也都大同小异，这些"科学证据"并非来自骗子玩的花样，而完全出于心灵的自我欺骗。我相信，读者将会看到，在这类事情中，自我欺骗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我四处旅行，做有关所谓超自然能力和事件的演讲，人们经常用这样的话来反驳我："科学家已经调查了这件事，认为它是真的。"对此，我总是引用《时代》杂志一位资深编辑利昂·贾洛夫的话："没有任何一个设计完善、操作标准的实验，证明了存在任何超自然力。"我完全赞同这句话，并且我还将在本书中举出一些很好的例子，证明这一点。

1976年5月，25位科学家、作家和学者——还有一位魔术师——聚在一起，开了一个座谈会，会议由美国人文学会赞助，会议议题是"新非理性主义：反科学和伪科学"。我们决定采取行动，批驳一小部分科学家支持的所谓奇迹和魔力，他们宣称那是真正的科学发现。这次会议的结果，就是成立了"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并出版会刊《怀疑者》。

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的宗旨如下：

· 把那些有兴趣探讨超自然现象的人联系在一起。
· 收集探讨超自然现象的文献。
· 鼓励和从事客观公正的研究。
· 召集会议。
· 出版研究超自然现象的文章、专题论文和书籍。
· 对那些超自然现象，不是先入为主地拒绝，而是公开

地、彻底地、客观地和细致地进行研究。

最后一条暗含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对此，我不得不向我的听众和批评者反复强调："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并不否认超自然现象可能存在，我个人也不否认。但是，从我长久以来的研究经验看，我认为超自然力量存在的概率近乎零。我不能证明这些超自然力量不存在；我只能表明，证明它们存在的证据经不起严格的检验。另外，我坚持认为，应该由那些断言存在超自然现象的人来提供证据，而不是由我。他们需要拿出不同寻常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断言。

我的反对者宣称，我为了证明"特异功能者"的欺诈，就用欺诈的手法复制他们的奇迹。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也不可能这么说，因为这不符合逻辑——我复制"特异功能者"的手法，就表明"特异功能者"也用的是同一手法。我所证明的是，我们应该怀疑那些欺诈，不要轻信他们荒唐的解释。

我们这些批评超自然现象的人，总是受到对手和媒体的攻击，现在该我们反击了。在本书中，我要进行猛烈的、有时甚至是非常粗鲁的反击。为了诚实，我要舍弃礼貌，让那些拳击规则见鬼去吧。这些声音被压抑得太久了。在本书中，你会发现，在逻辑和理性的洪流面前，那些伪科学的鬼把戏将被冲得七零八碎。你越读就会发现自己越清醒。理性和真理之光像照妖镜一样，照出了那些骗子的原形，这是他们最害怕的。

14 年前，在与一位灵学精英的激烈争辩时，我受到挑战，要我输了就拿出钱来，我真就那么做了。我总是带着一张 1 万元的支票，只要任何个人或团体，在适当的观察条件下，能够展示任何一种超自然本领，我就把这钱付给他。我没有损失一分钱，我的钱安全极了，虽然许多人试图得到这笔奖金。到现在为止，共有六百多人愿意接受测试，只有 55 人通过初试。我

要解释一下:多年的经验告诉我,我不需要浪费时间跑到遥远的地方进行测试。我建立了一种初试方法,可以迅速排除那些较弱的参赛者,那些失败者从来没有向我提出任何抱怨,虽然他们总是找一些愚蠢的理由为自己的失败辩护。在这种古怪的活动中,这是很自然的。

作为一个职业魔术师,30年来,我在世界各地表演过魔术,我接触过许多自称有特异功能的人。这些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真的相信自己有特异功能;另一类是以为我笨得看不出他们的鬼把戏。这两类人都错了。

第一类人以文斯·韦伯格为例,他能用卜棒或其他简单工具探寻各种物体的存在,尤其是地下水脉和矿脉。他还自称能用卜棒诊断身体的疾病。韦伯格先生真的相信他的特异功能,虽然后面的事例表明,他无法展示他的特异功能。第二类人可以苏西·科特雷尔小姐为例,她玩了一系列纸牌把戏,并称之为“特异功能”的表现,我们当场揭露了她的手法。你在本书后面会读到这一事件。

我目睹了许多所谓的降神会、测心术和各种各样的其他假奇迹。我在观察和判断时总是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同时,对于那些故意骗人的把戏,我总是保持一种健康的怀疑。我的目光是非常敏锐的。

在泰国,我曾被介绍给许多占卜者,他们厚颜无耻地试图用换纸牌把戏来欺骗我,这种把戏在西方已经被魔术师们用了一个多世纪了。丹麦有一个江湖骗子,通过星相来算命,我交给他某人的出生日期、出生时刻和地点,他经过计算后,说是美德的原型,但事实上这是一个被判死刑的强奸犯的生辰八字,这个强奸犯可以说是无恶不做。英国有一些能言善辩的骗子,法国到处是用钟摆行骗的家伙,美国和加拿大也有不少骗子。

当然，自古以来，就有人对特异功能表示怀疑。几个世纪前，就有许多“自然哲学家”证明特异功能是假的。1692年，法国有一个叫雅克·艾马的特异功能者，有关当局雇用他，让他通过钟摆来找出杀人凶手。显然，当时人们相信可以用这种方法发现罪犯。据说，艾马最后协助警察找到一个19岁的驼背，认为他就是凶手，这个驼背因此被“车裂”——当时人们喜欢用这种刑法来惩罚驼背之类不受欢迎的人。现在的警察喜欢列出嫌疑犯的名单，然后交给“特异功能者”来确认凶手，艾马是否也是这么做的，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们知道，当孔都王子主持对艾马的测试时，艾马全部失败了。艾马无法躲开这一测试，因为当时他已经成为名人，许多信徒认为他具有特异功能。我们很想知道，那位被处决的年轻人是怎么看待艾马的。

艾马在彻底失败后，仍然红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的一些丑闻使他身败名裂。如果他活在今天，毫无疑问会更容易渡过难关，尤其是如果那些被蒙蔽的科学家来测试他的话。在法庭上使用“特异功能”，并不限于中世纪的法国。纽约州靠近宾汉姆顿有一个城市，名叫沃特金斯·格伦，这个城市显然相信特异功能，并鼓励在法庭上使用它们。有一个叫菲利浦·乔丹的魔术师，因为会玩扶乩之类的老把戏，就被警察局和公共辩护处雇用，为他们工作。他实际上就坐在公共辩护律师右边，通过探测每个未来陪审员身边的“气”，来决定那个人是否适合当陪审员。不可思议吧？主审法官一点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显然，纽约州司法系统认为特异功能是真的，在决定被告有罪还是无罪的法律程序中，允许使用这一功能。在沃特金斯·格伦城，黑暗的中世纪并没有结束。

是的，法官接受了这一荒唐的行为，纽约律师协会和托加县律师协会也同样接受了。这一行为更荒唐的是，这两个组织都出面维护辩护律师的权利，认为他有权让任何专家来协助

他。专家？什么方面的专家？魔术把戏方面的？欺骗方面的？有谁费心去查一查，乔丹是否真的有所谓特异功能？我提议由"超自然调查委员会"对乔丹进行测试，我的提议由广播电台的比尔·麦基转交给他。乔丹拒绝给我们回电话和回信。

麦基询问布鲁姆县律师协会会长布鲁诺·科拉皮特拉的看法，于是有了下面这段妙语，他说："我认为，把这件事披露出来，有损法庭的尊严和传统。"但是，他补充说，这件事本身并不危险，"因为有经验的律师不需要特异功能者"。他赞同"以一种适当的方式"使用"特异功能者"。最先把"特异功能者"引进法庭的，正是公共辩护处的罗伯特·米勒，这是不是意味着米勒缺乏经验？或他只是很天真？

宾汉姆顿当地的《晚报》非常害怕得罪乔丹的信徒，它把围绕司法界这一愚蠢行为的争论归因于"某些人的职业嫉妒心"。这话说得真是愚蠢可笑，不过倒是典型的中世纪思维方式。

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特例，让我们再看看克利夫兰少年法庭的法官莱奥迪斯·哈里斯的所作所为。当地杂志《乌木》很骄傲地赞扬这位法官，说他在逻辑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这家杂志报道说，哈里斯法官在法庭上"引入占星术。法官判决前，都要仔细研究那位犯罪青少年的星相图"。文章说，法官运用占星术断案，"受到同事和犯人的欢迎"。

《乌木》杂志说，哈里斯在审问一个青少年时，偶然看到他的星相图，发现星相图的描述"非常准确，一丝不差！"于是这位法官就迷上了占星术，并开始在法庭上使用。这一切让我想起电影《巴黎圣母院》中的一个情节：被告被蒙上眼睛，要求她伸手去摸面前的两把刀子。根据她摸到不同的刀子，来判断她是有罪还是无罪。也许米勒律师和哈里斯法官很乐意聚在一起，使这一技巧臻于完美。要让这类技巧达到完美的程度，可

是要付出很多精力的。

虽然米勒先生从来没有对我的批评做出回答，哈里斯法官却做出了反应。我曾写信给哈里斯法官，要求他明确告诉我，他是否在法庭上使用占星术。哈里斯法官写信告诉我说，他从来没有在法庭上用占星术断案。这真是一个好消息。不过，我还是奇怪为什么《乌木》杂志说他那么做了。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法官一直不肯做出明确回答，直到我的文章在《怀疑者》上发表后，才做出回答。另外，为什么他不给《乌木》杂志写信，要求杂志发表更正声明？杂志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更正声明。

我调查所谓的特异功能时，第一步就是判断表演者是否在玩魔术。第二步被称为“抓住干酪包布”，这是从揭露降神术上借来的一个说法：揭露者最后抓到一小把闪亮的干酪包布——就是所谓死者的灵魂——降神者就完蛋了。困难的是，在这种欺骗活动中，干酪包布或其他用具并不总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并且经常是“不可抓的”。有时候，实物证据只是一小片破纸片、一根黑尼龙绳，或是粘在纸试管上的一小段圆珠笔头。对于没有经验的人，这些都不算什么，但对于有经验的调查者，这可是最重要的线索。另外，有些著名的骗子在骗人时，根本不使用实物“道具”。不过，幸运的是，录音机和红外线摄像机等现代工具也可以用来揭露骗术。

有一次，出于强烈的好奇心，我用录音机录下了一位著名特异功能者彼得·赫克斯的讲话。他出现在一个著名的晚间节目上，他可以“读出”现场观众的家庭成员，可以说出他们的生活细节和内心深处的想法，令所有观众大吃一惊。第二天，当我遇到几个对此感兴趣的门外汉时，他们向我大讲特讲他不可思议的准确性。我装出一副没有看过那个电视节目的样

子，任凭他们滔滔不绝，说个没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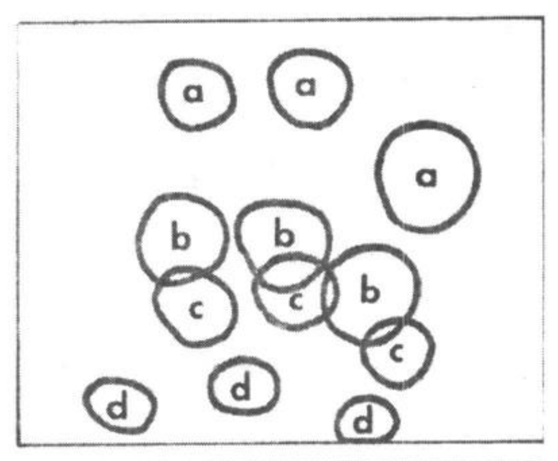
几天后，我邀请其中两人来到我家，录下他们对那次表演的叙述。然后，我为他们播放我录下的那个节目录音。我们发现，那个所谓的特异功能者，他的陈述的准确率，平均只有1/14！更有损这位著名特异功能者名声的是，他的那些即使是正确的猜测，也非常含糊，例如，他猜测说："家里还有人，我看到两三个。"这种猜测任何一个小孩子都可以做到。让我的客人吃惊的是，他们的叙述也很不正确。他们忽略了那些明显错误的猜测，只记住那些猜中的部分，这是选择性思维的结果。他们就是相信特异功能，他们需要相信彼得，在这次实验后，他们还是这个骗子忠实的信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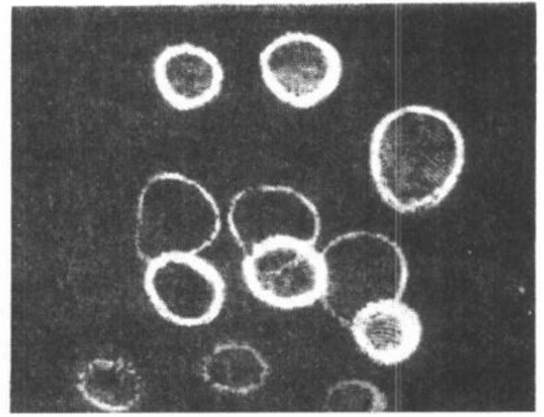
许多"科学人士"愚蠢地认为，因为受到物理学或医学训练，所以他们最有权来评判特异功能者的真假。没有比这更错误的假设了。实际上，一个人受过的科学训练越多，他越可能被大胆的表演者所蒙骗。科学家的试管不会说谎，另一个活人却会。科学家更容易被欺骗，这是因为他们遵循逻辑思维的方式。作为一个职业魔术师，我所有的努力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即：我的观众遵循逻辑思维的方式。如果我利用这一点，就可以骗过他们。

现在，到处是一些极端愚蠢的言行，诸如"特异功能照片"、能预知未来的动物、来自未知的动物。由于人们想相信这些鬼把戏，所以调查的方式很不科学。我们现在该觉醒了。应该由受过训练的人来调查这类事情。我们应该停止在这方面浪费金钱和精力。如果存在阴间，那么就让我们发现它。我个人非常愿意一试。

一本书不可能把20年来所有的愚蠢言行全部收罗进来。我试图向读者解释一些主要的骗局。我把一些骗局作为例子，做了详尽地解剖，借以举一反三。信息来自国内外的几家

图书馆。另外，几年来，我本人收集了大量相关资料。很多人来信向我提供剪报和口供，很多愤怒的科学家提供给我资料，帮助我揭露那些骗局。





作者左手中间三根手指放在柯兰照相设备中，分开进行四次曝光。图中标明 a 的位置我手的压力是中等，在 b 点上压得非常重，c 点上非常轻。下面标明 d 的部分压得很轻，但是作者的大腿顶着金属桌子腿，这样就接地了。由于接地，最左边的 d 很像是“轮船”。压力不同，身体绝缘情况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图象。虽然手指湿度、温度等的变化也会影响效果，但在这个实验中不涉及到这些因素，因为这是在一分钟内拍成的。柯兰照相产生的不同效果是条件变化的结果，并非超自然力量或能力。

本书需要一本续集，在续集中，我将揭露本书没有讨论的一些话题。我要揭露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有 112 所学院传授超感觉力等课程。在加利福尼亚的奥林达，有一所肯尼迪大学，大学中有一个“秘术和灵学研究所”，由帕斯

卡尔·卡普兰博士主持，并颁发艺术硕士学位。也许像福特公司和通用公司一样，这所大学将是世界上第一所召回其部分“产品”的大学。

那些预言家们也值得用一整章来讨论，典型的例子就是珍·狄克森。1977年，这位了不起的预言家让我们大吃一惊，他预言在1978年，女演员法拉·福西特会剃个小平头，吉米·卡特总统会辞职，教皇保罗六世会变得意志坚定、生气勃勃。这么糟糕的准确率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柯兰摄影术继续让那些容易上当的人着迷。据说这种方法可以记录下“气”，但是，插图表明，这种说法是多么地荒唐。这方面的深入探讨，只有留待另一本书。

心理医生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写了一本畅销书，在书中，她提供了阴间的证据，现在人们发现，她的灵感来自“神圣教会”这一机构的可疑行为，这一机构专门搞降神会，在降神会上的一片黑暗中，与会的人与“幽灵”发生婚外性关系。这些幽灵向库布勒-罗斯预言说，她因为参加了这一活动而会受到迫害。“三年前，我被告知，我生活的社会将会试图用尽一切方法摧毁我。”她说。这件事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在加拿大，我调查了丽塔·伯恩斯这样的“特异功能者”，她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一位吹捧她的记者说，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认定她的特异功能是真的。当我去博物馆询问此事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否认了这种说法。丽塔自称与博物馆合作，运用她的所谓特异功能来识别出土文物。她的表演很不成功，虽然新闻报道把她吹得神乎其神。她拒绝到电视节目上接受我的测试。这一调查还没有结束，需要更进一步地研究。

在未来，也许人类会变得越来越有理性，不那么轻信骗子们的话。否则，人类将会因为自己的愚蠢而毁灭。由于国内外

一些杰出学者的鼓励和支持,我才能坚持战斗。从经济的观点看,我这么做并没有好处,实际上,我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差旅费和研究费。但是,我也是有回报的,那就是说出真相的满足。

用自己的知识为人类造福,我认为这是诚实的表现。我别无选择。在我年轻的时候,当我看到那些骗子及其信徒给受害者造成情感和肉体上的伤害时,就忍不住要去揭露他们。有一句格言说:"理性沉睡时,魔鬼就出现。"这话深深地打动了我,几十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唤醒沉睡的理性。

人类历史上常常听到这样的宣言。它让人想起那些认为只有自己才拥有真理的疯子。但是,时间会证明一切,我将严格遵循科学的检验程序。

我要说的都是很普通的话,很容易理解。没有复杂的推理或公式,我只要求我的读者认真听我说完,然后自己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是,正如我们在法庭上发现的那样,在法律和正义之间经常有很大的差别。只有这两者和谐共存,对文明才是最有利的。我希望能做到这一点。几年前,我有幸能在白宫为贝蒂・福特夫人表演。在准备表演时,因为表演中要用的一条丝绸手帕而遇到了一点小麻烦,我请求福特夫人。当我在台上说需要手帕时,她把手帕递给我。她的一位助手表示反对,不希望她卷进表演中,但是,这位夫人不顾反对,伸手接过我还给她的手帕。"兰迪先生,"她一边把手帕塞进腰带,一边满面笑容地对我说,"我非常乐意接受你的旗帜。"我一生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

在我们调查时,我请求读者暂时接受我的旗帜。旗帜是真的,事业是正义的,虽然胜利不会那么明显,但是,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下一章在本书中是很典型的，它直言不讳，毫不留情。在那一章中，我要证明两个小姑娘是骗子，证明一位很受尊敬的作家其实是一个非常愚蠢、天真而自负的人，我还将表明，几位“专家”其实非常不称职，他们纯粹是为了骗钱。有人会因此指责我刻薄，但是，现在应该实话实说，不怕别人的指责。在我这几年的演讲中，我已经说过这些话了，现在我把它们写成书，公诸于众。

在下一章中，我对科廷莱事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对此我要表示歉意。如此详尽地证明花园下不存在仙女，可能显得有些“残忍”，但是，我相信，这对理解本书其他部分的论点是非常重要的。在讨论所谓的超自然现象时，人们经常会产生误解，我罗列了20条常见的谬论，我还要用科廷莱和其他例子来说明这些观点。作为一个职业魔术师，我习惯于用各种方法欺骗观众，但我从来没有使用过我在本书中谴责的那些方法。我熟知为了达到欺骗目的所用的各种标准和不标准的手法，科廷莱事件几乎包括了所有这些手法。我好像在挥动一柄大铁锤来杀死一只蚊子，不过，我这么做是有其他目的的。请原谅我的血腥屠杀。

第二章

花园下的仙女

出来，出来！
快到山上来！
这里，那里！
到处是仙女！

——佚名

1920年圣诞节，伦敦《河滨路》杂志刊登了阿瑟·柯南·道尔爵士的一篇文章，柯南·道尔因为塑造了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一形象，成为一位举世闻名的作家。福尔摩斯的探案故事给《河滨路》带来很大的利润，并使它在英国和国外的发行量剧增，柯南·道尔的任何来稿都是最受欢迎的。那篇文章的题目是《拍到仙女照片——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文章报道说，在约克郡的布拉德福，有两个姑娘拍到了仙女和精灵的照片，她们两人经常在科廷莱幽谷遇到这些仙女和精灵。

轻信，半真半假的报道，夸张，纯粹的谎言，有选择的报道，所有这一切都混在一起，再加上最荒唐的逻辑和虚假的专业知识，使这一案例极具典型性。

我首先从被告的角度描述一下整个事件。既然这种报道一公布就会遭到人们的怀疑，那么这一故事的支持者很自然就处在辩护的地位。他们所做的任何陈述，其实都是在为自己辩护。那些支持的叙述，从所有方面来看，都是非常可信的。当读者读完他们的陈述后，问题就出来了，他怎么可能证明这些事实是假的呢？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疑问是很自然的。我要补充一句，那就是，我们必须不带偏见地看待这件事。我答应最后会向读者提供适当的反证。现在，让我们与那些"专家"一起去探望那两个小姑娘，她们制造出了人类历史上最著名和最持久的骗局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在这场战争中牺牲了大量年轻人的英国，现在开始慢慢恢复过来。这是 1920 年，招魂术盛行一时。到处都有人在黑暗的房间里，双手按着桌子，希望所爱的人从阴间回来与自己交流。在美国，伟大的魔术师哈里·霍迪尼正四处演讲，抨击招魂术；在英国，他的朋友阿瑟·柯南·道尔则在从事相反的活动。柯南·道尔非常相信招魂术，是招魂术的领军人物之一。

柯南·道尔因为他的文学成就而被授予爵士头衔。在英国，也许没有谁比他更著名、更受人尊敬了。他与招魂术士的结盟，极大地提高了后者的声望，他们定期为他招来幽灵，让他亲眼目睹。柯南·道尔宣称，那些有关存在阴间的证据是"极有说服力的"，他坚信这一点，至死不渝。和他一样的还有当时两位杰出的科学家，奥利弗·洛奇爵士和威廉·布鲁克斯，他们两人也宣称自己相信招魂术，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他们是这方面的专家。

1920 年 5 月，柯南·道尔听一个朋友说，有人拍摄到仙女和精灵的照片。他对此很感兴趣，展开调查，在调查过程中，

经人介绍认识了爱德华·L·加德纳。加德纳是一位通神论者,坚信存在仙女之类的神灵。柯南·道尔非常敬重加德纳的姐姐,她给柯南·道尔写了一封信,提供了相关的证据,柯南·道尔写道:“她的信使我充满希望。”他委托加德纳为他调查此事,加德纳在给柯南·道尔递交的第一份调查报告中,向他保证,那两个姑娘的诚实是毋庸怀疑的,她们来自一个手工工匠家庭,非常淳朴,决不会故意骗人的。



弗朗西丝和仙女。(“一号照片”)

柯南·道尔收到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后来被称为“一号照片”和“二号照片”——据说这两张照片分别拍摄于1917年7月和9月。在第一张照片上,当时10岁的弗朗西丝·格里菲思与四个仙女在一起,其中三个仙女正展翅飞翔,

另一个仙女在吹笛子。据说这张照片是弗朗西丝·格里菲思的表姐埃尔西·赖特拍摄的，埃尔西当时16岁。第二张照片则是弗朗西丝拍的，照片上埃尔西坐在草地上，与一个精灵嬉戏。


埃尔西和精灵。（「二号照片」）

加德纳把一些技术细节告诉了柯南·道尔。拍摄所用的是米杰牌相机，相机用的不是照相软片，而是帝国快照牌玻璃感光板，曝光率是1/50秒，那两天天气都非常好，阳光灿烂。两个表姐妹求了埃尔西的父亲赖特先生半天，后者才把一个感光板装进相机，交给埃尔西。据说，两个姑娘经常在科廷莱幽谷与仙女嬉戏，那地方离她们家不远。她们拿着相机走了，半小时后回来，恳求大人把底片冲洗出来。底片是过了几天才冲洗出来的，结果就是第一张照片。两个月后，姑娘们用同一台相机拍到了精灵的照片。

柯南·道尔欣喜若狂。他确信加德纳是一个“聪明正直的人”，就全权委托他调查此事。加德纳把原始底片交给两个“一

流摄影专家”,让他们鉴定,他们“非常确信地”说,照片是真的。

柯南·道尔征求著名物理学家奥利弗·洛奇爵士的意见,洛奇的反应并不热烈,但是,柯南·道尔指出,这两张照片是由“两个来自手工工匠阶层的孩子”拍摄的,另外,“她们根本不懂摄影上的那些鬼把戏”。他还说,这么幼稚的姑娘,是不可能第一次做假就这么成功的。

接着,更让人信服的权威证据出现了。斯内林先生在摄影界干了30多年,熟知那些暗房特技,他在仔细研究了底片和正片后,断然宣称:第一,只曝过一次光(因此就不可能利用两次曝光来做假);第二,第一号照片是“快速曝光”拍成的(意思是说,快门速度是1/50秒或1/100秒);第三,第一号照片中的仙女在快速曝光时,正在运动。加德纳告诉我们,斯内林“毫不犹疑地以他的名誉担保”,他的判断是真的。

柯南·道尔本人把宝贵的底片拿到位于金斯威的柯达公司,在那里,韦斯特先生和另一位专家没有发现“任何叠印或其他特技的证据。”但是,他们宣称,如果他们“动用他们全部的知识和资源”,他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照片。柯南·道尔说:“显然,追根究底,我们要调查的是孩子们的品格和环境,而不是照片本身。”

加德纳对照片做了一个强烈的声明。哈尔-爱德华兹是一位医学权威,他对照片表示怀疑,认为柯南·道尔不加怀疑就相信照片是真的,加德纳对此反驳说:“认为柯南·道尔轻信相片是真的,这是天大的误会。底片和正片都被交给摄影界最权威的专家进行验证,那些专家起初都持怀疑态度。那两张照片经过仔细地鉴定后,确认是一次曝光拍成的,没有任何作假的痕迹。”他补充说,“需要使用非常复杂精密的手法”才能作假的。

在讨论中，加德纳没有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埃尔西在一家照相馆工作。他否认“一个在照相馆跑腿打杂的姑娘，会有高超的摄影水平”。

在讨论中，一位名叫莫里斯·休利特先生对加德纳很不友好，说他“似乎缺乏逻辑推理的能力”。休利特进一步说：“我们都看过快速运动物的照片……而那张照片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在运动……因为在拍摄的一刹那，它并不在运动。”加德纳马上反驳说：“休利特做了一个让人震惊的陈述，认为在拍摄的一刹那，物体是不运动的……在曝光时，运动的物体当然是在运动的……底片中的每个仙女都表现出运动的迹象。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仙女真的在运动，那么加德纳就是对的，休利特的话就要修正一下。

几位批评者指出，弗朗西丝与仙女的一号照片中，有一个明显的错误。他们质问道，为什么弗朗斯丝直盯着镜头，而不是盯着仙女？加德纳说，这很容易解释，她已经看惯了仙女，但却被照相机迷住了——她对照相机感到好奇。加德纳进一步质问道：“如果一个骗子聪明到能制造出这样的照片，难道他不知道怎么摆姿势吗？他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吗？”

柯南·道尔在他的著作《仙女来临》中，提到最后一个技术上的真实证据。有一位斯塔登先生，“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在照片上做假”，他在仔细研究了那两张照片后，递交了一份报告，说他认为照片80%以上的可能是真的，并列出了十几个理由。调查者们欣喜若狂。专家们同意他们的看法，批评者们被击败了。柯南·道尔去澳大利亚参加降神会，留下加德纳来负责一个伟大的试验：姑娘们能不能再多拍一些照片呢？他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三年来，她们没有拍到任何照片。但是，更糟的是，埃尔西现在已经长大了，大家都知道，姑娘一长大，就无法与精灵接触。“我非常清楚，”他写

道,“成熟对于通灵能力是致命的。”但是,当柯南·道尔在澳大利亚时,他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姑娘们又拍到了“三张绝妙的照片——真是巨大的成功!”新的照片是在8月末拍摄的,是在柯南·道尔卷入争论的几个月后。这些照片给柯南·道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心里残存的一点怀疑完全消失了……因为这些照片根本不可能是伪造的。”但是,他还是很谨慎地评论说:“这么奇异的事情,发生在其成员喜欢研究超自然现象的一个家庭,这种巧合真是有点奇怪。”不过,他总结说,他自己的这种推测,“可能太牵强附会了”。

加德纳在他详尽的报告中告诉柯南·道尔,只拍到三张照片,因为那个地区的天气“极其寒冷、潮湿、多雨”,只有两天天气不错,让两个表姐妹抓拍到仙女照片。加德纳说,他向姑娘们提供了两台宝石牌相机,这种相机与以前使用的米杰牌相机大不相同,是折叠式的,使用单一感光板。柯南·道尔说,只有一台相机被使用过。那位专家斯内林曾经打保票说,1917年的照片是真的,现在他又说,这三张也是真的,并且进一步说,第五号照片“根本不可能是伪装的!”

有一张照片被称为第三号照片,上面是一个跳跃的仙女,这张照片特别有意思。照片上弗朗西丝的脸有些模糊。埃尔西向加德纳解释说,照片拍摄的一刹那(1/50秒的曝光率),仙女向前跳了起来,弗朗西丝害怕仙女撞到她的脸,“把头向后仰了一下”。专家们再次发誓说,这些照片不是伪造的。

第四号照片很吸引人。从照片上看,一个穿着打扮很时髦的仙女,正在向埃尔西献花。加德纳报告说,埃尔西并没有直盯着仙女,她好像在斜视。加德纳说:“原因是人类的眼睛有一种力量,使精灵感到不安……如果人直勾勾地盯着精灵看,这些精灵通常都会躲起来,消失不见了。所以,那些喜欢仙女的人,看仙女时,一般都会斜着看。”



弗朗西丝和跳跃的仙女。
(“三号照片”)



仙女向埃尔西摆出姿式。
(“四号照片”)



仙女在晒日光浴。("五号照片")

后来，在给柯南·道尔的一个更详尽的报告中，加德纳说，在 1920 年 8 月 26 日，"拍了一些照片，在 8 月 28 日星期六，又拍了一些。这三张是其中最惊人的"。加德纳说，他给了姑娘们 24 张感光板，并且在工厂时，就悄悄地在上面做了记号，这样，就不可能偷换感光板了。

1921 年 8 月，做了最后一次拍摄的尝试。这次给了姑娘们立体牌照相机和一台电影摄像机。没有结果，但有一项试验是极其成功的。霍德森先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因为能看到仙女和其他精灵，虽然他从来没有拍摄过他们。他和姑娘们一起坐在仙女谷，霍德森把他看到的，与姑娘们看到的做了比

较。据加德纳说，“他看到了她们看到的一切，而且比她们看到的还要多，因为他的功力比她们的大得多”。加德纳由此下结论并向柯南·道尔报告说，既然霍德森和姑娘们的描述是一致的，就证明这事是真的。

在《仙女来临》一书中，柯南·道尔在讨论另一个通信者与仙女相逢的报道时，有一些怀疑。那位通信者描述了她在新西兰看到仙女的情景，她说：“她被八或十个小人儿包围，他们骑着像设得兰矮马一样的小马……听到我的声音后，他们全都疾驰穿过玫瑰格子篱笆。”柯南·道尔承认，好几个人都提到马，但是他认为，“我相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存在仙女，但是，我无法相信存在那些马匹”。

柯南·道尔在他研究仙女的那本大书最后总结说：“虽然我们欢迎更多的证据，但是，现有的证据已经足以让任何一位有理性的人相信，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至今所有的批评都无法动摇这一事实。我们并不憎恨这样的批评，只要这种批评是真诚的，我们欢迎这样的批评，因为我们惟一的目标就是无畏地寻找真相。”

支持者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在幽谷中，两个天真无邪的姑娘拍到了仙女和精灵的照片，她们不了解摄影上的那些鬼把戏，也毫无做伪的动机。专家们对那些照片进行了仔细地鉴定，宣称那些照片毫无疑问是真的，不可能是伪造的。无论照片有什么缺点，都是可以解释的，实际上，这些缺点反而更进一步证实了照片的真实性。柯南·道尔，这位大侦探福尔摩斯的创造者，是不可能被蒙骗的；这位像福尔摩斯一样思考的人，本身就是一位大侦探，有极强的推理能力。弗朗西丝和埃尔西，现在还健康地活在英国，1980年时，她们分别是73岁和79岁，她们两人从来没有承认作过假。如果她们真的作过假，那么，那些被她们愚弄过的人都已经死了，她们没有理由

再坚持说自己是无辜的。最后,姑娘们缺乏做假的理由。她们没有从这一事件中捞到钱,直到今天,她们还极力淡化此事。她们甚至因为此事而受到伤害。(在一些报道中,埃尔西和弗朗西丝被称为艾里斯和艾丽斯,她们的家庭被称为卡彭特斯,这是为了保护姑娘及其家庭。)

这些听上去可信吗?是的,非常可信,如果你愿意相信所说的这些事实:专家们真的非常称职,柯南·道尔是个推理能力很强的思想家,姑娘们不可能在照片上做假,也没有动机去做假。但是,让我们拿出一些柯南·道尔赞许的“真诚的批评”。在我看来,专家们得到的事实表明,埃尔西·赖特和弗朗西丝·格里菲思是相当聪明的两个小姑娘,她们非常善于撒谎,而一些天真和不那么聪明的人就相信了,他们把一个简单的骗术变成了大骗局,直到今天还为人们津津乐道。

在这场闹剧中,柯南·道尔是个极为重要的人物,那么在分析科廷莱仙女事件时,最好就从他入手。他父母分别是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他是一位医生,1887年,由于缺少病人,他开始写作,那些侦探小说迷对他的这一决定,欣喜若狂。为了写作大侦探福尔摩斯的故事,他放弃了医学,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使柯南·道尔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被认为是后维多利亚英国的伟大思想家之一。

为了理解柯南·道尔在这一事件中的影响,我们必须意识到,无论他研究什么,都被认为是这方面无可置疑的权威。埃里克·J·丁沃尔是一位不知疲倦的通灵现象研究者,他对我们理解通灵中的心理和物理状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认识柯南·道尔,对他的分析很准确。“柯南·道尔从来不会错,无论在什么事情上,从来没有人敢说他搞错了,”丁沃尔告诉我说,“他不习惯被怀疑。”1902年,他被授予爵位,这更增强

了他的权威，他当时获奖并不是因为他创造了福尔摩斯，而是因为他在历史学上的贡献，特别是因为他积极为在南非的英国军队辩护。

那个时期的英国，还没有摆脱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那套思路：世界是可以预测的，万物都是固定不变的；小姑娘总是天真无邪的；坏蛋总是长着粗眉毛，穿着黑衣服；人们永远是根据他们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来划分等级的。那个时代就是这么思维的。

福尔摩斯虽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在柯南·道尔虚构的世界之外，他就无法生存了。他的推理要想正确，这个世界就必须是高度稳定的。具体的人必须符合一定的类型，否则福尔摩斯就一定会出错。柯南·道尔通过想像，创造了一个非常天真幼稚的世界。他误以为，身边真实的世界也是这样的，他晚年迷恋招魂术，也正是这种思维的延续。

柯南·道尔的儿子金斯利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恐怕这也是他转向招魂术的又一个原因。招魂术由美国的福克斯姐妹创造，但却在英国生根发芽，盛行一时，柯南·道尔也被它吸引。在“招魂术”这一总名下，它变成了一个有组织的宗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它迅速传播开来，因为有那么多的阴魂要招。柯南·道尔成为它最虔诚的支持者，他的后人经常提到的一个可悲的事实，就是他在这个荒唐的活动中，花了25万英镑。

柯南·道尔是一个出色的、很受欢迎的作家，却不是一个思想家。柯南·道尔虚构了一个世界，他的结论只有在这个虚构世界中才是正确的。我们将会看到，小姑娘并不总是可信的，专家也不总是正确的，权威并不总是不带偏见的。

个性问题先放在一边，让我们检查一下五张照片提供的证据，这五张照片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要记住，下面资料是由

爱德华·加德纳提供的。我们将会发现，其中大部分是错误的。这五张照片是：

1. 弗朗西丝和仙女。相机：米杰牌。胶片：帝国快照牌。距离：大约 4 英尺。曝光时间：1/50 秒。照明：阳光灿烂的白天。埃尔西摄于 1917 年 7 月。
2. 埃尔西和精灵。相机：米杰牌。胶片：帝国快照牌。距离：大约 8 英尺。曝光时间：1/50 秒。照明：明亮的白天。弗朗西丝摄于 1917 年 9 月。
3. 弗朗西丝和跳跃的仙女。相机：宝石牌。胶片：不详。距离：3 英尺。曝光时间：1/50 秒。照明：不详。埃尔西摄于 1920 年 8 月。
4. 仙女献花给埃尔西。相机：宝石牌。胶片：不详。距离：不详。曝光时间：不详。照明：不详。弗朗西丝摄于 1920 年 8 月。
5. 仙女和日光浴。相机：宝石牌。胶片：不详。距离：不详。曝光时间：不详。照明：不详。埃尔西摄于 1920 年 8 月。

米杰牌是一种普通的盒式照相机。它有一个侧式取景框，夹子里可以放 12 张玻璃感光板。它最大的光圈是 f 11，最大的快门速度是 1/100 秒。宝石牌照相机比较小，可以放单张玻璃感光板，也可以放磨砂玻璃感光板来拍肖像和造成特殊效果。两种相机都用 $3\frac{1}{4}\times4\frac{1}{4}$英寸的感光板，放在铁夹子上，每个相机的夹子都不同。每种相机都可以放几种不同型号的夹子。

本书所刊登的五张仙女照片，据信来自最初的玻璃底片。英国广播公司把材料交给伦敦柯达公司的布里安·科，让

他做鉴定，当时，布里安很仔细地从最初的每张底片中，各冲印了一些。科先生不是斯内林；他很客观地检查了照片和底片。他的发现相当有趣。加德纳和柯南·道尔书中所刊登的照片非常不清晰，找到最初的底片是非常重要的。在第二号照片中，底片质量非常差，也许它是一个糟糕的复制品，但是，更让人困惑的是，它不是用米杰牌相机拍摄的，因为所用的感光板夹子根本不能用在那个照相机上！但是，与其他证据相比，这一点并不那么重要，因为我注意到，加德纳书中的照片是改动过的，虽然他在书中根本没有提起此事。

弗朗西丝与四个仙女的第一张照片表明，所给的技术信息是假的。在照片中，弗朗西丝脸上的光很柔和，是间接的。她不是在明亮的阳光下。如果快门速度是 1/50 秒，帝国快照牌感光板上所用的感光乳剂，是不可能照出这样的照片的，这样的效果需要 1.5 秒到两秒的曝光率。柯达的曝光表上表明，这是不争的事实。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只需要看看背景的瀑布。这种模糊的效果只有用这么长的曝光才能得到，科先生的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加德纳宣称是 1/50 秒呢？很简单，因为他知道，除非快门速度是 1/50 秒或更少，否则移动的仙女是不可能被"凝固"在一张照片中的！但是，他忘记了瀑布……

科先生分析了感光板夹的阴影，证明第一号照片可能用的是米杰牌照相机。但是，距离是错误的，这一事实，只要看看取景框就可以知道了。距离至少有 7 英尺，而不是"专家们"所说的 4 英尺。

专家们还在报告中宣称，仙女是在"快速运动"中。斯内林告诉加德纳，每个仙女都在运动，在照片上的结果就是有点模糊。这纯属瞎扯。仙女不可能在运动中，特别是当快门速度是 1.5 秒或更长时。除非仙女的飞行机能与蝴蝶的大不相同，否

则这一说法是无法接受的。

弗朗西丝是没有盯着仙女看。我们应该接受加德纳给出的解释——她已经看惯仙女了？不。我的解释是，她已经看够了剪纸，并且不太热衷于埃尔西的计划！

至于第二号照片，拍摄距离应该是在两英尺内。埃尔西的手好像拉长了，让人觉得很奇怪，加德纳对此的解释是，她的双手很偶然地叠在一起，于是从照片上看，她的右手手指长得变了形。加德纳说："我第一次与埃尔西见面时，我要求检查她的手……我用铅笔画出她的手和手指的轮廓……它们是比一



"二号照片"的细部。



埃尔西手在"二号照片"中的姿式。

般人的长许多。从照片上看，手腕处好像脱节了……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也许是因为比例和运动的原因。"胡说！加德纳应该在专家的帮助下，更仔细地检查这张照片。他提供的解释只证明了他的无能！这根本不能算是解释。

在这张照片中，精灵出现的地方，本来应该有阴影的，但却没有，最初的底片非常模糊，无法断定。加德纳说，"精灵左手在挥动笛子"，但是，如果快门速度是1/50秒，精灵的笛子就不可能拍得像照片上那样清晰。

1917年的努力就这么结束了。但是，还有些事情不清楚，需要解释。加德纳承认，1917年，还拍了其他的照片，但是，他对那些照片的下落毫无兴趣。柯南·道尔记录说："尝试过多拍一些照片，但是失败了，感光板没有保留。"我敢打赌，那些照片被当作废物赶紧处理掉了。她们可不想让人发现这些失败的照片！

为什么那些照片在拍完后的三年里，一直被置之不理？因为赖特一家并没有把它们当回事，赖特夫人根本没有想到，谁会认真对待这些照片，后来，赖特夫人听了加德纳的演讲，受到通神论的影响，她才改变想法。在最近的一封信中，埃尔西写道："我可怜的爸爸对他喜爱的侦探作家柯南·道尔非常失望。我听到他对我母亲说：'嘿，像他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会相信这样的事呢？'"赖特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照片刚好落到了一个急需这种证据的人手里，这种证据刚好用来支持他的幻觉。这是一颗落在肥沃土地上的坏种子，60年后，种子仍然在茁壮成长。

加德纳、柯南·道尔和专家们，把一个孩子气的恶作剧变成了轰动一时的论战。这件事公布后，英国的知识界非常兴奋。加德纳一夜成名，非常得意，准备大干一场。加德纳受柯

南·道尔委托，要求姑娘们再多拍一些照片，他给了弗朗西丝和埃尔西两台宝石牌照相机，24张做过标记的感光板。当时盛行拍幽灵照，特异功能者在照片上弄出人的影像，告诉他们的受害者说，这些人在天堂上，但是可以与人世交流。让人惊奇的是，就连加德纳和柯南·道尔这样的信徒，也知道特异功能者可以通过两次曝光来骗人，于是他们提供悄悄做过标记的感光板，以阻止偷换感光板。在这样的预防措施下，如果特异功能者仍能制造出幽灵照片，这些照片就被宣布说是真的，即使降神的房间比暗房要黑得多。这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一些专业技术是无用的。

做过标记的感光板对姑娘们不起什么作用。她们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树起仙女的剪纸，然后把她们拍下来，她们根本不需要换感光板。但是，加德纳很详尽地向柯南·道尔报告说，他采取了一切措施，以保证姑娘们最后拍成的照片，用的是他提供的感光板。

拍出了三张照片，虽然埃尔西承认，“尝试”拍过其他的照片。没有人问这个问题，那就是，她们拍的其他照片怎么了？加德纳可是给了她们24张做过标记的感光板啊。加德纳自己也说“拍了一些照片”。他对其他照片没有一点兴趣吗？显然，他对其他照片不感兴趣，包括那些“仅仅部分成功”的照片，埃尔西把那些照片“扔进……小河里了”！我确信，在其他那些照片里，保留了连斯内林都无法否认的证据。

加德纳报告说，姑娘们只能拍到三张照片，因为天气潮湿寒冷。我的朋友罗伯特·谢弗是“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他不辞劳苦，查阅了天气记录，他发现，在1920年8月下半月，布拉德福德地区的降雨量比那年任何一个月都要少。另外，气象杂志《英国降雨》报告说，那里的天气“虽然很冷，但总体上看，还是很干燥”。加德纳所说的“持续不断的降

雨"根本没有发生过。那个月，英国降雨量只有预期的50%，相对来说，布拉德福德简直可以说是沙漠了！

第二组中的第一张，三号照片，有点像是1917年照片的改进。仙女的形象非常清晰，悬在姑娘面前的半空中。弗朗西丝的脸和身体有些模糊，如果不是仔细检查，人们可能接受加德纳的解释，即在快门以1/50秒的速度打开时，姑娘"头向后仰了一下"。下面放大的第三号照片表明，姑娘头发上有一个亮点。柯达的布里安·科认为，这不像是人物快速、连续的运动，反倒是长时间曝光时一次短促的移动。使用与以前相同的胶片速度和照明标准，很显然，这张照片的曝光速度是1.5秒到两秒。快门打开时，弗朗西丝的头是不动的，然后很快地动了一下，然后又不动了，直到快门关闭。跳跃的仙女一定是跳得非常缓慢，才能拍成得这么清晰！最后，与其他仙女相比，这个仙女做得非常精致，一定是从一本杂志或书籍上剪下来的。



"三号照片"的细部。

四号照片显然是伪造的，在这一事件中很少被讨论到。姑娘们让仙女穿着《时尚》杂志上那种时髦的服装，非常可笑。但是，要记住，她们并不是在跟非常聪明的批评家打交道。最让人觉得好笑的是加德纳的评论（柯南·道尔也接受了），他说“埃尔西没有直勾勾地盯着仙女”，据说是因为仙女很害羞。但是，仔细看看那张照片。埃尔西其实正直盯着那张剪纸。加德纳又编造了一个事实。

这张照片与其他照片一样，被交给斯内林那样的专家认真鉴定，据柯南·道尔说，斯内林非常自负，他认为，“在英国，没有任何一位专家能用一张伪造的照片骗过他”。我们现在对斯内林这种自负感到好笑。这张照片是如此愚蠢，任何一位明智的观察者都可以发现它是伪造的，更不用说一位运用现代方法的科学家。

但是，经过认真细致地检查，正是五号照片表明，埃尔西和弗朗西丝甚至蒙骗了她们自己！最近几年，当被问到那些照片时，两位女士避免直接撒谎。埃尔西告诉布里安·科：“每张感光板只曝光了一次。”布里安·科和我都相信，她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这张照片是错误地两次曝光！

科先生是最早发现这一问题的人。我们在检查这些照片时，他向我提到，五号照片的边缘上有两次曝光的痕迹。对照片仔细检查后发现，在下面边缘的两侧，有两个小圆形标志。这是两个把玻璃感光板固定在铁夹子上小夹子的阴影。每个感光板都必须插在这样的夹子上，以便放进照相机。这是薄铁皮，像感光板一样大，一端有弯曲的固定小夹子。感光板被紧紧地固定在铁夹子上，不能移动。如果整个感光板都曝光、冲印，那个感光板会全黑，只有一处例外，那就是小夹子的阴影投到处。但是，在照相机里，照相机后面的方框也会留下影子。我们现在在照片中看到的，就是小夹子的阴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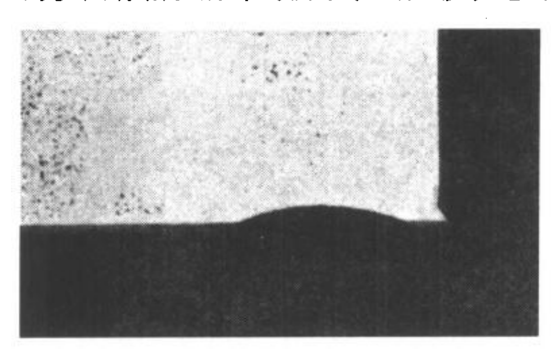
“五号照片”底部夹子的阴影。

如果感光板被第二次插进照相机，它不可能与上次的位置天衣无缝。在边缘处，第二次使用感光板会留下两次曝光的证据。在五号照片中，经过放大，这种证据清晰可见。在下面的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上面边框看不到这一痕迹，因为过度曝光“洗掉了”任何证据。

除非姑娘们非常仔细地把两个影像重叠在一起，两次曝光是不需要的。把一块磨砂玻璃感光板插进宝石牌相机中，就可以得到特殊的效果。不过，蒙骗与她们打交道的那些人，是不需要这么复杂的。

我的结论是，在五号照片上，两位姑娘的确错误地两次曝光。使用同一块感光板曝光两次，这样的错误是很容易犯的。另外，还有别的证据，证明她们的确把它两次曝光。以上的证据是通过观察夹子边的阴影得出的，因为夹子是固定不动

的。只有相机后部的阴影表明是移动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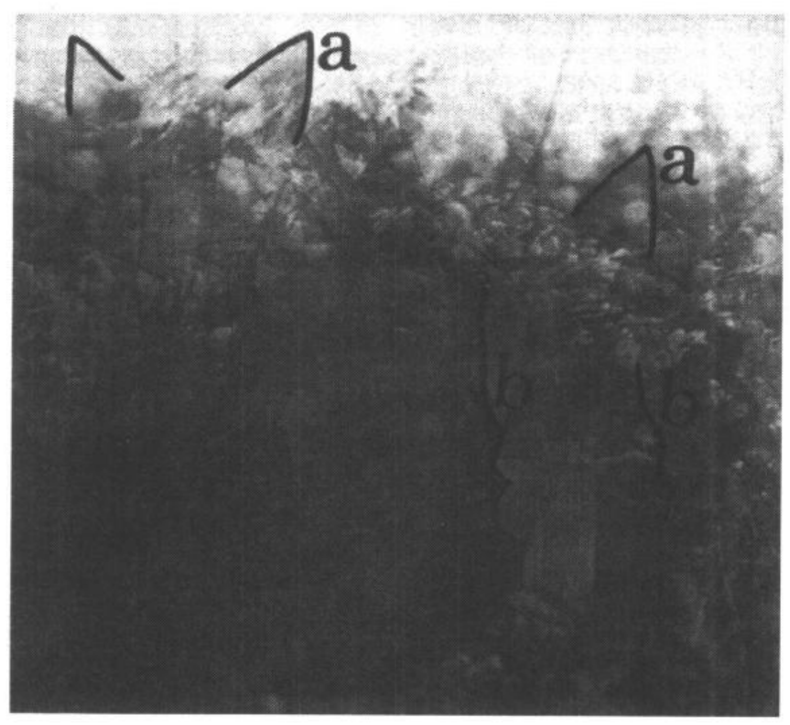


“五号照片”右下角。

至于另外的证据，我再次感到惊讶，60年来，那些所谓的专家没有注意到，有两个仙女是重复的！姑娘们把剪纸摆好，拍下那个场景，然后在换感光板时，一时疏忽，把使用过的感光板再次插了进去。拍完新的场景后，她们赶去冲洗两块感光板。她们发现，一张是空白的，另一张是一团半透明的神秘图象。她们的运气很好，那群检查感光板的傻瓜宣布奇迹发生了！

1921年1月，一位记者采访了埃尔西，他应该意识到这是一场恶作剧。《威斯敏斯特报》派他去采访埃尔西，他在夏普圣诞卡厂找到她。开始她拒绝见他，并托人这么传话。他坚持要见面，最后她不得不接受他的采访。

她一见面就告诉他，对于照片一事，她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她已经“厌倦了这事”。但是，记者下决心一定要让她开口，他问她，仙女是从哪里来的。埃尔西说她不知道。“你看见她们来的吗？”他问。是的，埃尔西说。但当问到她们来自何处时，她笑了，告诉他：“我不能说。”她也不肯说拍完照后，她们去哪儿了，当他坚持要她回答时，她觉得非常尴尬。记者又问了几个问题，都没有得到回答，于是他决定做一些建议，让她松口。



仔细检查“五号照片”就会发现两个仙女剪纸部分相同，这是两次曝光的结果。划的线表明了复制部分。

他问，仙女是不是“消失在空气中了”。埃尔西喃喃道，“是的”。她否认她跟她们之间说过话。又问了许多问题，最后她说了一句话结束访谈：“你不理解。”

暂且不说最近对弗朗西丝和埃尔西的采访，就是在这个采访中，我们也发现了整个事件的要点：姑娘们创造了一个怪物，希望它自己走开。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发现，纯粹讲假话越来越困难，于是她们觉得讲一些半真半假的话，可能更容易些。到了现在，她们根本不说仙女是真的或照片是真的。那么，她们说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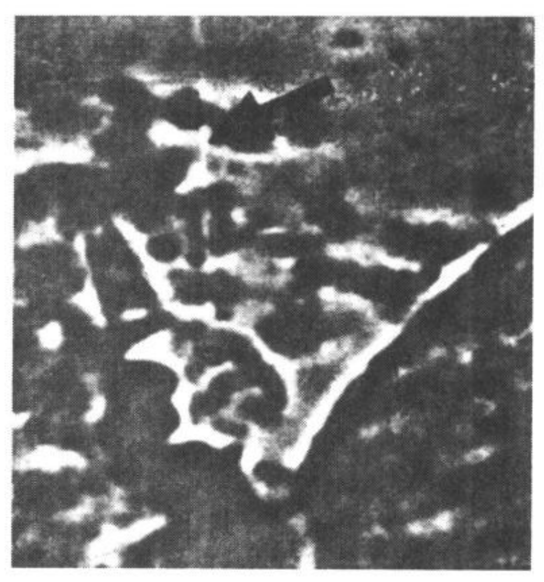
1971年,英国BBC电视台采访埃尔西,埃尔西说,她“不会手按《圣经》发誓仙女真的在那里”。在随后给布里安·科的一封信中,她说她不会这么发誓,如果她这么做了,“我的朋友和亲戚就不能拿我们家庭故事开玩笑了”。她还说:“我承认我不相信仙女。至于那些照片,让我们说它们是弗朗西丝和我想像力的产物。”

弗朗西丝在接受采访时,坚持背对着摄影机。她反复询问,埃尔西是怎么回答同一问题的,她只同意埃尔西说过的话。看来,埃尔西对弗朗西丝的影响力60年来一点也没有减弱!埃尔西担心,科先生的评论会损害到她父亲的名誉,她给科先生写信说,当她与她父亲讨论此事时,他认为撒谎是没有意义的,他只想把所有的真相披露出来。她说这事与他毫无关系,把他的诚实与亚伯拉罕·林肯相比也豪不逊色(对于一个英国姑娘,这一比较是很奇怪的)。我要问埃尔西的问题是:现在还不该说出真相吗?这种半遮半掩的承认与回避,并不是真相。这样做并没有最终揭示出科廷莱仙女事件的真相。

有一项先进技术,那是埃尔西和弗朗西丝不可能预料到的,也是她们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不知道的。它涉及到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起初是用来检查卫星照片的,利用这一技术,我们可以彻底解决科廷莱仙女事件。

是罗伯特·谢弗最初提出,把“计算机增强”技术应用到仙女照片上。他得到了威廉·斯波尔丁的帮助,斯波尔丁是“地面飞碟观察”组织的西部负责人,这一组织位于亚利桑那的凤凰城,他分析过大量的UFO照片,得出非常有趣的结果,他同意把那些可疑的照片放到扫描器下。这一过程是先用电子手段仔细扫描照片,然后把照片分解到最细微的单位。当把所得的数据输入计算机后,给予适当的指令,就可能得出一些有趣的数据。

斯波尔丁向计算机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他问计算机仙女是三维的吗？不是，计算机回答说。没有一个仙女是“圆形的”，他们就是一些简单的剪纸——只有二号照片中的精灵是个例外，那可能是一个立体模型。第二，他要求计算机寻找任何肉眼看不见的细线或支撑物，在四号照片上发现了这样的支撑物。



GSW计算机把“四号照片”放大，表明可能有线在支撑。作者认为很可疑，并不需要支撑。

斯波尔丁和进行计算机分析的那些工作人员，对计算机的结果确信不疑。“从照相上分析，绝对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那些仙女照片是真的，”他写道，“那些照片完全是伪造的。”斯波尔丁是独立得出这一结论的，当时他根本不知道其他的资料！

姑娘们是从哪儿搞到剪纸的呢？英国作家弗雷德·格廷斯在为一本有关19世纪早期插图的著作收集资料时，发现一张让他很不安的照片。格廷斯对招魂术和幽灵照相术深信不疑，他发现，柯南·道尔书中的照片与《玛丽女王礼品书》中的插图非常相像。《玛丽女王礼品书》1915年出版于英国，是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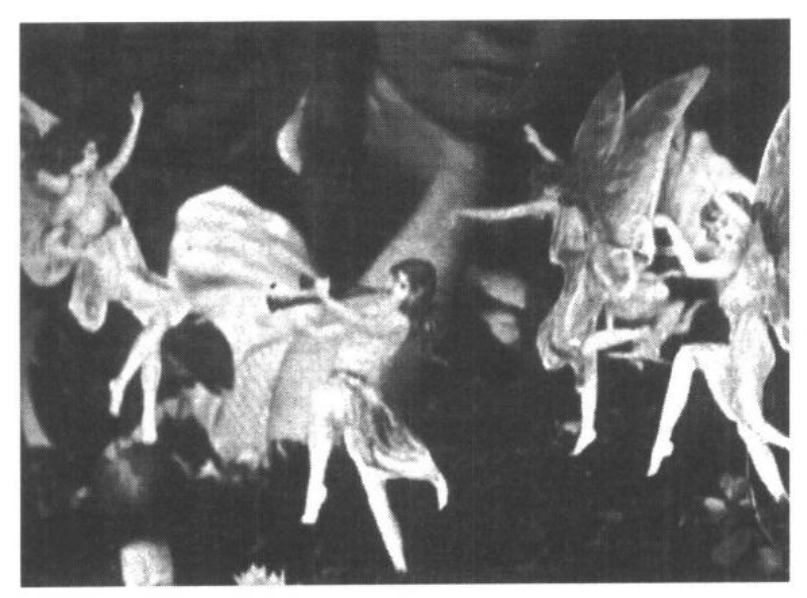
时非常畅销的一本儿童读物。那些插图是配在阿尔弗雷德·诺伊斯的一首诗中的，那首诗题目叫《仙女咒语》，写的是如何招来仙女！显然，埃尔西发现诗的内容太复杂，就只取了其中的插图。她所做的，就是描下仙女图象，做一些小的改动，给她们加上翅膀，然后把她们剪下来。埃尔西拍摄的仙女与书中的插图非常相似，这决不是偶然的。



《玛丽女王的礼物书》中一首诗的插图。



书中仙女图的简化。注意她们与“一号照片”中的仙女非常相似。



“一号照片”的细部。

到目前为止，除了柯南·道尔之外，我还没有讨论这一骗局中其他人的性格。在这样一个最后搞得非常复杂的骗局中，参加者的性格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位摄影“专家”斯内林，在给加德纳的信中说：“在我看来，那些照片……根本没有做过手脚，绝对是真实的。”他说他没有发现“任何剪纸或纸模型的痕迹”，他对那些照片深信不疑。在这件事上，斯内林表现得非常不称职。那些照片是伪造的，这一点很显然，斯内林根本没有运用一个专业人员的方法来进行认真验证。他非常迷信柯南·道尔，认为既然柯南·道尔都相信了，那就一定是真的，他非常得意，以为自己因此事而名留青史。实际上，在这件事情上，他宣称自己“以名誉担保”那些照片是真的。现在看来，斯内林可以说是名誉扫地了。

我们也应该讨论一下埃尔西的父亲，赖特先生。虽然有几

位研究者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幕后策划者,不过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赖特先生是个旁观者,他被卷进这一事件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女儿是个相当自信的造假者。在这一骗局中,并不需要成人参与。埃尔西——或者任何与她背景相同的16岁姑娘——完全能够拍摄下一些剪纸的照片。这很简单。那些支持和宣扬这一骗局的傻瓜,才是最应该受到谴责的。所以说,这一骗局并不需要赖特先生的参与,我们可以认为他是清白的。但是,在教育孩子诚实这一点上,我们对他却不敢恭维。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爱德华·L·加德纳。1945年,他出版了《仙女——科廷莱照片及其后续》一书,进一步宣扬科廷莱仙女事件。这本书由通神出版社出版,这个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急于证明存在着仙女,所以他们非常高兴能出版这本书。加德纳为柯南·道尔做了大部分工作,他修改润色姑娘们告诉他的事情,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加德纳的专长是通神论。他是布拉瓦斯基·洛奇通神论学会的主席,经常到处演讲。柯南·道尔挑选这样一个人来调查科廷莱事件,那就绝对能保证调查结果一定是肯定的。加德纳非常天真,坚信通神论学说,并且善于对付批评者,这些品质结合在一起,保证了他非常胜任这一工作。柯南·道尔《仙女来临》一书的卷首插图就是加德纳的照片,称他为"通神论学会执委会成员",说他是个不可小看的人物。

加德纳在他的书中曾集中讨论两个姑娘和赖特家人的品质。加德纳像柯南·道尔一样,觉得实际证据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相关者的背景和诚实。他们两人都无法想像,一般的人,尤其是小姑娘,会故意骗人。1920年,当姑娘们第二次拍摄照片时,她们不允许加德纳到现场去,这一点也不奇怪。加德纳接受了这一条件,不管它是如何可疑,这是许多调查这类

事件的人的通病。

现在我们来讨论姑娘们。弗朗西丝·格里菲思当时10岁,来自南非。她到达约克郡时,说一口奇怪的英语,在她就读的当地学校,成为其他孩子嘲笑和捉弄的对象。所以她非常渴望暑假到布拉德福德,与她的表姐相聚,我们不难推测,埃尔西对弗朗西丝有很大的影响力。埃尔西很容易说服弗朗西丝,让她拿着仙女的剪纸摆个姿式,然后向她父母撒个无伤大雅的谎言。当时她们在幽谷那么做时,一定咯咯笑个不停。

埃尔西是主要的策划者和组织者。看一下她的背景,就会引起我们的怀疑。她在附近一家照相馆工作过几个月,主要工作就是修描照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需要大量的人做这种工作,每个有孩子参军的家庭都需要这样的照片。在很多情况下,是从全家福照片中,单独挑出参军者来放大,这就需要绘画和做假。但是,埃尔西并不需要用这种方法来伪造科廷莱照片。她在工作时偶然做过这类事——加德纳在调查时,努力淡化这一点。

加德纳遇到埃尔西时,她正在一家生产名信片的工厂工作。显然,她是个聪明的画家。在本书写作时,埃尔西·希尔(埃尔西的现名)设计的国际象棋刚刚生产出来。她的绘画才能一直延续下来——从科廷莱到国际象棋。1920年,她母亲告诉一位调查者说,她女儿“是一个最有想像力的孩子,她有画仙女的习惯,这习惯已经持续好几年了”。这话的含义是非常清楚的。

开始,科廷莱仙女事件是两个小姑娘的恶作剧。只有当那些所谓的聪明人发现这一事件后,它才被奉为奇迹,越说越玄。那两个小姑娘也被越卷越深,无法自拔。当要求她们再次拍摄仙女照片时,她们是有压力的,也可能那时她们觉得很好玩。今天,当她们发现无法像过去那样描述这一事件时,她们

就故意模棱两可，含糊其词。很显然，埃尔西在努力保护弗朗西丝的名誉，因为一旦真相大明，弗朗西丝目前的位置就会失去。

也许我对这件事剖析得过分了。不过，这么详尽地解释科廷莱仙女事件，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下面的20点，这20点适用于我们后面要讨论的几乎所有例子。它们是超自然骗术的主要标志，我在每一点都附上相应的例子。

1. **据称当事人并不追求金钱或名声，因此不存在欺骗的动机。**例子：两个姑娘在这一骗局中，并没有得到金钱报酬，不仅如此，她们似乎还受到伤害。这里的假设是，只有金钱和名誉才是可能的动机。自我表现和开玩笑被认为不是充分的理由。福克斯姐妹纯粹是为了开玩笑，弄裂了她们的趾骨，结果却导致建立了招魂术这一荒唐的宗教。她们俩显然没有其他动机。但是，这一宗教活动却自此蓬勃发展起来。

2. **据说当事人（儿童、农民或可爱的老太太）缺乏所需要的技术或阅历，这就排除了欺骗的可能性。**例子：埃尔西和弗朗西丝是孩子，因此没人怀疑她们能熟练地使用照相机，没人怀疑她们能做出仙女剪纸。今天，俄罗斯灵学家们被一位库拉吉娜夫人所蒙骗，她是一个农民，很笨拙地使用一些普通魔术手法，就骗过了他们。

3. **据说，当事人通不过测试，这常常表明他们是真的。**例子：加德纳说，他"测试埃尔西的绘画能力，发现她画的那些仙女图象很糟糕，一点儿也不像照片中的那些仙女"。最近，在法国，琼－皮埃尔·吉拉德接受他的导师查尔斯·克鲁萨德的测试，看看他是否能用身体的力量扳弯铁棒，他似乎能运用精神的力量扳弯铁棒。克鲁萨德报告说，无论吉拉德怎么用力，他都无法办到！吉拉德和埃尔西都有同样的优势：他们在

跟一些头脑简单的人打交道，这些人认为，如果当事人没有通过测试，那就证明他们是真的。扳不弯一根铁棒，这并不困难；一个小姑娘画得不好，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4. 在故事或表演中发现问题，这反而证明那现象是真的，因为一个聪明的骗子不会犯那么低级的错误。例子：据说，如果埃尔西真的伪造一号照片，她会让弗朗西丝摆好姿式，眼睛看着仙女，而不是看着照相机。考虑一下其他的可能性：如果弗朗西丝真的看着仙女，这就会被欢呼为十全十美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弗朗西丝都是赢家。当那位所谓的预言家珍妮·狄克逊做出预言，但却没有言中时，人们宣称她非常真诚，勇于尝试。

5. 如果一个现象与先前报道过的相符，这就会被当作有力的证据，证明它是真的。例子：埃尔西所拍照片上，仙女的服装与大小和故事书中的相符，于是被认为得到了验证。没有一位调查者意识到，仙女是故意画成这样，以与故事书相符。当魔术师尤里·盖勒带着他扳弯的铁棒把戏出现时，一些灵学家拒绝接受他，因为“文献中没有先例”。这句话的含义是很明显的：如果类似的例子以前报道过，他们就会像其他人一样接受盖勒。

6. 据称，批评家怀疑超自然现象的理由很不充分，因此不能把他们的话当真。很不幸，这话有时是对的。例子：有些怀疑者很不明智地断言，科廷莱照片是在照相馆里拍的，瀑布和其他背景全是画的。加德纳亲自赶到现场，拍下实地场景，驳倒了这一断言，他说：“有一个照相公司宣称，背景用的是戏剧道具。”今天，有些科学家说，盖勒可以用化学品、磁铁或激光使铁弯曲或断裂，任何一个知道“奇迹”发生环境的人，都知道他们这种说法纯属胡说，等于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这些科学家，他们的本意很好，但却损害了自己的事业。

7. 有些杰出人士支持超自然现象，由于他们的名声、学术背景等，他们的观点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例子：许多人相信科廷莱仙女事件的惟一理由，就是柯南·道尔。今天，许多激光物理学家、政治家、宇航员和作家宣称自己相信超自然现象，这些人被认为是这方面的专家，其实他们根本不是。

8. 那些所谓的专家被叫来证明超自然现象。例子：斯内林、加德纳和霍德森是柯南·道尔仔细挑选的“专家”。他们在调查之前，就已经得出奇迹存在的结论。肯特州立大学的冶金学家威尔伯·弗兰克林是一位专家，他认为盖勒具有让铁弯曲的特异功能，他的话被广泛引用。当他仔细研究了这一现象后，他发现自己搞错了，改变了看法，但是，他转变后的看法却没有被广泛引用。弗兰克林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信徒”。

9. 那些持批评态度的专家的发现，被尽量淡化或忽视。例子：柯达驻伦敦的人被叫来判断照片的真假，他们拒绝认定照片是真的。他们认为，有很多办法可以做假，但是，柯南·道尔忽视了他们的意见，他给人的印象是，造假需要非常了不起的技术。同样，最有资格判断超自然事件的是魔术师，他们却常常被忽略——只有那些同情非理性观点的魔术师才受到重视。

10. 那些宣称存在超自然现象的人，他们说的话经常模棱两可，让调查者自己从中选取肯定性事实。例子：埃尔西在采访、谈话和书信中，说一些半真半假的话，做一些暗示，误导同情她的调查者做出有利于她的结论。柯南·道尔在同一本书，既表达了相信，也表达了怀疑，这是怕万一他被证明是错误的而采用的技巧。最近，一位“特异功能者”英戈·斯旺进行了一次去木星的“星际旅行”，斯旺的故事中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但是，斯旺一点也没有为此感到尴尬，他让科学家罗素·塔戈和哈罗德·普绍夫去选择他们认为可信的事实，这

两位科学家是非常相信这一事件的。斯旺最近又很偶然地说，他“飞过”了木星，降落到另一个太阳系，于是塔戈、普绍夫和UFO研究者、天文学家J·阿伦·海尼克又得重新解释这一“奇迹”。

11. **同一个超自然现象，却有不同的说法或细节，这一事实却被忽略。**例子：柯南·道尔说，给了姑娘们一个宝石牌照相机；加德纳说给了两个。柯南·道尔说，当霍德森先生与两个姑娘一起去幽谷寻找仙女时，“他看到了她们看到的一切，而且还要多”。但是，霍德森自己的叙述却显示，他们在好几点上有分歧。有一位作者描述“桑德拉号船”在所谓的百慕大三角“失踪”，说那条船350英尺长，航行在平静的海面，当天晚上“星光灿烂”。记录却证明，那条船长185英尺，是遭遇到每小时75英里的风才沉没的，这么大的风速，与飓风也差不多了。

12. **当事人玩花样的能力经常被淡化或忽略。**例子：埃尔西的绘画才能、职业经历和造假机会，都表明她很可能是恶作剧的作者，但是，柯南·道尔却完全否认这种可能。琼－皮埃尔·吉拉德和尤里·盖勒是公认的魔术师，他们表演魔术的能力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那些信徒却完全无视这一点。

13. **那些表面看来科学的控制方法，被用来证明其真实性，不管这些方法可行与否。**例子：加德纳悄悄对24张感光板做了标记，但是这根本没有任何用处。在斯坦福研究所，他们把一些“特异功能者”放在法拉第笼子里，那种笼子可以屏蔽电波。这一点也没有阻碍做假，但实验听上去很像那么回事，完全是纸上谈兵。

14. **据说当事人不能随时引发超自然现象，因为这种能力是短暂的和间歇的。**例子：姑娘们第二次只拍了三张照片，没有用完给她们的所有感光板，这一点被原谅，也没有要求她

们说明其他那些照片的下落。几年前，特德·塞里奥斯为朱尔·艾森巴德博士制造了“思想照片”，那是在他失败了无数次后，才产生出的结果。

15. **据说，使欺骗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也是使奇迹产生的条件，奇迹被认为是更可信的解释。**例子：只有当埃尔西和弗朗西丝两人单独在一起，不受监控时，她们才能拍出照片。约翰·哈斯特德是伦敦伯克贝克学院的教授，他告诉我们，他的“通灵儿童”把自己锁在家中自己的房间里，不受监视时，才能发生最令人满意的奇迹。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发现，那些奇迹是他们用最平常的手法制造的。

16. **如果批评家不能解释所有的细节，那么无法解释的那一部分，就被当作真实的基础。**例子：在仙女事件中，虽然她们有很多做假的机会，柯南·道尔却抓住几个事实不放：

赖特一家的好名声，所谓的摄影专家斯内林，还有批评家没有发现任何剪纸。虽然“预言家”琼·狄克森被发现对自己的年龄撒谎，她的主要预言全是错误的，她从写她的书中删除不利的事实，但是，当她的一个预言偶然说中时，人们就称她为预言家。

17. **我们被告知，当带有“负面情绪”的人在场时，当事人就会做得不好。**例子：埃尔西和弗朗西丝拍摄时，不允许成人在场。借口是否则仙女就不会出现。但是，当她们和霍德森先生一起坐在那里时，她们并没有拍照，虽然霍德森先生也“看到”仙女！在现代灵学中，实验者坚持，只有持同情态度（也就是相信超自然现象）的人才能在场。当事人也坚持这一点。盖勒更是激进，当我在场时，他拒绝表演。

18. **据说，特异功能者如果为了金钱目的而行使其能力时，他的特异功能就会失败。另一方面——既然灵学家两边好处都想得到——他们又宣称，奖励可以促进表演。**例子：柯

南·道尔同意加德纳的看法,认为为那些照片付钱给姑娘们,这会毁了整个事情。但是,杜克大学的 J. B. 莱因博士说,奖励机制有很大的好处。于是我们又被告知,特异功能者在跑道上失败了……如此等等。

19. **有人争论说,实验中太多的控制会导致负面结果。**例子:加德纳认为,到拍摄现场会让姑娘们感到不安。他宁愿从她们手中接受已经冲洗出来的照片,即便是通过邮寄方式,也不愿意催逼她们。英国的约翰·哈斯特德教授和约翰·泰勒提到很多案例,由于他们控制得太严密,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当控制放松时,哇!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奇迹!

20. **调查者发现的任何欺骗手法,都被归因于当事人想取悦大家,因此不存在欺骗的冲动。**在科廷莱事件中,没有这样的例子。目前的证据表明,那些照片毫无疑问是伪造的,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姑娘们做伪时被当场抓住,也没有调查者发现里面大量的伪造证据。现在,盖勒、吉拉德和其他众多“通灵明星”已经被彻底揭露了,但是,那些相信的人还是原谅了他们。

第三章

海洋中的奇迹

"时间到了,"海象说,
"该谈谈许多事情:
鞋子——船只——
印章——
白菜——国王——
为什么大海那么
烫……"

——刘易斯·卡洛尔

一个人自称是某方面的权威,但是他却不认真研究这一领域,那么他是太粗心大意了。当他发现事实真相时,却不说出来,那么他是太不负责任了。当他已经知道事实真相,却还继续歪曲事实,那么他是既不负责任,又冷酷无情。查尔斯·伯利兹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强烈地谴责他。

伯利兹是一位作家,写了《百慕大三角》、《被遗忘世界的秘密》和《无影无踪》,只要稍作研究,就会发现,这些书充满了错误和对事实的歪曲,应该称之为虚构小说,而不能说是纪实作品。有人告诉我,伯利兹懂30种语言,能流利地说其中11种。既然他的祖父创立了著名的伯利兹语言学校,也许他能够用30种语言陈述他可疑的观点。如果他像他祖父一样,成为一位语言教育学家,这样也许更好,但是,他却成为一个

非常糟糕的业余科学家,宣扬那些伪科学。

1979 年,伯利兹率领由考古学家、探险家和潜水员组成的 15 人小组,进入所谓的"百慕大三角",研究"失落的阿特兰提斯洲文明"。如果这些人与"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尤其是《百慕大三角解秘》的作者拉里·库施)谈一谈,他们就可以免于此行了。不过,我猜测,如果伯利兹愿意为他的古怪想法付钱,他们可能乐得到可怕的百慕大三角地带度假。在那里,他们是再安全不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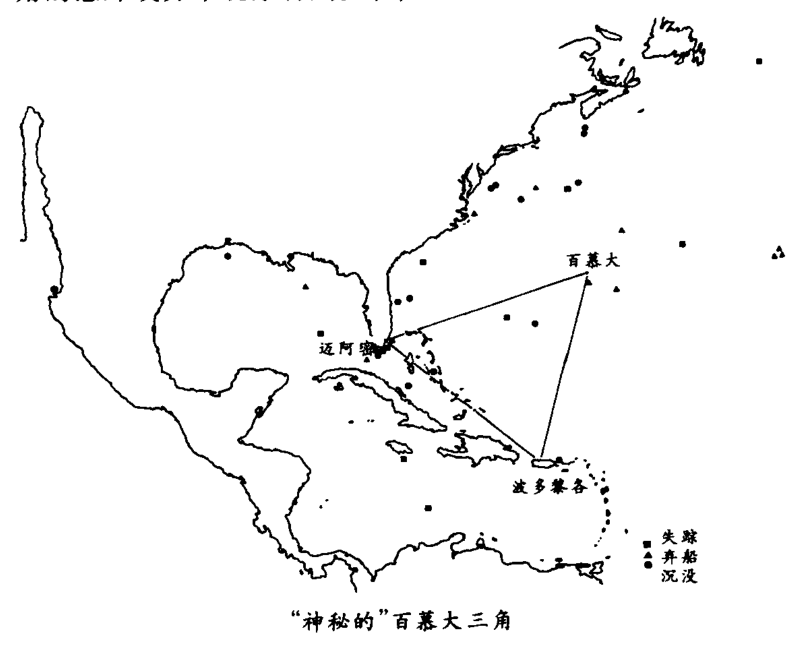
百慕大三角是一片海洋,它的三个角是百慕大、波多黎各和迈阿密。1945 年,五架海军复仇者型飞机飞进这一区域,据说神秘地失踪了,于是出现了百慕大三角传奇。几年之内,公众相信,有某些未知的力量从三角地带攫取飞机、轮船和人,把他们扔到地狱边缘或其他什么地方。伯利兹收罗了每一个报道过的意外,把它们写下来,添枝加叶,出版发表。他的第一本书卖掉了 500 万本,被翻译成 20 种语言,版税收入高达 100 万美元。

当拉里·库施着手研究百慕大三角时,他面临一项艰难的任务。伯利兹宣称发生了某件事,这很容易,但是要证明那件事没有发生,这就不那么容易了。同时,那些相信百慕大三角之谜的人,很舒服地坐在一边,两手抱胸,咧着嘴笑。显然,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什么实际证据,完全是人们的盲从使然。正如库施指出的那样,绝大部分所谓的百慕大三角之谜,纯属虚构,没有任何证据支持。那些所谓沉没的船只,根本就没有存在过,那些所谓失事的飞机根本就没有飞到过那里,而那些据说已经失踪的船员,活得好好的,伯利兹之类的作家让我们相信的神秘力量,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将看到,神秘的百慕大三角这一说法,毫无根据,纯属胡说八道。

我不想讨论世界众多的其他区域,这些区域据称也隐藏

着神秘的危险。看起来，其他一些国家迫不及待地要参加到这一闹剧中，宣称他们国家也有自己的百慕大三角。不管什么人或物失踪了，就有人把它归结为超自然现象。有一位名叫伊万·桑德森的作家甚至主张，存在12条等距离排列的“邪恶涡流”，它们环绕着地球运转。

我承认，如果某个地区有一股邪恶的力量占上风，那么我们应该合乎逻辑地寻找其原因。在某个十字路口交通事故特别多，那么有关当局就要对这一路口进行调查，如果百慕大三角的意外或异常现象特别多，那么让我们做个调查吧。不过，



“神秘的”百慕大三角

先让我们把定义搞清楚。看看上面所附的地区图。在地图上，你会看到，那些主要事件的出事地点都做了标记，一些作者认为，那些事件正是三角地带神秘现象的证据。要记住，许多据说是失踪的事件，在这里是用“弃船”标志来表明的，这些事件

得到很好解释的——船员被救,事故原因查清。这些“失踪事件”是伯利兹之类作者列出的,因此,神秘的百慕大现象的真与假,取决于这些事件。

但是,这些所谓的失踪事件,有多少是发生在百慕大三角之内的呢?有一个相信者兴高采烈地提供了一起失踪事件,但是,这件事其实发生在太平洋!其他的一些事件没有包括在这里,因为现在的地图无法把它们包括进来——它们远在爱尔兰岛和葡萄牙海岸。

问题是,如果失踪真的存在,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分散的现象,它只证明了一句老话:“意外总会发生。”我必须提到,我拒绝把那些其实根本没有发生的意外事件包括在地图上。另外,有些船原计划航行 1000 到 3000 英里,预计经过百慕大,但是中途“失踪”了,我没有把这些罗列在地图上。在有些情况下,一艘船离开港口,却没有到达世界另一边,我不能允许传奇的创造者们把这些意外事件包括在他们的证据中。

拉里·库施书中讲了一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表明,我们对那些证据要多么小心。《百慕大三角解秘》一书中引用了一个意外事件的说法:“1953 年 2 月 2 日,一架飞往牙买加的飞机在百慕大三角北部失踪,机上有 39 人。英国约克运输机在失踪前,发出求救信号,然后没有任何解释,就突然中断。再也没有它的踪影。”让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

不错,这架飞机的目的地是牙买加,这似乎把它与百慕大三角联系起来。但是,飞机失踪时,它正从亚速尔群岛飞往加拿大的纽芬兰,它是沿着西北飞行,远离可怕的百慕大地区!飞机在纽芬兰停留了一下,然后才飞往牙买加。既然它的最终目的地是牙买加,那些宣扬百慕大传奇的人,就不做进一步的解释,径直称它为“飞往牙买加的飞机”。另外,据称飞机是在“百慕大三角北部”失踪的,其实那里离百慕大三角北部有

900多哩!这种说法还没有提到天气情况,但是,据《纽约时报》报道,那天“北大西洋冰雪交加……狂风达到每小时75英里”。

还有那神秘的“没有任何解释，就突然中断”的求救信号。这听上去很合乎逻辑。一架飞机遭到暴风雨的袭击,出了问题,用无线电发出国际标准求救信号,然后没有进一步“解释”就坠毁了。这是一个悲剧,但是,在全球范围,类似的事件已经发生了数百起,一点也没有什么奇怪或不可理解的。如果没有拉里·库施这样的人来揭露,那些宣扬百慕大传奇的人,就会把一件很平常的事,弄得非常神秘。

百慕大三角这一骗局的形成,媒介要负主要责任。他们给了伯利兹他所需要的原材料。出版社大量出版有关百慕大的书籍和期刊,根本不检查其内容准确与否。他们称这种垃圾为“非虚构作品”,公众把“非虚构作品”等同于“真相”。有些出版社甚至宣称,他们所出版的作品,其内容经过认真研究,真实可靠,虽然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的。

库施写了一篇文章,评论伯利兹的《无影无踪》一书,伯利兹出版这本书是为了反驳库施对他的揭露,但是极其失败。库施在书评中说:“他(伯利兹)的可信度非常低,低到毫无可信度可言。如果伯利兹报道说一艘船是红色的,那它几乎一定是其他颜色。他根本不说真话。他对不符合他观点的材料视而不见。一个房产推销商如果照他这样做的话,一定会坐牢的。”

当我坐在这里写书时,我想知道,为什么我必须揭露百慕大三角这一可笑的骗局。大量的报道,重复的谎言,巨额图书利润,不负责任的出版社,轻信的公众,对奇谈怪论的偏好,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产生了百慕大三角这一骗局。像伯利兹那样的人,看到他们的伪科学观点被如此普遍地接受,一定乐不可支。没有法律保护消费者免于这样的谎言。说到底,有关这

些话题的文献是一种消费品,应该像其他消费品一样,受到法律的制约。消费者如何发现产品有问题,应该有权要求退货还钱。在我看来,伯利兹有关百慕大三角的书籍就属于不合格商品。

不相信?继续往下读。东部航空公司401航班的失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伯利兹作品是如何夸张和含糊。他告诉我们,东航飞机"由于解体而坠毁"。听上去很可怕,是吗?我们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图象:一架飞机平稳地在天空上飞翔,然后在半空中毫无理由地突然裂成许多碎片。多么奇怪啊。但是,当我们了解实际情况后,就不会觉得这么奇怪了。真实情况是:飞机深夜飞到佛罗里达沼泽地上空(地面没有灯光参照),飞机机组人员关掉了自动驾驶系统,在驾驶室讨论一个飞行问题,没有注意到高度的降低,直到他们撞到地面——然后解体了!

但是,伯利兹甚至追溯到历史上:追溯到1492年,追溯到哥伦布。他写道,哥伦布报告说"有一个像火球一样的东西绕着他的旗舰飞行"。真的吗?库施查阅了伯利兹所用的原始资料,哥伦布的航海日记,发现哥伦布提到,有一天晚上,他看到"一大团火"掉到海里。一个理性的人会像哥伦布一样得出结论,认为那火球是一颗明亮的流星。由于根本没有火球绕着旗舰飞行,所以当时的船员也没有惊慌失措,这完全是伯利兹虚构的。如果它真的绕着旗舰飞行,那可能是一个很神秘的现象。但是实际上那是一件完全可以解释得通的事情,当时它之所以被记下来,只是由于它的壮观和罕见。

我可以继续揭露伯利兹创造的这一传奇,但是,我还是让大家自己去读库施的著作吧,我只再说一件事。我所说的就是海军复仇者飞机事件,那些飞机在海上失踪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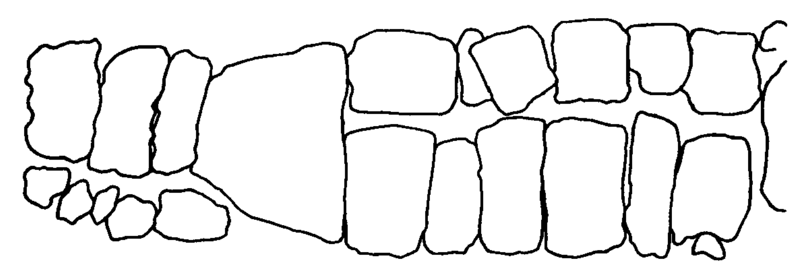
百慕大三角之说的拥护者说，1945 年 12 月 5 日，五架装备齐全的复仇者鱼雷轰炸机从佛罗里达空军基地起飞，飞机原定飞到百慕大三角后返回，大约两个小时的航程。那天下午 3 点 45 分，本该是飞机请求降落指令，飞机的领队报告说，他们迷失了方向，驾驶员不知道哪儿是哪儿，一切看上去都变了样。他们甚至看不到太阳，也就无法通过太阳确定他们的方位，4 点 25 分，经过最后一次呼叫后，他们失踪了，从此再也没人见到过他们。一架派去援救他们的飞机也以同样的方式突然失踪。第二天，出动了 300 架飞机和 20 艘舰艇去那一地区搜寻，没有发现飞机的任何踪影。6 架飞机和 27 位机组人员在那里失踪了！

拉里·库施在仔细查阅了 400 多页的官方报告后，得出了一个更合理的结论。与三角迷的说法相反，调查此事的海军调查委员会根本不认为这一悲剧是一神秘事件。那些复仇者飞机是在进行一次训练飞行，这是一次很普通的培养新飞行员的训练。那时天气不好，但并没有到危险的程度，除非必须迫降海面。海军报告中称海面“风高浪急，情况很不利”，这一点是很关键的。领队飞机上的罗盘失灵，而其他飞机完全依靠它来领航。等领队把领航任务移交给另一位飞行员时，已经太晚了，因为燃料已经不够，可他们还在海上。在报告中，飞行员没有说过什么奇怪的话，伯利兹书中引用的飞行员的话是他自己编造的，因为海军调查人员没有发现这样的话。实际情况是，飞行员迷失了方向，四处乱飞，直到燃料耗尽，最后不得不迫降海面，沉入波涛汹涌的大海。救援飞机因为驾驶舱经常有汽油溢出，其危险是人所共知的，它很可能发生爆炸，坠入海中，尤其是当时海上能见度非常差。实际上，当时附近一艘船上的人看到救援飞机爆炸，所以，人们知道它的真实命运。

海军报告罗列了有关这一不幸事件的 56 个事实和 56 种

观点。对于那些写调查报告的人来说,这一事件毫无神秘可言。虚构的无线电通话、夸大其词、纯粹的编造,这一切把一场悲剧变成一个超自然事件,百慕大三角神话也因此大行其道。另外,媒体忽视了许多事实,拉里·库施在他的书中,用了26页的篇幅,澄清了事实,破除了这一事件的所谓"神秘"色彩。

那些与伯利兹一起出发寻找亚特兰提斯大陆的探险家,没有发表过一份报告。



比米尼西海岸一英里半的水下"道路"。

伯利兹宣扬的另一个观点,就是他的"金字塔理论",这一理论建立在两大块资料上。一是所谓海下470英尺高的金字塔(在《国家调查》杂志中,它变成了780英尺高),他希望金字塔能够提供亚特兰提斯存在的证据,并认为它"好像是一些异常电子活动的基地"。另一个是一条1000英尺长的人造道路,它位于比米尼西海岸不到半英里的水下。先让我们看看"比米尼道路"。在这一完全可以解释的现象中,亚特兰提斯的相信者把两件不相干的事扯到了一起,为了把这两件事分开,我求助于英国科学杂志《自然》,一位名叫哈里森的先生在杂志上报道说,距"道路"两英里处发现的"圆柱",实际上是水泥,那些水泥原本装在木桶中,在过去某些灾难事件中,这些盛着水泥的木桶被从船上扔下去。木桶的木板逐渐腐烂掉了,凝结的水泥就留在那里,被亚特兰提斯迷们误以为是圆柱。附近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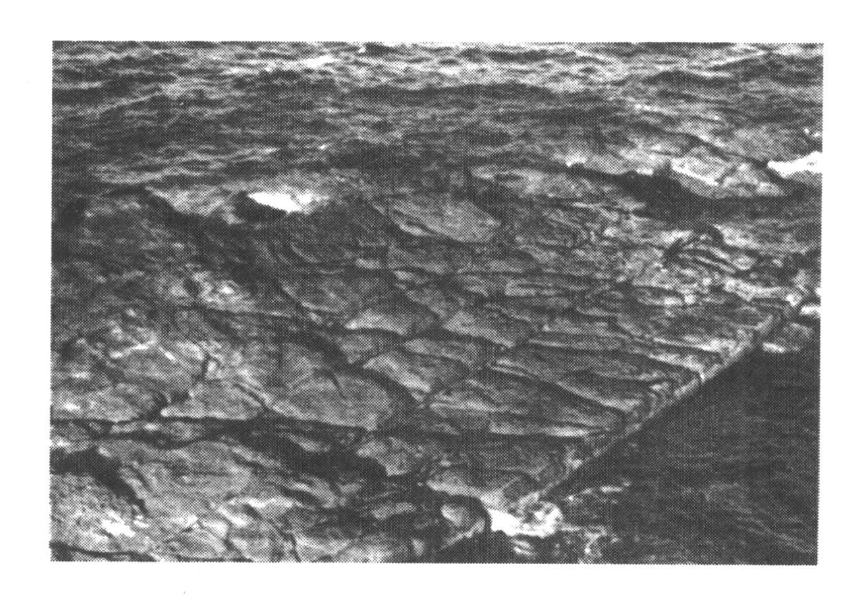
的两列有凹槽的大理石,很可能是从船上扔下的压舱石。这一地区发现这种废弃物是很常见的,因为这里离海岸非常近,搁浅的可能性很大,需要一些应急措施。装船记录也表明,商人们经常为此目的运载这样的压舱石。

"道路"本身非常壮观,我能理解为什么它会让人误解。它是两排半规则形的带状地,与海岸平行,相隔70英尺,由大致长方形的石头块组成,石块大小不等,小的边长5英尺,大的到20英尺。如果不请教地质学家的话,人们很容易相信它们是人造的。实际上,"道路"是由地质学所说的"海滩岩石"组成,这在世界许多地区都能见到。从遥远的澳大利亚,到比米尼附近的托古加斯,都发现了这种海滩岩石。其实,比米尼南海岸本身就是由这种岩石"铺成"的。

海滩岩石是通过自然的凝结过程形成的。沙粒经过几十年海浪的冲洗,会从海中吸取碳酸钙,这大部分是从壳类动物的遗留物中产生的。这种物质就像水泥一样附着在沙粒之中。由此产生的大块岩石非常坚固(石灰石和大理石就是由碳酸钙构成的),但是它很容易断裂。比米尼海岸曾经延伸到"道路"处,海岸边的海滩岩石经过日晒浪打发生变化,岩石下面的沙子被海浪冲走,大块的岩石断裂成一块块的长条,像砖头一样,其重量从1吨到10吨不等。后来,随着海岸线的变化,这些长条岩石又被海水淹没了。

我们听那些信徒说,海滩岩石是最方便的建筑材料。这是真的,但是,它也是一种质量极低的材料。如果真的如那些信徒所说,那么为什么海滩岩石只出现在海岸边,而没有出现在内地呢?为什么它没有引领我们通向其他奇迹呢?为什么在这样的建筑附近,除了水泥桶之外,没有其他人工制品呢?

但是,我们不需要这么推论下去,因为一位地质学家约翰·吉福德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和观察,证明"比米尼道





澳大利亚海岸的海滩岩石。亚特兰提斯延伸得这么远？

路"完全是自然形成的，根本不是人造的，随后 E. A. 希恩在迈阿密一所实验室中所做的试验，使这一事件盖棺定论。

如果亚特兰提斯人用海滩岩石建筑"道路"，他们当然会选择最合适的岩石，那么在相邻岩石的地层中，应该是不连贯的。吉福德和希恩从相邻的岩石中取出样本，进行仔细地分析，发现岩石地层和沙粒大小都是相同的，就像弹道实验中那样，从同一枪支中打出的子弹，其纹路是一样的。用放射性碳素测定岩石中壳类物质的年代，发现它是 2200 年前的——对于神话中的亚特兰提斯来说，这时间还是太晚了，即使这些岩石是被人搬来的。更糟的是，虽然在目前的比米尼海滩岩石中发现了玻璃瓶碎片、钉子和螺帽，这是在它形成中被裹进去的，但是，在"道路"的岩石中，却没有电视机、激光管或任何其他人工制品的任何痕迹。那位著名的幻想家和预言家爱德加·凯斯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在亚特兰提斯是很普通的。

这么看来，"比米尼道路"是天然形成的，而且形成时间不长，决不可能是任何失落文明的产物。谁错了？从证据上看，当然是伯利兹。同样错的还有一些真正的科学家，J·曼森·瓦伦丁博士和戴维·D·津克，他们分别是海洋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由爱德加·凯斯基金会赞助进行研究，在《探索者杂志》上发表了错误的结论。他们没有像吉福德和希恩那样，进行细致、系统的研究，据 1978 年 5—6 月的《海洋前沿》报道，吉福德和希恩先是在实地进行研究，然后又带着样本到他们实验室进行更进一步的实验。

伯利兹可以得到这一信息吗？如果我可以得到，他也一定能够得到。他的信息来源更多，他的经费更是多得不得了。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知道真相，但是故意视而不见，宁愿选择浪漫的传奇，他期望在这一领域再出一本畅销书。在那一领域，真的没有阴云吗？

还有那个巨大的海下"金字塔"。伯利兹说对这个金字塔，他有科学的证据，有它的大小尺寸等数据。好吧，我们等着瞧。1978年3月，拉里·库施向伯利兹提出挑战，要他提供金字塔的证据。库施拿出1万元，要伯利兹也拿出1万元，这些钱将放在马萨诸塞银行，赢的一方得到全部款项。伯利兹只要能证明海洋下面的确存在金字塔，并得到库施的承认，那他就可以拿到这笔钱。伯利兹拒绝了这一挑战。要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接受挑战，我们必须先检查一下他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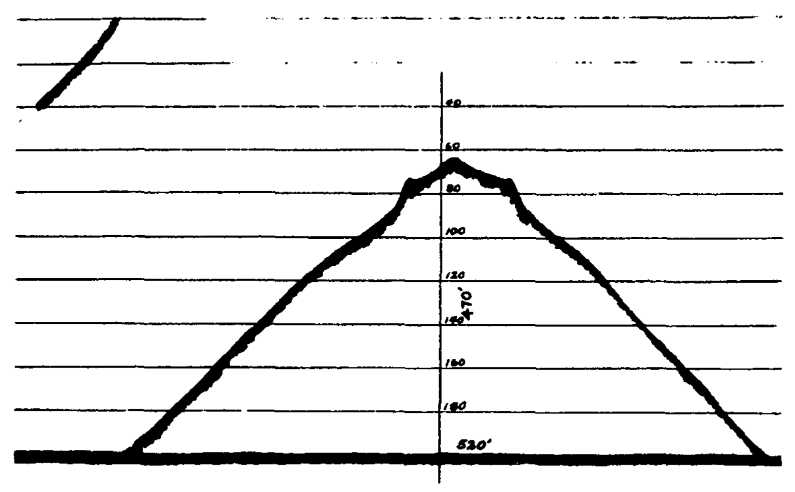
鲍勃·海因米勒现在是马萨诸塞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以前在海洋地质研究所工作，我向他请教，他告诉我，唐·亨利向伯利兹提供了声纳图，用来表明存在神奇的金字塔，亨利说，这种声纳图很容易制作。这种描述方式，为了清晰起见，会极度夸大垂直部分。说到底，图表需要的是知道船只下面的深度，而这是最理想的描绘方法。在伯利兹拿出的图表中，所谓的金字塔可能只是水下的坡地，其坡度只有2到3度！要知道这里描绘的实际情况，可以想像桌子上放着一把12英寸的尺子，一头堆着8个便士。虽然规模不同，但是实质是一样的，唐·亨利卖给伯利兹的声纳图，其实就是可以这样制作出来的货色！

亨利这张声纳图，并非像伯利兹宣称的那样，是由"侧面扫描声纳"拍出的。这一细节是后来加上去的。声纳图是由一般的声纳做出的，与其他声纳图一样，不需要特殊的读解方式。为了得到一个真正470英尺的金字塔的声纳图，船只的速度必须是每秒钟10英寸！试一试以这样的速度让一条船得到这样的声纳图，它的速度应该是大约每小时半英里！

但是，迈阿密科学博物馆的J·曼森·瓦伦丁博士向我们保证，"声纳图清楚地表明，一个巨大、对称的金字塔屹立在几乎是平坦的海底。"我很想知道，迈阿密科学博物馆什么时

候举行美人鱼展览？也许是在举行了仙女脚印展览之后吧。

《国家调查》和《人物》杂志小心地删除了“金字塔”声纳图的一部分，这是伯利兹非常愚蠢地留在他的《无影无踪》一书中的。这一被删除的部分清楚地表明，所谓的金字塔并不是他们想要的那种。仔细看一看插图，你就知道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了。左上方有一条线，是右边“金字塔”之前拍到的声纳图。伯利兹很聪明地对此视而不见，因为它表明，“金字塔”左边的声纳图线，其实是另一条线的延续。你可以看到，声纳线达到图表的顶部后，又向下落到底部，而不是延伸到图表外。看起来“金字塔”是从底部开始的，实际上它是从左边某边开始的。如果我们看到全部的记录，那就真相大白了。我们将在本书中反复强调这一点，我们也应该记住这一点。



查尔斯·伯利兹所说的“大金字塔”声纳图。

海因米勒说，在声纳图中，经常可以发现这样的人为痕迹。金字塔的形状很容易得到，船只遇到一个缓坡，然后掉转方向，在声纳上得到一个反向坡度。这样一来，就可以得到金

字塔的效果——这正是伯利兹现在拼命想要我们相信，为了这个目的，他把那些专家都拉到了加勒比海。美国海军说那里没有金字塔。为什么那些人都相信伯利兹呢？因为他能用30种语言告诉他们？还是他们有点愚蠢？

鲍勃·海因米勒认为，不可能确定亨利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拍到那些声纳图的。我们不知道船只的速度，不知道自动记录带的速度，也不知道所使用的垂直度。但是，对于那些几十年来一直研究这一地区的专家来说，如果真有伯利兹所说的金字塔，是不可能逃过他们注意的。海因米勒很清楚媒体的态度，因为报纸记者给他打过电话，征询他对此事的看法，最后还问他如何看待UFO等。他实事求是的态度让那些记者很扫兴，他们转而去寻找更刺激的回答。像往常一样，事实并不是很吸引人的。

还有许多证据反驳了这一愚蠢的说法。但是，我不同意拉里·库施的看法，他说伯利兹在恶作剧。我认为伯利兹根本就不懂。他对其他奇迹的描述给我留下了这种印象。但是，我还是让库施来总结吧，因为是他出了1万元与伯利兹打赌。库施说："伯利兹无法接受挑战证明存在金字塔，他根本做不到——因为不存在金字塔。如果伯利兹接受了挑战，那就会暴露出他是个喜欢耸人听闻的人，总是说一些错误百出、无法证实的话，讨论一些伪科学的话题。伯利兹总是用虚假的信息误导公众。"

我要对查尔斯·伯利兹说：查利，如果你真的通过声纳在海洋中发现了金字塔，由于记录技术的垂直夸张，它在你的声纳图上应该看上去更像帝国大厦。如果你说你在加勒比海某处发现了帝国大厦，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

第四章

神秘的宇宙

天塌了！
天塌了！

——胆小鬼和
蠢人的话

让公众着迷的许多胡言乱语，都与天空联系在一起，这并不奇怪。几千年来，人类敬畏地仰望天空，羡慕鸟儿能飞上天空，想像诸神居住在天上。我们的宗教告诉我们，我们死后灵魂升天。

让奇迹发生在太空，这是一件很方便的事。因为这样，人们无法实地验证，所有的猜测都是可以接受的。无可否认，星光灿烂的夜空非常迷人，很容易引起人们的遐想。在现在这个充斥着太空旅行和宇宙奇迹的时代，每个人的注意力更多地被引向天空。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无法评估我们所看到的。

人造地球卫星及随后的产品把大量的碎片引进太空，其结果之一是引发了 UFO 热。古老的占星术在衰落很久之后，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天文学上的任何发现都被用来证明它

的可信。"特异功能者"通过"星际"旅行,抢在科学家前面,对宇宙探索做出种种猜测。那些原始部落的人被认为取得了超过现代文明的成就,据说他们还接待过"古代宇航员"的来访。本章将探讨这些奇思怪想。

到目前为止,人类最古老、最哗众取宠的哲学是占星术。仅在美国这一个国家,就有两万多名占星术术士,他们用占星术算命,从上当受骗者那里捞到数以百万计的金钱。但是,没有哪一种骗术,比占星术更容易被证明毫无逻辑根据的。这样,它对公众的吸引力就更显得奇怪了。占星术所做的预言极其含糊,另外,当它的预言失败时,那些缺乏批判力的观察者总会找出最荒唐可笑的借口为它辩护,只有意识到这两点,我们才会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接受占星术的主张,就好像接受3000年前巴比伦统治者的财产法和奴隶制,使用他们的医学理论。因为现代占星术使用的规则,就是那时创造的。当这一套僵硬的规则与基督教信仰冲突时,就产生了问题,像往常一样,那些占星术术士很容易就解决了这一难题。早期基督教最感兴趣的,就是基督的星相了。但是,占星术术士知道教会反对他们这一套,他们不敢用占星术给基督算命,因为他们会遭到指责,说他们使上帝屈从于上帝自己创造的统治宇宙的力量!这是一个悖论,非常棘手。但是,一位狂热的占星术术士和基督徒罗杰·培根运用出色的推理,解决了这一难题。他在给教皇的一封信中宣称,上帝让他儿子出生时,星相是非常吉利、和谐的。太妙了!

埃弗瑞·沙茨曼是法国唯理论者联合会主席,他说:"占星术实际的社会功能,就是帮助把信徒从社会和政治斗争中分离出来。"他也许是对的。它的确使人们不用对自己的愚蠢负责。不幸的事件都可以归罪于行星的不祥会合。不管它的功

能是什么，占星术是非理性的，对人类有害无益。天文学家丹尼斯·罗林斯说得好："那些相信占星术的人，他们生活在以愚蠢为基础的房子中。"

有一次，演员托尼·兰德尔参加黛娜·肖尔主持的电视节目，当时占星术受到热烈的赞扬。黛娜在和电影明星查尔顿·赫斯顿谈话，她断定赫斯顿是天蝎座。黛娜热情地说，另一位演员谢维·蔡斯也是天蝎座，黛娜并且评论说，她无法想像有比赫斯顿和蔡斯更不相像的两个人了。但是，她接着说，两个人的性格应该是相同的，因为他们的出生星座是相同的！占星术就是这样歪曲事实。兰德尔走上场，他一坐下，就被问到他的星座。他严肃地哼了一声，拒绝回答。他说，回答这样的问题是在侮辱美国人民的智力。现场的掌声不大，但是在我的客厅却很大，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我从来没有感到那么骄傲过。

你每次参加社交聚会，都会被人问到你的星座。我总是要求询问者自己猜一猜，猜测的结果非常好笑。他们总是给我两个选择，然后问我哪一个是正确的。如果我回答，"试一试"。他们马上发现我的外在性格非常符合那一星座。我反驳说，我只是建议我的询问者试一试那个星座，选的却是另一个。这种猜星座的游戏似乎非常盛行。（出于某些原因，我在这类聚会上很不受欢迎。）

争辩说占星术不是理性的信仰，这是一回事，证明它根本不起作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前者更容易证明。

例如，占星术相信，如果太阳、月亮和所有的行星排成一条直线，把它们的引力作用联成一体，那么人只要别站着，坐下来，那么引力对人体的作用就会消失！把人体降低 25 英寸，就会使他更接近地球的引力中心，其他星球对我们的引力就会被抵消！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宇宙的巨大规模，我们就清楚地看到，

占星术的信念是多么荒唐。天文学家用光速来测量距离。最基本的单位是光年,也就是光一年旅行的距离。既然光速是每秒18.6万英里,一光年的距离是相当巨大的。说天狼星距我们51万亿英里,这种说法非常别扭。用天文学的说法,就是8.7光年,这就容易多了。

同样,光速单位提供了太阳系之间距离的概念。抬头看看月亮。你看到什么?你看到的月亮是大约1.3秒之前的。换句话说,它离我们1.3光-秒远;这就是你看到的月光到达地球所需的时间。太阳离我们大约8.3光-分远。木星离地球是5.1光-分远,冥王星是5.6光-小时远。有些我们在夜空看到的星星根本不在“那里”;我们看到是它们几年或几千年前发出的光。占星术想要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在出生的那一刻,太阳与一组我们看到但实际上并不在那里的星星成为一条直线,我们的未来或性格就会是一个样,而当太阳与另一组并不在那里的星星联成一体,我们的未来或性格就会是另一个样。这不是毫无理性的吗?

围绕我们的银河系有2500亿颗星星,可以影响我们的其他星系大约有1000亿个,这样看来,有2.5×10^{22}颗星星影响我们的命运。另外,再加上我们太阳系的几百颗小行星,可能性是无穷大的。

一厢情愿的想法,再加上一套虚构的黄道十二宫,早期理论家就创造了占星术——更准确地说,是许多种占星术,因为不同的流派不仅有他们自己的神秘数字,还有他们自己的规则。在这一点上,就像其他伪科学一样,适用一个简单的逻辑:如果主要的观念是相同的,却产生了多种系统,每个系统依据不同的、相互无法兼容的规则,那么要么所有这些系统都是假的,要么只有一个系统是真的。前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占星术根本就不成功,虽然其信徒不停地对其进行修正和

补充。本·富兰克林说得好:"除了他们的病人之外,江湖医生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骗子。"

据说,在占星术中,最重要是出生时太阳在黄道十二宫(环绕天空的十二个星座)的位置。研究这一说法,就可以让我们明白占星术理论的理性程度和水平。

一谈到这一"出生星座"对人性格和未来的影响,我们马上产生了一个疑问:那些出生在同一天,同一时刻,同一地点的人,这些人具有完全相同的星相,那么,他们的未来和性格是不是完全相同呢?星相学家说,不一定。我们被告知,在出生的准确时刻(意思是几分钟内)会产生极大的差异,这是因为,"上升的星座"(出生那一刻从地平线上升起的那颗星)和月亮在黄道十二宫的位置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反驳说,双胞胎怎么解释呢?他们肯定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出生的啊。占星术对此也有一个方便的解释。据说在这种情况下,在双胞胎出生的短暂间隔中,天体已经发生了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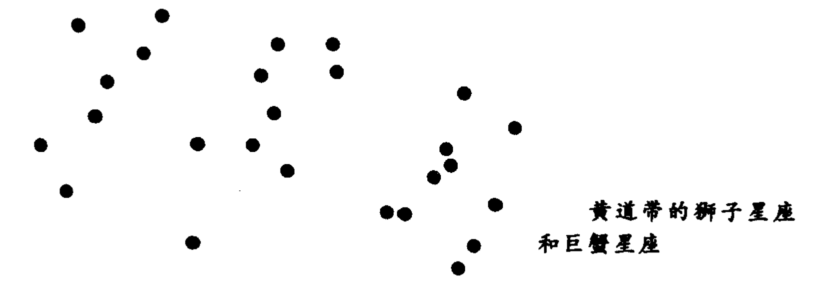
但是,占星术"专家"用这种昏话来解释双胞胎的不同性格,这是不是用事实来迁就理论吗?我认为是的。性格和命运的相同被归因于天宫图的相同,而差异则被归因于图中最微小的不一致。这套程序可以满足不加批评的观察者,但却无法说服怀疑者。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出生-宫"这一说法。当前有两种占星术:"星座"占星术和"回归线"占星术。第一种研究人在降生时太阳与其他星座的实际位置。第二种研究黄道带30°宽的扇形区。你会看到,这一区分是必要的,因为处女座等是突出在30°之外的,而天平座则只有一半在扇形区,所以必须划出一条分界线。有些星座几乎不在传统的16°黄道带,而有些在黄道带上的星座却弃之不用。听说过谁的星相是蛇夫星座吗?早期希腊黄道带是非常粗糙的,13个

星座包括昴宿,后来为了好看,又排除了这一星座。

把不那么合作的天空分成不同的区域,这是一个非常笨拙的解决方法,但是,还存在着一个不为一般公众所知的大缺陷。例如,你是8月7日出生的吗?占星术术士告诉我们,这时太阳位于狮子座中间,这一段是从7月23日到8月22日。那么,在这一天出生的人一定是典型的狮子座,对吗?错了。你出生时,太阳实际上在巨蟹座。同样的,4月7日据说是标准的白羊座,可实际上太阳在双鱼座。这不是很可疑吗?

作为一个业余的天文学家,我早就知道,那些神话星座其实并不存在。多年来,我与无数的占星术信徒交谈过,他们相信,如果夜空明亮的话,可以很容易地找出黄道十二宫。他们错了。这里画出了两对重要的星座,一个是狮子座,另一个是巨蟹座。如果你能够在天上发现它们,那你就是个奇人;如果你能把它们两者分开,那你就赢了。



黄道带的狮子星座和巨蟹星座

在任何情况下,一个星座中的星星不可能离得近,它们几乎总是离得非常遥远,它们看上去离得近只是一种幻觉,就好像汽车挡风玻璃上的擦水器似乎在刮去前面的汽车或交通灯一样。

《成人占星术》这本书的书名很可笑,《福特沃斯报》把它列为“必读书”,这本书中的很多话清楚地揭示了那些宣传占星术者的策略。下面这一段是他们典型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技巧:

> 双鱼座是最高贵的星座，也是最下流的星座。海王星是一个善于欺骗的星座，也是一个很有理想的星座。你偶然会发现，你的星座与你根本不符，但是却与你生活中非常亲密的人相符。双子座中的海王星可以给予幻想和混乱，它也能赋予你心灵天才的品质。冥王星是一个罪犯的星座，也是一个为人类祈福的星座。宝瓶座中的土星可以引起小腿或脚踝受伤、淋巴腺癌或中风……感冒和牙病是土星最常见的健康问题。

大量证据证明，从逻辑上讲，占星术就不应该有效。另外，从数学和物理学的立场讲，婴儿出生时，接生医生身体的引力比火星全部的引力场还要大得多。把这两点放在一起考虑，我们也就无法从哲学角度接受占星术。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占星术有效吗？

1978 年初，我得到了一个理想的机会，试验我喜爱的一个理论。加拿大温尼伯的一个电台打电话给我，要求我从新泽西的家中通过电话做一次采访。我同意了，但是提出一种新的方法。我让主持人在节目中做广告说，下星期有一个“星相－笔迹专家”通过电话参加节目，要求听众寄来他们的笔迹样本和出生日期。到了下星期，主持人给我打来电话，同时让三位听众拿起旁边的电话机，倾听我对他们的分析。这三位听众最后要给我分析的准确性打分，分数是从 1 到 10。我没有透露我的真实身份，用的是一个假名。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得到的准确率是一个 9 分，两个 10 分。给我 9 分的那位听众说，我说他“不喜欢艰苦的工作”，可是实际上，他是个工人，已经习

惯了艰苦工作。"但是,"我反驳说,"我说的是你不喜欢艰苦工作。""这倒是真的,"他回答说,"我想你说得对。我不是很喜欢艰苦的工作。"他把我的分数改为10。

在这件事中,让人吃惊的是,我手头并没有笔迹样本或出生日期。我逐字逐句读的是悉尼·奥马尔的三份分析报告,他是美国收入最高、最可信的占星术术士之一。几个月前,他在拉斯维加斯《默维·格里芬》电视节目中,对三位观众进行了星相分析,我读的就是他分析时的原话。他的这些分析,隔了几个月后,拿来用到数千里外另外三个人身上,竟然被接受,并且被认定是百分之百正确!当公布了我的真实身份后,三位听众放下了电话,可能对占星术术士的洞察力有了另外的看法。

奥马尔的一份分析是这样的:

> 你亲近的人利用你。你的诚实妨碍了你。过去你有许多机会,但是,由于你不愿意利用别人,你放弃了那些机会。你喜欢读那些能改善你思维的书籍和文章。如果你现在没有从事服务业,那么你以后应该干这一行。你非常能够理解别人的难题,非常同情他们。但是,当面对固执或愚蠢时,你也是很坚决的。你很遵纪守法。你有很强的正义感。

我的读者是不是在这描述中看到了自己?如果是的,给我打10分吧。

许多年前,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两位朋友办了一份名叫《午夜》的报纸,他们要求我为他们开一个占星术专栏。如果我知道那报纸后来的发展,我一定会拒绝的。当时我同意试一试,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实验。我出去买了

一本占星术杂志，随便剪下几页每日预测，把它们搅乱，然后把它们粘贴在一起。我用“左然”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了这些预测。

几个星期后，我惊讶地发现，在街角的汽水柜台，有两个公务员在急切地读我的假专栏，寻找他们个人的预言。当他们看到对他们未来的预言非常好时，他们高兴地叫起来。我问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上个星期，那个“左然”的预言“非常准确”。我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我当时只有 17 岁，不像一个学者。寄给专栏的信件也非常有意思，这些信件使我确信，许多人只要相信你是一个有神秘力量的权威人物，那么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会深信不疑。这时，我收拾起剪刀，放好胶水瓶，再也不给那份报纸写占星术专栏了。

我经常揣测，如果我不离开那个专栏，会有什么结果。在超自然世界的成功，可能带来巨大的声望和权力。正如达斯蒂·斯克拉在她的《诸神与野兽》中指出的，纳粹在德国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当时人们普遍相信超自然力、象征主义、巫术和占星术，神话变得不仅仅是一些故事。人们发现，德国的命运就写在星辰中。但是，纳粹统治需要哗众取宠的方法来建立它最了不起的伪科学——雅利安神话。从占星术到地球空心论等各种愚蠢的说法，为纳粹的神话做好了铺垫，不过，纳粹为了让德国人只信仰一种主义，需要排除其他学说。著名的莱因哈特·海德里希发布命令，要求废除“那些认为人类的行为和使命屈从于神秘魔力的歪理邪说”。他指出，占星术术士、神秘主义者、招魂术巫师、神秘光论信徒、算命者、信仰治病者、基督教科学家、神人同感论者和通神论者，所有这些人都要被“清洗掉”。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希特勒和他的走狗虽然表面上公开排斥占星术和巫术，可暗地里仍然保留了他们自己的超自然顾问。最有名的一位

就是斯坦施奈德，他是一位占星术术士兼巫师，他以艾利克·简·哈努森这一化名进行活动。他预言纳粹党会大获全胜，当时纳粹党非常需要这一预言，他因此成为希特勒的宠儿。元首非常认真地学习哈努森的举止风度和演讲方式，他知道这一套对他非常有用。至于哈努森是一位犹太人，则根本无关紧要。他的预言被大肆宣传，这些预言极大地促进了纳粹的事业。

哈努森本来可以一直当他的宫廷占星术士，直到纳粹末日，但是，他很不明智地多走了一步。纳粹纵火焚烧国会大厦的前夜，哈努森在他家举行了一场降神会，他看到了一幅"未来景象"，看到一栋大楼在熊熊燃烧。第二天，当国会大厦真的燃烧起来时，他的预言能力似乎得到了证实。几个星期后，他在柏林被捕，被驱车押到附近的森林，在那里，纳粹的子弹结束了这位预言家的生涯。

纳粹上层非常迷信占星术，以至于盟军也雇用占星术士来告诉他们，纳粹什么时候会认为星相吉利，适于采取重要行动。但是，盟军毫无所得。占星术士习惯于告诉人们他们想听的，并且倾向于泛泛而论，让人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两种作法在战争中都毫无用处。

甚至让占星术合法化的科学努力也以失败告终。这些努力非常昂贵和难以实施。最近进行了一次实验，试图测试"火星影响力"。这一测试表明，红色行星并没有能穿越太空影响我们生命的神秘力量。有一种说法，认为优秀的运动员出生时，经常是火星影响他们的星座，这被认为是"火星影响力"。但是，细致缜密的测试没有证实这一看法，虽然人们为此找出了各种各样的借口。但是，有许多人愿意出钱赞助这一愚蠢的实验，更多的钱将投入这一测试计划。

1978 年 4 月，那本荒唐的《通灵新闻》杂志很骄傲地宣

告，两位著名的超自然现象权威证实了英戈·斯旺的确进行过星际旅行。这份报纸报道说："卫星证明了他到过那些行星。"并且引用宇航员爱德加·米切尔的话，说斯旺"描述的事情与细节，在水手10号和开拓者10号卫星经过行星并得到资料前，连科学家都不知道"。另一位天文学家J·阿伦·海尼克也争先恐后地来证明这一点，这位博学之士说："斯旺是不可能猜测或读到过那些事情的。不能忽视他对水星和木星的描述。"

斯坦福研究所的罗素·塔戈和哈罗德·普绍夫是两位大胆的科学家，在水手10号宇宙飞船飞经水星和开拓者10号飞经木星之前，他们发起了这一令人激动的太空飞跃，作为他们持续探索领域的一部分。另外，塔戈和普绍夫还赞助了哈罗德·舍曼的星际旅行，这两位科学家发现，卫星的发现与斯旺和哈罗德·舍曼的发现惊人地相同。海尼克欣喜若狂，他说："当我把开拓者号在木星上的发现与斯旺先生的描述相比时，我被迷住了。他对木星的描述以及他在水星上的经历，都告诉我们，一定要做进一步的实验。"最后一句话值得仔细分析。海尼克提到斯旺在水星上的"经历"——他显然毫不怀疑斯旺真的去过那里。而"进一步的实验"则显然是说，应该投入更多的基金到这一荒唐的计划中。

但是，让我们看看这些相同有多么激动人心。下面把斯旺和舍曼的说法与真正的科学发现做一个比较。

斯旺的说法	科学定论
带状环绕的行星	对
8万到12万英里的氢气层	对
黄色	对

高空大气层中是闪亮的结晶体	非常可能
带状物就是结晶体	错
带状像土星的环，非常近	错
结晶体反射无线电波	可能不
动荡的气体云	可能
“它是液体的”	(什么是液体的？)
云层覆盖	对
表面是大块结晶体沙丘	错
风很大	对
橙色或玫瑰色地平线	可能
头顶是绿黄色	可能
巨大的山脉	错
太阳看上去白中带绿	(从哪里?)
太阳看上去很小	显而易见
某个地方有液体	(?)
沙子表面是橙色	错
风吹起表面上的沙子	错
表面很平	对
人会陷入表面的沙子中	错
龙卷风	显而易见
表面发出红外线，保持热量	(什么表面?)
赤道上空的结晶体呈蓝色	错
有液体区	显而易见
液体中有“冰山”	错
赤道更冷	错
大气层很厚	显而易见
山峰高 3 万英尺	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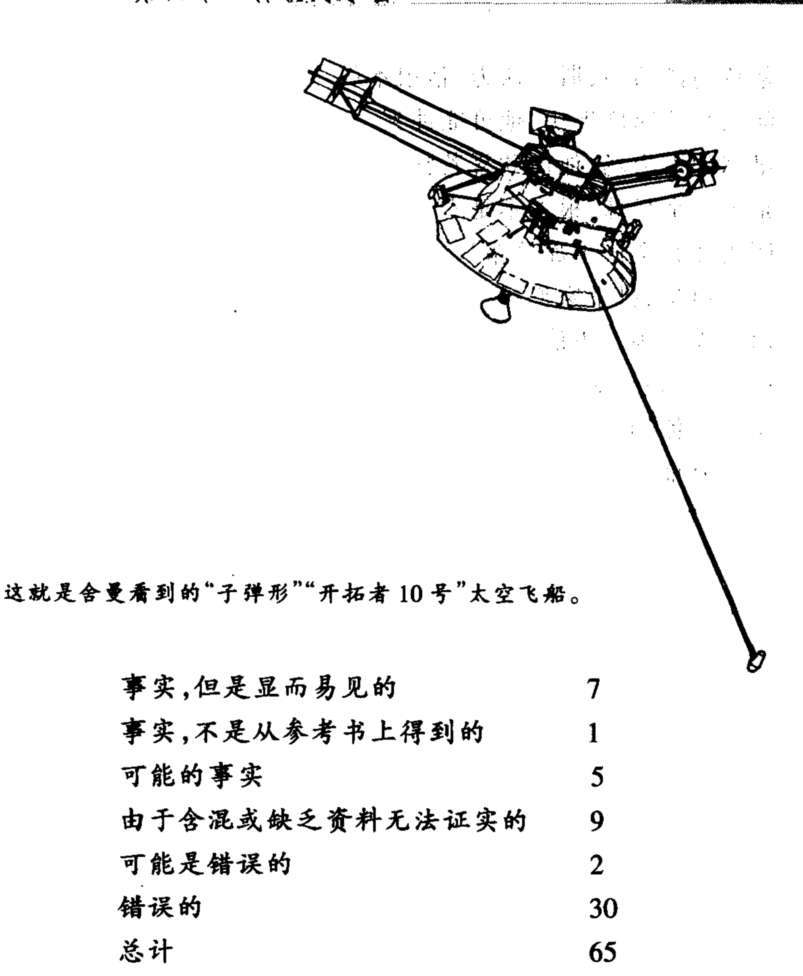
舍曼的说法	学定论
开拓者10号撞上木星月亮	错
比地球大(月亮)	错
环绕的闪亮星球非常大(月亮)	对
气体环绕(月亮)	如果有也是很少
发出金光(月亮)	对
发出结晶体似的光(月亮)	(?)
木星100万英里远(离月亮)	错
肉眼无法忍受木星的光亮	错
围绕着木星有17颗月亮	也许
有些月亮离木星更近	(与什么相比?)
那些月亮是木星上火山爆发产生的	错
火星和木星之间有许多小行星	对
这些行星中有一些生命形式低于或与我们的相同	不太可能
木星中间突出	对
木星是一个气体块	错
木星像烟花一样五颜六色	错
木星上的红色气体块从“右”向“左”移动	错
红色气体块后面是云	错
木星内部是液体或气体	对(液体)
冰块	非常可能
云层有数英里厚	对
云层发出黄色、红色和绿色的光	对
木星有红棕色外壳	错
外壳烧得通红，放出火花	错
开拓者10号会遇到强磁场	对

它会遭遇可怕的大风	错
它会遭遇毒气	错
大气层很密实	显而易见
有火山	错
火山锥有数英里高；山谷覆盖结晶体	错
有水	错
有固体形式的水	错
有气体形式的水	错
开拓者10号像一颗子弹,窗户在两侧;短粗	错

这就是让塔戈和普绍夫“非常高兴”的报告？普绍夫说：“在两人的叙述中有大量的相同之处。”他没有意识到,在舍曼的冗长的描述中也承认,在这一史诗性的冒险前几周,斯旺去拜访过他——也许是比较要说的话?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两人都搞砸了。他们列出的“相同之处”是:结晶体、黄色光亮、各种颜色、云层、厚厚的大气层、橙色云、山峰、红色－炽热的表面、大风、水。两个友好合作的朋友,在这么多“事实”上都搞错了,这不是很不同寻常吗?另外,请大家注意,塔戈和普绍夫没有在这些说法中寻找“真相”,而是寻找相同之处。如果他们两人的说法都错了,这很重要吗？在灵学家的神奇世界里,这可能是很重要。

对于这些由想像的飞行产生出的各种说法，我征询了科学家艾萨克·阿西莫夫的意见,他感到很烦恼,不为别的,只为这些说法相当含混。我非常感谢他耐心读完了这些胡言乱语。“特异功能者”斯旺和舍曼穿越太空,告诉我们木星不为人知的情况,下面我们对这些说法做个分类：

事实,可以从参考书中得到的	11



这就是舍曼看到的“子弹形”“开拓者10号”太空飞船。

事实,但是显而易见的	7
事实,不是从参考书上得到的	1
可能的事实	5
由于含混或缺乏资料无法证实的	9
可能是错误的	2
错误的	30
总计	65

通过这一分类统计,我们可以看出,他们“说中”的,65项中有24项,占37%。他们说错的,65项中有至少有30项,占46%。这一评论还只是涉及猜测的数量,没有涉及质量!像木星山峰高3万英尺之类的话,已经使他们的报告毫无价值!

真的这样的吗?我不知道舍曼会如何反驳,但是,最近斯旺已经做了非常清楚的表态。在与BBC制片人斯图尔特·拉

蒙特的谈话中，斯旺认为，他根本就没有去过木星！斯旺说，星际旅行的速度极快，他可能冲到了另一个太阳系，到了另一个星球的引力场，他向欣喜若狂的海尼克、塔戈和普绍夫描述的是另一个星球，根本不是木星！这样，我们得到了一个解释，说明为什么会产生那些错误，奇妙的世界又恢复了正常！

但是，科学家们接受他对星球的描述，这又怎么解释呢？海尼克认为，“不能忽视他的……描述”。斯坦福研究所“非常高兴”。如果斯旺是在另一个星系，那么可怜的舍曼又到了哪里呢？他知道吗？

有谁在乎吗？

我们很幸运，在美国，有一个反对伪科学的电视节目《新星》。这个节目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告诉我们科学知识。我们可以在美国公共广播网上看到这一节目。这一节目给了公众足够的理由，来支持公共广播。在英国，这一节目叫《地平线》，是由 WGBS/波士顿和 BBC 联合制作的。在传播界中，没有比这更好的合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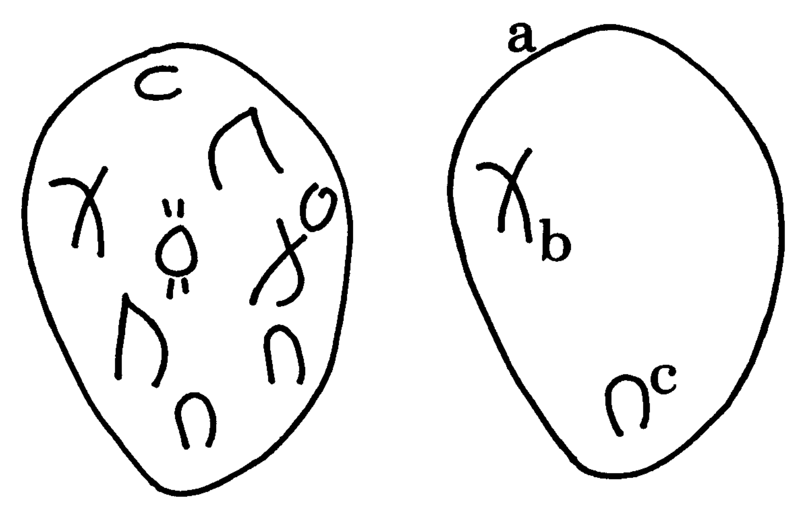
这个节目对埃里克·冯·德尼肯的揭露，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也表明了这一节目的高水平。它向观众提供了丰富而权威的信息，证明了德尼肯说法的荒诞不经。但是，在节目最后讨论“天狼星神秘事件”时，他们做得不太好。虽然节目给出了充分的信息来证明这一说法的错误，而它的结论却并不那么有力。

1976 年，作家罗伯特·坦普尔在他的《天狼星神秘现象》中，讨论了这一话题。这本书讲的是非洲西部多冈部落有关天狼星的知识。坦普尔认为，多冈部落非常有名，因为最近发现的“姐妹星”天狼星 B 就是由它发现的（在天文学中，1862 年就是“最近”了），这一部落还知道这一星球每 50 年围着主星

绕一圈的轨道。现代科学家用来发现这一事实的技术极为复杂，所以坦普尔认为，多冈人一定得到外星人的帮助，才会知道这一事实。多冈宗教(像古代埃及人一样)非常崇拜这颗星星，在这个部落的夜空上，这颗星星非常明亮。

人类学家对马里的多冈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如果我们把这一部落想像成全身赤裸的原始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早在19世纪末，多冈人就接触到西方"文明"，很有可能的是，那些居住在重要的旅行和贸易通道的多冈人，早就接触过欧洲人。实际上，几十年来，他们的孩子到当地法国人办的学校读书，到别处接受大学教育。当地的人很容易把新发现的事实融入到他们的宗教和宇宙观中。

但是，多冈人真的发现了天狼星B？他们真的知道它50年的轨道？如果他们知道有一个"姐妹星"，而且知道它的运行轨道，这可以有很多可能性：出色的科学能力、通灵能力、外星人的帮助或好运气。



(左)多冈人的原图。(右)坦普尔删改后的多冈人的图。坦普尔认为，a表示轨道/鸡蛋，b表示天狼星A，c表示天狼星B。

让我们看看坦普尔的书。他最了不起的一个发现，就是多冈人用来解释他们观点的沙图。如图所示，轨道大致是椭圆形的，在其中有两个符号，据说代表天狼星A和天狼星B。但是，当我们查看原始图表时——这是法国人类学家格里奥尔和迪特伦发现的——我们发现图中有9个符号，比坦普尔书中的要复杂。9个符号中，没有一个是在椭圆线上的，都在椭圆内部，如果它是轨道图，就应该画在线上。这个所谓的椭圆是什么东西呢？它更像是一个鸡蛋，两位法国科学家告诉我们，多冈人称之为"世界之蛋"，他们经常把一些神秘的东西画在这个蛋形图象中。

多冈人的图象显然是象征性的，它根本不是在描述天文现象。一个符号代表一个第三星("女人的太阳")，另一个代表"女人星"，它被认为是围绕着第三星运转的！"太阳"和"星星"说的是不同物体，因为多冈人似乎不知道这两个术语指的是同一事物，虽然据说他们与外星人有接触。

如果多冈人发现，那些来访者不知道他们的"星年"长度，他们一定会非常失望。多冈人说那是60年，不是50年。我们会认为，那些掌握了宇航学，能够穿越500亿英里到达地球的航行者，会更精确一些。

多冈人是否像传说的那样，具有复杂的星际轨道知识，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即使他们真的有，也并不是从天外来客那里得到的。有许多途径可以得到有关天狼星的信息，另外，除了采用坦普尔的方法——完全视而不见。他们其他的宇宙观也无法解释，我很乐意相信多冈人掌握了超出他们知识范围的天文知识，这是茶余饭后的好话题。但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

许多年前，我很得意地向我自己和听众证明，大多数人都

喜欢凑热闹。那是在纽约的广播节目《约翰·内贝尔》上。内贝尔和我事先计划好做一个小实验，然后我们开始谈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飞碟。我们准备好了打进来的电话线。电话很快就源源不断地打了进来。我激动地描述说，那天傍晚，我开车穿过新泽西的珀斯·安波伊地区，看到天空上一个V形的橙色物体向北飞去。我说我无法确信它是否发出声响，因为我周围汽车声很大。广播电台的交换台像圣诞树一样亮了起来，约翰的秘书开始记下打电话者的报告，他们说自己也目睹了这一神奇的景象。有的电话甚至转到演播室，他们在电话里当场讲述他们的故事。在半小时之内，我们确定了不明飞行物的数量、速度、高度，准确的方向，并且发现，我只看到了一个“飞碟”，实际上有好几个！

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我们当时不该在播出一小时后，就揭破老底。否则的话，那些有关“不明飞行物”的报告一定可以汇成一大本书，被那些相信者作为确定不疑的事实来引证。我们当时很快就中止了恶作剧，向听众表明，那些无中生有的骗局，是如何容易得到自愿同谋者的支持。

据说，UFO闹剧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当时军队飞行员说他们看到模糊的光球出现在机翼上，与飞机同步飞行。直到今天，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也五花八门。这些解释包括：“球状电闪”、“圣艾尔摩之火”（航船上经常能看到的静电现象）、金星或其他明亮星体的雾中影像，等等。毫无疑问，飞行员是否撒谎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不管怎么说，UFO当时并没有像现在这么热。

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就报告了UFO事件，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只有一小部分记者感兴趣。1947年，一位私人飞行员肯尼思·阿诺德说，他在华盛顿雷尼尔山脉上空发现一个像金属的“碟状”物，他的报告引起

轰动，“飞碟”一词产生了，有关飞碟的照片、报道和采访每天出现在报纸和广播中。那一年，美国空军收到 122 起目击报告，这一数字逐年增长，到了被称为“飞碟年”的 1952 年，目击报告达到 1501 起。

一些公民感到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那是冷战时期，紧张的民众要求解释。有关当局对这些目击报告不屑一顾，认为只不过是未经训练的观察者犯的错误。对于好奇者来说，这是不够的。1950 年，空军宣布实施“蓝皮书计划”，正式对 UFO 报告进行研究，公众对此抱着很大的期望，希望随后披露惊人的消息。但是，研究的结论却并不像人们预料的那样。1965 年，空军发表了它的研究摘要，我们发现了对 887 次目击记录的分类：

天文活动	245(27.6%)
飞行器	210(23.7%)
卫星	152 (17.1%)
恶作剧、想像等	126(14.2%)
提供资料不充分	85(9.6%)
气象预报气球	36(4.1%)
(仍然在处理中)	17(1.7%)
未查明	16(1.8%)

注意，只有不到 2% 的属未查明物。相信者会骄傲地指出这一数字，说它意义重大。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个统计学基本常识。在任何统计学研究中，都有一个“噪音标准”点。打个比方，你家中的音响系统有一个内在的噪音标准——比如录音机本身的嘶嘶声——那是不管如何改进都无法消除的。这是不是说你无法听到出色的音乐呢？当然不是。所有这样的“噪

音”——无论它是来自音响、光学、射出测量法或实际数字——都有一个最低的标准,在这个最低标准下的,可以忽略不计。在磁带播放中,只要噪音非常低,那么人们就根本注意不到。在飞碟事件中,1.8%实在是个非常低的数字。

另外,我们不能错误地假定,1.8%的“未查明”物就是“无法查明”物。很可能,在那1.8%中,有28%最终会查明是天文活动,24%是飞行器,等等。

进入UFO这一行非常容易。稍微研究一下吸引媒体的方法,摆出一副UFO“专家”的姿态,这就行了。只要你准备接受一切,不去核查任何事实,媒体就会找上门来,大肆宣传那些奇谈怪论。其实,UFO热能够持续下去,惟一的原因就是那些糟糕的报道。后面要讨论约翰·戈德温那本书,其中所写曼特尔事件虽然耸人听闻,却并非事实。已经出版了许多认真研究UFO的著作,我向我的读者推荐两本书:唐纳德·门泽尔和莱尔·博伊德的《飞碟世界》,以及菲利浦·J·克拉斯的《UFO解秘》。

NBC-TV一向是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毫无诚实可言,它做了一个24集的节目《UFO计划》,在这系列片中,它把不相关的UFO报告放在一起,好像它们是互相关联的事件,相互证明了对方。这一系列片还创造了色彩缤纷的太空飞船,让演员说一些极其夸张的对话——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戏剧性效果。据说,系列片是受“蓝皮书计划”的启发,这“启发”真是太妙了。真实事件与电视片中的任何相似,都纯属偶然,NBC是不允许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的。

当系列片结束时,观众看到,美国空军的官方印章占据了整个屏幕。这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这印章就像是美国政府的正式认同。叠在印章上的是空军研究报告的结论:“美国空军在经过20年的调查后,得出结论,报道并得到评估的这

些不明飞行物,没有一个构成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

我要求我的读者作一个实验,拿出一个普通手表,然后用最快的速度读完所引的那段话,并记下你用的时间。我最少用了4秒钟。但是,NBC把这段话叠印在印章上,只给了观众2.4秒时间!为什么?因为这是为了避免批评。电视片没有把美国空军研究报告的结论全部告诉观众,它只列出了不到1/3的内容。

让我们假设有观众阅读速度超常,能够读完屏幕上的结论。他留下的印象就是,UFO可能是外星的,但是没有危险性。那些相信者知道这里说的是真话,可以放心了。但是,实际上,“蓝皮书计划”的结论是这样的:

> 到目前为止,蓝皮书计划的结论是:
>
> 1. 经过空军对不明飞行物的调查和评估,没有一个不明飞行物表现出威胁我们国家安全的迹象;
>
> 2. 空军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不明飞行物具有超出目前科学知识的技术发展或原理;
>
> 3. 没有证据表明,目击者看到的不明飞行物是外星人飞行器。

这是直接从蓝皮书中引下的,没有经过编辑,简洁明了。它不同于NBC-TV告诉观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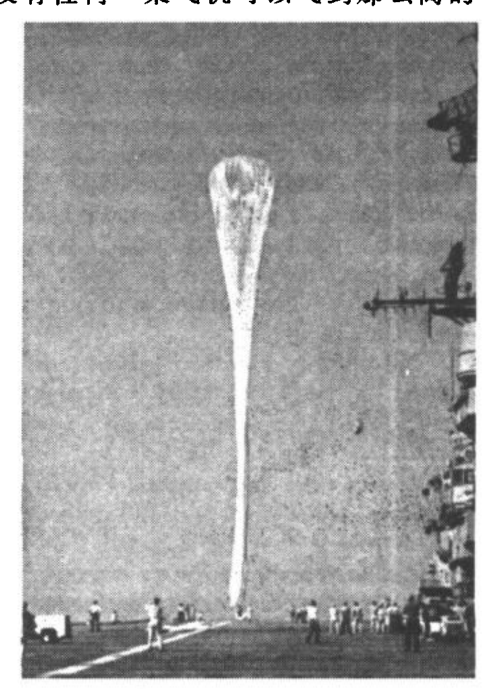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空军研究过的一些目击事件。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曼特尔事件,在那个事件中,有一人丧命,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事件发生在1948年1月7日,地点是肯塔基州的戈德曼空军基地。那天下午两点三十分,基地指挥官盖伊·希克斯上校接到报告,天空上有一个长长的圆锥形物体。他命令当时已经在空中的四架P-51歼击机去查看

一下。两架飞机中途返回，另两架继续追赶，但是，托马斯·曼特尔上尉驾驶的领航飞机报告说，他要追随那个物体到1.5万英尺上的高空。虽然曼特尔飞机上没有氧气设备允许他飞到这么高，可他还是试图飞到2万英尺的高空，于是他昏了过去。飞机失去控制，坠毁了。在追逐中，曼特尔表现得极度兴奋，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报纸称他的死是由UFO引起的。

在约翰·戈德温的《神秘世界》一书中，我们读到这样的描述："他们看到一个巨大的金属物体悬浮在田野上空。它的形状像一个碟子，它的圆锥形顶部闪着红黄色光。"真的吗？我可不指望戈德温先生的报道是准确的，他把事件发生的日期推后了6个月，他还拼错了基地的名字，称之为古德曼。他还引用约翰·桑福德准将在国防部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说UFO"似乎有'无限的动力——那意味着有限的动力在理论上是无限的——这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这是记者耸人听闻的手法之一：断章取义。报道没有提到，桑福德是美国空军情报局长，他引用的是那些飞碟迷的说法。他还说，经过缜密的调查，没有"发现存在任何飞行物体，只是有些目击者把美国飞机或导弹错误地看成了别的东西"。当心神话。我太挑剔了？不是。戈德温报道说，希克斯上校命令三架F-51飞机（不是四架P-51）起飞，实际上，那四架飞机已经在那一地区，执行把飞机从佐治亚州的马里亚特空军基地送到路易斯维尔的任务，希克斯上校只是要求他们去查看一下。那些飞机没有携带氧气设备，因为当时是例行的低空飞行，另外，有一架飞机上的燃料已经低到危险的程度，可以推测，包括曼特尔在内的其他三架飞机的燃料也已经快用完了。这样的遗漏和错误使得几乎无法研究UFO事件，除非查阅原始记录。戈德温肯定能做到这一点，但他却故意不做。

在这一事件中，UFO是什么呢？大多数有关的书籍都不会告诉你，但是，1月9日的《纽约时报》披露了真相。另外两位飞行员加勒特和克伦肖说他们相信他们追逐的飞行物是一个气球。《纽约时报》还报道说："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汪达比尔特大学，天文学家报告说，他们昨天下午在天空中看到一些物体，他们相信是气球，但是，纳什维尔气象局说，那附近没有气球。同时，在俄亥俄州南部，观察者报告说，在维尔明顿空军基地附近，看到一个燃烧的红色圆锥体。"

那些报道者不知道的是，海军当时（实际上从1947年就开始了）正在进行后来被称为"天钩计划"的试验。这一系列试验是试图把气球放到高空，用以探索大气层上部和对铁幕国家进行秘密照相侦探。这些气球直径有170英尺，可以飞到12万英尺的高空——没有任何一架飞机可以飞到那么高的



托马斯·曼特尔追逐的就是这种气球，他以为是UFO。

高度。在低空中,气球就像拉长的冰淇淋蛋卷,长长的圆锥尖向下。《纽约时报》的描述与这些气球极为吻合。

空军一位发言人告诉好奇者说,曼特尔追逐的是金星。不可能。是的,金星一直在那里,但是,下午时分,要看到它是非常困难的,另外,那一时间也不是它最明亮的时候。空军这么解释真是大错特错! UFO 的相信者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引用这一解释。

既然那一地区的气象站否认当时有任何气球在上空, U-FO 迷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用气球来解释。我们询问了海军研究所的人员,可是无法确定是否有一个天钩气球在上面,因为现在记录已经没有了。但是,汪达比尔特大学的天文学家和其他人看到这一物体,并且说它是气球,那么非常可能它就在那里。天钩气球停留空中的时间可以长达 180 天,它飘浮的范围很广,人们的描述又与天钩气球极为吻合,所以,如果 UFO 不是气球,那才奇怪呢。UFO 经过的地方,与天钩气球那天的路径非常吻合,那天的风向就是那样的。在天钩实验公开后,也发生过同样的事件, 但是, 当追逐气球的飞行员返回基地时,他们报告说,那并不是 UFO,而是普通的气象气球。另外,也没有一位飞行员因追逐幻影而丧生。

为了破除笼罩在曼特尔事件上的迷雾, 让我们看看 NBC - TV 的 UFO 系列片是如何描述此事的, 那部系列片是演员杰克·韦伯制作的。毫不奇怪,为了取得戏剧效果,他们夸大事实。当你阅读下面的分类时,请记住他们的声明:“本节目是受到政府调查报告的启发而制作的,用了戏剧化手法。政府对不明飞行物的调查报告现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

1. NBC 说,曼特尔紧急起飞去追赶 UFO。他并没有。

2. NBC 说,曼特尔以超音速的速度追赶 UFO。他并没有,

也不可能。

3. NBC 说，曼特尔驾驶的是一架喷气式战斗机。他并没有驾驶喷气式战斗机。
4. NBC 说，他达到了 6 万英尺高空。他并没有。
5. NBC 说，他以 1.5 马赫的速度坠落。他没有。
6. NBC 说，曼特尔在飞机中使用氧气。他并没有，他没有氧气。
7. NBC 说，曼特尔用雷达锁定 UFO。他没有，他没有雷达。
8. NBC 说，飞机的残骸散落了几英里。并非如此。残骸在坠落中心周围一千码内。
9. NBC 说，残骸燃烧起来。它并没有燃烧。
10. NBC 说，空军发现，30% 的 UFO 是“无法解释的”。这是空军报告实际数字的 5 倍多。

这个节目再次证明，NBC－TV 喜欢歪曲、夸大事实，故意误导观众。

在戈德温的书中，我们读到一次神奇的目击事件，那是发生在 1966 年 3 月 16 日。在密执安州的安阿布尔东南，戴维·菲茨帕特里克拍下了“天空两个奇怪物体”。他用“超小型照相机”拍下“飞行物体”。哦，听上去很不错，照片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你仔细看一看，就会觉得不对劲，戈德温在写这一故事前，本来应该这么做的。我第一眼看到那张照片时，我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照片下面的物体，从形状上看，应该是月亮，另一个可能是金星或一颗亮星。丹尼斯·罗林斯是一位研究星体位置的天文学家，他把原始资料输入他的计算机，得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结论。第一，照片曝光时间是 11 分钟，那就一定是放在三角架上拍的。照片显示的位置，正是月亮和

金星应该在的——不是在 3 月 16 日，而是在第二天 3 月 17 日的早晨。快门是凌晨 5 点 42 分打开，5 点 53 分关上。月亮离新月还有四天，与地平线的角度是 38 度。计算机显示，金星的角度是 41 度。一小时之内，太阳将从照片的左边升起。两个物体距离 10 度 31 分，大的比小的多 18 点半分，这与计算机预测的一样。这张照片拍的是月亮和金星，然后被当作两个 UFO 照片卖给报纸，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根据照片绘制的图，上面是金星和月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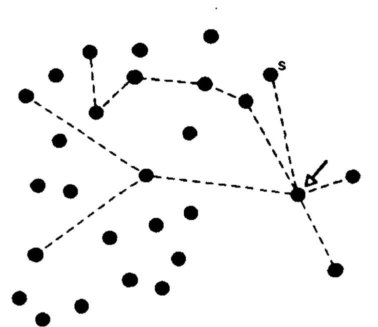
但是，约翰·戈德温并不需要罗林斯的技能或使用数百万元的计算机，才能发现照片的真相。他需要做的，只是到图书馆查一查旧《纽约时报》。在 3 月 25 日的晚上，一则新闻报道说(1)菲茨帕特里克使用了一个三角架；(2)曝光时间是 10 到 12 分钟；(3)照片是凌晨 5 点 30 分拍摄的；(4)菲茨帕特里克和警官施奈德一起，足足看了那两个物体三小时！我们能相信这两个人没有认出凌晨天空的一轮新月吗？另外，《纽约时报》还刊登了一条新闻，说 J. 阿伦·海尼克博士本人就宣称那张照片是假的！但是，在戈德温书中一点也没有这些信息。这些信息会毁了一个很好的虚构故事。

那些亲身经历过"第三类接触"的人，受到 UFO 迷的高度赞扬。《国家调查》杂志对他们推崇备至，并且兴高采烈地夸大

他们的描述。贝蒂·希尔就是这样一个被四处宣扬的人。她说,1961年,她和丈夫驾车在新汉普希尔行驶时,被劫持到一个飞碟上,遭受了各种屈辱,那些屈辱是她第一次报告劫持事件后才回忆起来的。从此以后,她的遭遇成为UFO迷中的著名事件,对此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过。约翰·福勒的《外星人事件》一书,使这一事件永垂不朽。福勒还写过其他的伪科学畅销书,诸如《阿里戈:生锈手术刀外科医生》,以及有关盖勒事迹的《我的故事》。我将主要讨论希尔太太所说的“星球图”,但是,你应该知道,西蒙医生对希尔太太进行了催眠,他事后说:“那是一个梦。根本没有发生过劫持。”尽管如此,那些相信的人和报纸,却说医生极为赞同希尔夫妇的说法!罗伯特·谢弗是一位杰出的UFO研究者,他的研究表明,希尔太太看到了木星,说服她丈夫相信那是UFO,然后想像她被劫持到飞碟中,并被设法忘掉这一经历,只是由于她事后反复梦见这一事件,她才回忆起此事。但是,在劫持事件三年后,贝蒂·希尔突然回忆起她在UFO控制室里看过的一幅导航图。据说,这张导航图是支持希尔说法的证据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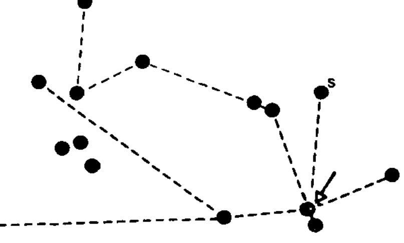
引起我这个天文学爱好者怀疑的第一件事,就是她的导航图非常像壁纸图案。星星很少这么整齐地排列在太空中。她在导航图上标出了外星人世界的“贸易路线”,这是一些人认为这张导航图是真的原因。马乔里·菲什最近在田纳西州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工作,她试图找出与希尔导航图吻合的实际星座,经过调整视角和重画网罟星座的一部分,她认为自己成功了。乍一看,的确很相像。飞马星座与之也很相像,贝蒂·希尔在《纽约时报》上看到飞马星座图后,马上指出与她的导航图很相像。但是,我还能指出几页后的狮子星座/巨蟹星座,它也有可比性,而且比菲什的星图相像得多!

但是,对这一证据最致命的打击,来自几位科学家,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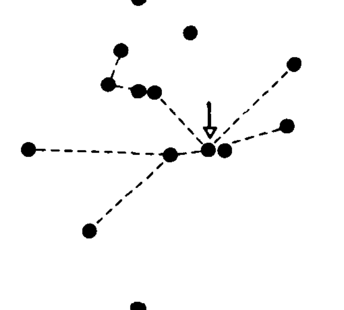


贝蒂·希尔画的星际导航图，上面标明了“贸易路线”。S是指太阳，箭头指的是外星人自己的星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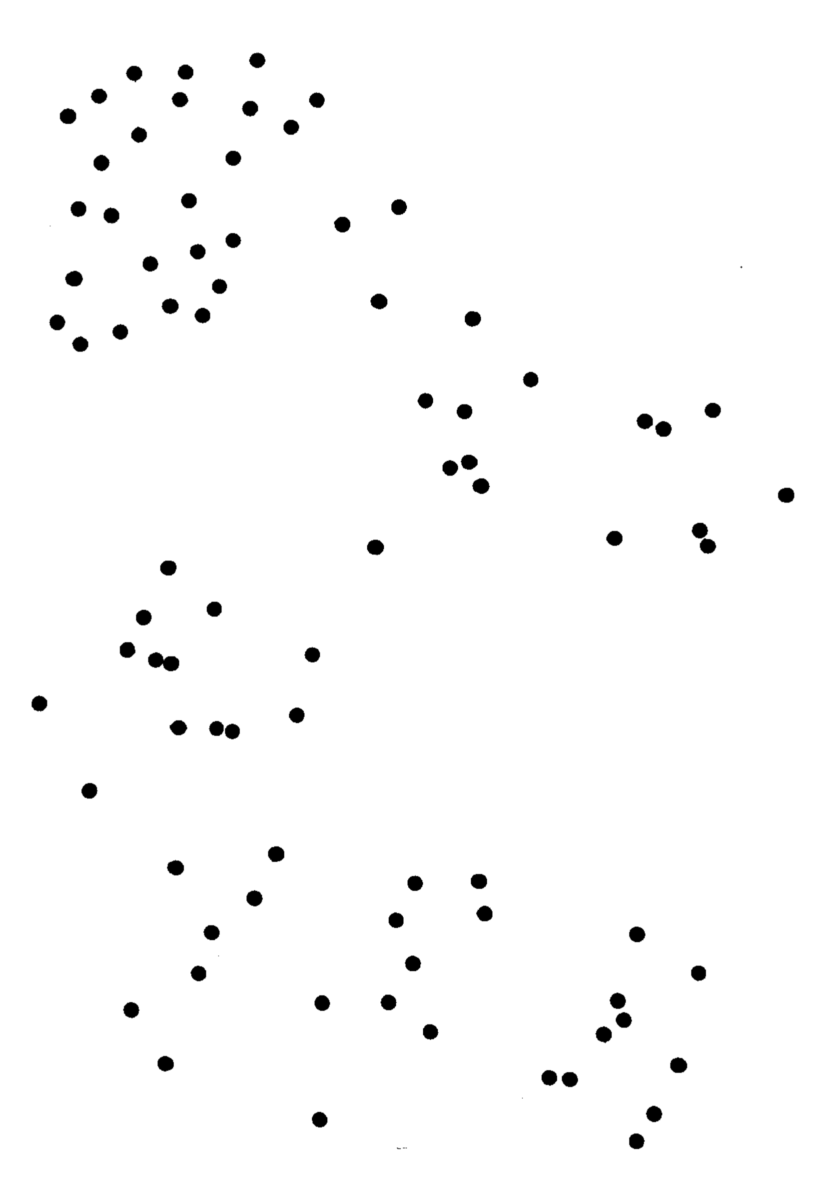
网罟星座的一部分，马乔利·菲什用“贸易路线”把它们连了起来。



用希尔的“贸易路线”把飞马星座连起来。



这张星座图像不像希尔的星图？如果像的话，那么任何星图都可以与之相符。为了方便，我选择了巨蟹星座，然后用“贸易路线”把它们连起来，就显得非常相像！



删去“贸易路线”后的同样四张星座图。注意任何相似之处都消失了。

尔·萨根、罗伯特·谢弗和斯蒂文·索特指出,如果我们删除“贸易路线”,我们就会发现,没有了那些线条,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相似之处。这又是一个把事实塞进理论的例子。由于一厢情愿,我们又创造了一个无法否认的神话。杂志上仍然在刊登这个故事,并且说个不停,特别是现在贝蒂·希尔宣称,每天晚上,她都在她家附近的山坡上看到飞碟,她的家位于新汉普希尔。不少崇拜者跟她一起到那个圣地,一看到流星闪过或飞机经过,就疑神疑鬼,大呼小叫,以为是飞碟。每当有人仰望夜空,看到以前没有见过的任何东西,他就会以为发现了不明飞行物,于是贝蒂·希尔式的故事不断产生出来。这些人想要一夜成名,报纸为了耸人听闻,也很乐于帮助他们。在宣扬 UFO 的人中,还有更有身份的人吗?还有比曼特尔更可信的例子吗?当然有,那些宣扬 UFO 的书中,充满了这些例子。下面我讨论两本书:唐纳德·基豪的《太空外来人》,雅克·瓦利博士和阿伦·海尼克的《现实边缘》。

基豪是美国一个非常庞大的 UFO 组织的负责人。在他的书中,他讲到一件事,据他说这事发生在 1954 年 7 月 1 日。格里菲斯空军基地的雷达操作员发现,纽约州上空有一个 U-FO,于是他们紧急起飞了一架 F-94“星火”喷气机。飞行员依靠机载雷达,追踪 UFO,这雷达是由他的飞行同伴操纵的。他看到一个“闪亮的碟形机器”,于是“开始靠近”。当他靠近时,突然,“火炉般”的热气充满了他的驾驶舱,喘不过气的飞行员打开了座舱盖。他非常震惊地按下跳伞钮,当他随着降落伞落下时,他看到飞机坠落到下面的一个小镇,四个平民死亡,五个受伤。我们被告知,飞行员后来报告说,他无法解释第二次那种令人震惊的茫然感。

基地医护人员说,飞行员的反应,是因为看到飞机坠入小镇的景象。基豪说,有人告诉他,当两个飞行员试图与坠毁事

件中死伤者家属联系时,他们“说不出一句话”。基豪还加上了一句不祥的话:“甚至到今天,空军对维尔斯维尔坠机事件的报告仍被列为机密级。”基豪接着又安慰说:“几位调查者相信,这一事件表明外星人没有敌意。在飞行员弹射出座舱后,外星人没有试图伤害他们。”友好的外星人所做的,就是在一个小镇上空烧着一架飞机,导致飞机坠落,留下毁灭和死亡的痕迹。

瓦利－海尼克的那本书也讨论了这一事件。瓦利是一位法国 UFO 迷,在《第三类接触》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这部电影的名字是由海尼克博士创造的,海尼克博士本来是一位高水平的天文学家,他开始不相信 UFO,后来因为目击报告众多,他才相信了。海尼克现在提倡建立“UFO 学”,但是,他一向拒绝在电视上或当面与多疑的菲利浦·J·克拉斯讨论有关飞碟的真相。他进行没有对手的演讲时,非常有说服力。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面对一个学识渊博的对手时,他会是什么样的。

瓦利和海尼克在他们的书中,是怎么说这一惊人事件的呢?他们的描述更加让人震惊。海尼克告诉瓦利,飞机坠毁是由于“机械故障”,瓦利对这个平常的解释不屑一顾,他说,机械故障是“由一个 UFO 引起”。我们被告知,有两架飞机去追踪 UFO,一架发现了它,接着就是导致飞行员跳伞的“热浪”。第二天,《纽约时报》刊登了小镇燃烧的照片。菲尔·克拉斯和罗伯特·谢弗写了几封信,打了几个电话,就发现了一些很有说服力的事实。首先,日期不是基豪所说的 7 月 1 日,而是 7 月 2 日。那个“不明飞行物”是一架友好的飞往格里菲思的 C－47 运输机,不是 UFO。有两架 F－94C“星火”喷飞机在上空执行训练任务,这在格里菲斯空军基地是很常见的。F－94 飞行员报告,当他开始降落时,火警灯亮了,他发现发动机着

火了。火非常大，飞行员和雷达观察员紧急跳伞，因为当时高度太低。飞机坠毁在四英里外。

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事实的呢？事件发生后，美国空军发表了一份极其坦率的备忘录。它根本没有被列为机密，只要你提出要求，就可以得到一份复印件。在复印件的附信中说："事故报告中没有提到 UFO。"理由很明显：空军把这一事故与别的事故一样看待。没有神秘的外星人，没有不可解释的力量，只不过是一架飞机由于机械故障坠毁罢了。瓦利说《纽约时报》刊登了"小镇燃烧的照片"，这是夸大其词，我们找到一间房屋着火的照片，照片下的文字解释说，两间房屋和一辆汽车被毁。

那些拥护 UFO 事业的人，当他们发现这一坠机事件没有任何异常时，受到很大的压力，要把它变成 UFO 事件，他们完全有能力办到。他们要做的，就是虚构一些细节，夸大一些细节，完全不顾有关的事实。于是就创造出一个 UFO 事件，并且产生了 UFO"专家"。这也有助于书籍的畅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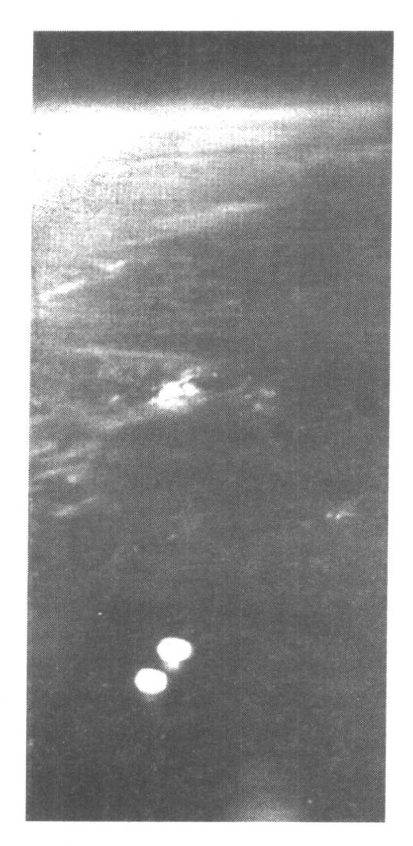
阿伦·海尼克博士很可怜地问："我想知道，我们有没有可能定期复查那些报告呢？"博士，最近你们的 UFO 中心报告了一起荷兰外星人接触事件，整个事件只有一个目击者，类似的事件很多，都没有进行过复查！你们核实过那些资料吗？你们运用过 UFO 调查标准吗？海尼克在他与瓦利合著的《现实边缘》一书中，很自豪地说，一些宇航员也看到过 UFO。书中罗列了 16 个著名宇航员目击事件，但是，1976 年，当海尼克访问国家航天局宇宙中心时，他了解到那些"目击事件"后面的事实。也许是受到一个真正科学机构气氛的影响，他私下里（虽然从来没有公开地）否定了那些目击报告，宣称他并不想把这些收在书中，是瓦利坚持这么做的，那些事件被收在书中，只是为了激发人们讨论的兴趣。他告诉他的同事，读者不要因为那些事件被收在书中，就以为它们是得到证实的！如果

是这样的话，我们最好坚持从现在起，给每个事件贴上“真”和“假”的标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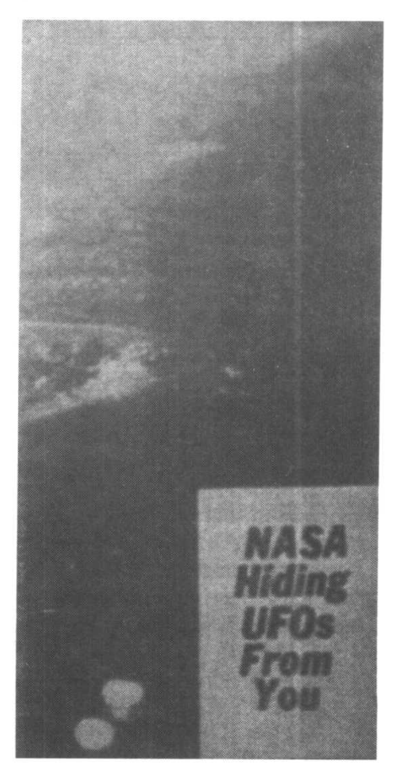
罗伯特·谢弗是一位非常活跃敏锐的批评家，他对此事感到非常愤怒。“乔治·福西特负责制作‘宇航员UFO名单’，他在1978年与我的辩论中承认，那个名单‘99%是错的’。”谢弗说：“海尼克从来没有费心去核实一下。他告诉几个同事他在国家航天局了解到的事实，但是从来没有公开发表更正声明。他仍然宣称宇航员看到过UFO！这种歪曲一次次地发生在UFO学中。”所有报告在经过修改润色后发表，并且被这一领域中的权威人物接受，而这些人从来没有认真核实过这一切。当真正的科学家被要求评论这些事时，他们简直无言以对，这也不奇怪吧？海尼克还要对他的一个说法负责。在《现实边缘》一书中，还有一幅照片，上面是两个椭圆形发光物体悬浮在黑暗的太空，旁边就是美国双子座7号宇宙飞船。这是两位美国宇航员博尔曼和洛弗尔拍的，那些小报把它当作真实的飞碟，说它们是外星人操纵的。但是，一位杰出的UFO研究者詹姆士·奥伯格轻而易举地解开了这个谜，并在《怀疑者》上发表了他的研究结果。奥伯格写道：“这一著名的照片纯属伪造，宇宙飞船的其他部分被隐去，其头部的灯光被弄得看上去像两个UFO。结论：伪造的。”

奥伯格说，海尼克接受了这一分析，但是，他从来没有费心把这一点告诉他的读者。如果他告诉读者的话，那他就等于给飞碟热泼冷水，这是海尼克不愿意做的。海尼克说，这种内容被收进书中，并没有得到他的同意，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当一个著名作者发表言论时，他尤其应该注意，不要让人利用自己的名望。

当我们仔细研究海尼克博士的言论后，我们发现他是个性格矛盾的人。菲利浦·J·克拉斯在核对了海尼克的各种访



国家航天局的原照片。



改动后的照片。

谈后，注意到他在1976年8月两次不同的访谈中，做了下面两个陈述：

最近，我越来越不支持UFO是外星人宇宙飞船的说法。太多的证据反对这一假设。

然后他又这么说：

有许多奇怪的证据。你怎么解释你在雷达上看到的东西？你怎么解释地上的印迹？你怎么解释撕开树顶的东西？……你怎么解释子弹从天空上的什么东西上反弹回来？

他同时告诉我们，UFO是真实的，可信的，虚幻的，没有根据的。无怪乎它们引起那么大的争议！

不止这些。在那两次采访中，海尼克博士既承认"第三类接触"(与UFO的实际接触)的证据，同时又强烈地否认它：

第三类接触……涉及到外星人。目前我们记录在案的这类事件有800多起……著名作家约翰·福勒……告诉我贝蒂和巴尼的有趣故事……我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哈德尔博士一起，被叫去讯问两个密西西比渔夫，卡尔文·帕克和查尔斯·希克森，他们坚持说他们被"绑架"到一艘宇宙飞船上，像希尔夫妇一样，被迫接受体检。这两个老实渔民所说的故事，经受了最严格质问，证明是真实的。我的想法一下子全变了。

下面是海尼克对那些自称与外星人有过接触的人的看法，记住，海尼克亲自采访过刚才提到的那四个人，还采访过其他类似的人：

> 坦率地说，我努力避开他们（那些声称与外星人有接触的人）。那些报告让我非常尴尬。那些人没有一个能拿出可信的证据。全是胡说，胡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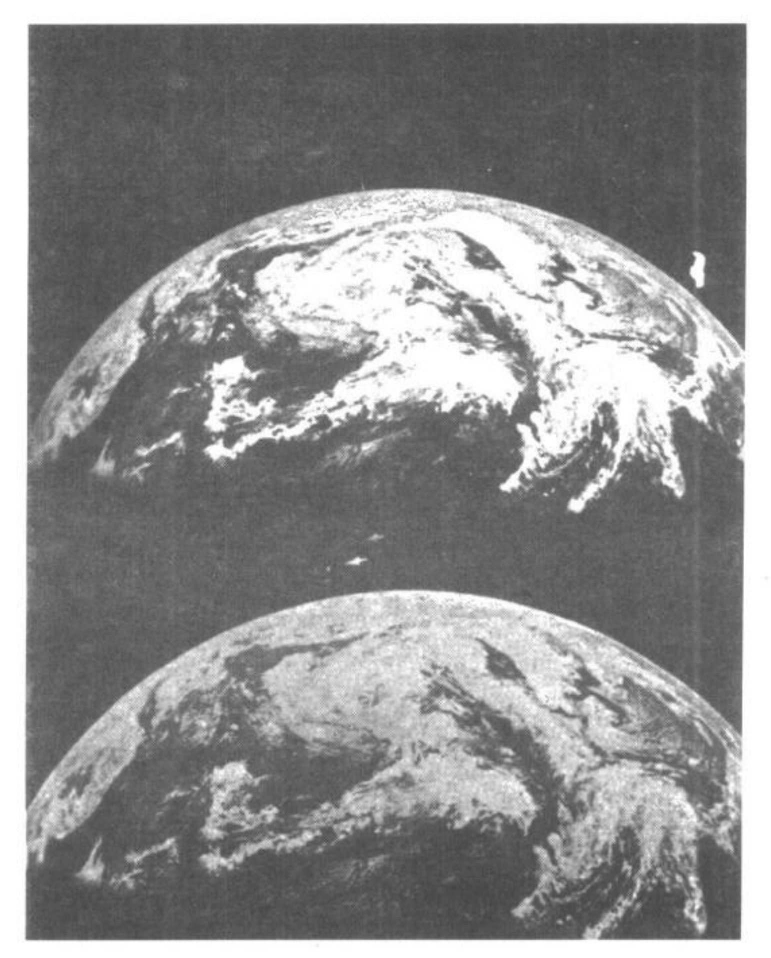
他的航空统计知识也需要改进。阿瑟·C·黑斯廷斯博士（斯坦福研究所报告的所谓奇迹中，有他的名字，那么他也是圈中人了）问海尼克，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发现 UFO 的碎片，海尼克马上回答说：

> 啊，经常有人提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留下任何硬件呢？他们应该坠毁过啊，一定坠毁过啊……（但是）想一想美国上空每天飞过的商业飞机，多年来，没有发生过一次坠毁事故。

当时，与海尼克合写《现实边缘》的雅克·瓦利也在场，但他没有对这话表示异议，克拉斯指出，海尼克这段话显然是错误的。在他说这话的前五年里，美国平均每年有五起班机坠毁事故。809 起航空事故并不是虚构的。其中一起坠机事故，就发生在芝加哥海尼克的住所附近！

克拉斯在结束他对阿伦·海尼克的评论时说："尽管有数以万计的人报告说看到 UFO，但是却没有看到任何外星人的遗留物，对此的另一个解释就是：我们的天空上根本就没有外星人的宇宙飞船。"

我觉得这话非常有道理……就像马丁·加德纳的话一样



在上面国家航天局的照片中，可以在右边看到太空垃圾。《科学文摘》杂志去掉了垃圾(下面那张照片)。照片上箭头指的白点在原照片中并没有。杂志认为那是不明飞行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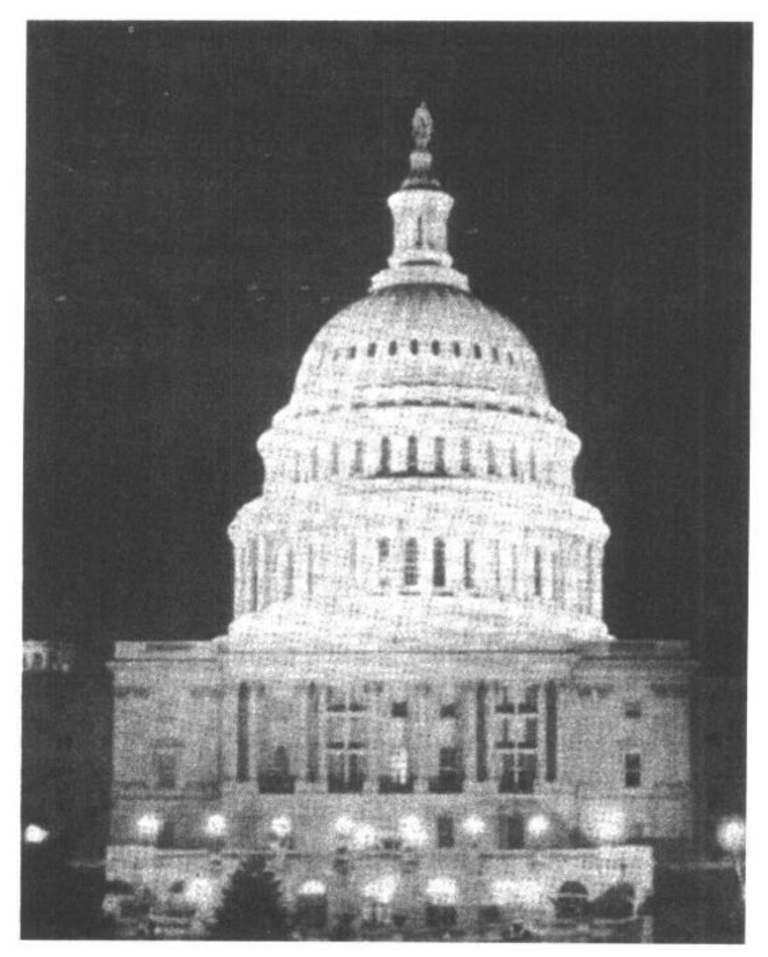
有道理，加德纳说，海尼克是“UFO 学中的阿瑟·柯南·道尔”。

1979 年 1 月，英国报纸大量报道 UFO 新闻，人们期待着

上议院披露惊人消息。1月17日，克兰卡蒂伯爵就不明飞行物问题在上议院做演讲，他在演讲的同时，还提议上议院向UFO研究提供资金。他承认，很多年以来，他一直用笔名写作有关UFO的文章；他虽然没有向上议院透露他的笔名，不过我们知道，他用的笔名是布林斯利·勒普尔·特伦奇。(我说不出为什么。)他还是"国际接触"这一组织的发起人(那并非世界性的婚姻中介机构)，他与乔治·亚当斯基合写了第一本UFO著作，另外，他是温斯顿·丘吉尔的表弟。真是个显赫人物！

克兰卡蒂伯爵的演讲，引起了许多对此感兴趣的伯爵的有趣评论。大多数评论都是赞同他的，表现出对科学和逻辑惊人地无知。一位高贵的伯爵表明，他区分不出彗星和流星，这就像区分不出蜡烛和原子弹一样荒唐。幸运的是，有一小部分人很清醒，他们使上议院回到正常的思路上来。斯特拉博尔吉伯爵代表女王政府进行了总结。他指出，相信者接受的那些事例，纯属虚构。有人用《圣经》中的资料来支持克兰卡蒂的观点，斯特拉博尔吉伯爵予以反驳，他说："天空上的确有许多奇怪的现象，理智的人们不断报告看到这些奇怪的现象。但是，对于这些现象，可以合理地解释。女王陛下的政府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这样的现象是外星宇宙飞船……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认为有理由把公众的钱花在这样的研究上。"克兰卡蒂伯爵领会了暗示，撤销了他的提议。看来，至少英国上层还是有希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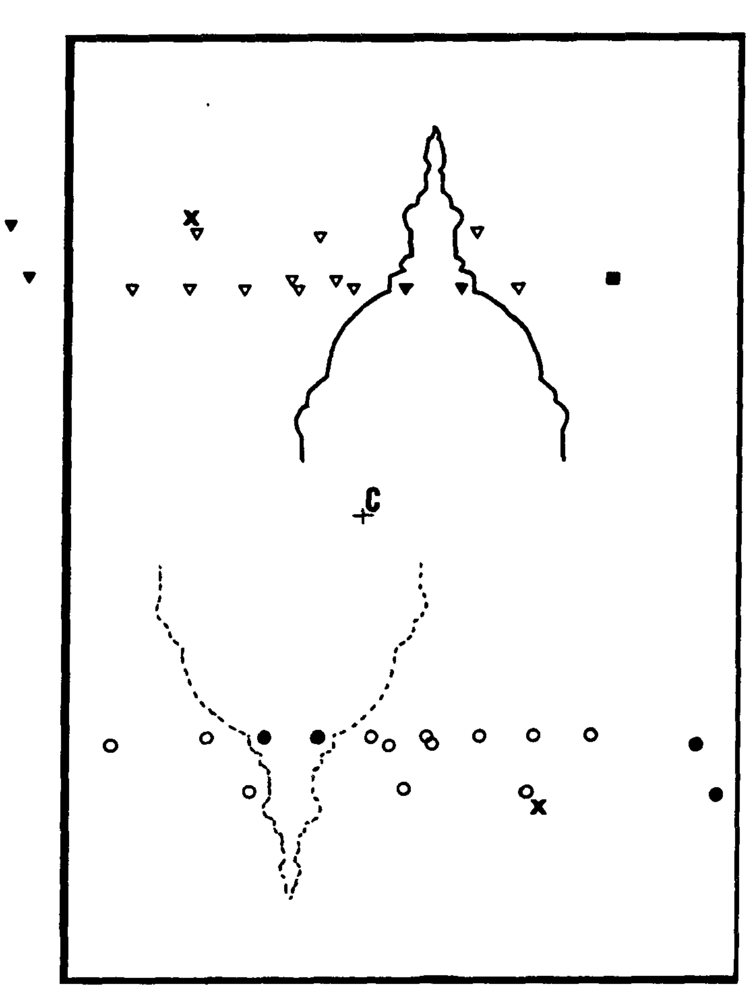
最后，澄清一下联合国也关心UFO的说法。1977年，格林纳达总理艾里克·盖里提出一个建议，要求联合国宣布1978年为"UFO年"。提议没有通过，到目前为止，这是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没有得到反应的提案。盖里印了149份提案，说格林纳达已经发行了一种三元和五分两种邮票，上面印有U-FO图案。显然，他非常想让联合国通过他的提案。在随后的小



这张照片据说拍到UFO飞过国会山。《奥米尼》杂志称之为"著名的UFO编队"照片，并说许多人认为建筑物上方的白点是照相机镜头的反光。其实就是这样。简单的观察证明了这一点。

范围讨论中，有人听到他说他根本"不关心UFO"，他只关心把旅游者吸引到格林纳达。不久，盖里被免去了总理之职。

一厢情愿的思维方式、糟糕的研究和纯粹的伪造，这一



"国会山飞碟"的简图。三角形表示"飞碟",圆圈是现场的灯光。镜头用 C 来表示。X 是灯光产生反光的例子。

切导致了飞碟幻想。它与其他荒唐的说法一样,应该被彻底揭露。没有任何证据表明，UFO 比环球航空公司从纽约飞到旧金山的班机更激动人心。对我来说,后一现象已经是奇迹了。

第五章

空中飘浮的冥想者

穆佩特：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我的函授课程！

克米特：你的函授课程？

穆佩特：它叫“如何成为超级英雄”！包括一顶头盔，一块披肩，一件红色衬衫，还有一本说明书，名叫《天下无敌速成》。

克米特：我不相信。

穆佩特：第十章——“怎么飞。飞是简单的信仰问题。任何人只要相信自己能飞，他就能飞起来。”

克米特：我看不出来。

CBS 电视台·穆佩特节目

1980 年 2 月 8 日

我的朋友们认为我疯了……竟然去学空中飘浮。我付出的代价比我想像得要多得多，看看我。我现在知道了……那是骗局。

——鲁思·巴齐里奥 TM 学生

你要是听瑜伽大师马哈里希·马赫什信徒的话，就会以为“冥想”(简写为TM)是很独特的。在与他的信徒谈话时，如果你的术语不准确，他们就会不停地纠正你。我很欣赏这一点，我相信，当冥想信徒读到下面对他们奇怪运动的分析时，他们会坚持准确这一原则。

首先要知道，你不能用“TM”指马哈里希本人所说的一切。“TM”这一字母组合是一个商标，受到专利保护，所以要当心！你要明白，当人类的未来尽在你的掌握中时，你不能不尽力保护你的权利。但是，我们会看到，这样的预防措施就像是试图独占车轮、空气或蒲公英的所有权一样。这一套以前就有人做过，用的是同样的鬼花招。虽然它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想入非非的人，但是，就像任何其他神秘哲学或学说一样，它经不住科学研究的考验。冥想修习者一定很不满意“神秘”这一术语，但是它很适用。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有三种“心理状态”：一种是清醒状态，那时大脑和身体都是活跃的；第二种是睡眠状态，大脑和身体都在休息；第三种是睡梦状态，身体在休息，但大脑在活动和思维。我们很熟悉这三种状态。但是，许多冥想疗法学派却要我们相信，有第四种状态，他们称之为冥想状态。他们告诉我们，这种状态可以消除焦虑、改善工作能力、知觉能力和智商，产生出“连贯的脑波”，并带来更高质量的休息。冥想修习者说，从长远看，人性会得到改善——不过我们以后再讨论这种说法。现在，让我们看看冥想运动产生的奇迹，其他那些用同样手法来达到不同目的的小邪教，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冥想运动号称有数百万的信徒，值得我们进行最细致深入的研究。

据说，作为“第四种”心理状态的冥想，可以同时使用四种方法来获得。在安静的环境中，修习者采取一种放松的姿态(最好是盘膝打坐的姿式)，以一种清静无为的态度，不断地颂

读一种“咒语”。这一神秘的咒语是专门由导师为每个人挑选的。这是冥想大秘密的第一个。但是，这是一种很新的东西吗？谈不上。颂读一个“神圣”的词语，这可以追溯到6世纪的印度，所用的词也是神秘难解。基督教哲学家和希伯来人吸收了这种做法，把它引入到一些宗教派别的神秘经卷中。这些都没有改变世界，但是，据说冥想会改变世界。冥想咒语显然是从别处借来的。那么，什么是新东西呢？

“创造性智慧科学”是新东西。这是将要拯救我们的东西，我们最好及时学习了它。当位于依阿华州费尔菲尔德的帕森斯学院破产时，马哈里希赶快买下它，并将之重新起名为“马哈里希国际大学”(MIU)。在这里，学生们要长时间地进行冥想，使他们的心灵和肉体更加敏锐，冥想哲学是这里的基础。这位伟大的导师花了250万美元购买这所学校，他同时也买下了奥拉尔·罗伯茨购买到的那种尊重。马哈里希大学的学生，每天要进行多次闭目冥想，这使他们很自然地接受冥想哲学。

甚至在西方世界，冥想也被广泛接受，虽然在美国这样的外国哲学一般只在很少一部分宗教狂中才有市场。它能够如此受欢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冥想信徒拿出的科学证据。好吧，让我们检查一下这些证据。

冥想课程包括一些“检查课”，这是在传授了最初的冥想技巧后上的。由于大约50%的学生在学会了基本冥想技巧后就放弃了，而学校非常需要让学生们有信心继续学下去，让他们知道，冥想会给他们带来奇迹。这也是对他们产品的一种很好的“保证”。学生们经过了秘密的入门仪式，得到了反复颂读的咒语，现在，需要让学生们相信，这一切都是很起作用的。在随后的课程中，所有支持马哈里希观点的科学证据、大量的图表和仔细筛选的实验结果都要拿出来，让学生知道。

首先，我们被告知，在冥想中，身体的新陈代谢速度下降，也就是说，肉体的活动在减少。的确，在正常的睡眠中，身体耗氧量平均减少8%。但是——听听这话——冥想修习者宣称，在冥想中，耗氧量减少了16%！可是，英国皇家外科学院说，只下降了7%。为什么有这些不同呢？主要是因为，英国皇家外科学院在实验前和实验后，都努力不去打扰病人，于是证明，变化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由于身体放松了，没有别的。另外，他们对进入冥想状态的信徒和听轻音乐的非信徒进行了比较实验，发现耗氧速度无法区别。如果在听音乐和修习神秘的东方技巧时，其耗氧速度没有不同，那么耗氧速度就不能作为一个因素，来证明冥想的科学性。

但是，我们还被告知，在冥想时，身体二氧化碳的生产减少了。从化学上讲，这一点也不奇怪。减少氧气吸入，就会产生这种结果。这很重要吗？不。只要人停止运动，他的二氧化碳生产就会减少，在冥想中还会继续减少，但是，当人重新开始运动时，它立刻急速上升。这一点也不奇怪，也不重要。特别是对于那些听音乐的人，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另外，一群绝食的冥想修习者，在冥想期间，不会产生任何二氧化碳变化。冥想放松效果的确是真的。但是，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也不是冥想独有的。音乐也能做到这一点。

最近，在加利福尼亚的奥林奇县医疗中心，研究者调查了冥想中荷尔蒙的变化。虽然有迹象表明，紧张会导致荷尔蒙的减少，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显示这是冥想独有的或源于冥想技巧。有一位研究者说，在冥想中，血液总的来说是向上流的，"这也许意味血液流向大脑"。但是，他没有提到，这一假设正是他们想要证明的，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他没有权利得出这个结论。另外，这一试验只有五个受试者，样本数量少得可怜。在这么少的样本基础上，是不可能得出任何有

价值的结论的。冥想科学家们把许多电极连接在受试者的头皮上，进行复杂的实验。他们的目的是要证明，在冥想中，脑波“变得连贯”，虽然这个术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并不清楚。他们断言，在冥想中，α 波和 θ 波（电力水平上的两种脑活动形式）似乎变成同步，但是，认真检查那些实验，就会发现这一说法是不成立的。当电视节目《新星》的工作人员访问冥想实验室时，他们给一位并不修习冥想的电视工作人员插上电极，进行实验，结果发现，他与冥想修习者的实验结果非常相像。实验者得出的惟一结论，就是这位工作人员私下里在修习冥想！这大错特错。雷·库柏医生在伯顿神经病学实验室工作，他在这一领域做过许多实验，他说，位于瑞士卢塞恩湖边的马哈里希欧洲大学有一位保罗·莱文医生，他主持了许多这样的实验，以证明冥想的作用，他使用了一种电极互联系统，通过电力互动，可以很容易地产生出连贯的幻觉。库柏医生认为这种实验是骗人的。

使用 α 和 θ 脑波来比较一般的困倦状态与冥想状态，发现无法区分这两种状态。我们付钱给冥想导师，就是为了让他们把我们弄睡着？好像是这样。让我们引用一位权威的话，彼得·芬威克医生在检查了冥想者所说的那些生理变化后说：“耗氧量和二氧化碳输出的变化，以及脑电图的变化（脑波研究），这一切都可以用现行的生理学来解释，生理学很好地解释了大脑与身体是如何工作的。”

好吧。到了现在，只剩下了咒语和秘密指导可能是冥想的益处。但是，连它们也经不住检验。医学研究者一次次地表明，受试者只要完全放松，就会产生同样的生理变化，用“一”——或其他同样简单的词——也可以产生与神秘的咒语同样的效果。我们要再一次问，我们付钱是为了什么呢？

在减轻压力和焦虑方面，冥想实验者表明，冥想者更能忽

略噪音——比如说，叉子磨擦搪瓷碟发出的噪音。但是，这些实验都是由动机明确的实验者和受试人来进行的，主持实验的人经常就是冥想信徒，因此倾向于得出正面结论。你不会把被告的家人放到陪审团里。而且，他们自己的实验表明，瑜伽学者在忽略讨厌的噪音方面做得更好。

顺便说一下实验者的动机因素。这样的偏见和期待在一次实验中表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次老鼠迷宫实验，要求学生们写下结果。学生们被告知，在这样的实验中，白色老鼠做得比棕色老鼠好，于是学生们就很容易得出同样的结论，他们带着偏见记录老鼠从 A 到 B 的时间，虽然两种老鼠的智商并没有差别。最后出现明显的差别，那正是实验者期待的结果。在加利福尼亚学校系统的智商测试中，也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在那次测试中，有些学生被挑出来，说他们与众不同，那些教师期待他们有与众不同的表现，于是很自然地就给他们高分。实际上，他们并非与众不同。这是一个老故事了。

在冥想实验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告诉冥想受试者，这种实验冥想者一般做得很差，于是受试者也随之做得很差。但是，先告诉另一组受试者，他们在同样的测试中会做得很好，于是就会产生更好的结果。冥想实验者报告说，冥想者中短期记忆得到提高，但是，那种实验没有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也没有采用自动记录设备消除由于偏见而产生的记录偏差。后来，在威尔士的加迪夫大学，科学家进行了同样的测试，测试控制得非常严格，运用了自动记录设备，得出的结论是：1. 冥想对短期记忆没有影响；2. 受试者修习冥想的时间长短对结果也没有影响——虽然马哈里希一直坚持说有影响。

自从敏感电流计发明后，一些可疑的团体就决定用它来为他们的疯狂活动服务。信仰疗法者把它当作电子灵应盘；按摩疗法者毫不犹豫地说，它是他们的神秘“黑匣子”诊断器，并

说它神秘难测。实际上,这两种团体都只是在测量受试者的皮肤阻力,就这样,他们把最低限度的一点真实科学引入他们可疑的研究中。皮肤阻力是情绪状态的一种表现,实际上,它就是不很准确的测谎器的基础。

冥想者也抓住了这个小玩意。卡迪夫大学的米切尔·韦斯特做了一个比较实验,两组人的皮肤阻力进行测试,一组是正在听音乐的普通人,另一组是老练的冥想修习者。冥想修习者发表了测试报告,严重歪曲了韦斯特的测试结果。韦斯特完全不同意他们的结论,谈到他们的报告时,他说:“他们的解释……完全不诚实。”

拥护冥想的人争论说,他们的冥想导致个人生活的改变和提高,但是,这种说法根本没有得到证实。说到底,冥想学者期待发生奇迹,没有卷入这一神秘/宗教运动的人并没有这种期待。很自然的,他们会颂扬自己发现的奇迹,我们还会看到,他们夸大了他们所谓的科学证据,赋予它们太多的意义。

冥想修习者最著名的一个论断,就是所谓的“马哈里希效应”。导师们说,如果任何一群人中,有1%的人修习冥想,那么所有人的生活质量都会得到改善。作为证据,他们指出,在世界某些社区,当修习者达到1%时,他们的生活质量就提高了。坎迪·博兰教授是一位冥想修习者,他在接受《新星》电视节目组的采访时说:“我们发现,在达到1%的城市里……犯罪率下降,平均下降了大约8.8%;但是,在其他城市,75%的城市犯罪率上升,平均上升7.7%。这些统计数字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还有其他解释。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是犯罪率下降的一个城市,被作为例子引用,冥想者在那里做研究时,恰好当地警方正对吸毒者采取严厉措施,犯罪率下降是伪造和盗窃罪下降50%的结果——由于吸毒者需要现金,所以这两

种罪行极为盛行。在另一个选择的中心戴维斯,1972年底,警察抓到了一个年轻人,他一个月就犯了30起入室盗窃罪!再加上当时警察对自行车盗窃活动采取大规模行动,于是导致整个犯罪率大幅下降;小市镇居民每100个人中一个人的态度,在这当中,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在英国,也有一个地区被挑出来,作为1%效应的例子。据说,德比郡1975年犯罪和事故大幅度下降。真的吗?核查一下有关当局的记录,就会发现事故比上一年上升了,另外,虽然犯罪数量下降,但是还是比1973高得多!这样看来,1%这一说法完全是假想的,冥想信徒最好拿回去好好修正一下——或者干脆扔掉算了。

冥想总部出版了一系列印刷精美昂贵的小册子,这些出版物试图让读者相信,科学与冥想是同义词。通过从1978年前资料中找来的图形和曲线图,他们从极少证据中得出非常可疑的结论。菲利浦·莫里森是马萨诸塞技术学院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他提到测试"马哈里希效应"的实验时说:"'飞行员计划'是一厢情愿想法的一个例子,它胆大包天,让人震惊。"另外,冥想者试图在现代物理学和社会之间找出相同之处,使他们的观点得到科学证明,莫里森教授认为这种类比相当脆弱,"毫无说服力"。他说那种说法非常业余,纯粹是为了宣传而做的夸张。

1978年10月初,一位物理学博士,罗伯特·拉比诺夫,在俄勒冈大学做了一次小范围的演讲。他是马哈里希国际大学的物理学助理教授,他到俄勒冈大学来讲解MIU独特的教育课程——包括"sidhis"课程。sidhis指的是诸如飘浮和隐形等奇迹。当时,雷·海曼博士在场,他是"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他决定追问拉比诺夫空中飘浮这一问题。(海曼博士是俄勒冈大学的心理学家,也是一位老练的魔术师。)

拉比诺夫一开始鼓吹"马哈里希效应",听众就竖起了耳

朵，拉比诺夫宣称，任何城市，只要有1%或更多的居民成为冥想修习者，这个城市就远离犯罪。他告诉他的听众，这是一个确切的事实，“已经科学地证实了”。马哈里希国际大学位于依阿华的费尔菲尔德，那里很独特，有13%的居民是冥想修习者！集中了那么多具有美德和法力的人，那里一定会产生奇迹吧？的确如此，教授说。既然“校园里至少有两百人学完了sidhis课程”，费尔菲尔德真是太幸福了。到处可以看到“马哈里希效应”。我们被告知，那里的犯罪率是如此之低，警察局长现在已经让几位警察不用全日工作了。根本不存在失业。结果，这个城市所在的杰弗逊县大获丰收。尽管那一地区的土壤质量不好，但庄稼却喜获丰收，出乎人们的意料。依阿华州的汽车事故率现在是美国最低的！拉比诺夫博士认为，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冥想运动。

我是个喜欢吹毛求疵的人，决定向依阿华那里的人求证一下。我发了几封信，打了几个电话。结果不会让拉比诺夫博士的那一小部分轻信的听众感到高兴。费尔菲尔德警察局长米勒听到他们的犯罪率这么低，感到非常好笑。他们那里不仅不准备裁员，而且从1979年初开始，要雇用更多的人！拉斯马森市长办公室无法解释，拉比诺夫的说法从何而来。农业部同样感到奇怪。他们提供给我的数字表明，在每年的波动当中，州平均水平和县平均水平是一样的。阿兰·L·塞姆是农业部的生产专家，他根本没有找到拉比诺夫所说的那种神奇变化。“杰弗逊县平均产量与州平均产量一样，”塞姆先生说，“没有任何急剧的增长……我和我在那里的同事也没有听说费尔菲尔德附近产量‘急剧’增长。”

不止这些。拉比诺夫宣称，汽车事故下降，要归功于“马哈里希效应”。真的吗？我与费尔菲尔德有关当局联系，他们告诉我，从1973年以来任何可能的下降，都要归功于两个因素：自

从马哈里希接手后，学院的学生少了（大约少了 1/4），再就是这些学生与以前的居民不同，他们喜欢呆在校园里。校园外居民的事故率一点儿也没有下降。而拉比诺夫宣称，“马哈里希效应”扩大到依阿华其他地方，产生了“美国最低的事故率”。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到这一惊人信息的。我找不到这样的信息，能从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到的是，美国汽车事故死亡率和依阿华汽车事故死亡率。检查一下这些数字，会得出有趣的结论。下面是这些实际数字：

每年依阿华州死亡事故百分比变化，
与美国平均数字比较

年份	变化
1971 年	下降 4%
1972 年	上升 2%
1973 年	没有变化
马哈里希接手后	
1974 年	没有变化
1975 年	下降 3%
1976 年	上升 18%
1977 年	下降 9%

与美国平均数字的比较表明，根本没有太大的变化，除了 1976 年。那一年，冥想运动在费尔菲尔德搞得热火朝天——记住，是所需 1% 的 13 倍——事故率一下子跳到了 18%！而在“效应”最显著的费尔菲尔德本地，官员们说没有变化。

至于就业，依阿华就业部提供了如下事实：1. 依阿华的失业率与这一时期美国整体失业率相同。2. 费尔菲尔德地区的失业率高于其他地区，只在 1977 年低了 0.3 个百分点。失业率这么小幅度的降低，就更显得无关紧要，因为我们意识

到,它仅仅反映了26个人的迁移、出生或工作变动!

“马哈里希效应”应该改名为“百无一用效应”。

海曼博士说,拉比诺夫博士是一个典型的冥想运动代表——穿着笔挺的白色西装,打扮得非常整洁。但是,他说的话很不可信,他的话中充满了冥想术语,诸如“所有可能性领域”、“纯粹智慧”和“宇宙意识”,他无法回答简单明确的问题,就用这些术语来搪塞。拉比诺夫说 sidhis 课程是一个系统,它可以让一个人得到“一个人想要的一切”——这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说法。我的大脑急速运转起来,考虑着各种可能性。索菲亚·罗兰、成袋的金块、飞毯以及种种说不出口的快乐,这一切马上涌入我的大脑。但是,教授的描述却很平庸,他说马哈里希国际大学的校园很平静,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学习,不存在学习上的困难。他告诉听众,这是因为所有的学生都得到宇宙意识,这是万物之源。

但是,拉比诺夫博士警告说,虽然他自己已经获得了纯粹的、全能的悟性,但不能指望他懂得一切,比如说,他的专业是物理学,那么他就不懂化学。但是,他解释说,通过冥想,他现在感到“对化学有一种直觉的熟悉和了解”。好了,你自己去猜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吧,我可不懂。

海曼报告说:“他(拉比诺夫博士)说,他当学生时,总是读了两三遍课本后,才开始做练习。现在,学习了冥想课程之后,他只读一遍课本就觉得可以做练习了。这都是托冥想课程之福。他在学完本科、研究生物理课程后,成为一名教师,如果现在他读不懂物理学课本,那可都是奇妙的冥想造成的!”

拉比诺夫对冥想推崇备至。冥想断言有一种“至福状态”——听上去很吸引人,在这种状态中,学生可以获得所有的知识(虽然好像不包括化学知识),并向所有可能性开放。这种状态被比作真空状态。这个比较也许非常准确。

当我们谈到几年前的马哈里希和冥想运动时，我们谈论的是一个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大不相同的组织。马哈里希最近迈出了一大步，全世界的报纸都对此予以广泛报道，这使得他名声大噪——同时也受到批评者的嘲笑，不过，这些批评并没有让那些信徒觉得尴尬。任何关注这一事件的人，都看到过宣传这一时髦奇迹的海报和小册子，这奇迹就是：空中飘浮。马哈里希看到参加者少了，他就向全世界发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要传授那些老练的冥想者一门特别课程，以使他们能够产生奇迹。而且这还不用长钉穿舌或睡铁钉床之类的苦行。他向那些愿意付钱的人保证，一定真的教会他们。伟大导师告诉那些信徒，他们只需用意念的力量就可以飞上天空，可以随意隐形，可以穿越坚硬的墙壁！他们只要付出区区3000美元，就可以学习这一课程。1978年，导师亲自在电视上(《默夫・格里芬节目》)宣布，他已经招收了4万学生学习这门课程！格里芬很自然地问了一个问题：多少人学会了空中飘浮？伟大导师宣布说："几千人！"但是，像我这样的肉眼凡胎，还没有看到过这一大群成仙的飞人。

拉比诺夫在俄勒冈大学演讲时，有一位听众提问：空中飘浮、隐形和"完美视觉"需要什么样的身体条件。提问者是一位物理学家，他没有询问空中飘浮是否真的实现了，而是问是什么力量使身体腾空而起。拉比诺夫难以回答，就喃喃地说到某种比引力更微妙的意识形式。也许他说的微妙的力实际上是想像力，在这些从未实现的奇迹中，它似乎是最活跃的因素。

海曼博士对拉比诺夫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了。"我问他，是否有人真的从地上飘浮起来。在我们随后的辩论中，他强词夺理，避实就虚，表现出极高的诡辩能力，就是尤里・盖勒、克雷斯金和罗素・塔戈加在一起，也会相形见绌。他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做出一个明确的回答，不愿说是或否。"



一位冥想学者在深思时飘浮起来。这是冥想运动正式发表的照片。



斯蒂芬·齐格勒没有学过任何冥想技巧,他摹仿飘浮空中的技巧,盘腿从垫子上弹起来。

拉比诺夫在被反复问了许多次后，他说，他听说有真的飘浮起来的事情。另外，他很高兴地补充说，冥想初学者发现，冥想者能够摆脱引力是完全可信的。他坚持说，只有那些最顽固的人才会不相信。俄勒冈的听众非常同意拉比诺夫的看法，他们和拉比诺夫一样觉得很奇怪，海曼竟然不相信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摆脱地心引力。（我必须承认，海曼和我都不是经过训练的专业物理学家。罗伯特·拉比诺夫博士是一位物理学家，所以被认为有资格得出这样非理性的结论。）

当海曼再次追问时，拉比诺夫博士表现出了不耐烦。海曼仍然在问教授无法回答的讨厌问题，穿着白色西装的博士变得很不自在。他提醒海曼博士，sidhis 不是“马戏团杂技”。动作本身并不重要，它们只是通向完美智慧和至福的途径。（我们又绕回来了。）教授说，马哈里希如果不让我们得到那些完美的东西，那他就是失职了。

但是，海曼追问说，如果空中飘浮技巧这么微不足道，远离冥想的真正目的，那么为什么大肆宣传它，并称之为突破呢？一次小小的亲身示范，不是可以一劳永逸地证明马哈里希的论断，并使得全世界都投奔到他的旗下吗？拉比诺夫的回答是典型的崇拜者论调。他说，马哈里希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发布这样的新闻。他有他的理由。拉比诺夫说，发表空中飘浮的照片是没有用的，因为那种照片很容易伪造。但是，教授，发表过那种照片，你不记得了？当时《时代》杂志抨击说那些照片微不足道，于是那些照片一下又无影无踪了。

从拉比诺夫的话可以看出，他绝对相信马哈里希的超人智慧和“理由”，这与其他神秘狂热信徒的思路是一样的。这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

马哈里希国际大学的校长 R. K. 华莱士博士说，我们应该看“整体效应”，而不是冥想运动的某一个判断，如果我们检

查每个个人的改善，我们就会看到冥想的价值。好吧，华莱士博士，如果你要求我们采取这种评价系统，你应该坚持说冥想有科学根据，因为这些所谓的科学根据经不起检验。你不能脚踏两只船。

卡迪夫大学的麦克·韦斯特的话一针见血。“我发现，我很难理解为什么需要有一个庞大的组织来传授冥想，冥想本身是一个很简单、明白的概念。……我认为冥想不需要出售，我认为不需要一个庞大的组织来出售它。”我个人的经历很有启发意义。小时候，我母亲经常告诉我，与世界取得和谐的最好办法，就是走进一间安静的房间，倒立几分钟。没有神秘的语言，不用意守丹田，只要全身放松，别着急。这方法那时很有效，现在也很有效。

我和海曼强调的是这一点：冥想修习者拿出许多复杂枯燥的文件，包括脑电波记录、荷尔蒙变化、视觉更新等，说这些证明了冥想修习者的独特经历，但是，他们拿不出一点证据，证明修习者可以空中飘浮，证明他隐形时有光子穿过他的身体，证明他知道他以前不知道的任何一个事实，或者证明他能够“穿墙而过”。如果真能做到这些，那就做给我们看！只要一次。地点、时间随你选。但是，做给我们看，别东拉西扯。拉姆·达阿斯修习瑜伽，他也宣传冥想奇迹，他有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法，马哈里希应该采用。在谈到诸如星际旅行、空中飘浮和读心术时，他说：“那也是幻觉。忘掉它吧。别想它。别用它。别做它。别为它担心。”太棒了。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

雷·海曼在他的报告中总结说：“很容易把拉比诺夫博士看作一个不适应环境的自我欺骗者。但是，我怀疑，我们大多数人在面临生活压力、寻找人生意义时，都会像他那样。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一旦进入一种信仰系统，从中得到安慰和所有的答案，那么，他可以有无尽的方法来回避对那信仰的挑战。

拉比诺夫不愿面对冥想课程中的矛盾与不道德,他这种做法,只是比大多数人更明显罢了。”

一年多来,我一直想从戴维·雅各布斯那里得到一个简单的回答,他是马哈里希国际大学国际科学研究中心的发言人。我收到不计其数的科学论文,全是讨论受试者所表达的奇妙反应的。论文塞满了数以百计的数据和图表。在这些论文中,那些“感觉”到他们自己飘起来的受试者,他们身体的每一个功能都受到检测,但是,这些论文全都没有告诉我们,受试者是否飘浮到空中了!啊,我要承认,这么说不是很正确。这些枯燥的论文中有一篇说,“从电视上看到一个受试者慢慢升到空中”。天啊!我看到这话,眼泪涌了出来!终于有一位专家宣称存在我寻找的奇迹。我冲到打字机前,问雅各布斯先生,这一伟大的事件是否被录了下来,如果录下的话,我是否可以看看。

作为回答,我又收到一篇论文,这是另一位博学之士写的,他并没有提到我说的空中飘浮一事,却详细地讨论马哈里希的观点与古希腊哲学家观点的相同之处。随这篇论文一起的,还有我提到的那篇论文,其中一些段落下面用蓝笔划了线。回信中没有一处回答了我的问题。相反,我被推给瑞士的一个无名小辈,说他也许可以“加深(我的)理解”。谢谢,不用了。我现在达到了冥想的完全理解状态。这是一种很愉快的状态,像是至福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我意味深长地微笑着,现在完全明白了:马哈里希是一个骗子,他的信徒是一群受骗者。没有空中飘浮,没有穿墙而过,没有隐身术。这真是很让人放心。我不需要害怕有个怪人穿墙而入,进到我的浴室,隐形盘腿打坐在离地面五英尺的空中。

也许雅各布斯厌倦了回避我的问题,我收到了奥姆-约翰逊的一封信,他是国际科学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他告诉我,

空中飘浮有四个阶段。它们是:

1. 摇摆和出汗(这个我能做到);
2. 像青蛙一样跳跃(不那么容易);
3. 在蜘蛛网上行走——悬浮;
4. 飞行——完全控制了天空。

以前,据称只有三个阶段,没有摇摆和出汗这个阶段。现在增加了一个阶段,冥想修习者就不是仅仅达到他们目标的三分之一,而是已经走到一半路了。真是太棒了!不过,我必须承认,奥姆－约翰逊直接回答了我的问题。他说:"我们没有说过,有谁已经可以悬浮在空中。"拉比诺夫博士就这么说过。奥姆－约翰逊最好跟他核对一下。冥想修习者道格·亨宁就说过,甚至坚持认为他听说马哈里希已经把一个人训练得可以在空中停留几分钟!最重要的是,在一次电视采访中,马哈里希亲口说,有"几千人"已经学会空中悬浮了。要么是国际科学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不了解他的受试者,要么就是有人说谎。

但是,奥姆－约翰逊,你怎么解释那些发表的照片呢?在那些照片上,你的人微笑着悬在空中?我没有看到任何说明,说这些照片是伪造的。这些照片被说成是飘浮空中的证明,并广为宣传,说它将传授给出钱来学的人。

道格·亨宁是一位出色的年轻魔术师,他精湛的技艺,让百老汇观众大吃一惊,后来他到拉斯维加斯和电视上表演,同样大获成功,多年来,他是一位虔诚的冥想修习者。在给我的一封回信中,他向我保证,他一掌握空中飘浮技巧,第一个就先表演给我看。但是,最后发生了让人不安的变化。虽然亨宁很老实地说,他从来没有飘浮起来过——我非常欣赏他的诚实——但是,他总是说每次他尝试时,他都"感到变轻了"。他

那些不修习冥想的朋友开玩笑说:“那是因为你不吃饭!”(众所周知,亨宁只吃坚果、浆果等东西。)他最近一次在电视上出现时,背景上有一条标语:“不许擅自悬浮空中。”这是拿亨宁对冥想及其奇迹的痴迷开玩笑。现在,道格·亨宁好像突然着了魔,忘记了他以前说过的话。在《新现实》杂志(以前的《特异功能》杂志)上,他说,他第一次试图飘浮空中时,他升起了三英尺,但是马上就落了下来。他说,他后来还是升起后很快就落下,马哈里希告诉他,只有到他获得了纯粹意识后,他才能停留在空中。

亨宁说,飘浮空中是“纯粹意识的凝固,是心灵与肉体完美协调的结果”。对不起,道格,你这是自相矛盾。你以前说你没有产生奇迹。然后你突然说你第一次尝试就成功了。到底哪句是真话呢?

《世界政府新闻》杂志说,冥想运动达到了它实现世界和平的目标,这是一份印刷精美昂贵的彩色杂志,它极力要证明冥想运动的主旨。在一幅题为“sidha 人”(猜猜画的是谁)的卡通画下面,我们读到熟悉的引言:“他站起身,指责大风,并对大海说,平静下来。大风停了,一切都静止不动,他们非常害怕,互相说:这是什么人,连风和海都听他的话?”我想我明白这话的含义。

一个从印度来的人,矮小、和蔼、满脸胡子,他拥有高效能干的公关队伍,受到媒体的追捧,他把未经证实和过时的东方神秘主义变成了伪科学的大杂烩,抓住了许多人的想像,使他的组织变得富有稳固。

但是,事实是,尽管有人说冥想运动的影响是有益的,世界各地的许多人仍然死于暴力。1978 年,圭亚那发生一场大规模自杀事件,那一年是“世界和平年”。地球各个角落仍然在流泪,金钱继续流入马哈里希的金库,他每收到一元钱,就意

味着一个孩子在饥饿中死去。马哈里希和他的冥想运动被证明不是救世主，可是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加入进来——这些人紧闭双眼，等候着不可能到来的至福，期待着许诺的魔力和广大的仁慈，而这纯属空话。他们仍然在等待。

第六章

古老伟大的建筑

八分之七的东西是看不见的。

——冰山定律

埃里克·冯·德尼肯是一位瑞士作家，他是世界上作品最畅销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销量达到3600万册，他的书之所以如此畅销，是因为他无耻地利用了公众对奇谈怪论的爱好。他写了四本书：《众神之车》、《来自外星的众神》、《众神之金》和《寻找古代众神》。在这四本书中，惟一可靠的就是其页码。

15年来，他一直在用文学垃圾欺骗公众。只要检查一下他的书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实际上，任何一个理智的人只要到公共图书馆查一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戳穿他的胡言乱语。他的主要观点如下：

1. 过去，外太空的生物多次访问过地球。

2. 他们与这里的原始人结合。
3. 这样的访问记录在神话和历史中。
4. 遗留下的人工制品证明了这些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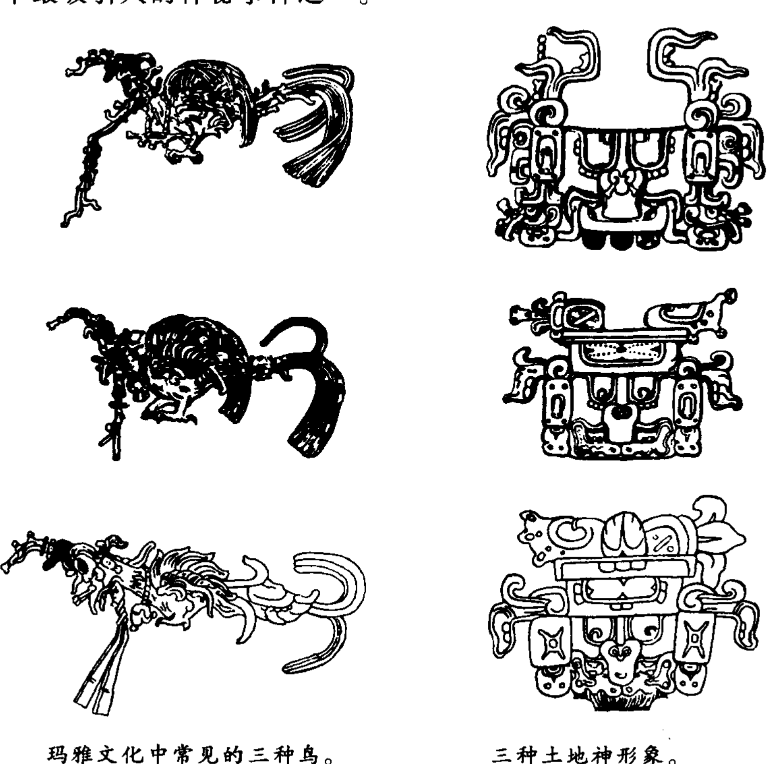
这位前旅馆经理/盗用者要证明的东西可不少。这全看他用的证据是否可靠。

关于第一点,德尼肯拿出了他的宝贵证据。那是一个石棺盖,来自墨西哥的帕伦库,60 年前,那里出土了大量宝藏。这个盖子是从玛雅人金字塔下的一个坟墓中挖掘出来的, 上面刻着一个像在打坐的男人,德尼肯宣称,这表明他是一位宇航员。不仅如此,他不仅辨认出我们的宇航员跨坐的新式火箭,还辨认出他的氧气管和其他设备。火焰从火箭后喷出。德尼肯毫无疑问认为, 这个雕刻清楚地描述了一位星际旅行者到达地球的情景。错了。

墨西哥的帕伦库出土的石棺盖上的雕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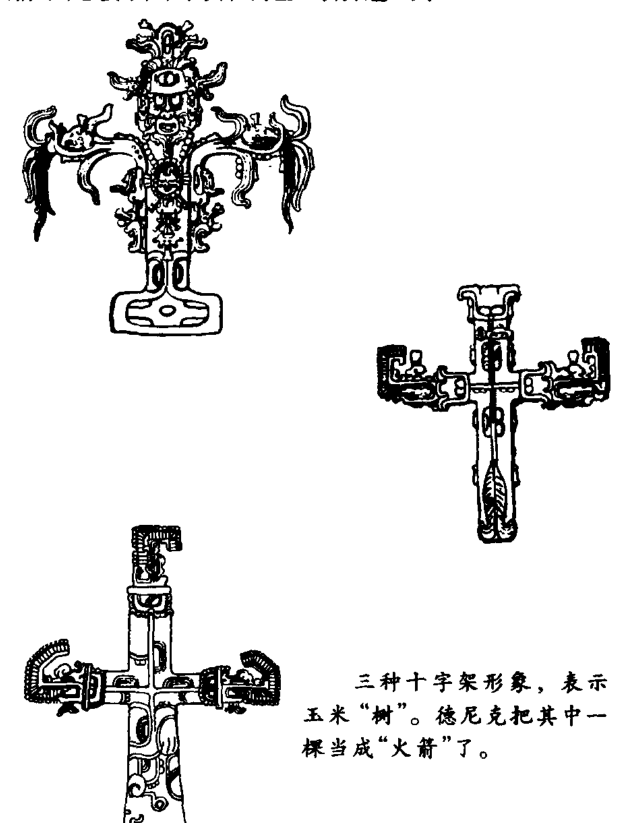
我们知道棺材中死者的名字和他死亡的日期。棺材盖上所刻人物的衣着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正是那一时期典型的玛雅贵族打扮。人物雕刻得很细腻，这是典型的玛雅雕刻法。德尼肯试图用雕刻中的细节来证明他的观点，其实在当时的雕刻中，那些细节是很常用的，就是风格化的蛇头、土地神和鸟，并不是宇宙飞船。“火箭”的组成部分都可以在其他雕刻中发现，的确，它们都很风格化，但都是可以说清楚的。罗纳德·D·斯托里在他的《太空诸神揭秘》一书中，清楚地解释了棺材盖上的“宇航员”是怎么回事。

冯·德尼肯接着转向著名的纳兹卡“线条”，秘鲁考古学中最吸引人的神秘事件之一。



玛雅文化中常见的三种鸟。　　三种土地神形象。

在纳兹卡和帕尔帕镇附近的沙漠上,画着巨大的图形。有些几百码长,有梯形,长方形和三角形。有些是一英里长的直线,一直延伸到沙漠。其他的——也是最吸引人的——是蜘蛛、蜥蜴和鸟的图形。我不想讨论我个人对这些图形的看法,我只讨论德尼肯对它们的歪曲。他要我们接受的一个观点就是,这是为远方来的宇宙飞船修建的“着陆地”。请告诉我们,为什么宇宙飞船需要这样一个长长的跑道着陆呢?如果真的着陆过,为什么没有痕迹呢?这些图形只是划在表面上的,宇宙飞船不是会留下同样明显的痕迹吗?



三种十字架形象,表示玉米“树”。德尼克把其中一棵当成“火箭”了。

杰拉德·霍金斯几年前访问秘鲁沙漠，运用他在史前巨石群成功动用过的技巧，对那些线条进行研究，他满意地发现，那些长长的线条并不是没有天文学意义。所以这仍然是个未解之谜。但是，"古代宇航员"理论是不必要的。

德尼肯挑出一个区域，说它是UFO的"停靠场"，他说错了。当你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他说的其实是一个大鸟的脚部。他现在承认他在这一点上搞错了，但是，直到现在，他的《众神之车》仍然没有改正这个错误，那本书被翻译成35种文字，已经出版10年了。德尼肯很喜欢旅行，他接着就去复活节岛朝圣，在那里，他用考古学的真实材料推出他荒唐的结论。他说，一般人不可能建造起这么巨大的雕像。真的吗？索尔·海尔达尔听到这话一定觉得很有趣。德尼肯显然从来没有听说过海尔达尔的考证，海尔达尔组织现在居住在那里的居民雕刻、搬运和树起了一整栋雕像——而且全都用的是他们祖先可能用的一般工具。但是，海尔达尔进行了自责："我和我的同事要承担责任，因为我们没有利用现代大众传媒告诉公众，别把他(德尼肯)的复活节岛理论当真。"

但是，正是在有关"大金字塔"的那套废话上，德尼肯开始进行虚构。他有许多前辈。一个世纪前，"金字塔学"诞生了，一些严肃的人开始想像他们可以在金字塔中发现未解的数字关系。对于德尼肯这类人来说，人类——尤其是那些皮肤更黑的人——是不可能设计并建造出金字塔的。只有聪明的人才能发现金字塔后隐藏着什么黑暗的力量。一些自认为自己很聪明的人出场了。

格林威治天文台台长查尔斯·皮亚兹·史密斯挺身而出，1864年出版了他第一本书《我们在大金字塔中的遗产》。史密斯说，大金字塔不仅是过去的历史，而且是未来的历史。他声称，人类故事的每一个重大事件都写在那里。他竭尽全力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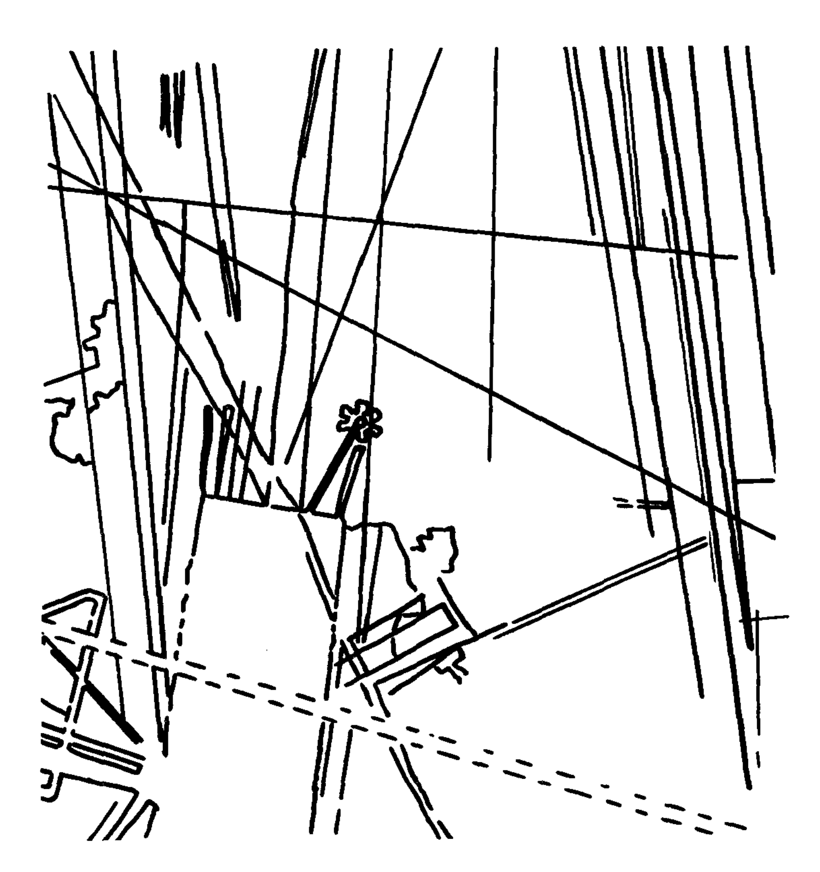


秘鲁纳兹卡地上画的线。泛美高速公路穿过左下部(虚线)。右边亮线是现代车轮压的。右边的图只标明了古代线路。

证明这一点,把后半生都花在这件事上,不过,他做得很糟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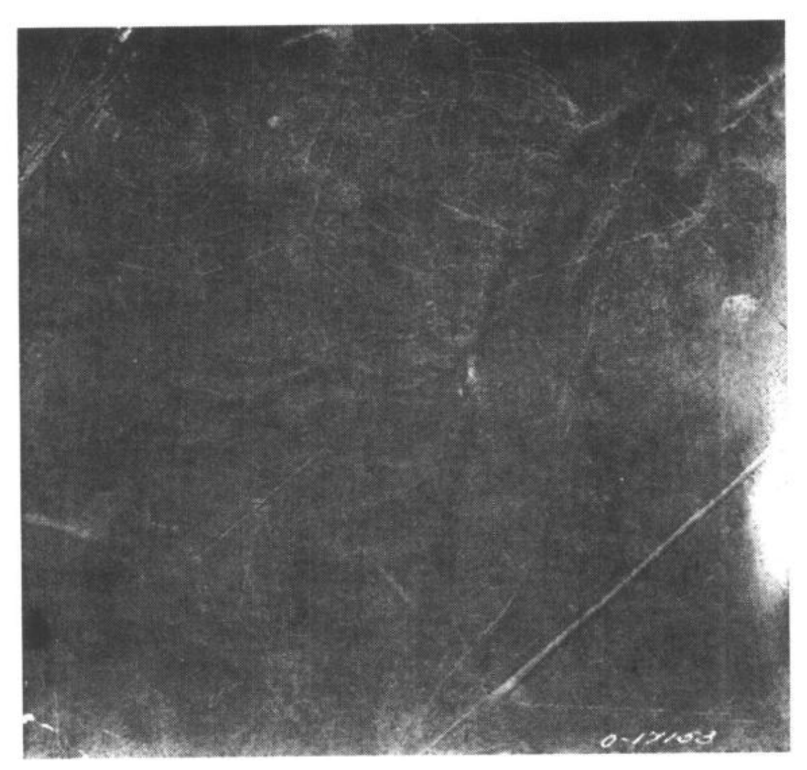
史密斯之后是约翰·泰勒,他声称《圣经》中的“腕尺”就体现在金字塔中。泰勒发现,地球的中心半径除以1000万大约是25英寸,他称这就是“腕尺”。他喜欢搞这一类考证。

金字塔学进一步寻找与《圣经》的联系。在史密斯调查过程中,有一块最初铺在大金字塔周围的石头被从地下挖了出来。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所有铺在周围的石头都被当地人挖走,他们显然相信“面包比诗歌更重要”,觉得应该把这些大块石头拿来为我所用。泰勒死于这一发现之前,如果他活着,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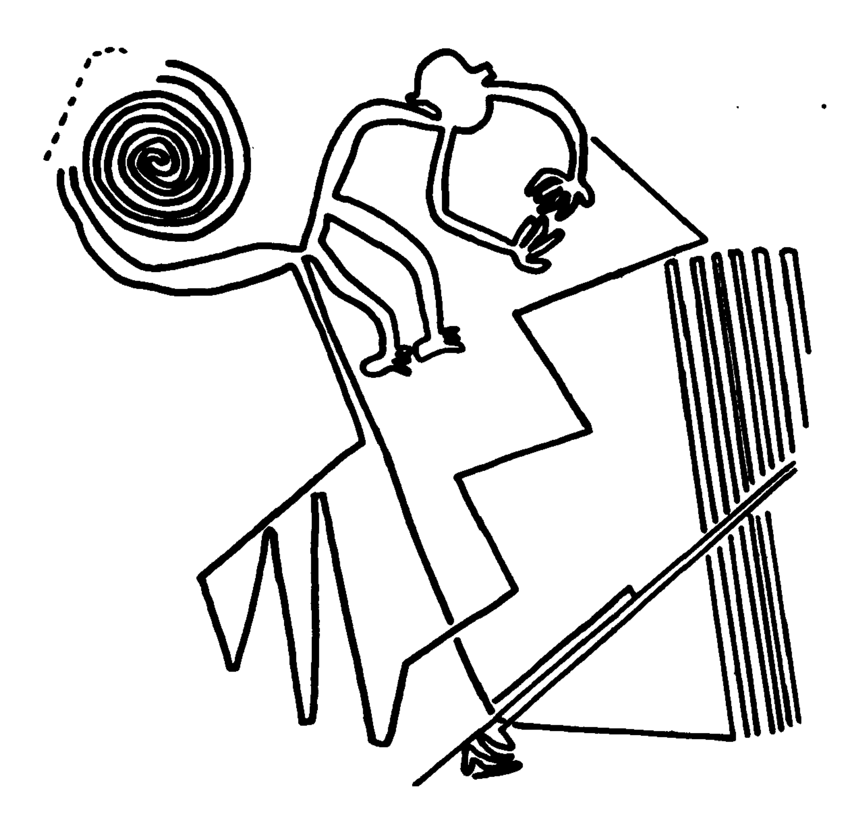
知这块石头边长25英寸多，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史密斯则马上得出了他的结论。他宣称，这个新的长度就是寻找已久的“腕尺”，他还宣布了“金字塔寸”，即腕尺的1/25。史密斯说，这正是地球中心半径的百万分之一。但是，很不幸的是，其他石头也被挖了出来，史密斯的金字塔寸就被抛弃了，因为这些石头的大小差别很大。正如我们可以预料的，这一点儿也没有改变史密斯的理论，他不顾事实，继续向前。

他认为，可以把一年等于一金字塔寸的比率，应用到金字塔内的距离上，认为它表明了世界历史和预言。通过这种方法



刻在秘鲁沙漠上的猴子图象。从左上方车道的宽度可以看出比例，右图上左上方的虚线就是车道。

他“证明”世界开始于公元前 4004 年——这是一个很保守的估计，但是却与詹姆士·乌舍主教的计算吻合，乌舍也是一位用《圣经》数字寻找真理的人。显然，史密斯是他的崇拜者。在金字塔的测量中，可以发现无穷的数字，但是，正如马丁·加德纳指出的那样，“史密斯得到那些与科学和历史惊人吻合的数字，这其实并不困难。如果你开始测量像金字塔这样复杂的建筑，就很快就会得到大量的数字，你可以随意组合这些数字……因为你没有一定之规”。其实，加德纳在他的《时尚与谬



误》一书中证明，华盛顿纪念碑也可以像大金字塔一样，说明历史、天文和八字术——只要你有耐心和时间浪费在这个愚蠢的活动上。一位史密斯的支持者大肆宣传数字五与金字塔的关系，他指出，金字塔有五个角和五条边。金字塔寸是一腕尺的五分之一。人体有五个末端，五官，摩西有五书，如此等等。但是，加德纳向我们表明，在华盛顿纪念碑中，也有同样多的"五"。它的高度是555英尺5英寸。底座是55平方英尺，窗户距底座500英尺。一年的月份数乘以五再乘以底座，就是3300——这刚好是拱顶石的重量。使用他的"纪念碑尺"（如果史密斯可以有金字塔寸，为什么不可以有纪念碑尺呢？）我们

得到一个基数 56.6 英尺，拿这个数字乘以拱顶石的重量，就是 186450——这一数字非常接近每秒的光速。如此等等。

冯·德尼肯一定是很受鼓舞，因为现在已经去世的查尔斯·T·罗素也对金字塔学情有独钟。罗素建立了“耶和华证人”教，他在 1891 年宣告，1914 年年底前，死者将会复活，如果他们不愿接受“第二次被拯救机会”，那么他们就会再次死去。那些信徒纷纷涌向金字塔通道，用他们的尺子测量新的预言，寻求与罗素相符的数字。1914 年来了，又过去了。

大金字塔的外貌，否认了这种吻合或一厢意愿的想法。古代的埃及人不知道圆周率的价值，我们现在知道，圆周率的近似值是 22/7 或 3.14。这是一个圆的圆周与其直径之比。虽然埃及人和日本人几乎发明了它，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所以它在金字塔中的出现似乎让人吃惊。如果我们用金字塔的高除以底边的两倍，我们就得出了正确的圆周率。《新星》电视节目描述说，最近的研究表明，埃及人是用一个滚动的轮子作为工具来丈量距离的，如果轮子的直径是一种使用标准，那么，使用这样的工具很自然就会把圆周率引进这一建筑中，这是必然的。但是，如果太空生物真的在那里，为什么他们不告诉埃及人这一神奇的数字呢？圆周率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出现过！

冯·德尼肯无法相信古人真的能够建造出如此雄伟壮观的建筑，他告诉我们，没有发现与大金字塔有关的建筑工具。这是不对的。绳索、滚轴、凿子和木槌都可以在那里看到。他还说，我们今天就是使用我们最先进的技术，也无法重建这样的建筑。这又是不对的。据估计，这个巨大的建筑是由 250 万块石头建成的，离尼罗河 15 英里的采石场甚至还有当时没有用上的石块。《新星》节目发现，在今天，两人个从采石场采出一块石头，需要 15 分钟。据估计，在古埃及，建造大金字塔需要

4000工人干30年。运用现在的先进技术,需要的时间就更少了。冯·德尼肯又错了。

基奥普斯大金字塔的建造，是两百多年建筑实验的结果。在早期,有一个金字塔建得太陡了,导致最后倒塌,另一个当时正在建造的金字塔马上吸取教训,进行修改。它被称为弯金字塔。为什么后来的金字塔持续了这么多年?因为在任何建筑中,金字塔形是最稳固的。实际上,当一个建筑倒塌时,它就会变成金字塔形!换句话说,当一个建筑倒塌成一堆金字塔形时,它就不会进一步塌陷了。经验、细致、专注、技巧和艰苦的工作,这一切合在一起,造就了大金字塔,这与天外来客毫无关系。

我们现在来看看德尼肯的一些具体论点。那些鼓吹奇迹的人总是提出一个很成问题的假设,然后尽快推出一些数字,来支撑他们的假设。《众神之车》的作者说,大金字塔严丝合缝,吻合到了"千分之一英寸"的程度。你只要看一眼金字塔,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堆方石块。几乎每块石块都相差几英寸。当然,事情也只能是这样,这无损于那些建筑者的声誉。金字塔的"核心"仅仅是一个支撑。引力使得它稳固。正是它出色的覆盖面——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使得它成为杰出的艺术品。但是"千分之一英寸"?大金字塔四个边的长度并非整齐划一,差别之大,竟有8英寸之多!

甚至冯·德尼肯的计算都很不准确。他声称,大金字塔的高度乘以10亿,等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首先,一年中,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变化很大。平均距离是9290万英里。大金字塔的高度是480.93英尺,或0.09109英里。这么一算,金字塔短了10英尺!是地球移开了一点吗?难道这就是那个严密到"千分之一英寸"的建筑?

这样的错误和夸张,我可以列出几页,不过算了,我们还

是来讨论同一作者的其他畅销书吧。

在《众神之金》中，冯·德尼肯抛弃了追求真相的假象，虚构了一本最可耻和幼稚的书。让人震惊的是，这本书(还有《众神之车》)居然被当地图书馆归入考古学类！当然，没有"伪科学"或"纯粹谎言"这种图书分类。甚至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也把"卡斯塔纳德丛书"归到"雅基人历史"而不是"幻想作品"下。但是，那是华盛顿。

阅读冯·德尼肯较早前的书，我们觉得他是一个愚钝、天真和粗心大意的人。《众神之金》则让我们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在这本书中，他描述了他的厄瓜多尔之行，在那里，他被一位名叫胡安·莫里茨的人带到充满传奇色彩的"黄金洞穴"里。这些洞穴在厄瓜多尔人中间世代相传，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带探访者进入这些洞穴，也无法准确地指出入口到底在哪里。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第一次去那个国家时，我访问了位于瓜亚基尔的著名黄金博物馆。在那里，遇到了一位去那里寻找黄金洞穴的美国人。我对那些黄金洞穴是否存在表示怀疑，他一听到这话，马上变得非常愤怒，转过身不理我，好像要逃避这一不受欢迎的看法。后来，我在与馆长助理谈话后得知，有许多外国佬到博物馆来，这些人都坚持认为这些神秘的洞穴中埋藏着大量印加人的黄金，而且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

但是，冯·德尼肯宣称他成功了，莫里茨带他进入了洞穴。"当我第一眼看到成堆的黄金时，我请求允许我拍一张照片，"冯·德尼肯说，"我再次遭到拒绝。金块必须从黄金堆中撬出来，这会产生噪音，石头就会像雪崩一样从洞顶上塌落下来。"你瞧，他上一次想要拍照时被阻拦，因为害怕洞穴入口"突然关闭"。"我的闪光灯会引起激光谐振吗？"他问，"我们再也见不到日光了吗？难道这是那些进行严肃研究者的幼稚想法？"最后那个提议是这本书中最合理的提议。

冯·德尼肯到底在说什么啊？他没有给我们黄金洞穴的照片，这是他给自己找的可笑的借口吗？不，不仅如此。著名的德国《明镜》杂志对此感到好奇，他们前往厄瓜多尔采访胡安·莫里茨，后者大吃一惊地告诉他们，虽然他记得冯·德尼肯的来访（有大量他们两人一起的照片），但是，那位作家从来没有进过洞穴，更不用说看到黄金！实际上，连莫里茨自己都不肯明确地说他见到过黄金！我想我们开始发现答案了：根本就没有埋藏黄金的洞穴，根本就没有黄金。

那里的确有洞穴，而且它们的确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洞穴中似乎有人工制品，也的确可以看到金属制品。对于那些不知情的人，这就是确切的证据了，因为它们似乎表明这里发生过最奇异的事情。当我们仔细研究这些东西时，我们开始明白，像莫里茨这样的人是多么容易产生误解。

冯·德尼肯告诉我们，莫里茨向他保证，他以后“可以拍摄到大量的黄金，但是不像这里这么多。”然后莫里茨带他来到昆卡的玛丽亚·奥克西拉多拉教堂，在那里他见到卡洛·克雷斯皮神父，他是一位天主教牧师，拥有一个巨大的博物馆，博物馆有三间屋子，第三间屋子“他很少让任何人看，他很不情愿地”让德尼肯看了，德尼肯告诉我们，那间房屋装满了黄金。冯·德尼肯被领进这个神圣的地方，看到了数不胜数的宝藏，这是过去“几十年来”当地人印第安人带来的，他们认为克雷斯皮神父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收藏品“全是纯金，现在这些黄金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众神之金》收录了大量克雷斯皮收藏品的照片，就连最粗心的学者也会惊讶地看到，许多金属制品上刻着大象、河马、马、骆驼（不是被称为“南美骆驼”的骆马）和金字塔——还是埃及式的！不难看出，如果这些人工制品是真的，我们的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和其他许多学科都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

化。因为从公认的事实来看，这些动物和建筑物不可能出现在古代南美洲。的确，猛犸象和马在6000多年前的南美大陆曾经很常见——马是由西班牙征服者再次引进的——我有一个没有证据的看法，那就是在巴西的马托格罗索还残存着猛犸象。但是，克雷斯皮神父的收藏品中，居然还发现了刻有埃及金字塔浮雕的金属制品，这种年代错乱的情况，真是太奇怪了！这些图象是由"古代宇航员"带到南美的，还是古代厄瓜多尔人其实就是埃及人？这些想法多么激动人心啊！多么有销路啊！但是，这是真的吗？我可以比其他人更有资格评估德尼肯的这些故事。因为我曾经进入过传说中的"黄金洞穴"，我还与卡洛·克雷斯皮一起待过很长时间。因此，冯·德尼肯的谎言让我非常生气。



进入秘鲁岩洞，很容易想象外来巨人住在那里。

60年代初，我穿过库斯科来到秘鲁的热带雨林，到了那里一个叫廷哥玛丽亚的森林小镇，据说那里有一个“珍宝洞穴”,以前的来访者声称那里全是人造奇迹和黄金。我不想成为一位“洞穴探险者”,但是我决心看个究竟,于是我背上需要的设备,在当地向导的帮助下,爬上了一个悬崖,来到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洞口。洞里惟一的居民就是油鸱,也是我遇见的一种可怕的动物。

我不想详谈我在这个洞穴中发现的奇怪之物，只谈谈所谓的人工制品;三英寸长的白色蟑螂,巨大的土鳖,像拄着拐杖的老鼠一样的吸血蝠四处乱跑,这些我不想多说。但是,这些现象给这个奇异的世界增添了很不真实的氛围。面对这一迷宫式的通道,有人会产生天马行空式的幻想,这一点也不奇怪。到了这里,一个人突然与外面熟悉的世界隔绝了,非常容易相信各种古怪的玄想。

我遇到其他人向我描述过的巨大的“楼梯”。它们是几个世纪以来,水流在内部侵蚀的结果,当我驻足观察这一巨大的结构时,水流仍然在单调地工作着。在这些“楼梯”的顶端,我发现各种似乎无底的洞口,直通下面,旁边还残留以前探险家用过的绳索和木片。就我所知,这些工具的主人正在洞底下腐烂,我可不想仔细看他们。我很满意地报告说,那些据说是“巨人”(你可以理解为“印加人”、“天外来客”或其他的流行词语)留下的人工制品,其实是很正常的地理现象。另外,我没有看到一块黄金,更不用说成堆的黄金了。

我回到了库斯科，那是印加帝国的古都，我对它非常熟悉。我向一位考古学家追问“黄金洞穴”一事,他最后让我去圣多米尼克教堂,它建造在考里坎查(“黄金之地”)废墟上,那是印加帝国最神圣的地方。它被西班牙征服者称为南半球最大的奇迹,这些征服者徒然地想要推倒它,最后只能给它覆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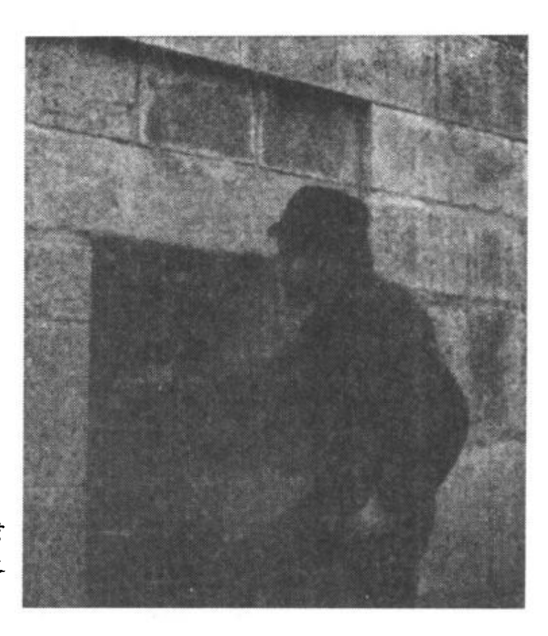


初看像是大楼梯的东西,是自然形成的。

现代砖石。在这里,在神奇的“弯墙”顶上,我被带到一扇加着铁栅栏的窗户前,窗户后面是一个通向许多洞穴的入口,那些洞穴据说装满了印加黄金,那是西班牙人进攻库斯科时,印第安人搬到那里的。很难相信,入侵者会封起这样的宝藏,允许这个故事四处流传。

事实证明,我向里张望的是一间现代贮藏室,里面正在挖掘古代废墟的隐藏部分。入侵者在摧毁印加文明时,也剥走并熔化了包在考里坎查墙上的黄金。但是,旅游者还是被带到这里,向他们展示加着铁栅栏的窗户。

至于莫里茨,他听说过装满黄金的洞穴的故事,他可能到一些洞穴中探险过,并经历了这种探险带来的那种敬畏感。毫无疑问,他认为那些自然形成物是人造的,如果不是巨人造的话。那么,他怎么让自己相信洞穴中隐藏着黄金呢?很容易。他看过并相信克雷斯皮的收藏物,并相信黄金是来自洞穴的说法。但是,我们要解释一下克雷斯皮宝藏。



据说这就是通往黄金洞的入口。其实那是教堂的储物间。

当我来到厄瓜多尔山上的昆卡城，去拜访受人尊敬的克雷斯皮神父时，我是抱着很大的期望的。各种杂志上的文章都高度赞扬他博物馆中的宝藏，我从研究中得知，昆卡地区除了出产大理石和工艺品外，还是印加一个主要的黄金产地。实际上，有人告诉我，那里的每一条河流中都有黄金，我自己的观察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与花在淘金上面的时间相比，所得并不大，所以我放弃了淘金的希望。

德尼肯说克雷斯皮不愿向人展示他的收藏，其实正相反，我发现他急不可待地想向人展示。他迅速领我看完图画、石刻和木雕，然后我们终于来到第三个房间。我震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然这种震惊是出于与德尼肯不同的原因。那满屋的收藏完完全全都是假的。锡罐、铜片、铜条到处都是，还混杂着生锈的铁链、盔甲碎片，以及各种各样的机械。一些铜片上刻着从大象到恐龙的各种各样图案。边沿各背景上全是粗糙、简

陋的图案，还有多得数不过来的金字塔图案。我马上知道了可怕的真相。

有一块黄金，我无法确定它的纯度。我摆弄过很多秘鲁和厄瓜多尔的黄金。我自己家里也有一些。它的质地尤其是重量让人知道它是否是黄金。它会让人身体发热，呼吸急促，很容易把这描述为“黄金热”。你双手握着一块其他人梦寐以求的东西，这是很让人陶醉的。一个人忍不住会想到谋杀和逃亡(我那时觉得克雷斯皮神父非常脆弱)。

但是，我手中握着的东西让我感到震惊。它显然是从一块更大的人工制品上砍下的，经过现代人之手重新做过。我认为它原先是胸甲上的一块，现在改造成5英寸宽的三角形，上面很简陋地刻上一些蛇的图案。几个星期前，我在瓜亚基尔听到一件野蛮的行为，位于厄瓜多尔海岸的伊斯墨拉尔达斯地区有一个制作精美的黄金面具，两个美国寻金者发现了它，他们为此发生争执，最后他们以所罗门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把面具一分为二，每人拿走一定份量的黄金片，摧毁了它的艺术的、考古的和审美的价值。

我知道，黄金制品经常被熔化——为了安全原因。在厄瓜多尔，拥有古代黄金制品是违法的，所有古代黄金制品都是政府的财产，必须交给政府。但是，个人可以拥有未经加工的黄金或金块。于是黄金制品经常被熔化，以它的金属价值出售。多少宝藏就这么丧失了！但是，在寻问克雷斯皮神父中，我知道了为什么他有如此多“古老的”人工制品，既有石头的，也有金属的。他用金钱、衣服和恩惠来交换人工制品。而且，他明确告诉所有的人，他认为埃及人和巴比伦人曾经住在南美洲，尤其是厄瓜多尔，他喜欢那些能证明他这一理论的人工制品！他告诉我，汉尼拔曾经带着他的大象到过厄瓜多尔，这话让我怀疑他的精神是否正常。



卡洛·克雷斯皮神父。作者为他摄于1966年。

克雷斯皮是个很有魅力的怪人，他破烂的黑袍法衣上清楚地留着刚吃过的饭的痕迹。他出生于意大利，但却疯狂地跑到厄瓜多尔，很偶然地成为玛丽亚·奥克西拉多教堂的神职人员。他的同事对他很尊敬，但是也觉得他很好笑。他是当地的一个怪人，大家倒也能容忍他。有人告诉我，他的博物馆随时可能迁出，为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腾出空间。他博物馆的大门已经破烂不堪，用生锈的廉价挂锁锁着。那些展品随处乱扔着。显然，卡洛·克雷斯皮是又一个充满幻想的业余理论家，非常容易上当受骗。

还有一件事,读者应该记在心里。南美洲的每一个乡村都希望被认为是文明的摇篮。

在秘鲁的西哇尼,我与一个不停抽烟的主教聊天,他告诉我,许多秘鲁人相信,伊甸园就在安第斯山脉。阿根廷人一直相信,人类的进化就发生在那里,虽然那里从来没有发现过产生智人种必需的前猿猴类。新世界的猿猴很早就脱离了进化过程,根本没有进入人类的进化中,对于那些一心想把安第斯山脉当作人类起源的人来说,这真是很不幸。所以,像克雷斯皮这样的怪人很受鼓励。

克雷斯皮神父不缺少实物来支持他古怪的信仰, 一直有大批的废物涌进来。有些无疑来自遍布厄瓜多尔的手工艺品厂。当我翻看那一堆破烂时,我看到一个铜的马桶盖,还有一个锡罐,上面“阿根廷造”的字样依稀可见。但是,这一切都好得可以骗过冯·德尼肯和他的读者。从这些事实,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德尼肯喜欢撒谎,是一个不称职的骗子。

这个人认为是了不起的东西,真让人吃惊。在《众神之金》中,他给我们看一幅照片,照片上是石头刻的一个骷髅,他很惊讶地问,愚蠢的“野蛮人”怎么可能知道骷髅是什么样的!“我们知道,伦琴直到 1895 年才发现 X 射线!”他欣喜若狂地说,这再一次证明了他的愚蠢。然后他又转向一组六角形玄武岩石柱的照片,石柱有 15 到 20 英尺高,密克罗尼西亚的卡洛林岛用这种石柱建造房子。他向我们透露说:“到现在为止,学者们认为这些石柱是由熔岩冷却形成的。”我要告诉他一个新闻:学者们仍然这么认为。在爱尔兰,“大堤道”就是很好的证据,证明熔岩在水中迅速冷却后,可以形成这种形态——而且这些柱子有 400 英尺长。但是,我们的作者宁愿我们相信,一些天外来客刻出这些石柱, 然后把它们放在太平洋的一个窝棚上。

我们看到书中一幅照片，上面是一个1万年前的北美野牛头盖骨，额头上有一个整齐的圆孔，于是我们再次领教了他的理论。他没有告诉我们圆孔的大小、圆孔相对头盖骨有多少年，也没有说是否征求过任何权威机构的看法。德尼肯只告诉我们他自己的胡思乱想。“头盖骨上的圆孔只能由火器造成，”他说，“公元前8000年地球上谁会拥有火器呢？”一个更好的问题是：地球上谁会相信这样的蠢话？天哪，3600万人购买他愚蠢的著作。

《众神之金》详尽地讨论了奇怪的“伊卡石头”，在石头上面的史前雕刻，刻着心脏移植、火箭宇宙飞船和电视机。在伊卡有一个小“博物馆”，位于利马南部秘鲁海岸。小镇是一个重要的前印加时期人工制品出土地，与南边的纳兹卡一样，德尼肯在那里“发现”了纳兹卡“线条”。

伊卡的博物馆非常业余，是一个牙科医生开办的。假造的东西也非常业余。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在秘鲁见到过伪造得非常逼真的陶器和墓葬品。造假的人用与古人一样的方法制造陶器，他们的产品都是直接仿制以前大师的产品，所以几乎无法分辨真伪，除非你非常懂那一行。但是，在秘鲁，出版了好几本讨论“伊卡石头”的书，这些书都认为石头是真的。但是，从事这一行的人早就知道，它们都是伪造的。

《新星》剧组调查了这件事，很快就发现了真相。他们去到那个地区，找到牙科医生，牙科医生发现他们提的问题很尖锐，完全不同于德尼克那种潦草仓促的“调查”，于是他很不愿意讨论这事件。在一个小时之内，剧组就发现了石头是在哪里制造的，于是他们驱车到离镇子几英里外地方，订做了一个刻有心脏移植的石头，他们一边等待，一边拍下了整个过程。

问题是，德尼克原本也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他完全有能力发现石头的真相，他只是不想那么做罢了。

当然，找到当地一个匠人，他说他就是石头的制造者，然后做了一个与“真的”一样的石头，这只能证明他是个出色的匠人，可以复制出一整套。我们需要的是找到证据，证明那个真的就是伪造的。证据并不难找。真的那块石头据说年代久远，这意味着刻出来的凹槽边缘应该经过风吹雨打，这种痕迹应该可以通过显微镜看出来。《新星》的专家经过仔细检查后发现，不仅没有这样的痕迹，而且现场订做的石头与“真的”分辨不出来。

我可以告诉他们，在利马盗墓者常去的地方，流传着一个故事，说如果你向伊卡的医生提到你的职业，然后让他离开15分钟，你就可以听到后面房间里牙科钻头的响声，然后他就从他的博物馆出来，拿着一块刻好的石头，石头上奇怪地刻着你遥远过去的一位同行的图像。盗墓者还知道一项古老的使假文物显得陈旧的方法，这一方法涉及到驴粪，最好还是留给大家想像去吧。

在有一点上，我们要相信德尼肯。他改进了其他人使用的简陋的撒谎技巧，给我们一些引起争议的事实。他用有趣和有时非常正确的信息来轰炸我们，让我们以为他所说的一切大有深义。同样的技巧被盖勒的信徒所使用。他们向我们保证说，盖勒没有时间使用激光、磁铁或化学用品来使调羹弯曲。这是真的。他的口袋里也没有打蛋器、石棉绝缘物或弄成粉的阿斯匹林。这是真的。那又怎么样？在《众神之车》中，德尼肯断章取义地引用了各种陈述，这些陈述似乎支持他的论点：“苏美尔人楔形文字板上显示了行星有自己围绕的固定的恒星。”“在大英博物馆，参观者可以在一块巴比伦板上读到过去和未来的月蚀。”“在海拔12500英尺的马卡华西沙漠岩石上，画着一万年前在南美不存在的动物，即骆驼和狮子。”

让我向冯·德尼肯先生解释这些令人惊奇的东西。（如果

你是一个高中生,已经知道答案,那么请你对我宽容一下。)第一:对,苏美尔人有恒星。事实上,他们有的星星与我们现在的大致相同。他们也有行星。他们有眼睛,可以看到行星,所以他们记录下来。那又怎么了?巴比伦人知道月蚀间隔的时间,于是他们可以预测月蚀。他们也写下了他们的观察。是的,很聪明,但并非超自然。至于狮子和骆驼,你应该知道,马卡华西图画上画的是美洲狮和骆马,那是南美洲本土的动物,现在那里还有很多。一万年前跟它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但是,这是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数字。海拔12500英尺的岩石与海平面上的并没有什么区别,一样可以在上面刻画。如此等等。

这个人还好意思问我们:"谁能够向我们解释这些以及其他难题呢?"很容易解释,埃里克,很容易解释。

伊恩·里德帕思在揭露德尼肯的文章中总结说:"继续下去似乎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德尼肯的作品中,有一点应该弄清楚:他无法承认或想像早期人类也有宏大的眼光、出色的技术和艺术能力。没有外星人的帮助,他们也可以创造出萨克萨华曼堡垒、埃及金字塔和其他奇迹!但是,他没有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沙特勒兹修道院、希腊的巴台农神殿,或史前巨石群——那是最著名的天文建筑——这类奇迹,因为这些是欧洲人建造的,他认为他们有能力和智慧建造这样的建筑。他无法想像,我们的棕色或黑色兄弟有智慧建造他们真的留下来的那些伟大建筑。相反,为了满足他个人的偏见,他虚构出神秘的外星人,坚持认为他们的帮助才使得低级种族能够进行建筑或绘画活动。我个人觉得这种态度伤害和侮辱了我,虽然我不指望我的读者赞同,但我必须提到一件事。许多年前,我阅读了大量有关萨克萨华曼堡垒的文章,这个堡垒是保卫印加首都库斯科的,它是用石头修建的极其宏伟的建筑,后来,

我终于有机会亲临现场。我黎明时起身，沿着长长的山道走上俯瞰库斯科的山顶，看到太阳照在这个巨大建筑的墙上。我敬畏不已，古人不仅设计出这样一个建筑，还以惊人的努力和献身精神把它建了起来。一个来自与他们在文化、技术等方面相差极大地区的人，对他们创造奇迹的能力敬佩不已，古人们当初会想到这一点吗？我对那些奇迹的创造者感到无限地敬仰，禁不住热泪盈眶。

德尼肯无法消除那些比他伟大的人创造的东西。每个巨人脚下，都有一个小人在踢他的脚踝。但是，古老伟大的建筑万古长青。

第七章

灵学中的一对小丑

对于兰迪的新书，我想我的反响就是嗤之以鼻。我认为大部分清醒的人现在已经看透了兰迪。

——哈罗德·普绍夫
1979年7月3日

1974年10月，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科学论文，题目叫《感官屏蔽下的信息传输》。这篇文章在发表前，已经转了很多圈了。早在1972年，这篇文章的作者罗素·塔戈和哈罗德·普绍夫就把它作为斯坦福研究所的项目交给美国的刊物。所有的刊物都拒绝刊登。《自然》杂志刊登这篇文章实在很有趣，因为它在主编手中被扣了前所未有的8个月。在这期间，主编仔细核对这篇他称之为“破烂论文”的文章。

《自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杂志。乍一看，它的编辑接受这篇非同寻常的论文让人惊讶，因为他们的要求是出了名的高。许多人认为，这篇文章的发表，证明它得到现有科学的认可，这些人不知道，在这篇文章发表前，进行了多次修改，

在编辑的坚持下，那些更轻率的材料被删除了。更重要的是，《自然》在同一期刊登了一篇长长的社论，解释发表塔戈－普绍夫的论文，是为了让科学家看看灵学领域出现的一些材料。社论称那篇文章“没有说服力”、“含糊不清”、“很有限”、“有缺陷”和“天真”。但是《自然》接受了它，结果它变得非常著名。甚至《纽约时报》也掉进了陷阱，把它当成一篇受到尊敬的论文。如果《纽约时报》知道有关塔戈－普绍夫著作内幕的话，它一定会在娱乐版上报道此事。

这两位作者是灵学界的名人，他们被要求对超自然的各个方面发表意见。他们变成非理性的发言人。甚至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之前，他们就已经站到那个位置上了。1974 年 8 月在瑞士日内瓦，塔戈和普绍夫宣称，他们在 1972 年用一位“天才的受试者，英戈·斯旺”进行了一次地震实验，当时，他们的话引起轰动。当时斯旺这位“特异功能者”还没有进行他往木星的“星际旅行”（参见第四章），他们两人还不知道他了不起的能力。两位科学家站在他们的同事面前，大放厥词，赢得在场人的仰慕。实际上，有两位在场的人，《新闻周刊》的查尔斯·帕纳蒂和作家阿瑟·凯斯特勒，对这件事滔滔不绝地谈了两个星期。我在这里说这件事，是因为它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说明报道和事实之间的差别，也预示了后来更著名的《自然》对盖勒的报道。

塔戈和普绍夫说，斯旺被带到斯坦福大学，在他面前放了一台巨大的磁强计，用来测量磁场的衰减比率。他们报告说，他们告诉斯旺，如果他运用超自然能力影响磁场，图表记录仪上就会显示出来。斯旺“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磁强计的内部，这时，输出频率加倍……持续了 30 秒”。接着，他们问斯旺，他是否能使图表上的磁场变化停下来。“他显然开始这么做了。”他们说。当斯旺向他们描述他的努力时，图表记录仪又开始运

转了！然后，他们要求他别想那个仪器，于是图象恢复到正常。但是，当他又提到磁强计时，它又出毛病了！他们说，他们要求他停下来，因为他已经很累了。

我要求读者再次仔细阅读上面这一段文字，以便清楚地知道，塔戈和普绍夫想让我们相信在那个场合上，发生了什么事。然后，继续往下读。哥伦比亚大学的杰拉尔德·范伯格也在演讲现场，他与磁强计的设计者和一位目睹斯旺表演的人谈起此事。范伯格报告说，这两个人“显然毫不关心这一报告。他们对它表示轻蔑”。是的，他们的确如此，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他们知道那个报告是假的。我怎么知道？因为我联系上了阿瑟·F·赫巴德博士，他就是设计磁强计的人，他在实验现场，清楚地记得发生了什么事。

当我告诉赫巴德，塔戈和普绍夫在提到这一闹剧时，经常说到他，赫巴德大吃一惊。

他很少读那些乱七八糟的文章，所以不知道他们的那些论点，他对自己被这样引用感到很不安。我在调查塔戈-普绍夫的证据时，与他联系，他的话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我觉得不可思议，竟然没有人像你一样跟我联系，”他告诉我，“塔戈和普绍夫匆忙得出了很多结论——他们过于热心了……并且在普遍和个别之间过快地做出联系。”普绍夫从来没有问过赫巴德——磁强计的设计者——他对此有什么解释。实际上，他有很多解释。“有很多东西可以引起我们看到的现象，”他说，“建筑物中的氦线就可以造成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况。斯旺先生没有能够在随后的尝试中产生出同样的效果，这一事实证明，最初的反应是‘偶然的’。”

等一等！那位查尔斯·帕纳蒂报道此事时，对塔戈和普绍夫说：“如果斯旺能频繁和可重复地做到这一点，并且如你们所说，非常准确的……那么，这可以算是确定无疑的了。”你

看,帕纳蒂错误地相信了塔戈和普绍夫的话,他们说:"在这次和第二天的实验中,对斯旺先生的测试结果是一样的,有其他多位科学家在场观看。"这话隐含的意思是,在科学家的观察下,斯旺成功地重复了实验。不对。根据赫巴德的说法,斯旺没有成功。另外,在第一次实验中,斯旺甚至没有重复过一次!他们又在骗你了,是不是?事实真相是,斯旺对磁场的影响并没有重复。我问赫巴德:"你的意思是说,它被误解了?"他回答说:"这是谎言。随你怎么说,但是我认为它是谎言。"

赫巴德说,塔戈和普绍夫告诉斯旺"努力"后,斯旺站了"10到15分钟",凝视着仪器。没有要求斯旺"停止磁场变化"。不知什么原因,曲线平了一下,塔戈和普绍夫认为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斯旺没有对指令做出什么反应,无论发生了什么,都被解释成是超自然现象。赫巴德说,实际上,当曲线变平时,斯旺问塔戈和普绍夫:"那就是我要做的吗?"他们很高兴地回答说,是的,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导致曲线发生变化,也没有向任何人询问合理的解释。

赫巴德说,接着,斯旺就穿过房间,把他的注意力从图表记录仪上移开。其他人盯着图表记录仪,看看不规则的现象是否会再次出现。它出现了,这表明大学实验室楼某处有一个导致变化的源头。塔戈和普绍夫看到曲线变化时,就对斯旺喊道:"你又让它动了?"斯旺随口同意说,是他干的。在报道此事时,塔戈和普绍夫告诉杰拉尔德·范伯格,斯旺"做了几次努力,得到同样的结果"。

两位科学家还报告说,斯旺"极其准确地"描述了斯坦福"夸克检测器"的内部构造。赫巴德博士反驳说:"斯旺先生根本没有'极其准确地'描述检测器的内部构造,也没有画出检测器的正确图象。他的确做了描述,那是用色彩和线条,再加上一点诗意想像,说出他认为检测器可能会是的样子。"我灵

机一动，问赫巴德博士，塔戈和普绍夫是不是提示斯旺。“他们不停地给他反馈，”他回答说，“做出一些评论，像‘那是对的’或‘多跟我们说说那个’。”我们忍不住想知道，塔戈和普绍夫是不是一直这么做实验的，这是不是后来“遥视”实验的预演，那个实验使所有相关的人都感到尴尬万分。

还要注意，塔戈和普绍夫很自然地认为，当“输出频率加倍时”，这是因为内部磁场发生了变化。这就像你写了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据此认为钱已经在你口袋里了。实际发生的，就是图表记录仪上出现了两条曲线——这可能有许多原因，以前实验室也发生过这种事。如此而已。另外，当斯旺“把他的注意力放在”这一任务上时，它没有发生；它发生在10或15分钟后。塔戈和普绍夫说：“在那时候……输出加倍。”我们以为他们的意思是说“立刻”，这就导致我们的误解。他们相信是斯旺引起了第二次变动，当时斯旺的注意力并不在仪器上，但是，赫巴德告诉我们，变化发生时，斯旺正穿过房间，他们问斯旺是不是他干的！实际发生的事情，与塔戈和普绍夫所说的有一个小小的出入。说它是小小的出入，是因为灵学这么认为，但是，在其他学科看来，它是一个不可原谅的大错误。

但是，最大的笑话是他们有关英戈·斯旺能力的陈述：“在我们的要求下，他停止了，观察到的现象消失了。”换句话说，机器能够正常运行，是由于斯旺没有使用他可怕的能力。（这使我想起杰勒德·克罗塞特最著名的说法。克罗塞特是一个荷兰“特异功能者”，他参加了一次灵学讨论会，与一位东德“特异功能者”进行比赛。在比赛中，东德人用意念让一朵鲜花枯萎，克罗塞特则用意念来拯救它。鲜花没有枯萎，克罗塞特赢得了胜利，说他的能量更大。当然，既然他们是灵学家，在场的科学家根本没有费心去核实一下，东德人是否能够让一朵花枯萎。）

1979年5月，记者布赖恩·英格利斯在《伦敦标准晚报》上，提供了有关斯旺的错误信息。他热情地说："负责的物理学家吓坏了，因为……磁强计(夸克检测器)的构造是一个秘密，是申请了专利的，但是他却猜对了。"赫巴德听到这一报道时说，他一点也没有被"吓坏了"。仪器是根据哈佛造的一个仪器改进的，它的图片贴得到处都是。根本不是一个秘密，他向斯旺描述了仪器的原理和运转方式。他绝对不想为这个仪器申请专利，斯旺在试图描述这个仪器时，完全错了。

英格利斯对斯旺事件的描述，完全是错误的。他最后结束说："他们不得不花费巨资挖出可怜的仪器，检查它是否出了什么问题，才会如此反常，但是，没有找到任何毛病。"错了。它从来没有挖出来过——因为根本就没有把它埋起来。另外，没有任何理由打开它，因为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情。英格利斯甚至提到"再也不许进行这种实验的指令"，这完全是虚构的，赫巴德称之为"太荒唐了——彻头彻尾的谎言"。

与这一欺骗性的报道匹配的，是塔戈和普绍夫的结论。他们说，第二天，其他科学家观看了斯旺的实验，他们没有提到，斯旺什么也没有做。在给《科学美国》杂志的一封信中，塔戈和普绍夫称斯旺的磁强计实验是"经过仔细论证，真实可靠"。那封信还有肯特大学的威尔伯·弗兰克林和埃德加·米切尔的签名。这很清楚地表明，人们不相信塔戈和普绍夫能做出实事求是的报告。

斯旺对此一定欣喜若狂。他将去纽约取得更大的胜利，在那里，美国特异功能研究学会对他进行了灵魂出窍实验，帕纳蒂在他的《超感觉》一书中说，实验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斯旺……受到科学家的监视，还有一台电视摄像机拍下他的一举一动。"任务就是通过超自然能力往一个小盒子里看——这意味着不能偷看——然后说出盒子里的东西。他成功了，猜了

八次，八次都猜中了！惟一的问题是，他没有受到监视。另外，帕纳蒂对电视摄像机也说错。你不希望你的工作像斯旺一样容易吗?顺便说一句，我的1万元资金当然也是向他开放的。好笑的是，他从来不敢接受我的挑战。

这个完美的、可重复的实验成为激动人心的新闻，帕纳蒂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和阿瑟·凯斯特勒一起，四处宣传募捐，希望在其他实验室重复进行这一实验。帕纳蒂呼吁“采取国际联合行动，全世界各个研究所的著名科学家聚到一起，亲眼目睹斯旺影响磁强计这一实验”。普绍夫和凯斯特勒认为这是个了不起的主意。但是，另一位灵学家警告说，别忘记持不同意见的人可能来进行干扰！他建议他们把一位“特异功能者”打扮成学者，这样，相反的思想就无法破坏现场表演。我现在可以看到那情景：“特异功能者”穿着白大褂，灵学家戴着小丑帽……戈登定律告诉我们：如果一个研究项目根本不值得进行，那就不值得认真做。听听，听听。

塔戈和普绍夫反复说，在他们的研究中，他们没有只留下成功的实验结果，却抛弃失败的结果。这不是真话。他们不仅在对尤里·盖勒的13次超感官知觉试验中这么做了——其中有一个实验收录在他们1974年发表在《自然》上的文章中——而且在其他实验中也这么做了。实际上，盖勒、斯旺和另一位名叫帕特·普赖斯的“特异功能者”都是在斯坦福研究所接受测试的，所有方法都是一样的，而且许多测试结果没有发表。为什么？对盖勒进行了两次重要的远距离测试，两次都失败了。一次测试结果在失败后，被抛弃了，因为目标被认为“不合适”。他们没有报告另一次盖勒测试的结果，在那次测试中，他只是“在空中画画”。你可以确信，如果这次测试成功了，它一定会被大肆宣传的。它没有成功，所以没有公布测试结果。塔戈和普绍夫宣布，在对盖勒进行的一次(10个目标)测

试中，他猜了10次，有三次是“近似”，即使他“放弃”了整个目标！（在进行猜测之前或之后，允许受试者“放弃”任何测试。这意味着，如果受试者不能确定他的猜测，测试成绩不能算在最后的结果中。）

对前警察帕特·普赖斯进行了一次密封房间“遥视”测试，在这次测试中，普赖斯失败了，没有公布实验报告，也没有透露测试的全部次数。那数字可能是数百次。普赖斯把他的心灵投射到远方城市，但是没有成功。虽然塔戈和普绍夫以前说，在对普赖斯进行测试时，对屋子进行电磁屏蔽能提高成功率，但是，这次他们却把失败归因于屏蔽，决定不公布测试结果！所以，与他们的正式报告相反，普赖斯的所有测试结果都没有包括进去。在另一次遥视测试中，当这位“天才的”（他们的话）“特异功能者”没有猜中时，又没有公布结果。斯坦福研究所的心理学家查尔斯·罗伯特用脑电图扫描器对普赖斯进行简单测试，测试他对邻近测试区闪光的感知力，普赖斯彻底失败了。塔戈和普绍夫从来没有公布过此事。

斯坦福研究所的同事质疑两位科学家在普赖斯测试中的判断程序。当选中的三位鉴定人没有得出塔戈和普绍夫预期的好评时，他们又选了两位，这两人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他们再不选了。最后公布的结果是以五位鉴定人的评价为基础的吗？塔戈和普绍夫没有告诉我们。在对普赖斯进行遥视测试时，正确的程序应该是让他从许多照片中辨认出目标，而不是让他唠唠叨叨地讲模糊的印象。按照正确的程序，测试会变得非常容易。斯坦福研究所一位心理学家提出这个建议，但被置之不理。塔戈和普绍夫认为，他们自己的方法很好，没有必要采取这样的程序。（1979年，在位于科罗拉多州丹佛的宗主国学院，进行了一次遥视测试，使用了这一更严格的方法。结果全是否定的。）

塔戈和普绍夫主持的对盖勒的所有测试——如果那也能叫测试——中，那13次超感官能力测试是最著名的，行业内的专家都知道。它们是《自然》上那篇文章最重要的部分。测试者从字典中选择他们的目标，使用了通行的随机方法。盖勒密闭在测试区，要猜出目标，那些目标是所选词语的图象。他有权选择“放弃”，那是这些测试中的惯例。非常公平——如果这是实际执行的程序。

向盖勒提供了纸和笔，要求他画出与目标相符的图画。据称，要求他一直待在屋子里，直到每个测试结束，然后他从屋子里出来，把他画的图画交给测试者，此后才允许他看到目标。这的确是个很好的程序，如果它真的执行的话。

在几天时间里，盖勒做了13次超感官能力猜测。与一般的科学程序相反，测试是在变化极大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些条件时时都在改变。据称，盖勒从13个目标中，确认了7个。那是54%的成功率，由于目标组成极大，他的胜算是百万分之一。听上去很不得了，不过你要记住负责测试的那两个人所有的标准。实际上，在13个目标中，盖勒仅仅猜中了3个，而且他猜中其中两个的方法，并无神秘可言。

塔戈和普绍夫主持这些测试得得出他们的结论，他们所用的方法是科学家不用的，但经常被那些拙劣的人所用。下面是得分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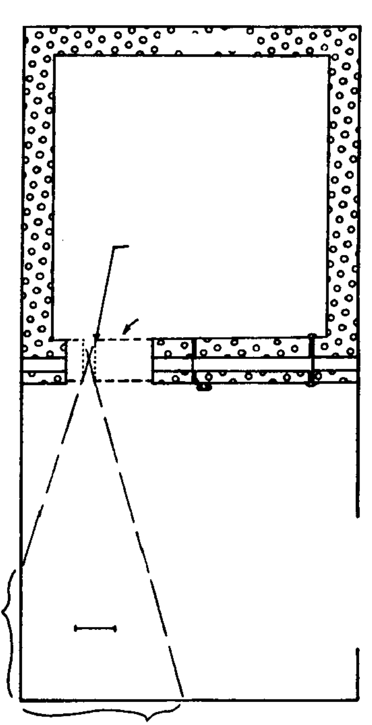
测试号码	目标	斯坦福研究所结论	实际结果
1	爆竹	错	错
2	葡萄	对	违规
3	魔鬼	错	错
4	太阳系	对	违规
5	兔子	放弃	放弃

6	树木	放弃	放弃
7	信封	放弃	放弃
8	骆驼	放弃	放弃
9	桥梁	近似	放弃
10	海鸥	对	对
11	风筝	对	放弃
12	教堂	错	放弃
13	心脏	近似	放弃

塔戈和普绍夫公布的报告中,只列了三项放弃。实际上,在"骆驼"(8)、"桥梁"(9)、"风筝"(11)和"教堂"(12)中,盖勒都选择了"放弃",虽然这并没有公布。根据塔戈和普绍夫的规则,只有你猜错时,才承认你放弃!比如,对"骆驼"有好几个答案,普绍夫选中了最接近的答案,马匹。他们报告说,"所有的图画都发表了"。但是,他们删除了许多,显然是为了提高猜中率。但是,在使用了这些欺骗的手法后,他们把这些结果交给不知道预期结果的人,让他们做出决定。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没有动5、6和7,因为它们是放弃,但是,他们把8、9、11和12包括进去——这些也是放弃啊!但是——经过仔细的选择,它们反倒成了证明盖勒超感官能力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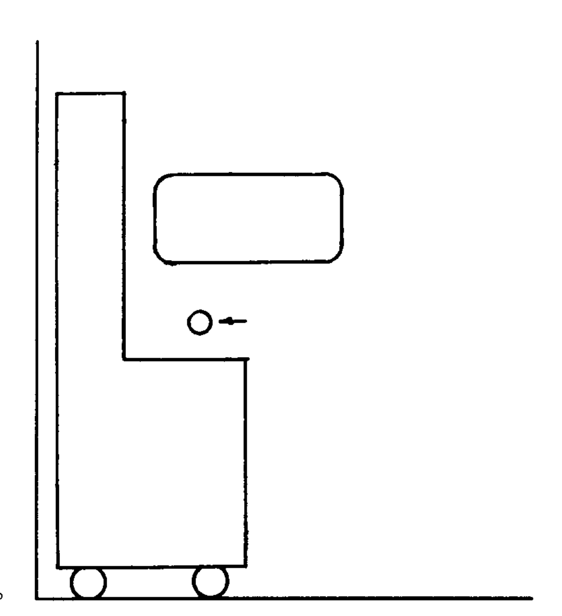
由于报告中故意含糊其词,我们不可能准确地说出盖勒究竟是怎么在斯坦福研究所测试中欺骗测试者的。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除了亲切的塔戈和普绍夫外,盖勒还有希普和汉纳·施特朗这两人同谋,这两人是他在以色列训练好的助手,专门在他表演时给他传递信息。琼·梅奥是盖勒的忠实信徒,她也在场,一直碍手碍脚的,可能对盖勒很有帮助。她在场是为了测试画图。在出版的"科学"报告中,这些人一个也没有出现,另外,根据约翰·威廉的《寻找超人》一书的说法,塔戈还

专门叮嘱梅奥，千万不要承认她在现场。我在表中2号和4号中所罗列的“违规”，指的是分隔盖勒与目标画的房屋墙上有一个洞，不仅梅奥和塔戈关于目标的讨论可以偷听到，塔戈还大声说“增加一个火箭宇宙飞船”，梅奥则哼着电影《2001：漫游太空》的主题曲。听起来像是庸俗喜剧中的场景，实际上也真是。惟一让人不解的是，盖勒怎么竟会猜错。



罗素·塔戈和哈罗德·普绍夫对尤里·盖勒进行测试时的位置图。

但5号、6号和7号中的三个放弃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盖勒选择放弃，为什么这些放弃被接受了呢？因为这三个——并且只有这三个——是由查尔斯·罗伯特主持的，他是斯坦福研究所的脑电图专家和心理学家，盖勒一点儿也不喜欢查尔斯的测试，他也没有机会玩任何花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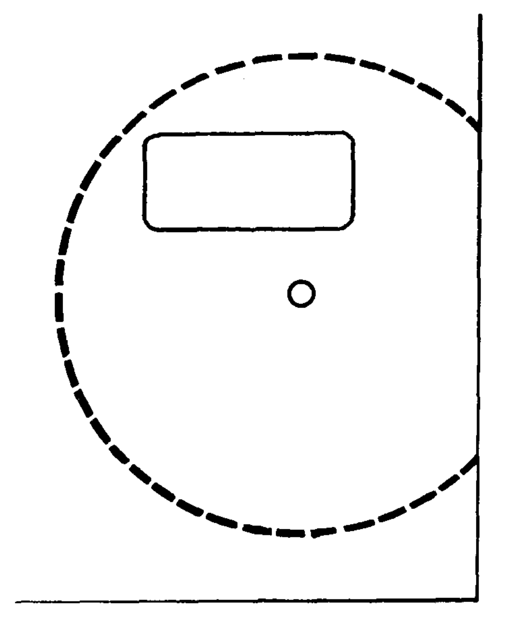


测试区位置。

罗伯特和另一位心理学家利昂·奥蒂斯后来主持了100次测试，盖勒错得非常厉害，他又找出那个老借口，说这是因为“负面振动”在场。心理学家们准备了100个目标（图画），把它们封在单个的信封中。随意选出一个信封，要求盖勒猜出其中的内容。程序规则非常严格，盖勒猜测时，脑袋上连着脑电图记录电极，记录下他机体的活动。据测试者说，他没有猜出任何一个信封中的内容，但是塔戈和普绍夫检查了测试结果后宣布，100个猜测中有6个与它们的目标“有一定的关联”。心理学家们不同意这一结论。另外，在心理学家们结束测试后，塔戈和普绍夫坚持放宽条件，盖勒进出了好几次房间——这在测试中是不允许的——然后盖勒辨认出了准备好的6个新图画中的一个。为什么是6个新图画呢？因为盖勒抱怨说，其他那些图画是由带负面感情的人画的。

当塔戈和普绍夫不顾罗伯特的反对，把他们的报告拿到

《自然》杂志上发表时，罗伯特非常生气。他要求他们不要把他主持的脑电图测试收在报告中，他还告诉他们，他们自以为是的结论没有事实根据，因为在6个受测试者中，只有一个人的脑电图模式异常，甚至对这个异常模式也没有进行仔细的研究。经过仔细的分析证明，它只是不同，并没有什么重大意义。但是，测试结果还是发表了。罗伯特非常惊讶，他还听说，塔戈和普绍夫将要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宣读这些错误的发现，他阻止了这种愚蠢的行为。宣读取消了。



受试者位置。

虽然塔戈和普绍夫宣称，盖勒在罗伯特－奥蒂斯100只信封测试中的失败，是因为测试者的负面态度，但事实是，只有当罗伯特和奥蒂斯的严格控制放松后，盖勒才“成功了”。罗伯特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他确信，盖勒纯粹是骗人。

在我的《“大师”真相》一书中，我抱怨斯坦福研究所的科

学家和管理部门不肯披露有关塔戈和普绍夫以及他们失败的重要信息。当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觉得尴尬。随着消息不断地泄露,斯坦福研究所的人们觉得压力越来越大,我认为是该采取更大胆态度的时候了。我坐下来,写信给那里的31位重要人物,问他们是否准备说出全部事实。几个星期过去了。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人的电话。这个人告诉我,他代表斯坦福研究所的"几十位"科学家,这些科学家认为应该说出实情。他们采用了一个代号"布鲁姆希尔达",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们给了我本应收到的斯坦福研究所报告中的资料。不久以后,一位斯坦福研究所第二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与我联系,这个第二特别委员会是专门调查塔戈和普绍夫闹剧的(第一个"特异功能研究评估委员会"似乎觉得一切都很正确),这位成员问我调查的详情。他们竟然问我,我可是从来没有踏上过斯坦福研究所那块神圣的土地啊。遗憾的是,在与委员会的一位成员接触了几个月后,我被告知,他们的调查陷入停顿,而且明确要求我不得在本书中说出他的名字,不得引用他询问或告诉我的任何事。

布鲁姆希尔达证明了我几年来掌握的许多信息。那些信息从道听途说变成有记录的事实。在与其他一些人的谈话和通信中,我又了解到更多的事实。在这些人中,许多人并不知道布鲁姆希尔达这一团体,他们完全是自发的。他们完全独立的信息证实了布鲁姆希尔达的指控。把这些资料汇集在一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事情的真相。事情是这样的:

斯坦福研究所的心理学家被召集到一起,对下面几个问题进行评估:塔戈和普绍夫测试程序的合理性,他们发表在《自然》杂志上报告的正确性,以及后来发表在电机电子工程学院刊物上的论文的价值。他们告诉塔戈和普绍夫,从他们极为含混的测试中,他们没有权利做出结论,说任何受测试者具

有“清晰遥视”的能力。他们说，测试毫无科学价值，塔戈和普绍夫不能够或不愿意使用科学的程序。参加测试的同事说，塔戈和普绍夫断言测试证明了盖勒的能力，这一断言是没有根据、不科学和极不成熟的。他们说，两位科学家应该客观、公正地报道他们的测试。塔戈和普绍夫不理会这一劝告。他们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论文。在把论文交给《自然》杂志前，查尔斯·罗伯特公开表示反对。他告诉塔戈和普绍夫，从道德上讲，他们应该告诉《自然》杂志，在对盖勒进行的13项目标测试中，8号、9号、11号和12号——其中三项被列为“对”——是放弃。他们不听罗伯特的劝告。不成功的盖勒测试没有收录在《自然》上的那篇论文中。按照任何一种标准，它们都应该收录进去的。塔戈和普绍夫知道测试中有违犯现象，比如盖勒所在的房屋墙上的洞孔。他们没有报告这个事实。罗伯特说，他提醒他们，盖勒在测试中画了“数百幅图画”，它们在哪儿？塔戈和普绍夫告诉世人“所有的图画都公布了”。心理学家罗伯特抱怨说，塔戈和普绍夫为了掩饰他们的失败，找了许多奇怪的借口。另外，他还提醒他们，虽然他们宣称从来没有讨论过目标，他当时就在场，听到他们大声讨论。

斯坦福研究所有一些科学家与塔戈和普绍夫一起进行了测试，他们两人描述测试程序时说，它是“非常明确”和“严谨的”，这些科学家们反对这种说法。测试程序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利昂·奥蒂斯对塔戈说，他的报告使人误解，塔戈没有做出任何回答。奥蒂斯总结说，塔戈很愿意把不实的测试结果提交给斯坦福研究所成员，奥蒂斯担心由此引发的丑闻会危及斯坦福研究所这一研究机构的地位。他低估了斯坦福研究所管理部门的固执，管理部门到现在也没有公开承认，塔戈和普绍夫歪曲事实，破坏了科学方法。

斯坦福研究所对普赖斯、盖勒和斯旺进行了数百次测试，

这些测试结果从来没有公布过。相反,一些有利的测试结果被挑出来发表,作为真实科学研究成果,其实它们都是在控制不严的情况下产生的,许多严肃认真的科学家激烈地反对这种作法。斯坦福研究所管理部门却赞同这种行为。说到底,它能带来赞助。

斯坦福研究所对盖勒的所有真实的测试中,惟一收集到的资料证明:(1)盖勒并没有他所说的那种特异功能;(2)当他们给他机会作假,旁观者也确信这一点时,他就会成功。所以,其他的测试都缺乏严格的控制,因此是无用的。当斯坦福研究所内的科学家们对塔戈和普绍夫的测试表示强烈不满时,他们两人马上用文字游戏来为自己辩护。他们发表的声明中,有一个典型的不知所云的术语:"非-测试。"这显然指的是一个测试缺乏控制,但却值得报告。

我的《"大师"真相》一书出版后,那位超级特异功能明星被迫引退,塔戈和普绍夫发表了一张"事实清单",反驳我书中提出的24点。这次努力失败了,他们宣称斯坦福研究所的测试是在严格控制下进行的,一位曾经在测试现场的科学家明确宣布说:"这是资产负债表。就我和我的同事所知,没有一个测试符合通常的科学规范。"我不想拿另外的23点来麻烦你,它们都非常容易驳倒。

塔戈和普绍夫为斯坦福研究所准备摄制了极具欺骗性的电影,宣传他们的努力。这部电影受到其他成员的批评,作为回答,这两个人发表了一篇措辞含混的杰作。他们的电影挂了泽夫·普雷斯曼的名——既没有告诉他,也没有得到他的允许,普雷斯曼是斯坦福研究所的摄影师,他拍的那部片子。普雷斯曼披露了他与这件事的关系,我使用了他提供的信息。

在电影中,一个骰子被放进盒子中,摇了摇,然后由盖勒一连八次猜测骰子中最上面的一面。塔戈说,盖勒从来没有动

过盒子。实际上，盖勒不仅摇了盒子(塔戈后来报告说，他像个孩子，喜欢乱动东西)，而且猜测时还握着它，甚至还打开它！塔戈和普绍夫在他们的声明中说，进行这些测试时，普雷斯曼也在场。普雷斯曼予以否认，他说，他参加的是另外几次测试，那是在其他日子进行的，当时盖勒猜中了——这也与塔戈和普绍夫的说法矛盾，他们两人说没有进行过其他骰子测试。普雷斯曼对斯坦福研究所的其他人说，最不像话的是，他被告知，成功的猜测发生在他(普雷斯曼)回家的那天。这样看来，电影是那个奇迹的搬演！可是电影的解说词中有这样的话："电影描述了我们对盖勒所做测试的实际情况。每一个场景都是从实际测试时拍摄的胶片中选出来的。没有任何搬演，没有任何虚构……这是又一次骰子盒测试……你看到的是现场拍摄的测试情景。"这部分解说词的标题是：骰子盒测试。

电影结尾时，叙述者提到塔戈和普绍夫认为是电影中最重要和最可信的那些场景——现在已经知道，那是搬演和虚构的。叙述者扼要重述了一遍，是"为了提醒你那些控制得最好的测试……包括骰子盒测试"。

我检查了证据，得出的结论是，这纯粹是颠倒黑白。普雷斯曼甚至不知道塔戈和普绍夫发表了一个声明，他既没在上面签字，他也没有同意他们使用他的名字。他不知道在他名义下发生的大部分事情，而对于他知道的那些事情，他有不同的看法。

斯坦福研究所告诉我们，有关盖勒测试的电影胶片有3万英尺。这大约是14小时的电影研究资料！先生们，我们可以看这个电影吗？那一定包含了惊人的资料，非常有价值。但是，不行，我们只能看到塔戈和普绍夫拿出的电影，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资料中最有价值的。这个电影不仅拍得极为业余，而且那些测试都不是在严格控制下进行的！

斯坦福研究所的电影在全球播放，影片一开始就出洋相。任何了解这一领域的人都知道，盖勒一有机会就使用“读笔”技术。这种方法就是观察写字者的笔杆，通过它的移动来猜测写的是什么字。当选择范围很窄时——比如说10个数字——这种方法并不困难。在斯坦福研究所的电影中，第一个使用的就是这种骗术。盖勒假装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把它“传送”给他的一位观众。他假装写了什么，但其实什么也没有写。但是，他留下了字和笔。他要求受害者猜测他写的数字，并写出来。在电影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受害者写了“3”，当盖勒给观众看他现在写下的数字时，那当然是一样的！如果盖勒能够用这么简单的骗术蒙骗他们，那他肯定能用其他办法骗过他们。在这个案例中，证据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你知道，有人就是不愿正视这些。

塔戈和普绍夫在结束了与尤里·盖勒的冒险后，又开始了新的探险工作。他们出版了一本名为《心灵范围》的书，在电机电子工程学院（IEEE）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讨论“遥视”的论文，他们试图证明，人可以把他的意识从身体中抽出，投射到遥远的地方。在神秘主义者手中，这被称为“星际投射”。灵学家看上它后，他们称之为“脱离躯体经历”，最后物理学家收养了这个私生子，称之为“遥视”。不管它叫什么名字，这都是一个愚蠢的念头。但是，它仍然不断地流传开来。

塔戈和普绍夫列出了有100个目标外景点的清单，这些地点位于斯坦福大学及其周边地区。从这些地点中，随意挑出九个，由一位研究者前往查看，在这同时，“特异功能者”在实验室受到严密监视。当“发送人”到达地点后，他开始传送他对那个外景点的印象，同时，“特异功能者”会对着录音机说话，并画出图画。从公布的情况看，结果非常惊人。判定“特异功能

者”做得怎么样的工作，是由不知情的鉴定者来完成的。塔戈和普绍夫又一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利昂·D·哈蒙在俄亥俄州的凯斯韦斯顿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工作，一位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同事告诉他，电机电子工程学院收到一篇有关“遥视”的论文，这位同事邀请他当那篇论文的审读人。过了一段时间后，哈蒙再次询问此事，他得知，其他审读人已经挑选好，那篇论文已经快要发表了。他得到一份论文清样，读完后，他勃然大怒。愤怒的不止他一个。巴尼·奥利弗是电机电子工程学院的董事之一，他威胁说，如果发表这篇文章，他就辞职。学院的其他同事也很惊讶。到了最后，还是决定发表这篇文章，因为太晚了，来不及取消，同时还因为大家觉得，不能因为这种研究不可能是正确的，就压制这种有争议的研究。哈蒙被授权批驳塔戈和普绍夫的观点，他那么做了。

哈蒙的批评一针见血。他很犀利地指出，整个 26 页的论文中，只有不到 3% 的篇幅讨论最重要的问题——测试程序和控制。当然，他们这么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虽然哈蒙无从得知这一点。两年后，经过细致而艰难的探索，那些证据才大白于天下。哈蒙指出，在读者所能获得的信息中，就存在着无数可以用来蒙骗测试者的鬼把戏。从塔戈和普绍夫对盖勒的测试中，我们可以断定，这次也完全可能存在那些鬼把戏。但是，在这个例子中，问题不在测试本身，而在令人难以置信的评判程序。

迪克·坎曼和戴维·马克斯是两位新西兰的心理学家，他们来斯坦福研究所访问，比其他人更仔细地研究了那些资料。他们曾经批评过盖勒测试，说盖勒的成功是由于他运用了魔术师的一些手法，这惹恼了塔戈和普绍夫。但是，塔戈和普绍夫急于化敌为友，希望这两位心理学家能为他们说话。这

导致了塔戈和普绍夫的毁灭。(为了取得塔戈和普绍夫的信任，坎曼不得不当着普绍夫的面，打电话给《纽约时报》的博伊斯·伦斯伯格，收回他有关塔戈和普绍夫工作的评论。)坎曼和马克斯的发现刊登在1978年8月的《自然》杂志上。“心灵范围”的实验一下子分崩离析。

甚至在坎曼和马克斯给予致命的打击之前，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塔戈和普绍夫又把他们常用的方法运用到了这一研究上。他们拍了一些照片，与图画放在一起。读者很自然地以为这些照片是测试的一部分，因为拍摄的角度与图画非常相近。从发表的片断来看，很显然，“特异功能者”对有些地方的描述是不相符的，但是，鉴定人却认为相符。

从书面上看，鉴定程序设计得非常好。鉴定人得到九个外景点的名单和一叠现场记录稿。他们的工作就是比较“特异功能者”的描述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特异功能者”的描述非常准确，似乎证明了他们的特异功能。但是，我们发现，由斯坦福研究所其他管理人员任命的三位鉴定人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得出满意的结果，我们开始怀疑。但是，塔戈和普绍夫找到了两位同情者，这两个人做得非常好。坎曼和马克斯对这种鉴定能力的差异感到奇怪，他们找到了一位评估得很好的鉴定人，他名叫阿瑟·黑斯廷斯，从他那里得到了地点名单和现场记录的原稿。于是真相大白。

先介绍一下黑斯廷斯。他与塔戈和普绍夫关系密切，已经有好几年了，他甚至被叫去设计盖勒测试。他建议在这些测试中进行严格控制，但是，塔戈和普绍夫不仅不理睬他的建议，还把他排除在盖勒测试之外。黑斯廷斯是个魔术师，也是个灵学家（一个奇怪的组合——就好像一个浸礼教牧师同时还是一个玩牌作弊的人一样），他对整件事情非常了解。坎曼和马克斯发现，鉴定人是按时间顺序得到外景点名单的，而且他们

知道这一点。名单应该是打乱顺序的，这是实验中最起码的作法。但是普绍夫他们却置之不顾。即使如此，如果现场记录中没有线索，无法让细心的观察者把它们按顺序排起来，那倒也没关系。但是，坎曼和马克斯发现，现场记录中有大量的线索。记录中有塔戈说的话，诸如“你后面就没有三个成功者了”（说明这是第四个目标），他还说到昨天去看的目标，这就让人知道这是第三个目标。

接下来的步骤就是看一下，这些愚蠢的错误会不会使鉴定工作变得容易。的确更容易了。坎曼和马克斯做了多次这样的测试，证明只要按顺序给出外景点名单和未经编辑的现场记录，受试者总是能够正确地把两者匹配起来。塔戈和普绍夫的奇迹完蛋了。还要做一个测试。在去掉现场记录中的线索后，坎曼和马克斯使用科学的程序，测试人们把两者匹配起来的能力。受试者全部失败了。真相大白了。

塔戈和普绍夫为了挽回面子，委托另一位灵学家查尔斯·塔特重新评估他们的资料。

塔特删除了现场记录中的线索，把它们交给一位——没有说出名字——鉴定人，他成功地把两者匹配起来。《自然》杂志帮忙刊登了这一结果，科学界对此不屑一顾。

但是，塔戈和普绍夫还没有完。甚至坎曼和马克斯的论文在《自然》杂志刊登前，他们就怀疑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在阿尔布库乌的桑迪亚实验室演讲时，提到现场记录中有线索，所以是有问题的。那次访问后不久，我收到一封神秘的信，上面有普绍夫的名字，标题是《斯坦福研究所对兰迪的答复》。我写信给普绍夫，问他是不是真的写了这封信，是不是坚信其中陈述的观点。几个月后，他承认这封信是他写的，但是他拒绝明确回答其内容是否真实。我知道为什么。现在你也知道了。

我从信中引一段话：

> ……兰迪认为我们的现场记录谈到了其他测试、其他目标,这会帮助鉴定人进行比较。这是真的吗?当然不是!原始的现场记录在交给鉴定人之前,经过仔细地编辑;提到目标、日期和其他测试的地方——总之,一切有利于鉴定人判定实际目标或记录时间的内容——都被删除了。

坎曼和马克斯说这不是真的。黑斯廷斯给了他们他鉴定用的现场记录,它们没有经过编辑处理。实际上,塔戈和普绍夫在写到他们的测试时,花了很大篇幅论述说,现场记录没有经过任何编辑处理,每一句话都包括在其中。寄给桑迪亚的信试图巩固这种说法,但没有一起作用。在信中,普绍夫还否认了撤换鉴定人和使用步话机这些事实。真正让人愤怒的是这一事实:虽然普绍夫承认这封信是他写的,但他拒绝回答他是否坚信其中陈述的观点!更有甚者,虽然《自然》杂志邀请塔戈和普绍夫对坎曼和马克斯的文章作出回应,他们却不予理睬。就连坎曼和马克斯直接向他们提出要求,他们也不作回应。我的一位同事最后找到他们,提起此事,普绍夫回答说他“太忙了”,没有时间回答。从坎曼和马克斯已经证明的来看,塔戈和普绍夫是不是很难回答呢?

最后,塔戈和普绍夫在日内瓦一次著名的会议上,提交了一篇有关量子物理学和灵学的论文,在“测试总结”那部分,他们描述了一次“遥视”测试中的惊人事件。它被称为“一系列测试”中的“第一次测试”,哈罗德·普绍夫是“实验者”,他还主持了对受试者的“测试前”接触。我引用这些词语是为了强调,这是一次测试,它非常重要,值得他们在这次会议上谈起。但是,在他们的描述中,没有一处提到这一事实:测试的两头都使用了步话机!如果测试采用了塔戈和普绍夫过去使用过的

同样技巧——暗示和提醒受试者——很容易理解它为什么会成功。但是,为什么普绍夫不提步话机呢?那应该是一篇科学论文的一部分。当普绍夫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否认使用过步话机!他写道:

> 太可笑了!如果我们在测试中使用步话机,那就很容易提示受试者,做出正确的回答——这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我们在训练时偶尔使用步话机,我们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在测试中使用步话机……连"我们到了现场"这样的话都没有说过。……外景点成员连步话机都不带。我还能说什么?

但是,普绍夫也许忘了,他后来在《心灵范围》一书中清楚地写道,在这次重要的测试中,他的确使用了步话机,他甚至在书中使用了日内瓦论文用过的同一幅图解!但是,当这个事件被印在《心灵范围》中时,它被当作一个无关紧要的测试——一时的突发奇想而已。以前,这个测试则被赞扬为一个重要的科学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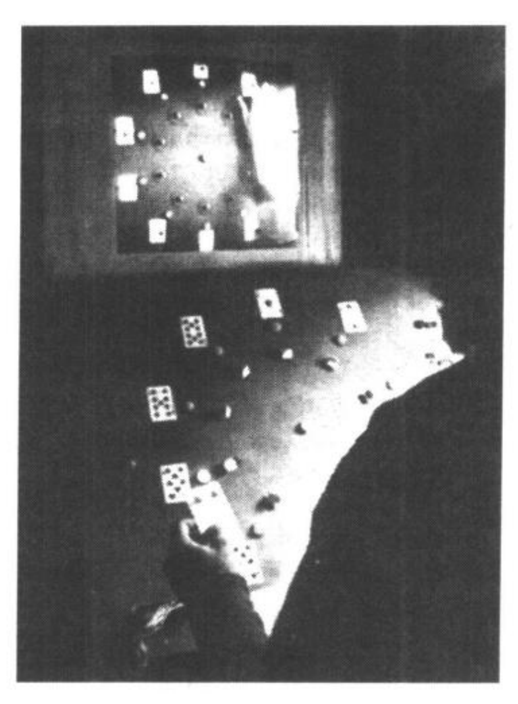
你还能再说什么,普绍夫博士?你可以向你斯坦福研究所的同事道歉,他们被你的科学行为搞得尴尬万分。你可以向科学杂志的编辑和记者们道歉,他们很相信你,你却把那些垃圾交给他们。你也许应该考虑向一代人道歉,由于你把那些不合格的实验当作奇迹卖给他们,他们的脑子被你搞乱了,他们可能再也无法理性地思考问题了。

达拉斯大学的达米安·范达尔神父向那些身陷困境的大学教师推荐了两个办法:(1)藏起来;(2)如果他们找到你,撒谎吧!

在结束对塔戈和普绍夫的讨论时，我应该指出，他们利用了与另一位灵学家的亲密关系，这位灵学家就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查尔斯·塔特。他好几次被拉进他们的研究项目，为了给他们增加可信度，因为在灵学界，查尔斯·塔特是最诚实肯干的人之一。我发现塔特从来没有歪曲资料或否认诚实的批评。但是，我们将会看到，他也很容易落入常见的陷阱中。他最著名的一本书是《学习使用超感觉力》，这本书被多次重印，被全世界大学作为课本使用。它讨论了塔特 1972 年所作的大量实验，那些实验证明，受试者在测试过程中，可以学会提高他们的超感觉力。塔戈和普绍夫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给塔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当实验失败时，塔特接受了普绍夫他们的解释。塔戈和普绍夫发现——这没什么奇怪的——对测试的控制越严格，结果越趋向于零。但是，他们认为，为了确保不发生记录错误而使用的自动录音机，会妨碍受试者，使测试结果很糟糕，而当允许受试者自己测试自己时，测试结果就很好。既然塔戈和普绍夫说这些受试者是“雇员、亲戚和朋友”（有一个是塔戈的女儿），我们不难感觉到，那些受试者倾向于为他们的大老板们得出好的测试结果。毕竟人有讨好之心。

塔戈和普绍夫这些实验并没有什么新发现，只是证明在超感官能力研究中，良好的测试程序和良好的结果之间是相反的关系。他们这些实验中断了。国家航天管理局和加利福尼亚技术研究所喷气推进实验室已经向这些实验投入 8 万美元，当他们看到实验报告后，他们的钱包马上合拢起来。但是塔特有一种新方法，他的方法看上去不错。

他的想法是建立两个分隔开的小间，一个“发送者小间”和一个“接收者小间。”在发送者小间里，有一个电视屏幕和一个随机数字发生器，数字发生器上由十张排成圆形的扑克牌



查尔斯·塔特实验中的“发送者小间”。

组成一个“标度盘”。每张扑克牌旁边都有按钮和小灯。数字发生器呈现一个数字，发送者用意念来发送这个数字，当他或她准备好让另一小间的接收者作出选择时，就按下一个信号钮。电视屏幕与接受小间的一个摄像机相连，发送者可以看到接收者的行动，并且允许发送者“用意念”促使接收者触摸正确的扑克牌。实验结果非常好，塔特就此写了一本书。塔特在他的研究完成后，在《特异功能》杂志上说：“多年来，人们一直批评超感觉力研究，因为那些现象无法重复……现在，一个研究将很快使这种批评失效。在我主持下的一个研究……朝超感觉力的可重复性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怀疑者经过仔细的检查后，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塔特没有考虑到，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在这种实验中做假，

而做假的方法有好多。(事实证明,这种做假是不需要的,因为其内在的错误会变得很明显。)我随便就可以举出两种可能的欺骗方法。两个受试者可以戴上秒数都同步的手表。一分钟可以分成10个6秒区域,每个代表一张扑克牌。比如,照片中的发送者要发送数字4。他看看他的手表,知道接收者也在做同样的事。当秒针进入18到24秒区域时,他按下信号钮。接收者得到信息,经过适当的停顿后,指出数字4。命中!另一个方法是发送者看着电视屏幕,等到接收者的手到了正确数字的正对面时,按下按钮。接收者经过适当的停顿后,又一次命中。另外,更好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系统,让人无法看透作弊的手法。在任何情况下,一个聪明的接收者一旦得到信息,就会先停顿一下,然后再做出选择,这样免得引起怀疑。当然,还有许多有效的欺骗方法,有些不靠电视或按钮。舍曼·斯坦是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位数学家,塔特的那些实验就是在那里进行的,舍曼·斯坦在检查书中的原始资料时,发现了一个反常现象。虽然塔特检查了他的随机数字发生器,发现发生器给出的数字配置得很好,但是,发生器没有发生重复。在机器产生的5000个数字中,应该有接近500"对"。比如,如果出现了3,那么有1/10的机率再次出现3。实际只出现了193对,这是预期数字的39%。在这样的实验中,既然一个受试者倾向于不使用刚用过的数字,机器的这一偏差与观察到的结果非常匹配。

斯坦建议塔特用一个更好的随机器重复实验,并且愿意帮忙。塔特同意了,于是他们离开了。几个月后,斯坦和塔特又见面了。斯坦问什么时候重新做实验,塔特轻松地回答说他已经重新做过了。结果如何?否定的,但是这可以理解,塔特回答说。他这次的受试者不像以前的那样有天赋。又是第二十二条军规。

说到天才的受试者，我们要指出，在塔特第一轮测试中，有一个受试者得分非常高。她的得分是预期的两倍半。但是，塔特说，她要花更多的时间做出决定，而且她经常一开始手就已经放在正确的数字上了！她是谁？她的搭档是谁？我们可以跟她谈谈吗？哦，那是个难题。他不能说出她的名字，另外，她已经搬家了。太糟糕了。

塔特补充了一句很荒唐的话，他说："第一轮测试的得分非常高……如果说这些测试结果……只是一种统计上的偶然……那是很荒谬的。"没有人那么说过！这些结果是由于糟糕的设计和实施！

《学习使用超感觉力》那本书怎么样呢？既然它是以不恰当的实验程序为基础，而重复进行那些实验得出的是否定的结果，这本书不是应该撤回了吗？显然没有。它仍然在印刷、出售，仍然在讲述它的童话故事。

有一位记者问查尔斯·塔特，我对灵学的批评是否正确，他回答说："当然不正确。兰迪在编造事实。"即使我这么有想像力，也不可能编造出灵学家们那舒适的虚无世界。有一本杂志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塔特在给那家杂志的一封信中说："兰迪从来没有看到硬币的另一面。"不是这样的，查尔斯。我看过你硬币的另一面。那是一片空白——就连硬币本身都是伪币。

就像所有依靠一些个人保密的阴谋一样，尤里·盖勒神话最终一定会结束。汉娜·施特朗是盖勒主要同谋希皮的姐姐，她在以色列向报纸透露了她所知道的内幕，虽然盖勒想方设法逃过这一劫，但是，我的书和《一位特异功能者的自白》（作者尤赖亚·富勒——也就是马丁·加德纳）一书的出版，似乎为他昙花一现的生涯画上了句号。但是，盖勒总是利用别人，利用完后就抛弃掉，他的这种习惯毁了他，他以前的经纪

人亚沙·卡茨决定说出一切,卡茨现在在以色列。普哈里希、塔戈、普绍夫、米切尔和弗兰克兰这些人都被盖勒利用过后抛弃了,不管他们多么怀疑盖勒,但是他们都不肯承认自己被利用了。卡茨与他们不同。他试图通过我的出版商找到我,他的信在积压了几个月后,才最终到达我的手中。在我的书中,我称卡茨是一位受害者,而不是害人者。我能找到的所有证据都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他很不情愿地被卷进盖勒的随行人员中,放弃了在以色列的一切,跟随盖勒征服西方世界。我只与他见过一次面,而且是在非常奇怪的情况下。

1975年,就在我有关盖勒的书即将出版之前,我出现在电视新闻节目里,表演了盖勒的鬼把戏。第二天,我接到一位年轻小姐的电话,她要求与我见面,讨论盖勒事件。我在纽约与她一起吃午饭,她跟我谈到她的密友卡茨,她说他已经被盖勒"迷住了"。有一次,她去卡茨的公寓看他,发现他还在睡觉。一个女佣在那里,开门让她进来。她走到厨房,把一个小玩意放进餐刀抽屉,那是她刚从小商品店买的一把折叠刀,那种刀只要轻轻一压它,就会"断裂"。她又把一包魔术火柴放到他的烟灰缸里,然后没有叫醒卡茨,就悄悄离开了。她说,这都是闹着玩的。

那天晚些时候,卡茨极为兴奋地打电话给她。因为她一向对盖勒的能力表示怀疑,卡茨一直试图让她相信,他现在报告说,当他早晨点着香烟时,一股奇怪的烟灰从火柴中升起!卡茨检查了一下,发现一包魔术火柴"钻进了"他紧锁的公寓。他宣称,没有谁能够进入他的公寓。门是锁着的,盖勒又不在市中!姑娘赶快告诉他,这全是玩笑,但是卡茨已经迷上了奇迹,不相信她的话。

她恳求我与卡茨见面,向我保证说,他很愿意这么做,但是他不想让盖勒知道。我同意了,我们约定在中国餐厅见面。

那天晚些时候，我到了那里，遇见那位姑娘，她领我走进后面的房间，让我和卡茨两人单独谈谈。我到达那里时，他的烟灰缸里全是烟头，他非常紧张。他非常害怕盖勒发现她与我接触。我向他保证，这事只有我们两人知道（当然，现在已经不需要保守这个秘密了）。

卡茨尽力要让我相信。有一次，他四处摸他的打火机，我把它从我的上衣口袋里掏了出来，他只是微微一笑。他发现他的咖啡勺被弯得很厉害，又是宽容地一笑。卡茨对钥匙变弯只是叹了口气，再没有其他任何反应了，他拼命地想要说服我。接着，他开始给我讲故事。我坐在那里听着，大吃一惊。他告诉我，有一次，盖勒为他表演意念搬物。卡茨离开公寓去街上买报纸。盖勒留在屋里，在电视前的沙发上睡觉。卡茨回来时，一出电梯就大吃一惊，发现公寓里一个很重的装饰性花盆靠在门口走廊的墙上。他兴奋地冲进屋里，唤醒熟睡的盖勒，他们两人一起把花盆搬回屋里。"我离开时，房门是锁上的，"卡茨解释说，"尤里睡觉的时候，花盆变成非物质，穿过紧锁的房门进入走廊！那个花盆非常沉重，尤里在帮我把它搬回屋里时，拉伤了背脊。所以他一个人是搬不动的，即使他没有在睡觉！"（我很怀疑盖勒到底是什么时候拉伤了背，我认为我知道答案。）

我指出，盖勒很善于解决重量问题，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另外，他发现锁着的门并不是一个障碍，它可以从里面打开。卡茨不相信。他问，为什么盖勒要费那么大劲来骗卡茨呢？我认为，盖勒显然是想让卡茨这样的人受骗上当。只要他们相信他，他们就是他的奴隶，受他的控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盖勒是愿意下大功夫的。但是，卡茨还有一个奇迹要讲。

有一天晚上，他们在从剧场回家的路上，当时下着雨，卡

茨看到一个塑料扶手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落在他和盖勒身边的水坑里。他想起，在剧场找座位时，盖勒抱怨说他选中的座位没有扶手，就换到别的座位上。卡茨欣喜若狂地发现，那个扶手与剧场其他扶手一模一样！我怎么解释那件事呢？我是怎么向卡茨解释的，就不在这里麻烦读者了。

现在我接到卡茨的信，觉得非常惊讶。他读了我的书，觉得该把盖勒如何利用他的事公诸于众。他要我去以色列，告诉我详情，我当时正准备去意大利，与记者皮埃洛·安杰拉一起为 RAI－TV 网做节目，我同意中途在特拉维夫停留一下。我跟卡茨通了几次电话，几天后，我已经在他的公寓里了，等待他披露内幕。我认真地倾听他的叙述，并把他所说的录了下来，录了整整八盘磁带。

他最关心的是盖勒仍然欠他的一大笔钱。他与盖勒签过一个协议，盖勒在美国之外赚的所有钱中，拿出一个百分比给他。他陪着那位以色列骗子周游世界好几个月。最后，盖勒扔弃了他，卡茨知道，他对他的雇主没有进一步利用的价值了。但是，他们分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希皮·施特朗通常总是在盖勒身边，当他不在时，盖勒就要求卡茨来当他的同谋。换句话说，卡茨向我承认，他并不是我想像的天真的随从，而是一个真正的骗子！

卡茨说，这是逐渐发生的。盖勒和希皮跟他进行过严肃的谈话，他们试图让他成为他不愿意成为的人。他们暗示说，如果他愿意照他们的话做，他就会成为核心成员，对此，他并不是很情愿。此后不久，在一次表演前，他突然被告知他们在表演中使用的“姿式密码”，那是用来告诉台上的盖勒观众挑选的颜色和号码的。那天晚上，卡茨非常惊讶地发现自己代替希匹坐在第一排，嘴着叼着一根向上翘的香烟，这等于告诉台上的盖勒，观众选的是“绿色”。

此后，卡茨说他身不由己，越卷越深。有一次，他们在伦敦与一位出版商会面，讨论出版一本宣传盖勒特异功能的书。盖勒站起身，打了个哈欠，离开了。盖勒走到他自己的房子里去了，他的房子在走廊的另一边。卡茨继续与出版商讨论，这时，电话响了，卡茨拿起话筒，说完后把话筒放在床边，没有挂断，这个电话是盖勒打来的，这样他就可以在他的房间里听到这里的谈话。不久，盖勒冲进屋里，让他们大吃一惊，他宣布说他睡着时刚刚进行了一次漫游，他的"灵魂"来到这间房子，听到了他们说的每一句话！他重复了他们的谈话内容，轻信的出版商惊讶不已。

在英国伯明翰计划进行的一次表演中，卡茨最后成了替罪羊。表演前几分钟，剧场已经坐满了观众，希皮冲到后台告诉盖勒，坐在第一排的全是本地魔术师，他们和新闻记者一起，准备揭穿盖勒的鬼把戏。盖勒一下子变得脸色苍白，拒绝表演。表演推迟进行，盖勒和卡茨与主办者沃纳·施密特谈判。盖勒坚持要经纪人告诉观众，收到炸弹恐吓，表演取消。可怜的卡茨不得不走到愤怒的观众面前，告诉他们他们可以退票，观众根本不相信恐吓炸弹这种说法。卡茨后来得知，盖勒在乘车离开时告诉记者，他真的非常想表演，但是卡茨不让他这么做！卡茨再也没有回过伯明翰。

卡茨原来非常崇拜盖勒，是他的信徒，后来，他变成了他的作假同谋，他发现自己在做各种无耻的事情来帮助盖勒骗人。在旧金山，盖勒参加一个电视节目，要求他说出一个密封信封中的内容，节目开始之前，盖勒要求卡茨走进制片人的办公室，偷看信封里的内容。卡茨非常害怕被当场抓住，紧张得不得了，不过他还是照办了。他报告说，信封里面画着一个插在旗杆上的白旗。在电视节目现场，盖勒装腔作势，好像真的在通过"心灵感应"来发现信封内容，卡茨很佩服盖勒的表演

才华，但是非常气愤自己被利用了。

到了那时，盖勒可能认为他已经完全把卡茨拉下水了。他指挥他站在剧场门口，当观众掏钱买票时，看清楚他们钱包里有什么，然后回后台向他汇报。卡茨看到盖勒写下剧场外停车场上各种汽车的车牌号，记下从那些汽车里下来的人的细节——全是为了在随后的舞台上使用。有一次他们去拜访丹尼·凯耶的妻子西尔维亚·法恩，盖勒失手打破了一件珍贵的传家宝物，当时只有卡茨一人看到了。盖勒假装是用超自然力打破的，然后为无法控制的超自然力道歉。在巴黎，卡茨说他受命跟在盖勒和一位记者后面，把一把调羹扔到空中，让它显得好像是"远距传物"传来的。他以前看见盖勒多次做同样的事情，把东西从背后扔过他的头顶。

卡茨甚至揭露了盖勒"读心"用的一些方法。他说，有时候，盖勒只是假装写下什么东西，接着，当他第一次看到目标图画时，他会偷偷地迅速画下一张近似的画。然后成功地展示出来。卡茨说，实际上，在这种场合中，盖勒总是表现得极其兴奋和满意，赞扬受害者具有特异功能，能够如此有效地传递信息。

卡茨也揭穿了盖勒的"超自然照相术"。在棕榈海滩，他看到盖勒偷偷地揭掉照相机的镜头盖，给自己拍一张照片，然后再放回镜头盖。盖勒后来多次这么做过。但是，正是在意大利，卡茨差一点彻底退出。他和盖勒一起逛一家珠宝店，他们看了许多昂贵的手表，但一只也没有买就离开了。他们转过一条街外的拐角时，盖勒极其兴奋地说发生了"远距传物"。他伸出手，手腕上戴着一只崭新的手表。这不是奇迹。

那么，为什么他还跟着盖勒呢？因为他相信——他今天仍然相信，虽然有许多反面证据——盖勒是一个真正的特异功能者。对于卡茨来说，任何他无法解释的事情都是奇迹。还记

得纽约城“远距传物”的花盆和剧场扶手吗？我在特拉维夫与卡茨一起时，他再次跟我讲起这些故事（我要补充说，比第一次添油加醋了许多），他顺便说起，那个花盆就是现在我身边的那个！我转过脸，看到一个大玻璃花盆。我记得卡茨告诉我，盖勒搬不动它。看上去这个花盆连我都能搬动，我提议来试一下。如果我能搬动，那么比我小20岁的人一定没有问题了。卡茨反对，说我没有必要证明任何事情。实际上，他根本不想让我证明这事，担心失去他对盖勒仅存的一点信心。但是我站起身，举起花盆，把它搬到旁边。花盆挺重的，但是没有重到盖勒都搬不动的程度。这样，又一个神话破灭了。卡茨不安地微微一笑，马上改变了话题。他再也没有提起花盆一事。

但是，他的确谈到剧场的塑料扶手。卡茨把它当作神圣的纪念品保留下来。当我再次倾听那个奇迹发生的雨夜的故事时，我听到了上次没有说的一些细节。卡茨好像记起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当他从水坑里捡起扶手时，发现扶手非常干燥！哇！卡茨自己为盖勒做过几次“远距传物”，就是趁人不备，把东西扔到空中，一想到这些，这个故事的可信性就减弱了。这个奇迹中有一个让人无法怀疑的证据——一个非常干燥的扶手！我二话不说，把那个扶手放在一个碟子上，把一杯水倒在它上面，然后把它拿起来给卡茨看。它非常干燥。塑料不沾水。这个话题也迅速被扔开不说了。

我很高兴地知道，《国家调查》的一位记者唐娜·罗森塔尔采访过卡茨。她到特拉维夫，与他谈了几个小时，谈话中她没有做任何记录，当卡茨问她原因时，她回答说，他告诉她的都是有关盖勒的负面消息，不是她的主编想要她采访的那种。在1977—1978年冬春季《超自然研究杂志》中，我们读到下面一段文字：

唐娜·罗森塔尔是《国家调查》的记者……她和一群人一起吃午饭，席间她给大家讲了她对盖勒的以色列背景所作的调查。她采访了盖勒的亲戚和密友，得出结论说，盖勒的经历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他在中学之前就已经有超常表现了。

我告诉卡茨我听说的一个有关《国家调查》的故事（也许并不可靠）。他们不得不解雇他们的高级记者，因为他不小心在报道中留下了一个事实。

但是问题是，卡茨明知道这是不对的，他为什么还要跟着盖勒骗人呢？答案很简单。卡茨自己说，尽管有种种问题，他还是相信盖勒的特异功能——虽然它并不全是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也不是真的。这很简单。他选择了相信奇迹，他把他无法解释的东西当成真的，当成他的信仰的证据。我在特拉维夫时，卡茨的这种态度，在一件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向我透露说，他发现了具有特异功能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百分之百是真的，因为他否认自己想成为另一个盖勒。卡茨提出介绍我认识那个年轻人，并且警告我说，我很可能输给那个年轻人那1万美元。像往常一样，我很乐意试一试。

第二天，我在旅馆接到一个电话。那是一个名叫约拉姆·纳奇曼的年青人，他急不可待地要见我，不是为了拿走我的奖金，而是要向我解释一些事情。我乘出租车到他家，真是大吃一惊。约拉姆其实是一位弯调羹和“心灵感应”的大师。卡茨向我详尽地描述了他的表演，当然，那全是假的。卡茨虚构了并不存在的条件，错误地解释了表演，让自己相信约拉姆真的有特异功能。但是，年轻人解释说，他并不想要卡茨相信这些事，他并不想成为另一个盖勒，他也不想像卡茨希望的那样，到全世界旅行表演。他只想大学毕业，到以色列军队中服役，然后

像他的同辈人一样经商 。他很喜欢魔术，而且会一直喜欢下去，但是，他说他没有特异功能，卡茨把他所做的当成奇迹，完全是在虚构！约拉姆非常善良，而且非常诚实。我觉得自己终于找到好人了。

这么看来，卡茨没有从他的经历中吸取教训。直到今天，盖勒仍然欠着他的钱，而且反过来指责卡茨偷了他的钱。我并不感到惊讶，只是有点悲哀。

不久，斯坦福研究所在记者发布会上告诉好奇者，在研究所的灵学研究成果中，与尤里·盖勒合作部分“只占3%”。其他研究项目都是由塔戈和普绍夫创立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天真，斯坦福研究所可能永远不会涉足这些无用的研究。大多数科学家都看透了那些废话，但是，让他们吃惊的是，灵学仍然被称为合法的科学。

附录

兰迪所写他与亚沙·卡茨的会面，最初发表在《新科学家》(1978年4月6日)，这篇文章引起了盖勒的回答，盖勒在1978年6月1日发表了一封信，信上说，卡茨从来就不是他的经纪人。后来，盖勒在他1985年出版的《盖勒效应》中报告说，卡茨收回了他对詹姆斯·兰迪的话。盖勒在书中164页和165页上说，卡茨在1984年12月10日签了一份宣誓书，其中说：

“我从1971年就认识尤里·盖勒。(1977年)我说了有关他和他的亲戚、施特朗先生的许多话，我现在确认，所有这些都缺乏根据，全是虚假的。我确认，我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我和盖勒之间有争议，我认为他欠我一笔钱。

“我确认，那些想要损害尤里·盖勒的人在那时(1977)接

近我，逼迫我做出损害他的陈述。我在压力下同意了，作出了完全不真实的陈述。

“以色列有关当局对尤里·盖勒展开调查，于是他逃到墨西哥，这不是真的。就我所知，并没有这样的调查，也没有理由进行这样的调查。

“我说尤里·盖勒在台上台下作假骗人，这也不是真的。我当然也没有帮助他骗人。我确认，那些想要损害尤里·盖勒的人卑鄙地利用我来损害尤里·盖勒。”

盖勒在他书中的163页，称亚沙·卡茨为“我的前经纪人”，虽然在他寄给《新科学家》的信中说：“……亚沙·卡茨……从来不是我的经纪人，只是一个商业伙伴。”《盖勒效应》164页上说，在12月10日签字之前，卡茨告诉一家报纸，他想要推广盖勒即将举行的巡回表演，让他的名字上海报。

我的附录

盖勒在1985年《盖勒效应》一书中说，卡茨收回了他在我们两次访谈中说过的话。那刚好是在卡茨负责盖勒1984以色列巡回演出之前。显然，他突然改变主意了。

至于卡茨的“宣誓书”，第一，对卡茨根本不存在任何“压力”。我在他的公寓与他见面，重复了几个盖勒的奇迹——他以前从来没有见人公开承认这是假的。他非常震惊。我随后采访了他，这是我与意大利电视台合作的一部分，他告诉了我许多事情，包括他参与的一些骗局，那一部分素材最后没有在电视台上播出。第二，当卡茨说“那些想要损害尤里·盖勒的人利用我”，我怀疑这可能指的是我。没有人“利用”亚沙·卡茨。他急不可待地找到我，详尽地向我叙述他参与的骗人把戏，有些把戏是魔术界中最常见的，圈内人都知道。卡茨对此

一无所知，所以他无法想清楚。当我用最明显的方法，弄弯了他收藏的一枚以色列硬币后，他才大吃一惊。

卡茨想要推广盖勒即将进行的巡回演出，并且让他的名字上海报——这些在他签了宣誓书后，都实现了。所以，要么是卡茨在接受我采访时撒谎，要么是他签了宣誓书、为盖勒工作时，开始撒谎。

这个附录是为了跟上事件的最新发展。

第八章

生物周期

人生中有潮涨潮落，
抓住时机即可成功。
可是也别全指望它。
——T. K. 劳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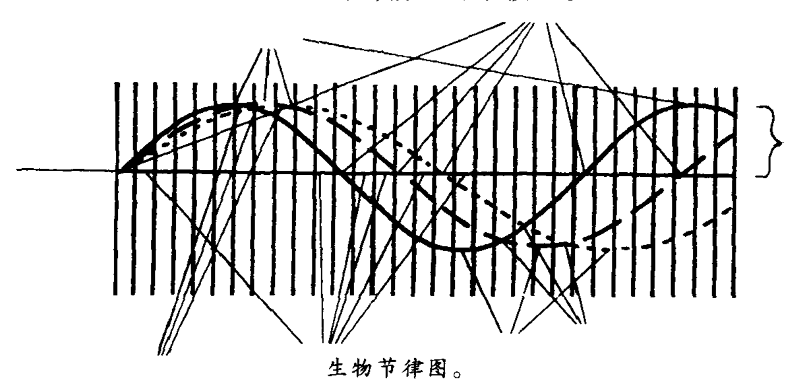
在较早的时期，什么样的理论都可能产生，上个世纪，条顿人着迷于数字和计量，产生了许多奇怪的概念，有些一直流传到今天。其中广为人知的一个就是生物周期。赫尔曼·斯沃博达博士是维也纳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威廉·弗莱斯是一位狂热的八字学家和鼻科医生，他们两人发现，在人生中有两个周期，两个周期都是从人出生开始，贯穿人的一生。第一个是23天周期，与雄性相关，另一个是28天“雌性”周期。到了20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特尔奇的工程师增加了一个33天的“理智”周期，那些轻信的人又开始追寻人生中的规律和意义。

这种新“科学”很符合当时维也纳人的想法。它支持了那种想法，即人生是可以预测的，是周期性的，有秩序和可以用

数字表示的。最重要的是,这个理论的失败很容易用一套似是而非的科学语言来解释。当时非常时髦的弗洛伊德学说也有这方面的优势。那些伪科学家欣喜若狂,他们终于可以用简单易懂的公式来衡量了。与弗洛伊德心理学一样,这种狂热一直持续到今天。近年来,生物周期及其相关的说法红极一时。但是,仔细检查这种种说法,我们就会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生物周期的文献非常多,大部分都是重复以前出版物的错误。几十年前的研究受到高度称赞,现在已经无法对其进行仔细地检查。杂志中经常充斥着生物周期的文章,有些报纸专门开辟专栏,向读者透露他们当天的处境。世界各地的机场都摆着生物周期计算机,只要花 25 美分就可以得到一系列图表,广告大肆宣传生物周期机构,两元起价。

为了理解生物周期的各种说法,我们需要简单介绍一下这门“科学”。但是,我们首先要指出,不要把生物周期与真正的生物学周期混为一谈,后者得到科学家的认同和研究。伪科学家喜欢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借机混水摸鱼。



生物节律图。

附图上把时间(以天计)与周期线都标示出来,两条周期线都从出生时的座标原点开始,向正方面上升,然后又降到座标线,接着落到负面区。这样不停地重复,三条曲线开始很接

近，然后离得越来越开，半个多世纪后才会像出生时那样又一起聚到坐标线上。专家告诉我们，任何曲线经过坐标线时，都是一个“危险日”，那天人容易失败或很脆弱。雄性周期经常被称为“肉体”曲线，雌性周期被称为“情绪”曲线，第三条曲线被称为“理智”曲线。我们会看到，在这些基本的规则中，还有更细致的划分，但是，这是生物周期信徒所有说法的基础。

正如我们可以预期的那样，两条曲线在坐标线上靠得很近，这预示那是一个“双危险日”。雄性/肉体曲线的周期是23天，它的交叉点意味着一个人的健康处在危险之中。同样的，情绪危险日发生在28天周期内，理智危险日是33天内。由于所有的曲线在一个周期之内，两次穿过坐标线，所以每个曲线周期有两个危险日。对于生物周期信徒来说，人生充满了危险，在一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一个人都不敢迈出家门一步……生物周期变得极为流行，有些商家把它当作一种娱乐或广告的工具。在最近举行的华盛顿空军学会会议上，贝尔系统把生物周期编成程序，输入极为复杂的计算机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从中得到生物周期的资料。桑德斯学会也不甘示弱，把它的“图画 7”系统也拿来做同样的事。但是，贝尔搞错了，它把一个周期提前了两天，另一个周期推迟了三天。当一个理论毫无用处的时候，它的推广者至少应该改正那些错误的信息吧！

贝尔系统利用生物周期很让人吃惊，这不仅因为它散布了许多荒唐的言论。有一些荒唐的生物周期书中充满了不真实和夸张的说法，贝尔电话公司还坚持把这些东西输入计算机中。在“什么是生物周期？”这一标题下，计算机输出了如下荒唐内容：联合航空公司对它的雇员进行调查，作出了6000到8000张生物周期图表，在1000个事故中，90%发生在“危险日”，等等。注意，它也称生物周期为“伪科学”，并提议说“也

许生物周期只是无稽之谈”，尽管如此，给人的印象是贝尔系统很相信生物周期，把它编程输入到计算机中，让人觉得它很可信。那些提倡生物周期的人就利用贝尔系统这一点，大肆宣传这是一门合法的科学。

如果一个人仔细检查任何流行的骗术，就会发现令人信服的反面证据，根本不需要进一步认证。不久前，我看到一位自封的生物周期专家在纸上瞎算，当那些“危险”的交叉点提前或推后一天时，他总是一成不变地接受下来。对于那些熟悉伪科学那一套的人来说，这并不奇怪。为这些疏忽找出的借口似乎也合乎逻辑。支持生物周期的人说，既然大的那些曲线从出生就开始，一直贯穿终生，那些错误只是表面的。比如说，如果这样明显的错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他的生日是一个月的第七日，那么，实际上，他出生时可能是在第七日的半夜后或半夜前，这样就会有一些不同的计算。

但是，在这件事上，生物周期的信徒自己打了自己的耳光。文献说，虽然日历上只有20%的日子属于“危险日”，但是调查过的意外中有60%发生在危险日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生物周期技巧表明，三倍多的意外发生在预料的日子上，这和偶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生物周期信徒伯纳德·吉特森在他的《生物周期——一种个人科学》中说，我们还应该考虑“半危险日”（那些在实际“危险日”前或后的日子），我看到的那位专家也是这么做的。另外，3×20=60，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生物周期信徒只是证明了数字是很有效的。生物周期并不比偶然性更说明问题。（我的计算表明，日历中22%—而不是20%—的日子属于“危险日”，但是我原谅那些“专家”少了2%，因为反正这理论不起作用……但是，预测一年中66%的日子都是危险日——加上“半危险日”——那么生物周期的世界看上去很不妙了。）

有关生物周期理论的书中，最“明确的”是乔治·托门的《这是你的日子吗?》一书，这本书已经卖掉了10万本。书中充斥着经过挑选的案例，试图证明死亡和其他灾难，还有伟大的胜利和成就，都是发生在与生物周期一致的时间上。这些例子中包括一些名人，诸如克拉克·盖博、玛丽莲·梦露、教皇约翰十三世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那些不熟悉挑选样本技巧和不了解正确统计方法的人，很容易相信这些案例证明了生物周期的观点。

据心理学教授赫尔曼·斯沃博达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也纳有八箱研究资料落入俄国人之手，无法见到，托门的书中也提到这一大批资料。太可惜了！(我们奇怪俄国人要它干什么了。)既然那时的理论只提到两种周期，特尔奇最早提出的第三种周期(理智/33天)的原始资料见不到，托门宣称他不得不依赖第二手来说明这一问题。因此，他的书中没有重要的资料，包括被“专家们”高度称赞的“大批”原始资料。

生物周期信徒经常提到的一本书就是伯纳德·吉特森的《生物周期——一种个人科学》。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吉特森告诉我们，1960年11月，乔治·托门(这本书就是献给他的)参加纽约WOR电台的《朗·约翰·诺贝尔》节目，警告说，那个月16日是克拉克·盖博的危险日。6天前，盖博心脏病发作，被送到医院。16日，盖博因第二次心脏病发作而去世。据说，托门的预言是根据生物周期“科学”作出的，引起很大的轰动。

几年后，我个人与托门有过接触，发现此事并没有那么神奇。诺贝尔转到另一个电台工作，我接替了他的工作，托门是我邀请的第一批嘉宾中的一位。我趁机请他为我和我的秘书做两个个人的生物周期图。他同意了，几天后，我收到他寄来的周期图。我已经调查过这门“科学”，也读过马丁·加德纳对威廉·弗莱斯的批判，所以我感兴趣的不是它对我是否有效，

而是如何用它来做我计划中的试验。

有些听众打电话询问如何获得个人的生物周期图。我挑选了一位愿意合作的妇女，她同意接受一份免费的生物周期图，作为回报，两个月后，她要提交一份报告，说明这份生物周期图是否准确。她答应每天都写日记，记下生物周期图的准确度。

结果非常有趣。两个月后，她打电话告诉我，我应该认真对待这件事，因为生物周期图对她的准确率“至少是 90%”。我对这一结果表示了兴趣，然后告诉她，我要核实一下她收到的生物周期图是不是她的，我们“两人”都大吃一惊地发现，她收到的是我的生物周期图，并不是她本人的那份。我把这件事的责任都推到我的秘书身上。实际上，我非常清楚她收到的是我的周期图，但是我没有说出来，我向她保证寄去她的那张，与她的日记做比较。第二次，她打电话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张更正确！我们都非常激动，然后我们又做了进一步的检查，然后我宣称说，由于工作失误，她收到的是我的秘书的周期图。那位妇女犹豫了一下，然后哼了一声，挂上电话。我不能责备她。像其他数以千计的人一样，她被那些图表骗了，用事实来附会那些理论。托门和他的图表就是这样的东西。

至于威廉·弗莱斯和他迷恋的数字和周期，我要留给像加德纳先生这样的数学家来分析。有趣的是，吉特森在他的书中没有提到这个鼻科医生一个奇怪的治疗方式。弗莱斯医生经常使用可卡因，它在他的病人身上产生的奇妙效应，使这位医生成为市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发现，在鼻子的粘膜中有“周期性变化”，他把这种变化归因于性问题。他还在鼻子中找到一个部位，认为那里充满了“生殖细胞”，他把可卡因涂在那里，刺激那个部位。他的病人对由此产生的效果欢呼不已，经常回来要求他治疗。弗莱斯发财了。这个相当古怪的治疗方法

很有意思，我们可以由此判断这位医生提倡的生物周期理论的价值。

幸运的是，最近人们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提供了可靠的材料，使我们能够正确判断生物周期理论。这些研究成果大都埋藏在科学期刊和无名杂志中，但是，它偶尔也会浮出表面，《怀疑者》杂志就登过一些这类文章，这本刊物是超自然现象调查委员会办的。

有没有证据表明，生物周期真的有效呢？吉特森在他书中的“注释”部分中写道：“生物周期并不总是有效，但是很少有什么总是有效的。”的确如此。问题是，它有效过吗？如果它有效过，除了那些随意乱画的图表，还有什么吗？

他的书提供了许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虽然它是在这个问题上最畅销的书之一，但是，自从托门把生物周期引入这个国家以来，出版了大量相关的书籍，吉特森的书对此并没有提供任何新东西。比如，吉特森花了大量篇幅讨论“生理节奏”这个已经被研究得很透彻的现象。（这种二十四小时自然周期发生在植物和动物身上，不管它们是否“知道”太阳的升降，在完全人工创造的环境中，一棵植物也会对外部自然界作出周期反应。）像其他伪科学一样，生物周期也通过利用已被证明的现象来取得人们的尊敬。

吉特森也采用了许多占星术的推论方法。比如，生物周期并不排斥而是采纳了占星术对他们“科学”的辩解。于是，事实与理论之间的任何矛盾都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吉特森很清楚这一弱点，也这么说了。由于作者论述案例的方式，使得任何分析都可以解释成与理论相符。下面这一段是从他书中摘抄下来的，可以很好地说明如果用事实去迎合理论，反之亦然：

至于第一要件——生物周期预测行为的能力

——存在着解释的难题。三个周期是相互独立的。没有一个强大到压倒其他两个；它们总是一起影响我们。的确，在一个危险日中，周期很可能表现得不那么稳定，但是决不会完全不起作用。比如，在一个情绪危险的日子，有时候肉体和理智周期缓解了任何威胁。在非危险日或混合日上，这一点尤其明显。如果三个周期都处在低落阶段，你是不可能用最高峰的状态行事的。但是，到底你离最高状态多远，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解释。

这本书中解释的生物周期理论中，还有许多漏洞。至于说预测体育成绩，吉特森写道："本瑟斯（一位生物周期'权威'）相信，一位运动员的等级总是会表现出来的，一位一流的运动员虽然处于生物周期的低点，仍然可以胜过一位处于生物周期高峰的二流运动员。"一个运动员的表现没有像图表预测的那样，可以拿这个来作借口。

"如果生物周期好像对你无效，"吉特森写道，"你可能是那种罕见的人，没有周期，不对内在的周期作出反应。"另外，他还告诉读者，那些"没有周期"的人，随时可以回到周期中！

作者还提到另一位生物周期拥护者冈萨德的话：

有些人是"周期者"，有些是"非周期者"；换句话说，有些人比其他人对周期更敏感……这是由于有些人发展出不同的处理生物周期的方法。是这些方法有效地掩盖了生物周期的影响？还是生物周期的力量因人而异，因时而异？

他又说："沃伦斯坦和罗伯茨……发现周期移动的方向非

常重要，也许比周期的位置在坐标线上或坐标线下还要重要。”在解释中，连生物周期图的横向范围都可以用上了！最后还有一个例子：“几位探讨意外和生物周期的研究人员怀疑，两条周期线从不同方向交叉时——不管它们在正或负领域——那是有潜在危险的日子。”他指的是图中的“A”点。

以吉特森书中的这些段落为基础，那么很显然，生物周期理论可以适用于任何情况。作者花了几页的篇幅说，在美国，主要行业都使用生物周期，或至少研究这一现象。他说普罗克特&甘布尔进行了这种实验，但是他补充说，他们否认进行过实验和它的成功结果。他告诉我们，联合航空、美国航空、大陆航空、泛美航空和环球航空都研究过生物周期，而且他们都否认进行过实验或对此有兴趣。但是，联合航空做的不止这些。在它1977年《航行报告》中（远比吉特森的书出版得早），联合航空正式宣布，在任何生物周期的负区域和飞机失事数量增加之间，研究者没有发现任何联系。另外，飞机失事与周期没有任何关系，不管这周期是肉体的、情绪的还是理智的。吉特森的书中告诉我们“联合航空……的飞行员还没有收到周期图。”实际上，在这个研究中，4000名飞行员收到过生物周期图！

吉特森自己也引用了一些批评生物周期概念的观点。弗朗兹·哈尔伯格博士在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工作，他写了一些有关真正生物周期的书，他说：“（乔治·托门）谈的是不变的、固定的周期……除了名字相同，和我研究的生物周期毫无关系。”哈佛大学的约翰·黑斯廷斯博士说：“这不是一个严肃科学家研究的严肃课题。”斯坦福大学的科伦·皮腾德里教授说：“我认为这是不折不扣的欺骗。”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称生物周期是“一个神话”。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道格拉斯·凯利说：“当化学处于生物周期今天所处的状态时，它被称为炼

金术。但是,炼金术变成了化学,经过50年的研究,生物周期也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胡说八道。炼金术的目的是寻找点金石,它将把贱金属变成黄金。点金石从来没有找到过,在这过程中发现的一些事实后来被收入真正的化学科学中。生物周期的惟一希望就是放弃它,它残存的那些案例史可以被收入变态心理学研究中。

吉特森还引用贝尔实验室罗伯特·W·贝利的话:"如果它有什么价值,那我还没有发现。"作者然后指出,贝利的工作"仍然处于早期阶段",而且"研究了不到300个人"。贝利在接受我的电话采访时,对吉特森的说法感到吃惊。

贝利在贝尔实验室的人类技术分部工作,他告诉我,四年前,根据生物周期理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有"数千人"接受了调查,那是在吉特森的书出版之前。"把弗莱斯和斯沃博达的观点转换一下,"他告诉我,"我们发现那是建立在八字术上的猜测系统,我们经过仔细检验,在其中没有发现一个可靠的事实。"

生物周期的信徒不能利用灵学家常用的借口——科学家不愿意检查他们拿出的证据。贝利和他的同事对这个所谓的科学进行了严密、认真的调查,不仅调查了它的理论根据,还调查了它的具体运用。

它根本就不起作用。

通过使用计算机技术,可以精确可靠地检验生物周期是否是科学。特里·海因斯对这样的研究做了一次评估,文章发表在《怀疑者》上,他列出了一些反面证据。在意外预测方面,在英国哥伦比亚对13285宗案例进行了研究,研究了4346起海军空难,4063起普通空难,400起军事设置意外。生物周期在测试中全部失败。在181次由司机引起的车祸和205次普通车祸中,根本没有生物周期活动的迹象。另外,调

查了150次“与工作有关”的汽车事故和506次致命的驾驶事故，没有发现生物周期的影响。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分析了112次意外，包括67个错在受害者的例子，还分析了400个煤矿意外，以及210个其他工作时发生的意外。没有发现生物周期的影响。

生物周期的信徒告诉我们，体育运动很受神奇曲线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比较简单。所需的事实和数据很容易找到。两位调查者研究了佛罗里达大学的游泳队和保龄球队；他们还分析了100场无安打棒球比赛、70位主要运动员的表现，以及高尔夫记录。没有发现有意义的生物周期影响。

如果它们是正确的，那么生物周期图应该能够预测人的死亡日期，其信徒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最近对274位棒球投手的死亡日期进行分析，没有发现有相关性。另外对105项各种死亡进行研究，也得出否定的结果。合法的科学家对生物周期的说法毫无兴趣，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根据生物周期的理论，有一些日子是“极其危险的”，它会出现在每一个年龄超过29岁的人的生命中，但是，生物周期“专家”和无数讨论这一问题的书籍对此却视而不见。检查生物周期的文献，我们就会吃惊地发现，这些重要的日子没有得到特别的注意。

周期理论告诉我们，只要一个周期曲线（23天、28天或33天）到达坐标线时，我们就遇到一个危险日。因此，23天周期每隔11天半就带来一个危险日，以此类推。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当两条曲线在坐标线上交叉时，这就是双倍危险日，这是最危险的。我们一想到那最可怕的一刻，那传奇的“三倍危险日”，就只能吓得全身发抖。但是，事情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可怕，因为三倍危险日非常罕见。我运用自己最基本的数学技巧，发现全部三条周期线回到起点，是在58年68天后（加

上或减去一天)。(一天的变化是由于闰年数字不同。如果一个人出生于闰年的最后10个月或闰年下一年的任何时间里,天数是68。如果一个人出生在其他年中的任何时候,天数就是67。对于出生在19世纪的人,应该再加一天,因为在1900年的闰年,闰日没有算上。汉斯·J·温利的《生物周期》一书中,他算得并不准确,他算成"58年加上66天。")

当然,既然每个周期中途也有危险日期,那么,当到29年34(或45)天时,会有一个三倍危险日,另一个三倍危险日是87年102天——如果我们有幸活到那么大年纪,不管有没有生物周期,都已经是非常危险了。但是在这些点上,23天和33天周期正在上升,而28天曲线正在下降。生物周期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危险的日子。(在116岁时,还有第四个三倍危险日,但是目前我们可以忽略这一不可能的情况。)

这产生了有趣的可能性。在人生的这一点上,会不会发生更多的死亡呢?当肉体、情绪和理智水平都同时到达坐标线,个人应该是最脆弱的。我在许多书中看到,大量的图表显示名人受到生物周期的致命影响——但是没有一个落在这些三倍危险的日子上!

生物周期"科学"力图忽视一个重要可能性:对图表的解释完全取决于提前获得的对事件的了解。当我们知道一些死亡事件发生的时间,看到我们眼前的曲线,把意义塞进图表中,这是很容易的。或者这只是我天真的偏见?我面前放了几个人的生物周期图,他们都是死于一个月内。但是,当我把这些交给"专家"时,他们只能指出那一时候的几个危险点,很少接受实际的死亡日期。也许我期望太高了?

有一些生物周期迷喜欢把事情搞得复杂,他们绞尽脑汁,在人生中发现了更多的周期,让我们注意。我不能担保传统的生物周期信徒会同意这些新来者的看法,但是我觉得我应该

指出最新的发展,这样就不会忽略其细微差别。我们被告知,补充了许多周期,比如说,“同情”周期(38天)、“审美”周期(43天)、“自我意识”周期(48天)和53天的“精神”周期。于是我们应该注意危险日期,其间隔是$11\frac{1}{2}$、14、$16\frac{1}{2}$、19、$21\frac{1}{2}$、23、24、$26\frac{1}{2}$、28、33、38、43、48和53天!现在,我们发现自己的生活充满了危险日子!简单计算一下,我们就发现有37%到59%的日子是危险的。

我可以想像遇到一个23/33/43/48天危险合到一起的日子,在那个点上,一个人很可能在把房屋刷成深褐色时一不留心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断一条腿。

乔治·托门曾经出现在一个著名的广播节目中,他让我大吃一惊地宣布说,只要知道母亲的生物周期资料,可以预测出95%婴儿的性别!他说,受孕时,肉体/雄性周期曲线处在高点时,可能是男孩,而当情绪/雌性周期线处在高点时,就是女孩。这样的百分比似乎很容易证明,但是,那时候我手头没有证明这个观点的方法。W.S.班布里奇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他费心去检验这种说法。他的结果与托门的说法一样有趣:生物周期理论又失败了。班布里奇从300个样本中,排除了剖腹产、难产和引产。经过随机选择,他留下了100个男婴和100个女婴。在这些样本中,有104个没有明确的“高”或“低”。在剩下的96个样本中,48个生物周期预测是正确的,另48个预测错误。但是,一位生物周期“专家”的妻子解决了这个难题。她说,也许这些孩子长大后会变成性别认同不稳定的同性恋者!班布里奇教授要求那位“专家”(他实际上就在教这门伪科学)根据他的资料估计孩子的性别,这位专家在允许的三个月内都没有做到。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面对简单、直接的证据,生物周期的信徒失败了,经常只能靠含混其词来蒙混过关。

所谓的生物周期科学,只是外观华美的八字术,它根据简单的出生日期和一些所谓的研究成果,以为一些先天的周期决定人的一生,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它是披着逻辑和科学外衣的胡言乱语。

现在发现,机器的随机性是有问题的。发送者实际上可以选择任何他想要的数字,这样,后面提到的受试者有充分的方法进行欺骗!我们现在有了这一证据,那么这个研究的结果就没有任何神秘可言了。

第九章

特异功能外科手术

追随愚蠢的先例，
比用脑筋思考容易。
——威廉·考珀

“人希望受骗；
那就骗他吧。”

在灵学－秘学－伪科学－招魂术中，最应该受谴责的莫过于广为人知的“特异功能外科手术”这一骗术。在巴西、菲律宾和世界其他地区，那些骗子用最简单的欺骗手法和最站不住脚的理由来宣传说，他们可以不需切开口子就能把手伸进人体中，去掉其中的“肿瘤”和其他引起人体病变的东西。这一切都是打着宗教和特异功能的旗号进行的。

在50年代，我曾经两次去菲律宾，我听说在离马尼拉比较远的地方，有这样的奇怪事情发生。当移民局发现我想去这些地方调查时，他们突然把我叫去，把我的护照没收了几天。这是一个有效的警告，告诉我，我的调查是不受欢迎的。盘问我的官员反复问我，我是不是代表报社或其他媒体，并且提到给“宗教人士”“引来麻烦”。最后，他们不仅拒绝向我

透露有关信息，还告诉我，在这个岛上的某些偏远地方旅行，是很危险的。我听懂了这个暗示，在加拿大领事的坚持之下，他们把护照还给我，我就离开了，没有看到那些落后地区骗子的表演。

在巴西，我也发现很难接触到那些施行手术者，虽然我清楚地表明，我愿意花钱看他们做手术。在那里，在发出邀请前，必须得到当地招魂术巫师的同意。我没有得到同意，这毫不奇怪。

但是，那些更大胆的"特异功能外科医生"在胶片上给我们留下记录，而这充分暴露了他们的骗子嘴脸。一个经验丰富的人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在这些奇迹中，使用了简单的欺骗手法。这些所谓的外科医生希望摄影机不会暴露他们的欺骗手法：在大量的血水和酒精中扔出"肿瘤"和其他碎片，向我们清楚地展示了他是怎么做的。这是很简单的欺骗手法。我复制了电影中的效果，好几次在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电视台上播出。

那些著名的医学组织信息灵通，我们猜想他们应该对这些行医方法有自己的看法。为了了解英国的医学组织是否有兴趣了解这些"特异功能手术师"的方法或有什么声明要发表，我询问了英国医学协会、皇家外科手术学院和皇室医学院。没有一家有进一步了解的兴趣，只有一家勉强回应说："那些依靠这种治疗的人可能会很失望。"太对了。死亡就是最后的失望。

美国医学协会没有对我的询问做出任何回应。他们关心的是医生，不是病人。也许他们的观点是让病人从他们的错误中汲取教训。

我记得几年前，约翰·富勒的《阿里戈：生锈手术刀的外科医生》一书在英国出版时，克里斯·埃文思博士和我参加了

出版商举行的晚会。我们发现，我们两人是那里惟一清醒的人。我们看了一部影片，是A·普哈里奇博士制作的(那是他与尤里·盖勒合作前)，内容是乔斯·佩德罗·德费泰斯做的一次奇迹外科手术，这个人在巴西丛林中的艺名是阿里戈，他因为做原始的手术和开无用的处方而变成一位超自然圣人。他得到普里哈奇博士和富勒的称赞，富勒写过《天外奇遇》和《中断的旅行》，全是典型的有关UFO的胡言乱语。富勒曾经为电视节目“坦率的摄影机”撰稿，一点儿也没有丧失他的虚构能力。

电影是由剑桥大学的泰德·巴斯廷博士配音的，他是一位虔诚的信徒，在电影中，我们看到阿里戈从病人头皮取出一个皮下囊肿。这种手术我在秘鲁见到过好多次，那是一个传教士不用任何麻醉做的。其实，我对自己也做过同样的手术，那是我额头上长的一个囊肿，它有变成第三只眼睛的危险。这种东西只是无害的脂肪在皮下形成的一个硬块。它经常被吸收进系统中，不用治疗就好了。

巴斯廷说那个东西是囊肿，我承认它很像。但是，后来，我向他指出，我们正在讨论的那本书中有一幅照片，摘自电影中的同一个场景，它把囊肿称为“头皮肿瘤”，他对我的反对不以为然，觉得过分强调细节了。为了取得宣传效果，他再一次使用了夸张手法。在头皮肿瘤和电影中的囊肿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电影中出现了一个场景，治疗一个病人背上可怕的疡肿，当阿里戈的手术刀刺到疡肿上时，一股可怕的脓血喷涌而出，病人痛苦之极，旁边的人不得不使劲把他按在手术台上，血流得到处都是，而疼痛是显而易见的。巴斯廷却在电影解说中说“没有任何痛苦或不适”和“很少或没有出血”，我和埃文斯一下子变得歇斯底里，让其他人大吃一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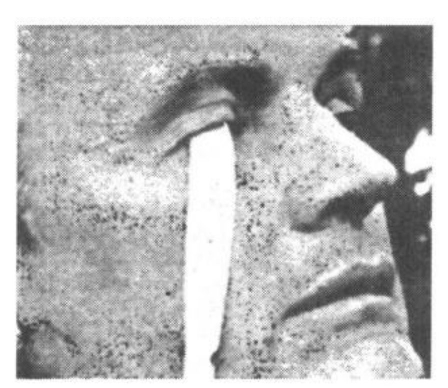
在全世界的边远地区，无法得到现代医疗服务，只有那些

业余医生,这些人数以百计,阿里戈就是其中之一。就像我在秘鲁的传教士朋友乔·霍金一样,阿里戈略懂一点外科手术、牙科,善于操纵病人心理。对于一个病人来讲,一个关心他的人比一个正规的医生更重要。阿里戈装神弄鬼说,他开的处方,是一个死去的德国医生弗利兹低声在他左耳边说的。他开的那些药方里全是本地药品。有一件事很有趣,也很有启示性,那就是他的药方除了他的助手之外,谁也读不懂。他把那些药乱七八糟地混在一起,在有些病例中竟然有效。阿里戈显然也很懂得心理安慰的作用。那个镇上惟一的药房是他弟弟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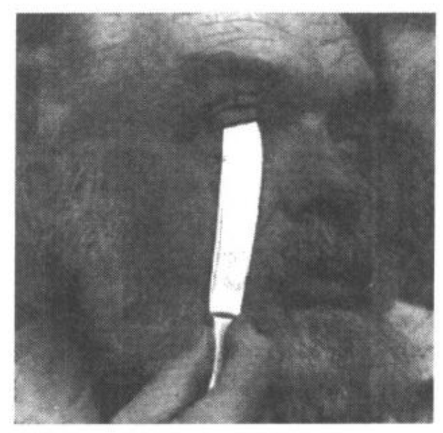
阿里戈得到了富勒这类书的最大支持。这位作者完全不顾事实,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看他如何描述他在电影中看到的手术过程。富勒的书大部分都是以普哈里奇给他的资料为基础,因为富勒除了在电影上外,从来没有见过阿里戈。我们已经提过疡肿手术,富勒对它的描述完全是对电影中手术的歪曲。“像往常一样,”富勒写道,“他猛地把刀捅进去,深深地切入背部肉中——那个地方布满血管,很容易大量出血。很少血流出来,但是脓肿已经没有了……病人非常平静,毫无痛苦。”胡说八道。阿里戈只是割开了一个疡肿。它很痛,而且流血了。这就是实情。

阿里戈还给普哈里奇本人做过手术。他长了一个脂肪瘤,那是在他胳膊皮下的一块脂肪。从技术上讲,这个脂肪瘤是无害的,它在皮肤下移动,与身体没有任何连接。阿里戈让他转过头,在脂肪块上切个口,把它挖出来,然后使伤口止住血。但是富勒却说:“发生了两个医学奇迹:切除肿瘤和完全不感染。”奇迹?根本算不上。他以为,所有不在手术室内的切口都会被感染,以为切除脂肪瘤是一个危险的过程。事实并非如此,这是最简单的外科手术。阿里戈做了一件非常普通的事

情，其结果完全可以预料，可是普哈里奇和富勒却把它吹成是一个奇迹，因为这是阿里戈很少几个有记录的手术之一。



左边照片上，阿里戈把刀子捅进眼皮底下。这很容易做，而且不痛。右边照片上作者就那么做了。



普哈里奇最惊讶的"奇迹"之一，就是阿里戈经常能把刀子捅到眼皮下面。阿里戈似乎是用它向病人证明他的能力，因为不管病人得的什么病，他都这么做。我小时候住在加拿大的多伦多，那里有一个叫格雷的年轻人，就住在离我们不远的街区。每年杂技团巡回到我们市，他们就会雇他当"突眼男孩"，他会站在一群惊讶的人面前，将一把刀子捅进他的眼皮下。当他从眼睛上拉起眼皮，给人一种强烈的幻觉，好像他的眼球突

出来,虽然这只是给观众看的。这是一种很容易做到的把戏,普哈里奇却把它当成了阿里戈奇迹记录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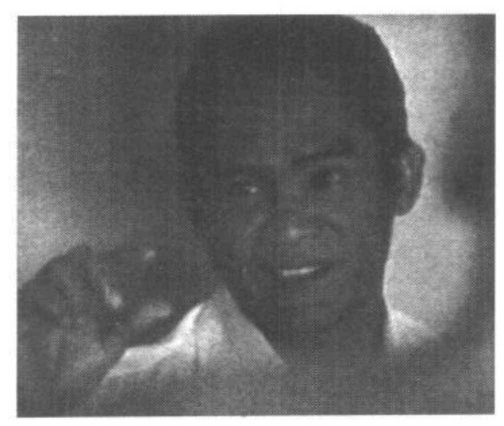
为了证明这是奇迹,普哈里奇固定住一个老鼠的头部,然后把各种各样的东西塞进它的眼睛。他报告说,老鼠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种做法。于是科学家再次宣布:既然老鼠拒绝把东西塞进它们的眼睛,那么阿里戈就是一个圣人。但是,普哈里奇更进了一步。他选择了一位自愿实验者,告诉她他将要做什么,警告她"稍有不适"马上向他示意。(阿里戈从来不做这种警告。他直接把刀子捅进去,病人总是背靠着墙,目瞪口呆地看着。)然后选择了一把"光滑的小刀"(暗示说阿里戈的刀又大又粗),塞到眼皮下"一英寸"。姑娘示意不舒服,刀就拔了出来。当然,这是科学证据。那么我怎么能够把刀插入我的眼皮下,并且安然无恙呢?

似乎没有证据表明阿里戈使用了露骨的欺骗手法。(一个例外是富勒提到的例子,他报道说,阿里戈用双手切除了一个人的肝脏。富勒没有试图使读者相信这是真的,似乎他为此感到尴尬。)但是,菲律宾的"外科医生"总是使用欺骗手法。他们主要有两三种手法,可以一眼看透。他们手上总是有许多花样,"平衡磁力",还用油和圣水按摩。在真正进行"外科手术"之前,要连续几天向病人说教和做准备。在这方面最好的纪录片是格拉纳达电视台制作的《世界在行动》。这个英国节目全程跟踪受害者,从他们登上飞机飞往菲律宾,到整个手术过程,最后到他们回家。麦克·斯科特是叙述者和节目主持人。

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外科医生"在使劲捏肉,通常是胖人的腹部。(瘦人就不会受到这样的对待,原因很快就会清楚。)使用了许多水和油,然后奇迹开始了。从双手的下面,喷出了一股血,一个切口似乎出现了。乔斯·梅尔卡多是做手术的人,他突然全身沾满了鲜血,伸手要棉花团,一位助手把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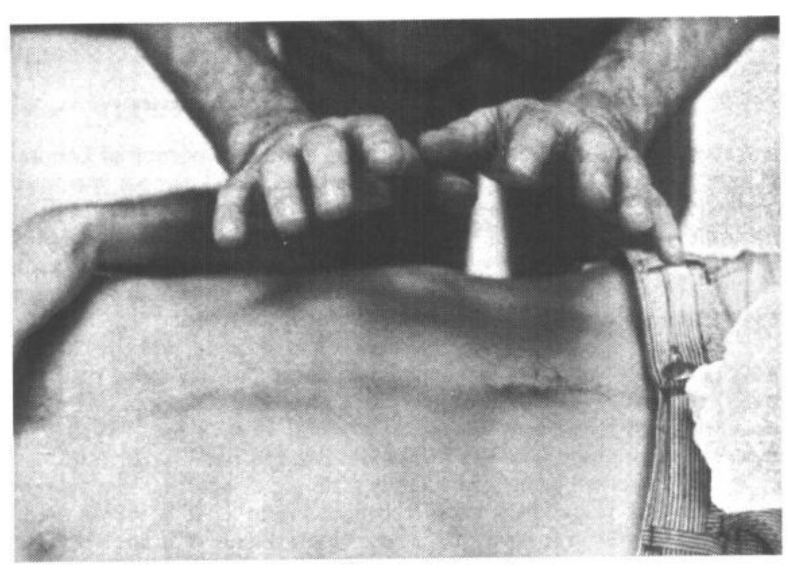
乔斯·梅尔卡多，一位“特异功能外科医生”。



梅尔卡多的助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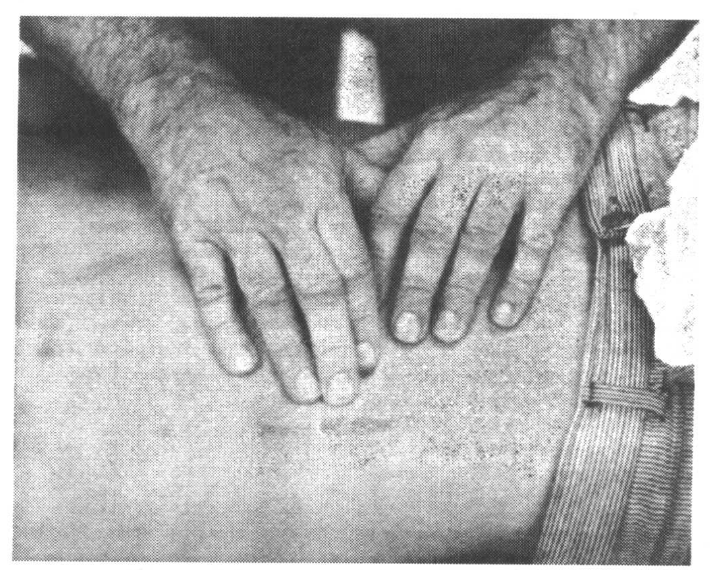


梅尔卡多的手从病人体内抽出“肿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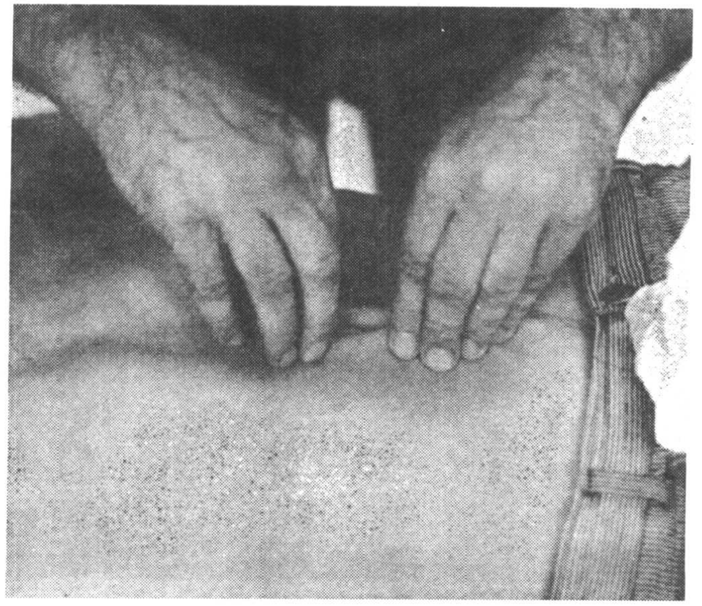


照片1 在"特异功能外科手术"一开始,作者的双手接近病人。注意右手上的假拇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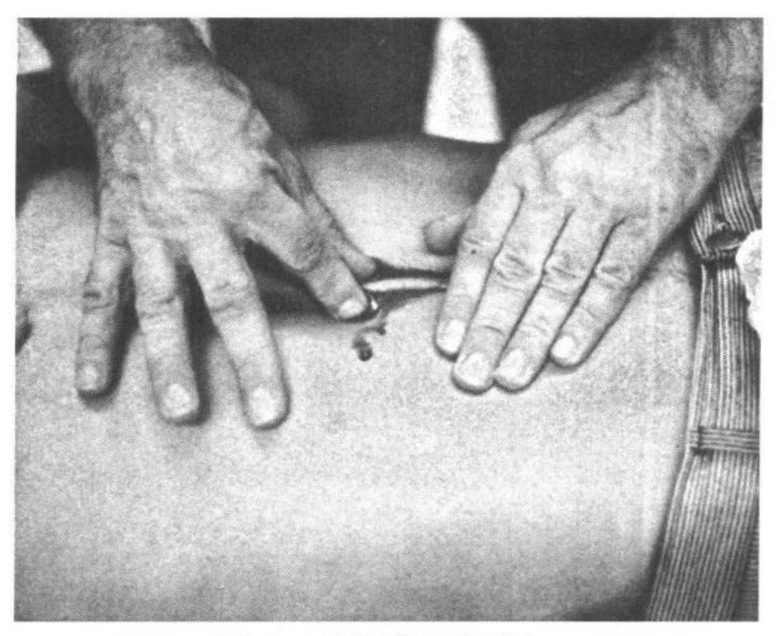
团棉花塞进他的手中。他用这团棉花四处擦擦，在这个过程中,双手合在了一起。左手按着身体,右手手指伸到它下面,摸索了一会儿后,又有一股血涌了出来。然后一小块白色组织开始被从身体中拉出来。它被撕开扔掉。左手下面又出现一块,用同样的方法处理。那个地方被擦干净后,看不到切口。手术结束了。斯科特努力了好几天,想要得到那个假手术中出现的白色组织和/或鲜血,但是没有成功,最后,他搞到了一个"肿瘤"。他的叙述很有启示性:"我搞到了他们从病人身体中拉出来的瘤一样的东西。它的2/3被证明是棉絮。它的另1/3是长长的一块肉……它可能是任何东西,从羊肉……到人肉。如果你让我猜,那么我猜它是羊肉。这一点也不好玩。这让人很痛苦。"斯科特对P.J.林肯博士的发现一定会很感兴趣,另一群病人在菲律宾也做了特异功能手术，他们带回了血迹和一



照片2　双手放在肚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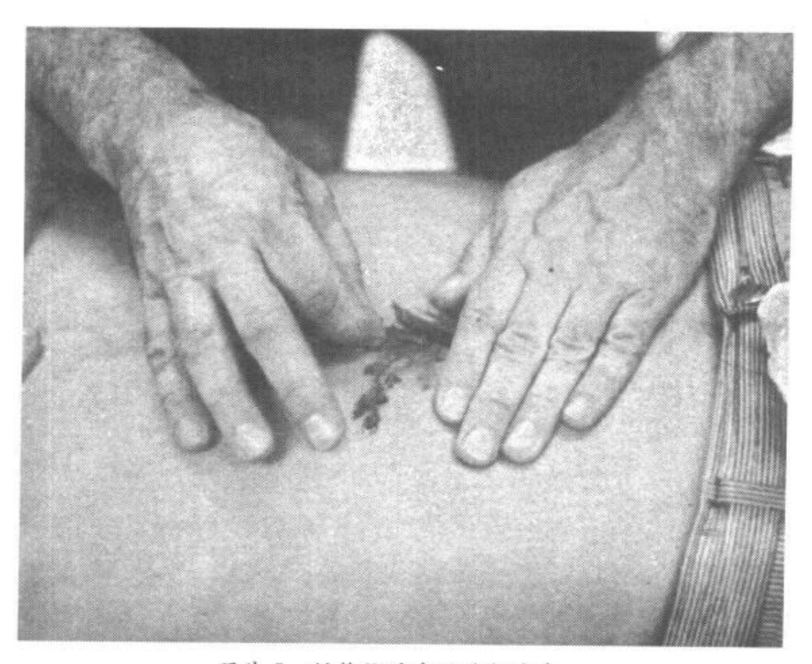
照片3　使劲捏肉。



照片4　血突然从“切口”流出来。

个“肿瘤”。林肯是伦敦医学院的一位血清学和法医学专家。他发现那些血是牛的，而那个“肿瘤”则是一块鸡肠。但是，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招魂术术士对这些都有一个解释，宣称这进一步证实了奇迹！他们告诉我们，超自然力把致命的肿瘤变成了不能感染人类的无害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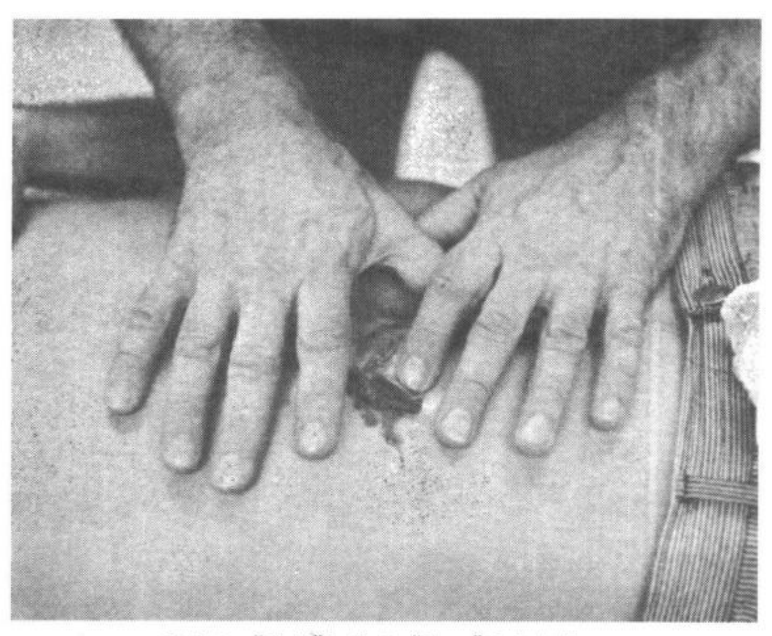
这一切是怎么做的呢？那里的确有许多血，而且鸡肠也不会自己到那里，对吗？这只是魔术师从帽子中变出兔子的手法。我想起一位魔术师的话，当别人问他，他怎样从帽子里变出兔子时，他回答说：“第一件事就是把兔子放进帽子里。”的确如此，的确如此。有两种骗人的花样。一种是任何一个魔术商店都能买到的小玩意。仔细看照片1，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就可以看到它在那里。那是一个假拇指，是一种很像拇指的大



照片 5　纤维状的东西被抽出来。

顶针，在手术前，那里面装满了血液。病人身体弄湿后，接下来就开始做假了。在照片 2 中，假的拇指被从真的拇指上拔掉，血就流了出来，藏在里面的小块组织也一起流了出来。在照片 6 中，假拇指又套回真拇指上，在照片 7 中，它被塞到棉花团中扔掉。

但是乔斯从别处得到更多的血。当他伸手要棉花团时，别的东西也递给了他。那是一个红色小气球，里面装满了血。他的手指伸到他的手下，弄破那个气球，然后把红色橡胶拉出来，好像它是身体内部的某些弹性组织。它马上被扔掉了。鸡的内脏被拿出来当作"肿瘤"。"特异功能外科手术"看上去好像进入身体内部，他们的手指穿透了下腹部。这是用在胖人身上的招术，手指弯曲起来，关节挤着肉，给人一种手指在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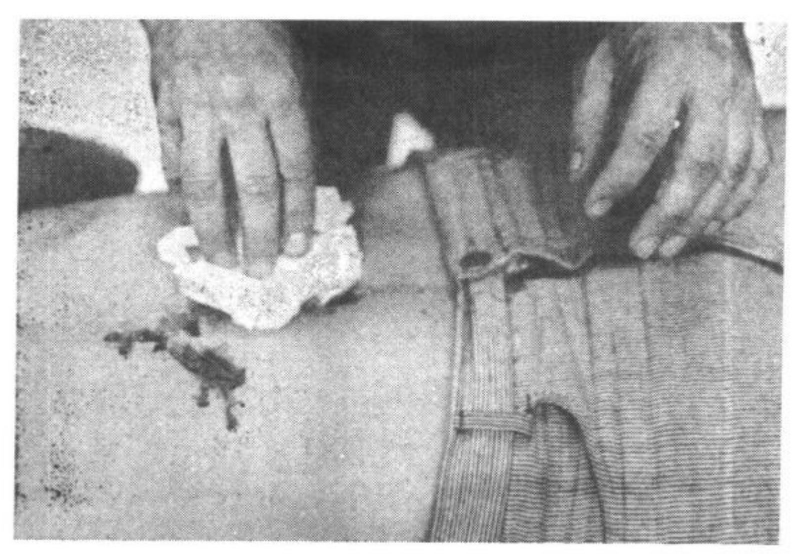


照片6　“肿瘤”切除后，“切口”开始合拢。

的印象。这其实很简单，但它蒙骗了许多人。

那么“外科医生”他们自己呢？当他们需要看病时，他们怎么办呢？托尼·阿格帕阿由于他的欺骗，成为菲律宾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切除阑尾时，是到旧金山，在一家真正的医院。当他的小儿子病了时，托尼并不冒险。他可以去正规医院，去那里给儿子看病。为什么？我们被告知，这些治疗者，不能把他们的特异功能用在他们自己身上。但是，托尼，可以找其他那些你自己教会的那些“特异功能治疗者”啊！如果有整飞机病危病人飞到菲律宾寻求治疗，你不会利用那些治疗者吗？

为这些骗子医生做宣传的人说，他们的治疗不收费。是不收费。但是病人怎么到那里呢？他们乘飞机到那里，每人要花1300英镑，然后住旅馆，吃昂贵的饭，然后付挂号费和手术房



照片7 肚子被擦干净。没有切口的痕迹。只有"肿瘤"还留着。

间费。当他们准备离开时——他们的病跟到达时一样，只是更穷了——他们收到一叠信封，上面是他们停留期间接触过的人的名字，他们被期待慷慨捐助。基督旅游中心提供的一个小册子上说：

> 病人被提醒说，菲律宾的特异功能治疗者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一直说他们是这个治疗工作的"工具"，一心只想治愈病人。还应当记住，他们是极其穷困的人，专门从他们各自的神殿来到马尼拉帮助你。因此，请你在你治疗的最后一天，尽其所能，慷慨捐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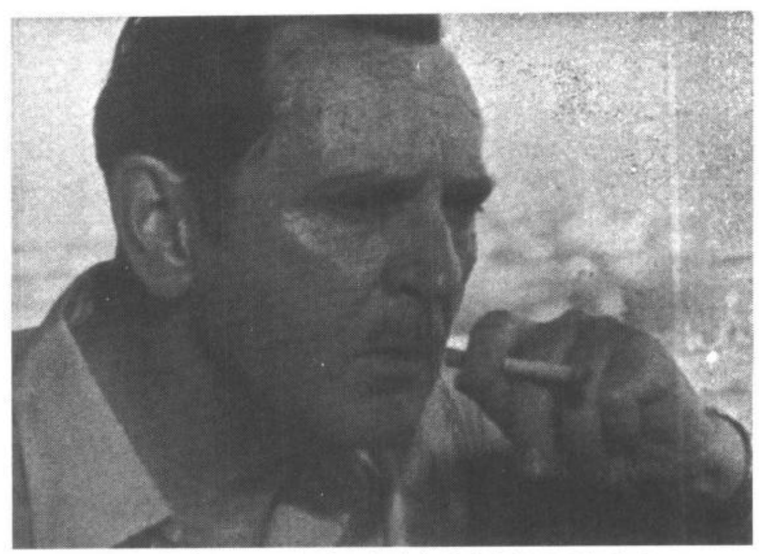
这段引文是汤姆·威廉姆斯的声明，他巧妙编辑了一部表现"外科医生"工作的影片，极尽夸张之能事，那部影片在全



作者的双手显然进入了病人的体内。右手手指只是叠起来，给人一种进入体内的错觉。这次，血是从气球中流出来的（看左边）。

世界播放，引得无数的人落入这些骗子的手中。他们无视或中断合法的治疗，为了尝试最新的奇迹。他们死了。格拉纳达影片揭露了这一严酷的现实，它追踪所有能找到的病人的结果。有人宣称他们已经治愈了，然后又旧病复发。其他人只是“觉得好一点”。有些人在影片播出前死了；有些人随后病重而死。

“人们得到了帮助——和治愈。当我说帮助时，我的意思是治愈。你可以到英国核查一下。我向你提出挑战，你可以去证实这一点。”菲律宾负责“特异功能外科手术”的人对麦克·斯科特说，当时斯科特正准备和格拉纳达摄影队回国。斯科特接受了这个挑战，他和他的同事从骗子手中搞到一些样本，他把这些交给伦敦盖斯医院法庭部。血样证明是牛和猪的。从一个小姑娘脖子上切除的瘤被证明来自一个成年妇女乳房上的活组织。这一大群病人做了一次漫长而昂贵旅行，但是他们的



汤姆·威廉姆斯，他把病人领到所谓的菲律宾医生那里。

病并没有治愈。肿瘤仍然在那里。

有一位已经“治愈”的病人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觉得这太棒了……太了不起了……啊，我非常自信，因为我切除了好几个肿瘤……我没有想到它们会长在那里……它们是非常大的肿瘤。”是的，它们很大，它们是鸡身上的东西，女士，它们不是你身上的东西。你返回英国，你的医生告诉你，你的肿瘤仍然在那里。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基督旅游中心在它的小册子中坚持“参加者应该有接种天花疫苗的国际证书……另外，建议注射霍乱疫苗和服用防止瘴气的药片”。不错。这样你就可以一边哼着小曲，一边听凭卑鄙的骗子用鸡内脏和牛血在你肚子上乱擦，并抢走你的钱。听上去很符合逻辑。

有一件事清楚地说明这一残酷生意中的欺骗。麦克·斯科特抓到了假肿瘤后，摄影队成员被从旅馆的手术室中赶出

来，当摄影机后来被允许回来拍摄时，病人放置的位置使得摄影机什么也拍不到。格接纳达看透了他们，他们知道这一点。



在麦克·斯科特的电视摄制人员产生怀疑后，病人被放到一个位置，摄像机被挡住了。注意，他们打开《圣经》来遮挡。

1978 年，我到英国揭露戴维和海伦·埃利萨尔德的骗局，他们是两个“特异功能外科医生”，通过招魂者工会工作。我要做的很简单，就是指出影片上做手术者的手指并没有进入病人的身体之内，只是弯曲起来而已。但是，最滑稽的部分出现在影片结尾处——电视上没有播放这一部分——他们两人经过一天的治疗和蒙骗后，到了厨房：戴维在切一只鸡做晚饭。招魂者的报纸宣称，埃利萨尔德夫妇没有从他们的劳动中赚一分钱。但是，它承认每个病人要付 10 英镑的挂号费，每天要看 90 个病人。另外，如果病人愿意的话，可以捐款。大部分病人都愿意。一天 1640 英镑，这可是很大一笔钱。他们两人停留了 10 天。这很不错了，他们骗人需要的不过是几只鸡、一个

塑料拇指和一打气球。也许在计算他们收入税时,甚至扣除了这些东西——啊,我差点忘了!这些是宗教人士,记得吗?他们当然不需要交税! 1979年,我再次去英国,进一步在BBC节目中揭露埃利萨尔德夫妇。BBC主持人称他们两人是“冒牌货、戏弄者和骗子”。他们的“肿瘤”和血液被证明其实来自一头猪。埃利萨尔德夫妇被揭穿后,显得有些不安,但是,赞助他们到英国巡回治病的戈登·希金森先生却拒绝相信证据。这些人都这样。

我再次重复我的提议,这次针对“特异功能治疗者”。在一个病例中,医生已经诊断这种病不会自动痊愈或周期减轻,如果他们能证明,病人不用医药,经过特异功能治疗就痊愈了,那么我愿意付给他们1万美元。这可是一笔不小的钱。或者他们愿意当着我的面拉出一个肿瘤。我不认为……

当没有别的办法说服怀疑者时,超自然现象的宣传者就会抬出“沉睡预言家”埃德加·凯西,他是一个著名人物,远方的病人只要寄信给他,他就可以得出正确的诊断,开出有效的处方——虽然他对那些病人了解很少或根本不了解。凯西还有一个功能很著名——“生命解读”——他只凭着一个人的名字,就可以描述出这个人的前世和今生。他宣称这都是在他睡着时做到的,他从来不记得迷狂状态时说过的话。研究与启蒙学会就是这一切的产物,它收集了3万个病例,这么多的材料足以满足那些轻信者。另外,凯西有过许多失败,他和他的支持者对此的解释是回避艺术的绝好例子。

凯西是一个温柔的人,看上去像一位学校老师,戴着无边眼镜,下巴向里缩。他1945年去世时,已经快成为一位特异功能明星了,他死后,声名鹊起。现在人们重新对非理性产生了兴趣,于是出了十几本——有些是旧书重印——歌颂他特异

功能的书籍。书架上摆满了有关他的书籍。我在演讲时,听众中的信徒经常把他搬出来,作为无懈可击的例证。

当然,凯西被人们记住,是因为他的成功,而不是他的失败。信徒们宣称,有数以千计的例子证明,这位"特异功能大师"正确地诊断疾病,开出了有效的处方。但是,他真的做到了吗?我劝告我的读者仔细阅读任何一本有关"沉睡预言家"的书,做一些研究。凯西在他的解读中,常常是似是而非,含混不清,有许多错误,他的追随者对此视而不见。在一些病例中,这些手法显而易见。但是,不管证据多么不利,那些追随者还是一味相信凯西。凯西很喜欢那种表达方式,诸如"我觉得……"和"也许"——使用这些限制性词可以避免做出正面判断。在特异功能这一行中,这是常用的工具。他收到的许多信——实际上是大部分——都包含着有关病情的详尽细节,那是做判断时需要的,没有什么阻止凯西了解这些内容,并把这些信息说成是神启的。我看过几十种同样的诊断,这些方法是显而易见的。算命者所用的一个技巧就是普遍化,凯西只不过是把这个技巧应用到诊断上罢了。

凯西的"处方"非常可笑。他喜欢让他的病人煎煮最不为人知的根茎和树皮,做成难喝的药汁。也许这种疗法就是让受害者呕吐不止,以至于忘了最初的病痛。他的处方与医学百科书中的"家庭处方"很像,这也不是一个秘密,在19世纪的边远地区,那种医学百科书经常放在床边,供人睡前阅读。牛肉汤是凯西喜欢开的一种处方,不管病人患的是痛风还是白血病。谁能指责一个让人喝一杯热汤的好人呢?

但是,这种处方有效吗?很难证明。他的一些病人的证词并不能代表所有病人。死去的病人无法抱怨,那些没有痊愈的病人不会从写抱怨信中得到什么好处。说到底,这个好人试图帮助他们,虽然有不成功的病例,但并不能就此全盘否定。至

于那些写信确证他们已经痊愈的人，有一个重要因素要考虑。我确信你听过一个笑话，说的是一个人在公园里拼命吼叫。有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这样可以吓走离群的大象。询问者反驳说，但是，这周围一千英里都没有大象啊！那人得意地回答说，瞧，我的喊声多么有效啊！我的意思是，凯西开出药方，让人喝根茎熬的药汁，并不意味着这种骗人的特效药治好了病。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许多向医生报告的疾病完全是想像的或会自动痊愈的。

但是，怀疑者能够证明凯西的成功是由于一般的原因吗？这项研究需要大笔的金钱，另外，在大部分情况下，很难得到所需信息。坦率地说，凯西那种模糊、简单的诊断不需要这样的研究。检查一下手头的记录，就足以否定他的神奇。他所建立的庞大、经费充足的组织能幸存下来，是信仰的结果，并不是因为其疗效。

H. L. 凯西写了《埃德加·凯西能力的外部局限》一书，为凯西的失败进行辩解，那是很典型的方式。作者向我们保证，那本书虽然承认有失败的例子，但是做了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我留给你来判断。下面就是凯西在沉迷状态下对霍普特曼/林德伯格绑架案的描述，我除去了凯西冗长枝蔓的话，只留下了要点：

1. 婴儿是在 8:30（没有说清是上午还是下午）被一个人从林德伯格家抱走的。另一个人接过来，汽车中有第三个人。
2. 婴儿被带到一个棕色的两层小屋，它位于纽黑文附近一个叫卡多瓦的磨坊区。房子过去是绿色的。
3. 沙特斯特大街被提到；还有亚当斯大街，它的门牌和名字改了。

4. 房屋是用木瓦板盖的顶。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和孩子在一起。实际上说出了女人和一个男人的名字。
5. 孩子的头发被剪掉和染过。
6. 卡多瓦与橡胶制品生产有关。
7. 提到红色页岩和一条新碎石路在“半街”和“半里”。
8. 男孩被带到泽西城，身体不好。
9. 霍普特曼只是“部分有罪”。凯西要求“不要公开他对这一案件的解读”。

啊，这里的信息很多，是不是？很不幸，它大部分是错的。的确，发现了亚当斯大街，它只是几个星期前被命名的。但是，凯西在他罕见的清醒时刻，可以得到这一信息。另外，亚当斯大街证明是个失败。“在这样的事情中，我总是怀疑任何非常真实的事。”凯西在面对事实时说。是的，我也一样，埃德加，在检查了你的记录之后，我更怀疑了。但是，我们应该给信徒（和凯西）一个解释的机会，下面是他们的借口：

1. 其他人也在计划绑架林德伯格家的孩子，凯西读到的是他们的计划。（特异功能者的瞄准能力太差了。）
2. 其他人的思维模式扭曲了解读。
3. 精神干扰太大。

难怪凯西要求不要公开他对这一案件的解读！这是一次大失败，使他出乖露丑。但是，这些借口都被他的信徒接受了——直到今天。

还有更让我们吃惊的呢。当“病人”已经死了时，凯西甚至还能做出诊断！这怎么可能！死亡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症状，应该能被发现。但是我们没有把他们的独创性考虑进去，下面就

是很好的例子。

凯西星期一给一个小姑娘做了解读，她在前一天已经去世了。信是孩子活着时写的。他做了一个冗长而典型的诊断，开出了一个复杂的饮食疗法。从解读中摘出一段话，可以看出这种诊断有多么清晰和有益："这取决于今天想做的事是否已经做了，明白吗？"不明白，埃加德，我恐怕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但是，辩护者应该有机会说出他们的理由，所以我们看看他们提出的理由。姑娘名叫西奥多丽亚·阿洛西奥，凯西对她进行解读时，有一位女助手在一旁记录，当时是在女助手的表兄"主持"的一次课堂上。下面是解释：

1. 寻求解读的人与孩子没有关系。
2. 只有孩子的母亲具有"开放的心灵"。
3. 没有告诉负责的医生解读一事。（验尸官怎么样？另一方面，即使他们知道了，他们又能为孩子做什么呢？孩子已经死了。）
4. "解读时记录者和她表兄之间有冲突。"
5. 记录细节的速记员正在想另一个小女孩。
6. 解读是以相反顺序进行的，身体检查在开处方之前。（那么为什么伟大的特异功能者没有发现死亡并省掉开处方这一环呢？）
7. 在上个星期，凯西得到一张剪报，他是按那个日期解读的。
8. 解读说的是健康状态，不是说孩子本人。
9. 解读说的是"寻找期"，不是当时那一刻。
10. （这一条应该用凯西自己不朽的原话）

"……如果病人的全部事实和情况都知道了，那么给出的诊断是与获得那些信息时的状态相符的。"

(就是这样!)

11. 给出的解读对“下一个病例”是有用的。
12. 除了上帝,别人没有什么可做的。(可怜的上帝,他又成了替罪羊!)
13. 当事人的愿望是彻底痊愈。
14. 白血病是下意识的病灶,而不是孩子的。
15. 病人和主持解读的人的态度、愿望、目标和动机有一个不好的影响。

这些足以解释一个愚蠢的大错误吗?显然是的,因为凯西的信徒接受了这些解释。但是,让我再告诉你一个凯西医学能力的例子。凯西为另一个已经死去的病人开了如下有毒的汤药:野生樱桃树皮、菝葜根、野生生姜、印度天南星、野人参、花椒皮和曼德拉草根,把所有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煮,再加入酒精和妥卢香脂,然后把它给病人喝十天。我向我自己的(非特异功能者)医生咨询这个处方,他说,这种大杂烩可以把死人都毒得跳起来!并且指出其中“野生”配料占了大多数。这一切听上去多么自然。

又要解释了。凯西的信徒这么解释这个病例:

1. 这次解读没有明确预约。
2. 信是病人活着时写的,主持解读的人在解读时,把信拿在手中。
3. 病人自己没有要求解读,因此她那方面缺乏强烈的需要。
4. 凯西那天情绪沮丧。

我又想起那个古老的故事:在葬礼上,一位女士喊道:“给

他喝点儿鸡汤！"有人告诉她，这种治疗方法为时已晚，她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反正没有害处！"信徒们能够把什么都变成对他们有利的东西。

《埃德加·凯西能力的外部局限》一书的作者们，为了证明凯西平均成功率很高，在弗吉尼亚海滩的学会图书馆做了一些研究。他们从档案中随机挑出150份案例，把它们制成表格。他们报告说，他们发现，根据治愈病人的报告，凯西有超过85%的成功率！如果是真的，这可是真是很了不起，证明了特异功能力量的神奇。但是，我们还是有怀疑，经过认真核查，我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他们这么罗列他们的发现：

没有报告	74——50%	（实际49.3%）
负面报告	11——7%	（实际7.3%）
正面报告	65/150——43%	（实际43.3%）

然后他们推论说，既然"没有报告"这一部分无从判断，就可以放弃掉。最后的结果如下：

负面报告	11/76——14.4%	（实际14.5%）
正面报告	65/76——85.5%	

于是从他们的计算来看，结果相当可观。如果这时我听到"不公平！"的喊声，我完全赞同。另外，我也反对作者描述11个负面报告所用的术语。它们没有被称为"失败"或"错误"，而是被称为"认为不准确"。

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检验这些数字。他们告诉我们，这150人中有46人在解读现场，剩下的35人在他们的求助信

中，没有透露任何信息。那么150人中，69人的确向凯西提供了信息。现在，我相信你和我都同意，对于在场的病人，预言家埃德加·凯西有更大的机会发现他们所患疾病，也有更大的机会发现其他事实，他可以把这些事实当作自己解读的结果。那么，在150个案例中，他可以对115(46+69)个案例作出正确的陈述，并且可以从病人那里得到“正面的”报告。那可是高达76.6%，朋友。

另一个问题：为什么74位病人没有报告呢？要知道，他们几乎一定是凯西的信徒。他们面对的是他们的生命。你真的认为他们会送上负面报告，或者不对成功表示感谢？不可能。那么我们有理由确定，这74个案例中大部分是不成功的——原谅我的用语，我应该说“认为不准确”。

即使我们宽容一点，把74个没有报告中的50%算作“正面的”，他们的85.5%也一下子变成了68%。但是，我拒绝这么做，因为我认为，我对没有报告者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两位作者的分析非常成问题，更糟的是，他们的书中，只用了现有资料0.5%的样本，得出的数据是非常错误的。这种作法让统计学家无法忍受。

我自己的(我承认很业余)分析结果是，只有23.3%的样本有希望被证明是正面的，另外，了解到那些资料的标准和质量，0.5%这一数字更是大大减少了。

在我们让“沉睡预言家”永远沉睡之前，讨论他的另一个能力，在讨论中，这一能力经常被称赞为他具有特异功能的“坚实”证据。探出埋藏的宝藏，这似乎是一个最不容易作假或瞎猜的领域。说到底，如果一位“特异功能者”能够探出丢失已久或埋藏着的宝藏，欺骗似乎是不可能的。在他尝试这一奇迹时，凯西并没有冒险。他叫来亨利·格罗斯，一位著名的“卜棒探测者”，格罗斯用他的卜棒和凯西一起，在海岸边寻找埋藏

的百万珠宝和金币。格罗斯加入到凯西身边,这就像在乘着一艘漏水的船出海,然后在最后一刻扔进铁铸的救生衣。

埃德加·凯西一边打盹,亨利·格罗斯带着几根卜棒去寻找。他们挖出成吨的泥土、沙子和碎石,在岩石下寻找,破坏了一些非常美丽的风景。没有宝藏。几个星期的工作只给他们带来水疱。特异功能者加上卜棒探测者,这么有力的一个组合,怎么会没有发现宝藏呢?

下面是辩解之词:

1. 特异功能者的感觉被死去的印第安人和海盗破坏了,这些多变的幽灵喜欢捉弄活人。
2. 也许宝藏就在那里,但是已经被取走了。凯西解读的是过去的信息。
3. 在寻找者当中,存在怀疑、恐惧和相反的目的。
4. 凯西给出的方向是按照真的北方还是指南针的北方?
5. 凯西得到的信息是指现在就挖呢,还是另一个时间,也许是指未来?

好了,就到这里吧。研究到最后,埃德加·凯西只剩下一堆含混的资料,被那些真正的信徒任意解释,这些信徒相信他的说法。经过严格检验,凯西并没有真正的特异功能。他的声誉建立在对他和他的信徒说法的欺骗性报道,他们的那些说法经不起检验。心里记着这些评论,再读读文献,就很自然会得出这个结论。他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第十章

一厢情愿的新发现

人类自我欺骗的能力是无穷的。

——伊利·A·施曼尔
生物系统研究所

灵学家拿出的许多“证据”，利用的是人们的一种心理愿望，即人们总是想要看到希望的结果，虽然这结果并不存在。这一弱点并不局限于那些想要证明超自然现象的人，在正统的科学史上，也有许多这种一厢情愿的例子。在离我们不远的过去，就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它很好地表明，甚至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当他追寻并不存在的东西时，也会迷失方向。

勒内·布朗德洛特是一位著名的法国物理学家，来自南希城，他测定了电流在导体中的速度，这是非常艰难的一项任务，他因此而受到高度赞扬，被认为是一位细致而具有创造性的观察者。他证明电流在导体中的速度略低于光在真空中的速度(每秒 18.6 万英里)。他在实验中使用的方法非常出色。

但是，在另一件事上，他却犯下大错。当时伦琴刚刚发现了X射线，1903年，勒内·布朗德洛特在试图使X射线偏振时，宣称他发现了一种新的看不见的射线，为了纪念他的家乡，他称之为“N射线”。他利用铝制棱镜和透镜来折射这些射线（就像用玻璃棱镜或透镜折射光线一样），他说，产生了看不见的光谱。他宣称可以检定这种看不见的光谱，办法就是用一根涂了荧光物质的细线，穿过它所在的区域。当细线在N射线下发生明暗变化时，他就向一个助手读出位置。对于他，以及他在科学界的至少14位密友来说，这些位置是确定的，随时可以看到。世界其他地方的科学家也认为他们看到了这些奇迹，并做了报告。

但是，这些射线来自哪里呢？X射线是一个真空管中的高电压产生的。光线来自散热的物体和其他源头。但是，坦率地说，N射线太奇怪了，不可能是真的。据说每种物质都放射出射线，惟一的例外是木头；所有的实验都验证了这一点。让·贝克库勒尔是一位著名科学家的儿子（他父亲是原子射线的发现者），他自己也是一位很有成就和才华的科学家，他说N射线不是发自“麻醉金属”——受以太或氯仿浸染的金属——但是它们可以像电流一样在金属线中传导！

法兰西学院听说这个发现后，准备授予布朗德洛特学院的最高奖。但是，在他们这么做之前，一位美国科学家参观了布朗德洛特的实验室，他把他的发现刊登在英国科学杂志《自然》上，唤起了人们的怀疑。

这位参观者就是罗伯特·伍德博士，他试图重复布朗德洛特的实验，但是失败了。在他参观期间，他雄辩地证明，N射线完全是一种主观的存在物。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悄悄地拿走了观察设备中的铝棱镜，在这之后，当细线经过想像的光谱时，布朗德洛特继续读出发光位置。没有了铝棱镜，这一程序

本来不可能运行的,但是布朗德洛特仍然能看到光谱!一位助手怀疑伍德做了手脚,自告奋勇来读光谱。他以为伍德把棱镜从设备中拿去了,可其实伍德已经把棱镜放回去了,那位助手宣称他什么也看不见,美国人可能动过了设备。他检查了设备,发现棱镜在那里,不禁瞠目结舌。但是这件事证明了一点:N射线并不存在。那些助手和同事竭力要保持布朗德洛特的幻觉,这下完蛋了。

今天的情况并没有太大的不同。那些有同样错误观念的人的同伴,要么拒绝说出实情,要么支持谎言,试图保护谎言不被戳穿。

N射线被揭穿了,这一发现发表在《自然》杂志上,被其他杂志转载。那时,法兰西学院已经发表了100多篇有关N射线的论文。在事情被揭露后,它只发表了两篇。布朗德洛特并没有遭到法兰西学院的批评,仍然按原计划被授予大奖和金牌,虽然授奖是"因为他的终生成就"。没有提到N射线。

1978年,我访问法国,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超自然现象的演说,在南希城,我向140位魔术师、科学家和记者发表演讲。在场的有两位是南希大学的物理学家,勒内·布朗德洛特曾在那里工作,他被揭穿后,还在那里当了六年物理学教授。在我看过的几乎每一本百科全书和参考书中,都提到N射线。但是在南希的观众中,在N射线的家乡,没有一个人曾经听说过这事!甚至拉洛斯百科全书都删除了这一令人尴尬的事件,只提到布朗德洛特的其他著作。

我要向一般读者解释N射线事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一个标准的分光器中,光线从一条狭长切口中进入。有些光线(比如,来自燃烧的盐——氯化钠——的光线)并不变成连续的光谱,像彩虹一样,从紫色到红色,而是成为一系列光带,每个都像狭长切口一样宽。伍德博士惊讶地发现,虽然布朗德洛

特的N射线设备的狭长切口是两毫米宽，科学家却宣称在进行1毫米的1/10的测量！这就好像要从喂鸟的谷粒中筛去沙子，用的却是筛鸡食的筛子！当被问到这一点时，布朗德洛特告诉伍德，这正是N射线无法解释的属性之一！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问题所在。一个科学家发现了他认为是正确的观察，当被证明那是不可能的时候，他就会推托说，那是一个独特的现象，不服从适用于其他现象的规则，他不肯承认，根本就不存在那种现象。

有人争论说，X射线也是非同寻常的，它可以穿透不透明的物体，在照片底片上留下痕迹，甚至能够透视肉体下面的骨头，如果科学家不研究这种可能性，他们就不会发现X射线了。谁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东西，这就与N射线的情况一样，它与当时认为可能的一切事情都相反。

并非完全如此。研究者当时正在测算光谱，做得非常顺利。当他们发现某些设备在附近时，照片底片就会曝光，他们就进行调查，发现了原因。他们可以重复其效果——他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而且他们有扎实的证据证明它。问布朗德洛特的问题是，你看到在那些位置上的射线了吗？他不是问：你看到任何射线了吗？如果看到了，在什么位置？如果提出后面的问题，N射线就会只是一个人的幻觉，而不是许多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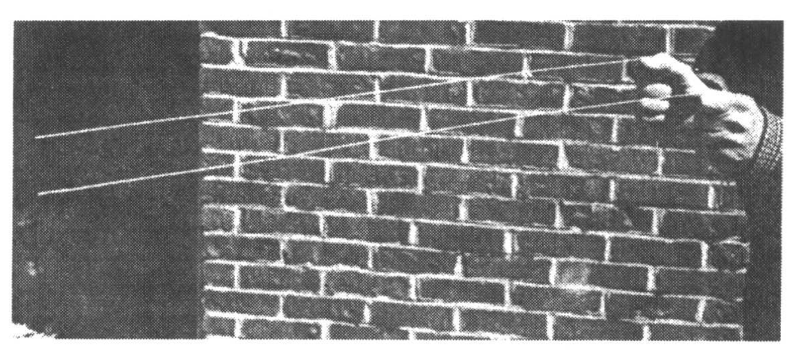
判定N射线的真相需要一个双盲测试。在这样的测试中，测试者并不知道预期的结果，那些控制测试和鉴定结果的人也不知道什么是预期的，或者不知道样本的哪些部分是不同的。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排除预先的假设和偏见。灵学需要更多这样的测试，目前灵学总是拒绝这样的测试，在它克服这种倾向之前，它最多只是一个未经证实的想法。

我最近对三个“奇迹”进行了调查，它们都没有通过双盲测试，这些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第一个是斯坦利·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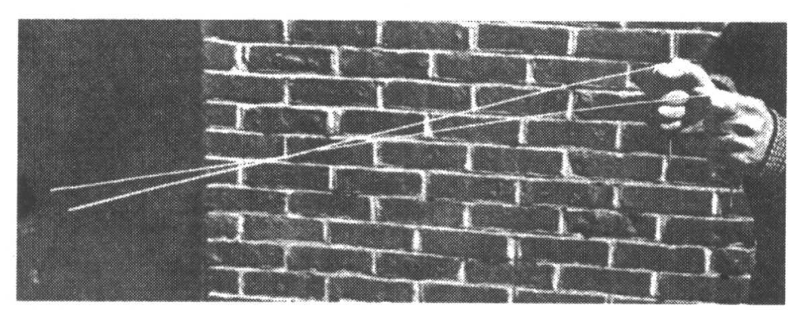
沃伊西克,他的名片上说他擅长"捉鬼"和"降神"。最近,斯坦利和我一起出现在WMCA电台的《坎迪·琼斯》节目上。他带来了他的"卜棒",那是卜棒探测者常用的两种中的一种。他的卜棒是把两个衣架拉直,形成一个L形。两只手一手拿一个,这样,要让它们保持平行和水平是非常困难的。手最轻微的颤动就会引起卜棒的剧烈晃动。这些卜棒的把手装饰得非常豪华,有益于探测。卜棒的方法是这样的:卜棒探测者手握卜棒向前走,让两根卜棒平行,伸向前方,直到"感觉到"某些物体或物质,那时两根卜棒要么合拢,要么分开。当然,持棒者的手无意地(或故意地!)稍微倾斜一下,就会引起卜棒的剧烈抖动。

在节目中,沃伊西克很容易地被引入陷阱。首先,我很天真地问他,他是否可以演示一下,当发现一小堆硬币时,卜棒会有什么表现。他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些硬币(我不能向他提供硬币,担心他说我的硬币"与众不同"!),把它们放在WMCA演播室的一张小桌子上。当他走近硬币时,两根卜棒很顺从地在硬币上方交叉起来。接着,我又问,用一张纸盖上硬币,卜棒是否还会做出反应。当然它会,并且演示了一遍。在一个信封里呢?当然!这个测试也成功了。这时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又拿出9个信封,每个里面放着一块纸,从外表看,好像里面装的是硬币。沃伊西克和节目主持人琼斯小姐转过脸不看,然后我从我口袋里掏出10张编了号的卡片,任选一张。然后把装有硬币的目标信封放到其他九个信封中,其位置是按选出的卡上的号来排。10张信封排成一排放在地板上。沃伊西克应邀找出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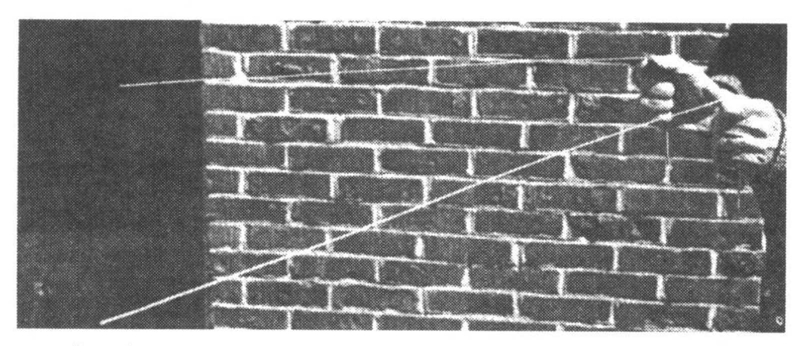
我们做了好几次测试。每次沃伊西克都失败了。有一次,在指认了错误的信封后,他责怪说这是因为地板下面的金属管道。我早已料到这一招,在其他测试中,我们干脆就不在那



卜棒:两根铁丝,每个一头都弄弯,平行拿着。



右手轻轻一动,铁丝就会移向左边。这表明存在石油、水、金属或其他地下物质。



每只手轻轻一动,就会引起铁丝剧烈的抖动。据说这也表明存在要寻找的物质。

个地方放信封。这位卜棒探测者以前宣称自己的命中率很高，现在却得了零分。在测试中，他与我交谈，得知我不相信来生。测试结束时，我向他指出了一个事实。他抱怨说屋里有其他金属，影响了他的测试，但是，他却正确地找到纸下的硬币，而这硬币是放在(他不知道这一点)一个超过30磅重的铁桌上的！如果那没有影响卜棒，那么什么会影响呢？一盎司左右的硬币？但是沃伊克西有现成的答案。他说："跟你谈话毫无意义，兰迪先生。你甚至不相信来生。你过的是多么可悲的生活！"那天晚上是非常可悲，但那不是我……敏锐的读者会注意到，在测试中有一个明显的缺陷。记住，条件不理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在冒险。在一个双盲测试中，测试者应该不知道预期结果，但是在这个例子中，我非常清楚哪一个信封装着硬币。因为在演播室我没有助手，我必须注意观察探测者，以确保他没有破坏规则，我注意到有两次他走过时，用脚轻轻碰信封。当时我不得不重新开始测试，因为目标信封容易发出噪音，其他信封却不会。这都很容易让沃伊西克得到他没有的信息。我站在一边看他四处走动，采取一切措施避免给出任何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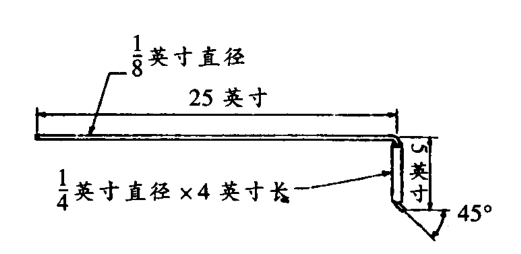
魔术师在这方面很内行。在舞台上，表演者非常清楚真正发生了什么，他的水平就体现在关键时刻不露出马脚。比如说，当沃伊西克走近目标信封时，我变得太健谈，这可能让他警觉起来。在这方面，这个测试是有缺点的，但是在当时环境下也是必需的。但是，很显然，缺点并不会影响结果，虽然我并不否认测试设计中的这一缺陷。那天晚上，我拿出1万美元与沃伊西克打赌，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也是这么做的。

一位先生从加利福尼亚赶到新墨西哥的阿尔伍凯克见我，要我测试他的特异功能。他身材高大，名叫文斯·韦伯，我觉得他非常和善、热情和真诚。他真的相信他有特异功能。他擅长用卜棒探测疾病。他寄了好几封信到我在新泽西的家中，

详细描述了他的演示过程——与其他的特异功能者相反，那些人在测试前什么都不肯说。

我在阿尔伍凯克的桑迪亚实验室发表演讲，那里有两个科学家被两个少年蒙骗，那两个少年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看到了实验者眼镜映现的大字母卡。我到那里向他们解释此事，我还邀请了当地的几个“特异功能者”到场，包括那两个少年。文斯·韦伯是惟一不请自来的人。

卜棒示意图



卜棒是由两根直径为 1/8 英寸宽、30 英寸长的黄铜杆以及两根直径为 1/4 英寸宽、4 英寸长的黄铜管构面。两根黄铜杆分别在 25 英寸处弯曲 90°，然后较短的一头被套进黄铜管中，并将露出黄铜管外 1 英寸长的黄桐杆向上弯曲 45°，以防止黄铜管滑掉。

操作者抓住卜棒的把手（黄铜管），长的一端指向前方。当操作者的鞋后跟正在地下管道上方时，伸出部分将会向管道方向展开或交叉（套在铜管中的长铜竿很容易展开或交叉，只要你愿意）。操作者还被告知不能穿橡胶鞋。

在我的旅馆房间，我让两位桑迪亚科学家当证人。首先，我把一个大金属胶片盒放在地板上，文斯向我们展示，他的卜棒一放到盒子的上方，卜棒就会交叉。我们在屋里的许多地方都试了一下，每次都很有效——当卜棒探寻者知道盒子在哪里时。(为了公平，应该说清楚，文斯并不看重这个测试，因为这并不是他的特长。)接着，他和我走出房间(为了防止我向他反馈)，用毯子把盒子裹起来，随机放在一个地方。这时，文斯就找不到了。在这之后，我们开始进行他喜欢的测试。

他说他能诊断出身体的疾病，我们准备测试他这一点。我以前见过许多这样的尝试，我并不指望它会成功。一般情况下，这些“解读”很空泛，集中在背痛和头痛上——这样猜测很保险——然后就是事后批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文斯事先同意，在卜棒开始探测之前，受试者写下他们的病症，然后把它们封在信封中。这是为了确定受试者到底有什么病，免得他们在读解后有不同说法，另外，这样也给了文斯证据。我们从我开始，因为我很明显是有些不适，桑迪亚实验室有几个人知道这事。

文斯让我站起来，让我摆出几个不同的姿式，他拿着卜棒在我身上晃来晃去。他向一位证人读出了一系列数据，说代表我身体四周“气”的力量。在探测过程中，他向我刺探一些问题，并做了几次提示，但我根本不予回应。然后我问他，诊断是否结束了，并且告诉他，信封打开后，他不能做任何补充。他同意了。

我的病痛是我左手手腕骨折，不过现在几乎已经痊愈了。那天手腕还是非常痛，让我很不适服。这次诊断得了零分，但是，文斯的确提到，发现快痊愈的病是非常困难的。我不同意他的这种解释。

一位桑迪亚科学家非常相信超自然现象，他带来一位我

以前没有见过的年轻妇女。我们被告知她有病（她的同伴知道），她背着我写下病症，放进信封中封好。文斯开始对她进行诊断。我能做的，就是阻止她和那位桑迪亚科学家回答问题和建议。我很想让那位科学家到屋外，但是那位妇女坚持要他留在屋里。原因很快就清楚了。

文斯告诉我们，年轻妇女身体非常健康，只有"背部下方有些小问题"。再没有比这更离谱的了：她已经处于肺癌晚期。文斯·韦伯辩解说，这一类病没有一个明确的位置，很难发现。我不同意他的这种说法，而且这也非常错误。

卜棒探测者离开了，既没有得到我的奖金，也没有得到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的认可。他非常沮丧，分手时他说，他在寻找资金"完善"他的方法。我提议他先找到一种现象，然后完善研究它的方法。他对我的建议不予理睬。他似乎没有被说服，只是暂时情绪低落，迫不及待地要改进他的方法。测试是很明确的，虽然只有两个受试者。如果需要，我很愿意测试一百个人。但是，文斯·韦伯仍然相信那一套，他只是调整了一下他的信仰，以容纳那些失败。当面对事实时，总是扔掉证据，从来不扔掉理论——这是这类人的哲学。

1978年春，大都市媒介新闻部决定对超自然现象进行深度报道。我被叫去当顾问，当时有一些"特异功能者"找我测试，我问他们是否愿意上镜头。他们同意了，我们在我纽约办公室会面，有一个摄影组在一边拍摄。这里，我只叙述对一位表演者的测试过程，其余的后面再说。

受试者是一位身材苗条的金发女郎，她以前当过舞女，她的名片上称她为苏·华莱士，磁疗医生。一星期前，我在新泽西州布里克镇的一次"特异功能集会"上，遇到华莱士小姐，我在集会上发出44份邀请，她是惟一愿意接受我测试的人（为了1万美元奖金和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的认可）。我观

察了她的方法，并与几位诊断后的“病人”交谈。我们的谈话非常有趣。

一位妇女在被告知她甲状腺肿后，非常惊讶苏居然能发现这一事实。我问她，这是不是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说，当苏诊断出她的背部有问题，以及其他她从来没有怀疑过的小毛病时，她真是大吃一惊。我当时就在场做记录，虽然我没有告诉病人这一点，我让她说下去，然后为她扼要重复了整个过程。首先，我问她，甲状腺肿有多久了。她不知道。实际上，对她的甲状腺肿，她拿不出任何证据，以前也没有怀疑过。苏反复问她：“你明白吗？”于是她使劲点头，她点头并不是表示她认为诊断正确！至于背部问题，华莱士小姐向她提示说：“背部可能有问题吧？”作为回答，病人指着她的背部左上方，问道：“这里吗？”于是华莱士小姐表示同意。这样看来，是病人指出了位置，而不是诊断者！

这时，一位站在旁边的妇女插话了。她告诉我们，她刚做完一个心脏手术，第一次下床。华莱士小姐没有发现她的问题，当被告知这一点后，华莱士小姐解释说，既然手术成功了，那就不再有任何病痛了！但是，这与她那天早些时候的诊断不符，当时一个男人接受了同样的测试。她提到他心脏有问题，他吃惊地回答说，他做过心脏手术。当然，这一下引起周围人的惊叹。

另一个“诊断”也值得一提。我发现，当苏·华莱士遇到40岁以上的女性时，经常提到“生殖器官的问题”。她用这个方法，经常能够“猜中”。当病人否认那个部位有问题时，她还有一套辩护之词。“我经常能在病变前就发现问题，”苏会警告说，“有时候疾病有好几个月或好几年没有症状。但是，相信我的话，它就在那里。”

她在面对一次大失败时，表现得机智善变，沉着冷静。那

是发生在与一位中年妇女的交锋中，那位妇女看上去非常健康，她似乎下决心不听任何胡说八道。我逐字记录下的当时的谈话：

苏：你的右卵巢有问题。

病人：不可能。不可能。我的右卵巢切除了大约——

苏：别告诉我！（微笑）我在告诉你。那里有问题。没错。

病人：但是它已经切除了！

苏：听我说。这些医生拿了你的钱——你知道吗？——他们做了这些手术，但是他们不需要做——你知道吗？——就因为他们切除了你的卵巢，我的意思是说，那里仍然有问题。我测到它……

病人：仍然在那里？

苏：让我再试一下。（她又按程序做了一次诊断。）是的，那里仍然有问题。在卵巢下面一点。但是我感到很强烈。

病人：好吧，我不知道。我没有任何问题。现在没有。

苏：啊，我非常强烈地感到它。

注意发生了什么。华莱士小姐面对一个坚决的否定，不得不退一步，迅速做出调整。

她面对的是一个难缠的病人，这个病人抓住她的错误，紧追不舍。苏急忙推出贪财如命的医生形象——我注意到她这么做了好几次——接着，问题突然不在卵巢本身，而在卵巢下面一点。她不能收回她的诊断，她只是简单移动了一下病痛的位置。

当病人否认目前有问题时，苏·华莱士几乎一定会预言将来会有问题。“你等着瞧吧，”这是她结束前的口头禅。有两次她用了另一种聪明的办法。当时有两个人，她说一个人贫

血,另一个人肝有问题,这两个人都坚决否认。她瞪着病人,问道:“但是你头痛过,是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那是最初的征兆,”华莱士小姐很可怕地说,“你等着瞧吧。”

离开苏后,有多少人“瞧”了,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无法跟踪挑出的一部分案例,就像威廉·诺伦博士那样,他是为他那本神奇的书《治愈》做研究。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苏的病人指责他们的医生没有发现磁力诊断出的疾病。

我应该提到,苏·华莱士这些服务是不收费的。她接受捐赠,出售金字塔和磁铁,散发小册子,宣传她的健康食品商店和“无疾病生活”观。如果她个人外貌反映了她的方法,那么她是一个赢者。至少可以这样说,她长得非常漂亮。

这位磁疗医生、演讲家、研究者和灵学家在任何一群人



苏·华莱士。她头上的铁丝是“魔力金字塔”。

中，都会显得非常醒目。她头上戴着一个铁丝金字塔——当然，是为了集中她的能量——她还出售包在棱形塑料中的磁铁，上面贴着写有“北”和“南”的标签。一块磁铁价格高达35美元，而在一般商店中，这块磁铁只需一美元，但是没有多彩的包装材料和标签。她宣称，对人体正确运用磁铁的两极，可以治疗疾病，这些磁铁卖得非常好。我很高兴让她上镜头，让公众看到她的行医方式。你会看到，在我们拍摄的会面中，她没有通过测试。虽然很多人都从电视上看到这个节目，但是，在新泽西斯特福德，她仍然我行我素。

华莱士小姐有一个古怪的诊断方法。病人站在她身边，一只手臂伸直向一侧平举。苏会想着身体的某个部位，然后把手臂向下拉。如果手臂很容易落下，那个部位就有问题。你明白吗？当然，一个小小的实验就会让我的读者相信，那样举着的手臂很难抵抗向下的拉力。这全看用多大的力量拉它了。

苏·华莱士在另一次演示中，使用这种拉手臂法，她说这方法非常可靠。她说，她正力图把这个发现卖给烟草公司。她宣称，她可以通过“磁化”来排除香烟中的毒性。我不能在这里告诉你具体的作法，因为她相信她这个想法价值100万美元。但是，她在特异功能集会上多次演示过，没有失败过一次。一位病人被要求手中拿着一根“磁化”过的香烟，手臂侧平举，苏无法按下他的手臂。但是，当他举着一根一般的、没有经过磁化的香烟时，她说，他受到毒性的影响，很容易被她拉下。当然，正是苏·华莱士本人施加压力，所以效果很明显。

如果你认为这样古怪的方式只限于“磁疗医生”的话，那你就错了，最近有一本有关运动的畅销书宣称，吃了糖后，一个人的手臂更容易压下。实际上，新泽西的一位牙医试图让我相信这一点，我的同事亚历克西斯·瓦莱乔自愿接受试验，那位牙科医生测试他时，让他把糖含在嘴里，他却把糖藏在手心

中。当牙科医生以为糖在他嘴里时，就更加用力按他的手臂，他觉得这很明显。

我们决定在我纽约办公室里，对香烟绝技进行双盲测试。苏确信这一方法非常有效，同意接受测试。我们的方法非常简单直接，可以清楚地表明那种力量是否存在。总是有这种可能，华莱士小姐通过其他方法感觉到磁化或非磁化香烟的存在，于是下意识地在测试中施加不同的力。

她给了我们10根香烟。我从A到J给每根标上标签，随机挑出一根。电视工作人员中的一位年轻妇女写下这根香烟的字母(其他人都不知道)，然后离开房间，测试的其余时间她都不在。被选中的香烟被苏"磁化"，没有任何人知道它上面的字母，然后把这根香烟与其他的混在一起。她不允许再触摸或观看任何香烟。她从办公室人员中选出一位，他轮流举起每根香烟。我们要求苏说出来，哪根香烟是被磁化过的，但是她选择了排除法，告诉我们哪一根不是她寻找的那根。我同意了她的要求，因为它并没有改变结果，也没有给她任何优势，只是更有戏剧性。

她按压受试者的手臂，直到他瞪大眼睛。第一轮她赢了。但是，我很仔细，在测试开始前就说过，我们至少要进行10轮测试。我事先已经把规则说得很清楚，我不想一次定输赢。在接下来的测试中，苏·华莱士全部失败了。

我要说一件很有趣的事。当我们测试那些先到的人时，苏在走廊向我办公室的年轻人施展魅力。这并不困难，他们很快被她俘虏了。其中的杰伊·拉斯金最终被选中做实验中的受试者。

在刚刚描述过的第一轮中——华莱士赢了这一轮——香烟被混在一起。当她开始在其余轮次中失败时，她要求我们改变程序，不要把香烟混在一起，这样"磁性"就不会从香烟中

"擦掉"。但是,当她赢的时候,香烟也是混在一起的,她就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在这类奇迹中,这种非理性的行为经常出现。

总之,这三个测试是很好的例子,它们表明,在测试者预期活跃的时候,真正的双盲测试可以揭露那些虚假的说法。斯坦利·沃伊西克虽然相信他有特异功能,但是他不仅不能在适当的条件下演示,而且对他的失败说不出可信的理由。他的信徒会不顾一切继续崇拜他。文斯·韦伯仍然想要"完善"我认为不存在的东西。苏·华莱士仍然能说服轻信者,虽然在严格的测试下她失败了。欢迎这些人重新回来进行测试,但是我认为他们不会接受邀请的。

还要记住布朗德洛特,那位"看到"并不存在的N射线的科学家,他并不是老糊涂了才这么做的,他那时才54岁,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研究者。没有人能免于一厢情愿和坚持错误。布朗德洛特的欺骗被揭露后,他变得很不正常。

我们看到,科学家和我们一样,容易犯同样的错误。他们渴望新发现,这会迷住他们的眼睛,他们可以从他们的观察中读出并不存在的东西。但是,恰当的实验设计,特别是双盲设计,可以阻止这种错误。我们不期望业余者有这样的程序,但是我们应该这样要求专业人员。否则,那些所谓的科学发现会变成狂热的迷信。

第十一章

“灵学”与科学

一个人可以对单个实验的质量或某个实验者的能力表示怀疑。但是，把所有肯定的实验放在一起，证据就非常有力，理应引起智者的反思。

——威廉·蒂勒

重要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

——卢西乌斯·阿纳乌斯·塞内加（公元前4年——公元后65年）

相信超自然现象并不局限于文化水平较低的人。人们可能以为，只有小孩才相信圣诞老人，巫术是乡巴佬的幻觉，占星术是老人的娱乐。并非如此。世界上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人抛弃了常识和学识，去从事这类事情。我非常震惊地发现，有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组织极其热衷这种荒唐事！这一团体名叫“山案星座”，其成员智商极高，处于智商最高的那2%之列。

我没有被这种组织的外表所迷惑。拥有“高智商”与理性地行为处事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它只表明，通过一些公认并不完善的测试，某一个人在良好思维方面的潜力比一般人大。就像一把没有被高手用过的手术刀，智力也经常没有被充分利用。

一位郁闷的“山案星座”成员告诉我这一团体内部的动向。1978年4月《山案星座会刊》上头版文章《特异功能与智商的联系》提出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智商中是否有特异功能成分？”作者是理查德·A·斯特朗，他是“特异功能科学特别利益团体”协调人及其新闻通讯的主编。他的文章想知道，高智商是否是因为超感觉力，而不是因为智力——这一想法令“山案星座”非常不安，如果此说成立，那么这一团体的成员就是一些普遍人，他们只是窃取了其他人的智慧，类似于精神偷窃！

“山案星座”的一些成员宣称有治疗能力；许多人宣称能看到气。一位名叫丹·康罗伊的人据说在学习冥想课程，这样他就能飘浮到空中。如果他像冥想大师马哈里希教过的39999位学生一样成功，那他就仍然没有飘浮起来，还在地上。

特别利益团体按期排列出来。1978年7—8月排列的，除了“特异功能科学”外，还有占星术、信仰疗法、笔迹学、冥想、UFO和巫术。最后一个团体邀请我们“访问仙女世界，重新与古代力量联系”。

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一次集会上，“智商水平和冥想运动”与“超自然现象”成为讨论的话题。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山案星座”以一位笔迹学家和“特异功能解读”为话题。在圣地亚哥，知识分子在讨论“灵学”和“克里斯韦尔预言”！但是，纽约城团体更绝，他们讨论两个题目：“占星术加生物周期”和“色情秘鲁陶器”！在《山案星座会刊》后面，我发现其成员鲍勃·斯坦纳的一个通告，提供1000美元奖金，给任何一个能表演他不能解释或重复的灵学奇迹的人。没有人得奖。

这么看来，如果你过去迷恋过那些特异功能骗子，如果你现在为此感到羞愧，别泄气。在轻信那些荒唐的事情方面，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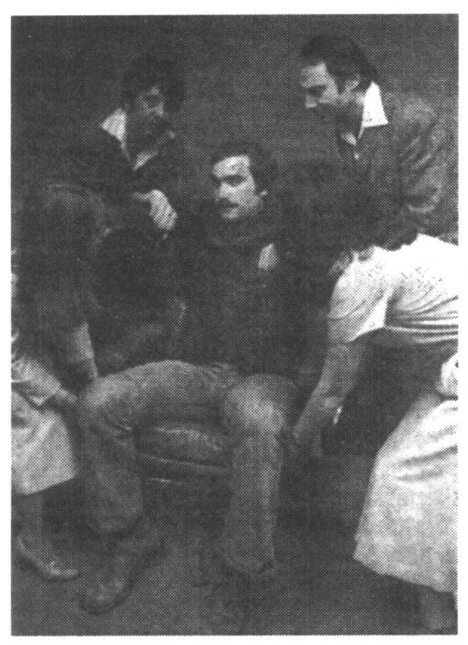
界上最聪明的人并不比你更聪明。

那些在其他领域卓有成效的科学家，当他们出面宣扬灵学时，对公众会产生极坏的影响。我过去说过，一个有驾驶执照的人，如果他违章驾驶，就要收缴他的执照；在科学方面，也许我们也应该同样收缴博士学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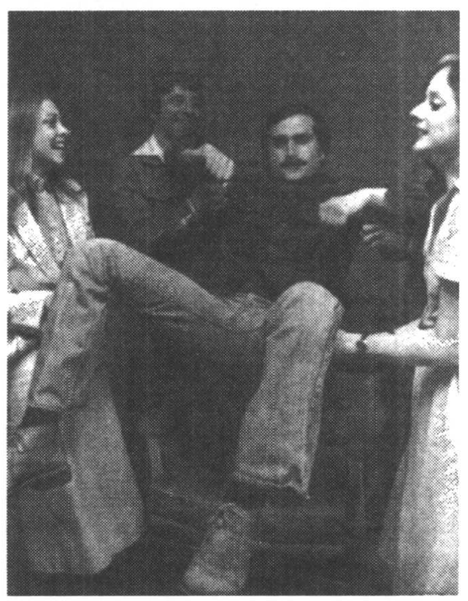
灵学的计算机时代早已到来。早在60年代初，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就把这一技术应用到超感觉力测试中。当时专门设计了一台计算机，代号为“维里塔克”，使用随机挑出的55000个数字，测试37位受试者，以便一劳永逸地决定是否存在超感觉力。心理学家C. E. M. 汉塞尔在他的《超感觉力：科学评估》一书的结尾处谈到当时刚开始的一系列测试：“如果维里塔克进行的12个月的研究，证明存在超感觉力，那么过去的研究就没有白费。如果超感觉力没有发现，那么就不必再做进一步的努力，许多年轻科学家的精力可以转到更有价值的研究上。”负责这一测试的是一位电子工程师、一位心理学家、一位数字家和一位物理学家，当这一测试完成时，它再次证明受试者并不具有猜测或影响事件的能力。参加研究的科学家们指出一个事实，这一事实在随后的10年中越来越清楚：灵学家倾向于扔掉“不重要的”资料，只报告“正面的”材料。

汉塞尔希望“许多年轻科学家的精力转到更有价值的研究上”，但是现在，他们的精力仍然在浪费。维里塔克被认为“不重要”，置之不理。

塞尔马·莫斯博士应该为她的勇气得到奖章。她应该得奖的证据，就是她在她的一本书中讨论“飘浮”问题，这本书叫作《不可能的或然性》。如何达到这一奇迹的指示非常明确。我们被告知说，让一个人坐在椅子上，让四个人坐在椅子的四角，然后神奇的仪式开始了。莫斯博士告诉我们，需要一个咒



手指放在被抬者的腋下。



同时使劲，四个人可以轻松地把他抬起来。

文，她在对这个程序的科学研究中，发现"热奶油巧克力软糖圣代"就是这个咒文，"巧克力蛋糕"也行。她还试图用"阿布拉卡达布拉"这一咒文，但是，这一咒文的效果不让人满意。

每个站立者把他或她的食指并在一起。站在坐着的人肩膀边的那两个人，把手指从后面插到坐着的人的腋窝处，另两人把他们的手指插到坐着的人的膝盖处。所有的人都念着咒文，然后向上抬。坐着的人就被抬了起来，据说这就是"空中飘浮"！

如果这听上去就像你在夏令营或生日聚会玩的把戏，我一点儿也不奇怪。本来就是那么回事。注意，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把手放在脑袋上念咒文，从十向后数，等等——但是那都同样是老一套把戏。我说"把戏"？这不是塞尔马的说法，她在她的书中描述了同样性质的其他奇迹，称这些为"科学还没有解释的技艺。"她说把人举起的把戏"也许是另一个超常技艺的变种，那是123磅的麦克斯韦尔·罗杰斯夫人1960年做出的，她举起了3600磅汽车的一端。"对啊，莫斯博士！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个技巧，还是像你一样就这么相信它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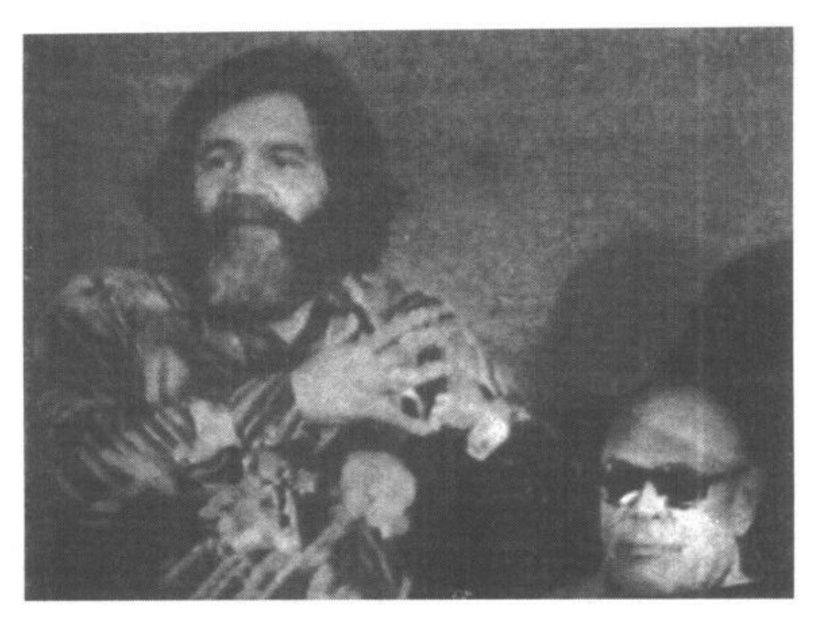
她描述的"空中飘浮"有多么神秘呢？真的，如果科学对此无法解释，我担心科学已经完蛋了。任何一位中学生都可以告诉莫斯博士，当一个人的重量平均分摊到其他四个人，大家同时向上抬，那人是很容易被抬起来的。但是，莫斯博士并不是惟一误解这一现象的人。科林·威尔逊写了一本《盖勒现象》，这本书充满错误，他在书中描述了那位前超级明星试图让科林本人"飘浮空中"。威尔逊说："尤里、希皮、特里尼和另一位妇女试图抬起我……它当然是不可能的。"照片下的文字说，但是，当尤里指挥大家一起使劲时，"作者马上开始升到空中"。这里的假设就是四个人抬不起作者，并且暗示他是通过神秘的力量飘浮起来的。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放弃了理性。

最后，如果我们查一下这个客厅游戏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玩意儿。塞缪尔·佩皮斯在他著名的日记中记载说，这个法国女学生早在1665年就玩的游戏，当时就是一个老游戏了！法国人玩这个游戏时，使用一首古诗当咒语，我们猜想用“阿布拉卡达布拉”这个咒语是不会成功的，因为现代科学证明那个咒语是无效的。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一位出色的灵学家做了研究。为了帮助灵学家研究空中飘浮的秘密，我把这首古老的法国诗歌翻译如下：

这里是一具尸体
像手杖一样僵硬，
像大理石一样冰冷，
像幽灵一样轻盈。
让我们以耶稣的名义抬起你。

佩皮斯是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这事的，那位朋友在法国亲眼目睹了此事。佩皮斯评论说：“这是我听过的最奇怪的一件事，但是他说他亲眼看到，我完全相信这是真的。”

英国出版的《特异功能新闻》1978年5月号上，头版头条刊登了超自然研究中的一个伟大“突破”，那是一篇题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弯曲经验》的文章，作者是布赖恩·英格利斯，他写了许多这类荒唐的文章。很快人们发现，到底是什么被弯曲了。英格利斯利用了1977年9月号的《美国特异功能研究学会会刊》(JSPR)上的一篇文章，那是约翰·哈斯特德主持的一次实验的描述，哈斯特德是伦敦伯克贝克学院的物理学教授。那次实验被认为是灵学中的一大进步，但是，在英格利斯胡言乱语的文章中，许多真话都被删除了：“一般来说，特异功能者在实验室都表现不佳，或者说在任何严格的条件下表现



唐·勒波尔，一位能让人“飘浮”起来的人，当他发出口令后，他的“魔力”传给被抬者。这完全是胡说。他在尝试时还把一个人摔了下来。

都不行”，“伪科学做不到两点：量化和可重复性。”“突破”不过如此而已。

哈斯特德做过许多实验，试图证明儿童能够使玻璃球中的一团回形针弯曲。1976年12月的JSPR上描述了这种测试，承认需要在球上留下洞孔，并说回形针的“弯曲”“从物理上讲，无法通过小洞在玻璃球中产生，但是，儿童受试者在这些环境中，可以通过超自然方式产生。”在随后写给1977年6月号JSPR的一封信中，哈斯特德承认，两个实验者（其中一人是德尼斯·帕森斯，他是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英国分会的成员）证明，在一个带有2.5毫米小孔的玻璃球中，很容易通过一般手法产生“弯曲”。这个实验失败了。另一个实验是挂起普通的弹簧锁钥匙，测试超自然力对弯曲的影响。英格

利斯说,这些实验是在特异功能者家中进行的,特异功能者很随意。儿童是受试者,“测试尽可能地随意……鼓励受试者做他自己的事(做飞机模型)来消磨时间”。

哈斯特德详细报告了实验条件,这使我怀疑他图表记录仪上的“尖峰信号”与静电有关,并非超自然力的影响。他说受试者动来动去,偶尔把手伸向挂着的钥匙,这时图表记录仪上就会产生结果。但是,那种尖峰是典型的静电释放,于是我把哈斯特德教授给我的电路图寄给保罗·霍罗威茨博士,请他评判,他是哈佛大学的。

霍罗威茨博士回答说:“你的解释是对的……如果那个‘实验’说服了任何人,那就说明他们太轻信了。那是普通的外部信号产生的非直线图形。这是典型的测量错误,因为真正的信号总是非常小的……哈斯特德应该用一个频道去排除一般信号的干扰。他不这样做真是太不细心了,他的结果也就毫无价值……从这样的设备中产生的资料毫无价值,直到他换了设备,排除干扰……哈斯特德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现在所做的,只要有一点怀疑心的人,都不会相信他。”

霍罗威茨博士刚刚完成了一本有关电子学的书。那本书讨论测量中的许多难题。哈斯特德的测量问题刚好也在他的讨论之中。

布赖恩·英格利斯评论哈斯特德的实验,说怀疑者现在只能救助于“最后一招,共谋”。共谋?当实验者遵循如此脆弱的方法,让孩子任意行事时,谁需要共谋呢?“哈斯特德所做的实验,任何地方的物理学家都可以重复,”英格利斯继续说,“只要有一个特异功能者愿意合作,使用他们认为需要的任何规则。”对英格利斯来说,黄金时代已经来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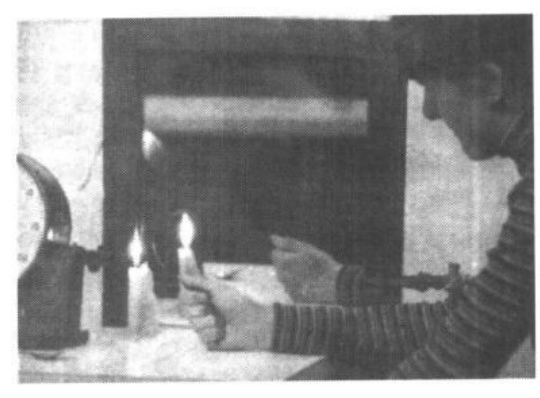
作为一个魔术师,我应该评论一下英格利斯的结论。他说魔术师把实验室看作“欺骗的避难所”。并非如此。只有不称职

者主持的实验才会向魔术师提供他喜欢的条件。英格利斯最后写道:“哈斯特德的工作将会给舞台魔术师提供新的学习内容。”错了。我们魔术师(还有其他理性的人)试图搞清楚,哈斯特德和英格利斯的记录那么糟,人们怎么会相信他们是灵学的发言人。哈斯特德自己说过:“证明者没有很高的可信度,那么他做的证明就是不正确的。证明者的可信度是他自己的责任心。”非常正确……哈斯特德的著作在这个领域是很典型的。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研究者,应该是很称职的,公众认为他是现今灵学界最出色的科学家之一。问题是,公众从来不知道灵学家所报道的实验和发现的真相。

我将讨论几个报告,这些报告清楚地表明了这些人含混的思维和程序。我还是要拿约翰·哈斯特德教授的推理能力作为例子。1977年12月,我写信给JSPR,表示惊讶:科学家竟然没有设计出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判定超感觉力的有无。我提到对勺子弯曲者朱莉·诺尔斯和其他人测试,我的信引来了哈斯特德的回答。我将列举他的一些观点,逐一进行评论。提到我的意图,他说我宣称我可以“证明一个现象不成立,甚至连这种现象是什么都不知道”。错了。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可以证明一个不可能的事。提供证据的应该是哈斯特德,他应该证明存在一种现象,而不是由我证明那里没有。上面提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经验”是不够的。哈斯特德还指责说:“兰迪先生……要求金属在密封的塑胶玻璃管中被弯曲。”又错了。我从来没有要求这样的事。那些宣称儿童能够弯曲勺子的人,才是真正的傻瓜。哈斯特德自己在皇家研究所宣称,他的孩子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所要求的,就是让他们为我做一下——并且接受我的1万美元和道歉。

哈斯特德说:“沃尔考夫斯基博士说:‘吉拉德弄弯了密封玻璃管中一颗钉子、一块金属片和一根弹簧,玻璃管没有一个

孔。'"真的吗，约翰?沃尔考夫斯基还说过，国王学院的约翰·泰勒教授亲眼看到吉拉德演示这种奇迹，但是泰勒告诉我："我绝对确信，吉拉德从来没有当着我的面演示或尝试演示任何奇迹……我……希望沃尔考夫斯基的记忆更准确一点。"沃尔考夫斯基则拒绝回答我反复问他的一个简单问题：这些密封的玻璃管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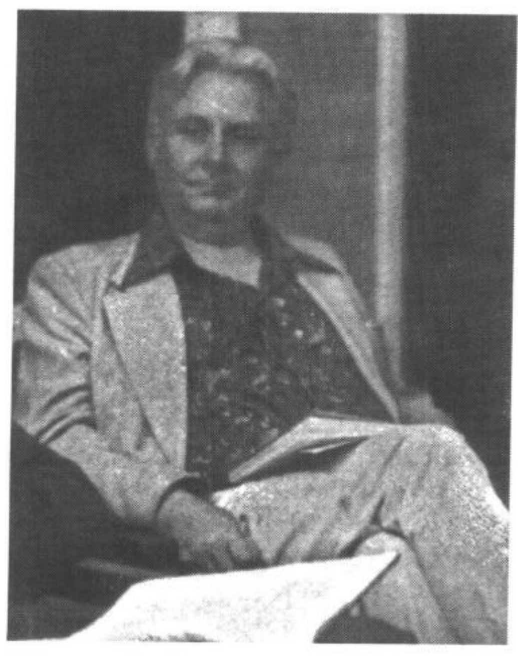


朱莉·诺尔斯坐在钟表、镜子和蜡烛前，握着勺子。要镜子中可以看到涂黑的勺子头。

朱莉·诺尔斯是一位年轻的英国姑娘，作为勺子弯曲者与约翰·哈斯特德合作。据哈斯特德说，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者，非常强壮和可靠。他的描述使她好像能拿走我的1万美元。我因为别的事到了英国，我收到哈斯特德夫人的电话和信，请求我到巴斯观看在那里实验室对朱莉的测试。我抽出时间来到巴斯，还有一些同事跟我一起，来见证这个奇迹。我们让朱莉坐在实验室，然后退到一张单向镜子后面，这样就不会打扰她。她母亲看上去非常厉害，她待在很远的一个办公室里，拒绝走近我，除了来拿支票。姑娘在那里坐了两个小时，握着一个勺子，勺子的匙部用碳涂黑，防止她触摸那个部位，如果她触摸了，就会在她手上的匙部留下证据。哈斯特德坐在旁边，不停地说他看到勺子弯曲了，并且鼓励地点头和微笑。他签署了一份协议，说我们的规则是令人满意的，他期待成功。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只要一发现朱莉没有特异功能，他马上会拼命辩护。我猜对了。

哈斯特德后来抱怨说，规则非常复杂(并非如此)，我说过朱莉受到“高度赞扬”(她受到哈斯特德和他妻子的赞扬)，还说我没有检查勺子的“轻微变形、残留重力、环形比重、微硬度、纹理结构、电阻、样本尺寸，等等”。他忽视了一个事实，朱莉·诺尔斯小姐说她能使勺子弯曲，我们的测试规则很明确，就是我们要看到一个勺子大幅度地弯曲。我们并不想去寻找那些微不足道的影响，我们要发现重大的变化。哈斯特德去赌赛马时，如果他下注的马匹只跑了第六名，他是不可能到下注窗口拿到钱的。当他看到一个规范的实验时，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其规范性！



约翰·哈斯特德教授在巴斯大学诺尔斯测试现场。

哈斯特德称我的实验条件"非常生硬"。不对,约翰,它们非常简单直接。哈斯特德说使用的那些勺子没有做标识。它们有标识,而且做得非常好。他抱怨说,只有勺子的一侧涂黑了。那是真的。因为我们事先明确规定,应该让勺子向下弯曲,所以只需要涂黑一侧,那就是施加压力的一侧。如果涂黑两侧,那朱莉把勺子放下时,就会影响勺子朝下一侧的黑碳,破坏整个实验。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哈斯特德在反驳我给 JSPR 的信时说,他指出这些是"为了推翻兰迪的说法,他宣称自己是一个比科学家更好的目击者"。我从来没有说过那样的话。但是,我要说,我是一个比某些科学家更好的目击者。

哈斯特德结束时说:"设计实验的任务最好让专业的实验者来作,而不是让专业的欺骗者来做。"不对,哈斯特德教授,我们应该说实验设计最好让称职的专业实验者来做。那么,我们这些专业的欺骗者就可以回归娱乐界了。

我希望我的读者注意到对我反驳所运用的那些技巧:错误的引用、虚构的说法、不顾事实、夸大和暗示对手低人一等。这是一些廉价的手法,没有什么效果。我要承认,我不能像他那样演算,我也没有受过他那样的教育,但是,我相信我能抓住一个扳勺子的孩子!实际上,任何一位中等智力的人都能做到这一点,除非他故意假装弱智。



这样可以很容易地弄弯勺子。

哈斯特德宣称史蒂文·诺思那孩子是神童，真的能够让勺子弯曲。史蒂文在伯克贝克学院接受测试，格拉纳达电视台也参加了。实验中，史蒂文像往常一样，一个人留在屋里，没有人在旁边观察他，只有自动记录器连在金属样本上。这是哈斯特德喜欢用的测试儿童时的方法。摄制组的一位年轻女士偷偷去看测试中的史蒂文，清楚地看到他正在用双手扳弯勺子，她赶紧跑去告诉那位科学家。但是科学家耸耸肩，认为是她搞错了。他微笑着说：“史蒂文可能会在下一个世界骗人，但不会在这个世界！”我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是典型的哈斯特德语言。

约翰·哈斯特德大胆开拓的这些实验方法，被费迪南多·巴萨里教授采纳，他在包洛格纳大学讲授物理学。这位研究者对意大利儿童进行测试，这些儿童发现，意大利的成人与英国的一样愚蠢。又把金属放进密封的塑料管，让人弯曲它。“这些孩子不会玩各种鬼把戏，”巴萨里教授自信地宣布说，“如果他们成功地产生了超自然现象，那它应该是真的。……我在有机玻璃容器中放进要弯曲的东西。然后我用蜡做的塞子把它密封起来。……有时候塞子是用丙烯酸树脂做成的，这样容器实际上是被焊起来，只有打碎才能打开。……甚至在这样的条件下，还是有很多东西被弯曲了：勺子、螺丝刀、铁棒、钢棒、铝棒和塑料棒。”

但是，事实再次证明这是谎话。在上面引用的文字中，给人的印象是，孩子们可以而且的确扳弯了焊起来的玻璃管中的样本。巴萨里在受到追问后告诉我们，他拿不出一个焊起来的玻璃管。其他那种玻璃管的塞子，非常容易打开，就像约翰·泰勒在英国发现的那样。巴萨里在同一次讲话中透露说，他和哈斯特德一样，坐在隔壁的房间，看着图表记录仪，他就是这样“观察”他的受试者的。但是这一事实被故意说得很含混。

当我访问意大利时，巴萨里的孩子们本来准备与我会面，试图夺得那1万美元的奖金，但是，巴萨里突然变得非常害羞，反对这么做。很有意思，不过，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哈斯特德的孩子们，除了诺尔斯，而她又得了个零分。巴萨里为他的方法辩护说："目前的研究虽然遇到很大的困难和荒唐的偏见，但它还是做出贡献的。"当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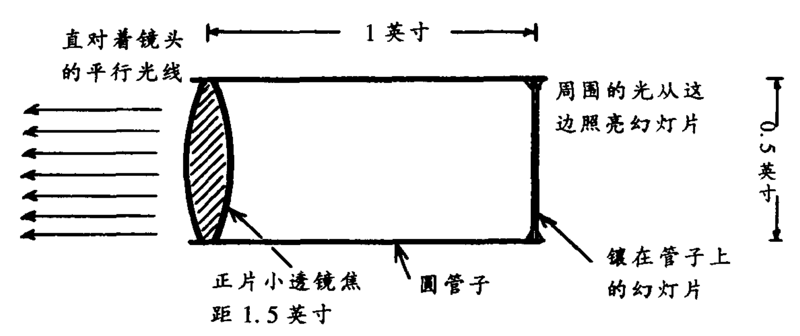
另一个曾经轰动一时的事件是泰德·塞里奥斯的"心灵照相术"，他是一位由旅馆侍者转变的"特异功能者"，他发现，使用一个简单的装置，找来几个头脑简单的人，他就可以做出不可思议的事。塞里奥斯找到丹佛的心理学家朱尔·艾森巴德，向朱尔表示他可以让图象出现在一个借来的、被控制的宝丽来相机胶片上。艾森巴德两年来一直支持宝丽来公司，因为他购买了大量胶片，交给塞里奥斯制作那些愚蠢的照片。艾森巴德写了一本书《泰德·塞里奥斯的世界》，详细描述了这事，这本书非常清楚地表明，一位心理学家多么容易上当受骗。有一次，他要求塞里奥斯制作出"长尾鲨号"(Thresher)的照片，那是一艘被报道说刚失踪的核潜艇。塞里奥斯同意了，给出了一张照片，艾森巴德宣称照片上的就是"长尾鲨号"，虽然有些变形。对于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这张照片好像是伊丽莎白女王二世，但是，这只表明我们普通人多么容易忽视科学真相，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因为正如艾森巴德表明的那样，伊丽莎白女王很容易变形为潜艇。

女王最近几年是胖了几磅，不过她的轮廓无论怎么说都不像一艘核潜艇。医生的证据尤其让人难以理解，灵学家都是这样。艾森巴德解释说，女王名字的拉丁写法是 Elizabeth Regina，我们已经有了一半了！什么？你不明白？你这样可永远成不了灵学家！我们再看一遍，好吗？ElizabeTH REgina，这样看明白了吗？艾森巴德敏锐地发现，"长尾鲨号"的前四个字

母就在女王拉丁文名字的中间！他多么聪明。作为一位弗洛伊德心理学家，他可能把他母亲扯进来——他的确这么做了。伊丽莎白女王对于大众来讲，就是一个母亲的形象。而据说大海就是万物的母亲。“长尾鲨号”在海中。法语“母亲”一词就是 mere，法语“大海”一词就是 mer，注意这两个词很相似。泰德·塞里奥斯很爱他的母亲，她的名字是——Esther！灵学是不是很了不起，朋友？因为在 Esther 这个名字中，我们找到了 SHER，刚好凑成 THRESHER（长尾鲨）这个词！

塞里奥斯现在已经成了昨日黄花，虽然他曾经是那些迷恋灵学的人的最爱。不久之前，《命运》杂志试图让他东山再起，刊登了一篇文章，上面有两张非常模糊的照片，据说是塞里奥斯用特异功能的方式拍摄的，拍的是当时的逃犯，留着短发的帕蒂·赫斯特。我看了那两张照片，我看不出那是一个人，更不用说帕蒂了。《命运》出版几天后，帕蒂·赫斯特被抓住了。她留着长发。猜错了？当然没有。对塞里奥斯错误的辩解是，他的照片表明她想要留短发。你被搞晕了吧？

塞里奥斯用一个很简单的小玩意来完成他的奇迹。你需要一块正片（放大）小透镜，最好是直径半英寸，焦距一英寸半。你还需要一个跟焦距一样长的小管子，把透镜放进去。从



塞里奥斯用具的示意图。左边放着一块宝丽来透镜，另一端有一片彩色幻灯片。



塞里奥斯的小发明。它可以藏在一个纸管中，事后悄悄地从纸管中倒出来。

任何彩色幻灯片中切下一个圆形片，把它粘在管子的一端。透镜安在另一端。

你手里握着这个小玩意，镜头一端朝着手掌。受骗者举着宝丽来相机，焦距是无限远，当你的手举在镜头前时，受骗者按动快门。你让管子直对着照相机。如果它焦点是虚的，那么就会产生出非常模糊的照片，就像塞里奥斯经常做的那样。这样拍出的照片很不清晰，但是非常有趣。照片经常在宝丽来相机框架中央，周围是一个圆圈。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用一个纸筒裹着你的小玩意，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很容易把那小玩意儿悄悄从纸筒中倒出，让别人检查纸筒，虽然任何灵学家都不会认真检查。

1967年，作家保罗·韦尔奇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赞扬塞里奥斯的文章。塞里奥斯称那个纸筒为他的“小发明”，那是用来隐藏他的光学设备的，韦尔奇在文章中对此一字不提。虽然在塞里奥斯的工作中，这个纸筒非常显眼，《生活》杂志为了使这一报道吸引人，却根本不提它，因为那个“小发明”一旦为人所知，那么人们就会知道他们的“科学实验”非常不



《技术评论》杂志的一位摄影师从他自己的相机中冲洗出一卷胶卷，这是其中之一。照片中可以看到一张椅子，重叠着作者的一只手，因为手拿着镜头。塞里奥斯也是这么拍的。

严格。

但是，艾森巴德却上了当。他宣称，虽然塞里奥斯喜欢使用纸筒，但是他经常并不使用，只是把他的手放在那里而已。两位杰出的摄影师查尔斯·雷诺兹和戴维·艾森德拉思，还有斯坦福大学的魔术权威珀西·戴阿考尼斯，他们三人一起去丹佛，看超级特异功能者演示，他们遇到了同样的作弊手法。在一次尝试后，塞里奥斯迅速把他的手放到口袋里。戴阿考尼斯伸手去拿，试图在“小发明”倒空前截住它。艾森巴德插到他们两人之间，反对这一行动，他显然忘记了，是他自己邀请这三个人来观察的，他现在在妨碍观察。片刻之后，塞里奥斯从口袋里拿出了已经倒空的纸筒，让他们检查。晚了一步。

观察者被邀请来进行观察，但是当他们要仔细观察时，却受到阻挠……戴阿考尼斯说，在观察中，艾森巴德医生问三位

观察者:“如果他的表演只有 10% 的是真的,你们觉得足够了吗? ”不,不够。因为那 10% 在你松散的“实验”的噪音范围之内,医生。实际上,根据雷诺兹、艾森德拉思和戴阿考尼斯这些专家的观察,一个高得多的百分比仍然在噪音范围之内。但是,我们要承认,如果实验是在严格的条件下进行,并且受试者至少受到适当的控制,那么 10% 会是很不错的。而对它现在这样子,没有人会感到满意或留下深刻印象的。

《生活》杂志故意不提雷诺兹 - 艾森德拉思 - 戴阿考尼斯的调查,他们的调查表明,与艾森巴德书中所说的相反,那些实验“没有进行适当的控制”,并且“在所有实验阶段都存在着无法弥补的方法论缺陷”。《生活》杂志完全知道那个“小发明”和三位称职观察者的报告,但是,为了让人相信这事,它忽略了反面证据。我问杂志的编辑,为什么要做这些删除,他们告诉我说:“韦尔奇初稿提到‘小发明’,定稿中被删除了,因为塞里奥斯并非总是使用它。”的确。但是,一个凶手也并不是杀死他遇到的每一个人。那么为什么不提雷诺兹 - 艾森德拉思 - 戴阿考尼斯的调查呢?《生活》杂志对此没有作出任何回答。

我和塞里奥斯以及电视名人休·唐斯参加 NBC 的《今日》节目,随后,艾森巴德对我提出了一个挑战,充分暴露了他这类人的非理性。所有的研究者都发现,塞里奥斯是在非常宽松的条件下进行实验的,艾森巴德于是很无聊地提议说,要我接受严格的控制,包括“彻底检查身体的所有洞孔”,然后“剥光衣服,穿上制服,密封在一间隔音,没有窗户的铁屋中”。我还必须喝醉酒。然后,要我画画。为什么?艾森巴德说,因为那些就是泰德·塞里奥斯实验时的条件。真的吗?医生,当雷诺兹、艾森德拉思和戴阿考尼斯在那里时,控制措施非常松散,不仅塞里奥斯可以随便进出屋子,而且戴阿考尼斯就在你眼皮底下拍了一整卷胶卷,而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有这三位证人

可以作证(他们很清醒,而且没有穿制服)。

这位了不起的研究者和举世无双的观察者，如果他要求塞里奥斯在他要求我的那些条件下进实验，那他为什么不早说呢?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美国特异功能研究学会会刊》。艾森巴德在那上面的一篇文章中,写到他对塞里奥斯的试验。但是,没有一处提到密封的房间、铅玻璃和不让塞里奥斯碰的照相机。我很想知道,在他的描述中,哪里提到他进行过那样严格的实验。根本没有。塞里奥斯的特异功能也根本不存在,那些研究他的人的客观性也根本不存在。

艾森巴德医生在给特异功能杂志写作时，他的水平最高。他在杂志上乱用术语,歪曲基本的事实。在1967年7月的《美国特异功能研究学会会刊》上，艾森巴德和他的同事用他们自己的笔揭露了自己。他们在文章中讨论了"小发明",并且提到，"塞里奥斯使用它和不使用它，所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他们接着描述了1965年3月的一次"目标"尝试,在那次尝试中,塞里奥斯创造了奇迹。所有六位"同事"都提出了目标,约汉拿·R·马克斯博士提出一战时的飞机。塞里奥斯和马克斯博士花了很多时间讨论早期的飞机，他们两人对此都很感兴趣,那天晚上,塞里奥斯知道马克斯会在场,他准备好了适当的工具。艾森巴德指出,在那次实验中,塞里奥斯有时候使用小发明,有时候则没有,共拍出了五张照片,都是一架古老飞机的某个部位。

在文章的前面部分,艾森巴德很天真地说,塞里奥斯使用"小发明",除了帮助他集中精力外,"没有发现其他原因"。如果艾森巴德像我一样,认真研究他的资料,他就会明白它的作用了,因为塞里奥斯只有在使用"小发明"时,才能拍出那些照片。

据说,直到今天,艾森巴德仍然相信,一个芝加哥旅馆侍

者可以用超自然的方法，在胶片上拍下图象。他的自尊不允许他承认自己受骗了，他将把这一幻觉带到坟墓中。鲍伊杰·洛夫格伦博士在《美国特异功能研究学会会刊》上写了一篇文章，谈到艾森巴德和其他灵学迷，他说他们"心灵堕落，思维有缺陷，与现实关系脱节"。他说的也许是对的。至少艾森巴德医生看上去不是很理性。

我与统计学家珀西·戴阿考尼斯认识很多年了，因为他曾经对魔术非常感兴趣，他很有资格对灵学的那些说法进行评判。他对魔术的了解是无人可比的，我并不是随便这么说的。珀西能用一叠纸牌来变戏法，其水平之高，连许多职业魔术师都会自愧不如，他对魔术师心理的深刻了解，使得他非常适合进行这样的研究。对魔术界很不幸的是，戴阿考尼斯博士很久以前就选择了一个更严肃的职业，今天他在研究尖端的统计学问题。他作为我的一位顾问，对我的工作帮助极大，虽然他没有积极参加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的活动，但是他一有时间，就会帮助我们。

他最近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家杂志是"美国科学促进学会"的会刊。戴阿考尼斯的文章批评了一些灵学家，引起了他们的愤怒。戴阿考尼斯正确地指出："现代灵学研究是很重要的……但是那些实验的设计很有问题，实施实验时也很不严格，对实验结果进行的分析也错误百出，这已经成为这一研究领域中最大的障碍，比受试者的欺骗更严重……实验中总是有许多漏洞。同样的错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文章指出，如果受试者的欺骗或糟糕的实验程序使得灵学工作不可信，那么这两者的结合就使得灵学加倍地不可信。

戴阿考尼斯一直在关注灵学工作，他不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而是一个主动的调查者。

除了参与调查塞里奥斯－艾森巴德事件外，他还与查尔

斯·塔特的工作关系紧密,塔特是一位出色的灵学家。一位纸牌魔术师曾经骗过了许多超自然现象的信徒,但是在戴阿考尼斯的检查下,被彻底揭露了。

当然,总有他没有搞清楚的奇迹事例,有的是因为有人要保密,有的是因为调查者不愿意透露重要的实验细节,有的是因为时间和距离的障碍。“我当然读到和听到过我无法解释的事情,”戴阿考尼斯说。我当然也要承认,我也一样。我还非常同意他说过的另一段话:“我直接卷入了十几个实验,还了解二十多个实验的详细二手资料。但在每一个实验中,实际发生的事都无法使我们认为它们是超自然现象。”

在现代物理学中,有一个非常棘手、前卫和表面看非常迂腐的概念,我难以把它说得非常清楚。我们用一个类比来说明这个概念,它很令人震惊。假设你从棋盘上拿走了两个国王。一个是黑的,另一个是白的。你把它们密封到两个相同的盒子中,然后把盒子搞混。你现在不知道哪个盒子装的是哪个棋子。你把一个盒子邮寄到远方,然后回家面对剩下的那个盒子。现在做好准备——难点来了。

在这时候,你无法说出寄走那个国王的颜色。从数学上讲,很显然,不管你选择哪一个,黑或白的机率各占50%。如果你打开盒子,你马上确切地知道寄走的国王是什么颜色——对吧?根据这个概念,你错了。在你打开盒子之前,寄走的那个盒子里放的,既不是黑国王,也不是白国王,而是一个“一半黑和一半白”的国王!你打开盒子这一行动,就导致了另一个国王变成相反的颜色。

也许你希望上面这些话是印刷错误或一个疯子的话,但是,它是以一种简化的方式,说明了实际发生在粒子物理学中的情况——仅仅是在次原子层面上。

说点题外话。我们都知道牛顿物理学——掉落的苹果和计算受引力影响物体的简单公式。接着就是那个爱惹麻烦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用他的相对论把一切都搞乱了,据说相对论比牛顿物理学更好。但是这要看你怎么理解。比如,用牛顿公式来计算掉落的苹果,这就很方便准确。爱因斯坦对这种计算没有增加任何东西。但是,当我们计算非常大的物体(星球、星系)、非常小(电子)或高速运动的物体时,牛顿物理学就不行了,就得用爱因斯坦的理论。这全看规模大小,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受一套规则支配,另一个更奇异的世界接受另一套规则。爱因斯坦引入到物理学中的定律,在牛顿物理学的规模上是不行的;变量是存在的,但其数量微不足道。

同样的,我们不能假设,爱因斯坦物理学中的结论,可以应用到掉落的牛顿苹果上。这正是那些"超物理学家"所作的,他们匆匆忙忙地拿出一个理论,用来解释认为自己已经证明了其存在的东西。在他们的世界中,观察必须有一个相应的解释理论。

约翰·阿奇博尔德·惠勒是量子力学的一位权威人物,他是美国科学促进学会的前会长,美国物理学会的前主席,现在是理论物理学中心的负责人和德克萨斯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他感到非常愤怒,因为超物理学家滥用了一个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另外,他非常熟悉"测量难题"及其滥用。

现在回到我们的棋子上:在电子世界中是真的东西,在棋子和苹果世界中就不是那么回事。比如,我们可以创造一对光子,它们有相反的振动,一个垂直,一个水平。他们会分开,向不同的方向行进。发现其中一个光子振动方向的方法很简单。光子经过一个测量仪器,就可以知道其振动方向。但是,光子被测量程序改变了——有时候被消灭了。我们不得不干扰系统,以便观察或测量它。我们一旦知道它的振动方向,我们

马上就知道了另外一个光子的振动方向——我们并没有对这个光子进行测量或干扰。简而言之,在这个层次上进行测量,我们必须干扰被测量的物体。奇妙的是,我们没有干扰其中的另一个光子,就已经把它测量出来了!

我想起了我对电视名人麦克·道格拉斯开的一个玩笑。我正在谈论假币,演示给他看如何辨别20美元钱币的真假。他交给我一张20元的钱币,我把它揉成一团,悄悄地把它与一张由棉花火药做成的假币掉了包,棉花火药很容易点着,而且不留灰烬。我点着一根火柴,伸向他以为是他的那张钱币,它一下子就烧光了。"这是真币,"我向他保证说,"假的不会烧成这样的。"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演示了著名的海森堡定律,即:测量行为本身就会干扰被测量的现象。

我们的光子例子就是一个现象,被称为"爱因斯坦-波多罗斯基-罗森悖论",它似乎表明,信息能马上从一个光子传到几光年远的另一个光子那里。这使得超物理学家欣喜若狂。埃文·哈里斯·沃克博士就是其中的一位,他马上得出一个疯狂的结论,认为这一切的秘密就是进行观察的人的意识。但是,让约翰·惠勒惊讶的是,沃克的问题是他误解了物理学的语言。在物理学中,"观察"是与"测量"同一的;沃克认定必须有一个人来进行测量,并干扰被测量的事物。其实真正的含义是,在测量过程中,一个设备或其他外力干扰被观察事物——它并不一定是一个人。由于这种误解,超物理学家又开始捕风捉影了。

在谈到沃克的观点时,R.A.麦康奈尔教授用了一个我不能在这本书中使用的词。伦敦伯克贝克学院的戴维·博姆博士对沃克的量子力学知识及其在特异功能学上的应用,也有同感。但是,沃克成为超物理学家们的宠儿,直到惠勒博士决定纠正这一错误。

1979年1月，美国科学促进学会在休斯顿举行了一次讨论会，题目是“科学和意识”，惠勒博士很不高兴地发现，会议安排他在一个小组中发言，这个小组中有一些灵学家，如哈罗德·普绍夫和查尔斯·霍诺思。他清楚地表明，如果他早知道的话，他一定会从这个小组中撤出来。他说那些灵学家“非常荒唐地想把量子力学和灵学联系起来——好像真有‘灵学’这种东西。”他公开抱怨说，美国科学促进学会承认灵学家是其会员，是犯了一个错误，灵学家会利用这种承认，给他们的主张披上合法的外衣。他说得非常对，因为哥伦比亚地区大学的一位哲学家阿尔伯特·莫斯利写了一封信给《人道主义者》杂志，说这家杂志揭露灵学，这是“令人惊讶的”，还说“美国科学促进学会接受灵学学会为其分会，这就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很可信，你们的文章似乎故意忽略了这一事实。”

惠勒博士说，美国科学促进学会接受灵学学者已经10年了，他提出了一个简单问题：“这一领域的研究……产生过任何经受了考验的成果吗？”他检验了灵学家那些虚夸的发现，最后得出结论说：“除了空谈，还是空谈。”惠勒博士呼吁美国科学促进学会开除灵学学会。有趣的是，在接纳其为分会会员时，连美国科学促进学会也觉得很难给这个丑孩子归类，它是惟一列在“普通类”下的团体。

灵学家们以可疑的灵学量子力学为基础，要求怀疑者承认他们的主张得到了量子物理学的承认，他们大谈海森堡定律、爱因斯坦-波多罗斯基-罗森悖论以及其他热门话题，说量子力学证明了怀疑的态度和怀疑的观察者会阻止超自然事件的发生，还说存在着比光速还要快的信息传送。这些主张的意思就是，只有最先进的科学才能用来证明灵学的正确，老式的因果关系那一套是不行了。他们还利用约翰·惠勒作为他们的证据。有一位灵学家在欧洲一次会议上遇见惠勒，他拥抱

惠勒,并宣称他很高兴惠勒终于接受超自然现象了。在美国科学促进学会的一次会议上,惠勒断然否定了这一说法:

“让我们把意识从巫术中解脱出来。让我们意识到,它是世界生物化学－电子机械的一部分。我们不要再把‘意识’或‘观察者’作为量子力学中基本观察活动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不要把观察者与观察工具混为一谈。有些图象是记录在胶片上,有些脉冲记录在磁带上,这些现象也都符合物理学的标准,一个人观看“特异功能者”演示或记录这种演示,并不会比简单的机械记录产生更大的影响。怀疑者阻止超自然力,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在这次讲话的最后,惠勒博士呼吁在场的所有人“继续坚持几个世纪以来的科学传统,排除神秘主义,坚持理性原则。不要让人利用爱因斯坦－波多罗斯基－罗森实验来宣称信息可以比光速还快地传递,或者主张所谓的意识间的‘量子互联’。这都是毫无根据的。都是神秘主义。都是荒唐的空想”。

最近,我去看一部影片,内容是一群印度尼西亚武术迷表演杂技,有人认为这表演非常“神秘”,我对此表示怀疑。一位衣衫不整的男子开始对着我喊“海森堡”。他要说的是,作为一位旁观者,由于我的怀疑态度,我阻碍了演示。我不明白,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因为我只是在观看一部记录奇迹的电影。我只得更正他说,海森堡定律只适用于原子或次原子层面。他的脸变白了,因为我是不应该懂得这种事的,但是,他接着反驳说,他说的是“特异功能海森堡定律”!真正的科学发现是多么容易被伪科学所利用啊!这是把一个特定范围的定律运用到另一个范围中,然后把它运用到另一个学科中,最后把它的名字都改了,到处乱用。瞧,这就是很好的例子!

虽然我揭穿了许多特异功能者,但是直到不久前,有一个

人却让我看不透。40年代的英国，S. G. 索尔博士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特异功能者巴兹尔·沙克尔顿，沙克尔顿接受了50万次测试，测试证明，他似乎真的具有超感觉力。这好像是一件无懈可击的案例，几年前，索尔去世了，使得无法进一步调查此事，尤其是他曾经报告说，他的原始资料“丢失”在一列火车上了。对于这个案例，你要么相信他，要么否定他。一直到最近为止，我们似乎必须相信他，否则就得认为所有的调查者都在撒谎。

索尔使用一个对数表，从1到5随意排出一列数字。他每隔100个对数表选出第八个数字，当它是在6和0之间时，就减去5——这绝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系统，但是已经很不错了。他会坐下，拿着那列数字，试图传送每个图象（用数字代表）给沙克尔顿。沙克尔顿当着证人的面口头回答，然后写下来。

耶鲁大学的G. E. 哈钦森教授宣称，这一系统“是迄今为止最严谨的调查方式”。匹兹堡大学的R. A. 麦康奈尔教授说索尔的一部著作“作为给科学家的报告，这是……自1940年以来……最重要的灵学著作……如果科学家认真阅读这本书，超感觉力争论就会结束了”。哲学家C. D. 布罗德说那本书“非常出色……为了防止做假而采取的预防措施毫无破绽”。连灵学家J. B. 莱因也高度赞扬索尔的设计和结果。这些结果真是让人难以相信——十亿分之一的偶然性。世界各地的赞扬声源源不断。英国科学界的元老西里尔·伯特爵士谈到索尔的工作时说：“我认为，在整个心理学研究中，索尔的实验是空前绝后的。”最近发现，西里尔爵士在研究遗传性时，自己伪造了大量资料，甚至为他的报告虚构证人和权威。爱丁堡大学的一位杰出灵学家贝洛夫教授称索尔的报告“是超感觉力领域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证据”。近来，他没有重复这一观点。

在这些赞扬出现后不久，有证据表明，这些实验中存在欺诈行为。一位观察者报告说，她看到索尔把一些 1 改成 4 和 5——他的 1 写得非常短，因此很容易改成想要的数字。索尔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这并不重要，不值得正式报告。但是在 1973 年，克里斯托弗·斯科特和 P. 哈斯克尔进行调查，索尔的欺骗变得非常明显。在目标数字中，1 太少，而 4 和 5 太多了。表中的许多 4 和 5 证明是沙克尔顿测试中的“猜中”。显然，当目标是 1，而受试者说出 4 时，索尔就把 1 改成 4。但是，即使排除这些数字，测试的结果也远远高于偶然瞎猜的结果，所以这些测试虽然有问题，但仍然是超感觉力证据的最好例子。

在《特异功能研究学会会刊》中，统计学家贝蒂·马克威克在 1979 年初揭露出了鲜为人知的事实。除了可能时修改数字外，索尔还聪明地使用了另一个简单的手法。马克威尔经过深入地研究后，发现了索尔在对数表中选择数字的地方。索尔不仅非常懒惰，重复数字表上的一些系列，他还在目标数字上每隔几个数字留下一些空白，当测试进行时，他向空白中填入“猜中的”目标数字。没有人想到要监视他，实际上他们也办不到，因为根据规则，他的数字表是保密的，核对时才能看。但是证据就在那里，因为发现的“额外数字”与沙克尔顿猜中的一致。突然，这些结果再也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了。

索尔完蛋了，这一行中最后一位名人身败名裂。但是，弗吉尼亚医学中心大学的一位灵学家 J. G. 普拉特为索尔辩护，他的辩护词是这一领域中最让人吃惊的——这一领域本来就以它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而出名。虽然普拉特承认他“应该扔掉所有这类著作”，他忍不住要为他以前的同事辩护。普拉特说，马克威克小姐的工作：

> 并没有提供清晰的解释……比如说，使我们得出索尔在研究中故意欺骗的结论……我认为，在有些情况下，索尔在进行实验前，可能对自己进行测试，当时他在记录纸上准备数字表。当索尔把数字填入数字表中时，他在运用他的预见力，下意识地选择受试者可能挑选的数字。我认为，这个“实验者特异功能”解释比说索尔故意在记录上弄虚作假更可信。

普拉特教授试图告诉我们的是，索尔具有预见力，他可以下意识地预见到沙克尔顿第二天会说出的数字，他下意识地把这些预见的数字填入表中！普拉特补充说：“我们不能高高在上地批评索尔的行为、动机和性格。”

啊，是的，我们可以。而且我们做到了。索尔正如指控的那样有罪。

瓦尔特·利维、塔戈和普绍夫、索尔和其他灵学“名人”，一个接一个身败名裂，记者们发现很难找到值得颂扬的英雄了。米切尔·布朗在1978年的《大西洋月刊》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他发现了剩下的惟一一位激动人心的人——一位来自圣安东尼奥心灵科学基金会的科学家，他的名字叫赫尔穆特·施米特。他的实验似乎是惟一严格控制的，他的结果似乎也很有希望。他运用复杂的硬件，目标很明确。惟一的问题是：(1)他的实验没有受到外来观察者监视；(2)实验没有能被恰当地重复；(3)至少有一些结果的含义非常古怪，连饱经创伤的灵学家也不愿讨论那些结论，特别是那些结论依靠的是特异功能量子力学，而特异功能量子力学已经被约翰·惠勒证明是错误的。

我在纽约举行的一次美国物理学会会议上遇到施米特。他是伊卡博德·克兰那种人,衣着随便,心不在焉。我一眼就喜欢上他,认为他很诚实。但是,我相信他很天真,坚信超自然的基本信条:任何矛盾就是深刻的证据。他在会上发言,题目是《存在超自然效果吗?》,好在这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结论。

施米特谈到一些实验,一个高速运转的随机发生器用来充当电子“扔币手”,随机产生一个“正面”或一个“反面”(或“是”-“否”,“红”-“绿”,“加”-“减”)信号。受试者被要求努力影响发生器,比如说产生出更多的“正面”而不是“反面”——他们似乎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样的实验需要一些数字程序。如果你反复扔一个硬币,产生的结果与“正面”-“反面”的对半比率不同,那你就必须运用简单的统计规则来检查这个结果,以发现它是否超过了偶然性。大体上说,扔 100 次必须产生 60 次的“正面”,这才能被认为超过了偶然性。那 10% 是超出预期的。但是,5 万次投掷中,“正面”只要超出半数 224 次(0. 45%),那就算是超出偶然性了,而在 100 万次中,超出 0. 1% 就是很了不起了。当然,我们这是假定投掷和记录方法都非常完美。

在施米特博士的实验中,所有的记录都自动记录下来,并且马上全部反馈给受试者,后者于是知道自己做得怎么样。实验的“次数”是预先决定的。他报告说,开始他没有得到结果,因为他并不是很相信。当他使用普通的受试者时,他注意到的是微不足道的否定结果。然后他开始测试有特异功能者,结果大都是否定的。但是他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因为他习惯进行一系列预备性测试,以发现某个受试者在实验那天倾向于得出否定还是肯定的结论,那种倾向就会作为那天测试的目标。

“我还做过其他实验,”施米特说,“那并没有奏效。”他没

有告诉我们做了多少次。从“良好”的实验中产生的成功数字似乎非常小。爱丁堡大学的贝洛夫教授试图用随机发生器做同样的试验,什么也没有发现。

施米特发言结束后,与会者进行提问,“随意停止”这一问题不停地被提出。简单地说,如果允许受试者想停就停,那实验就没有价值,因为受试者可以在胜利时停止或被停止,不顾实验继续时会发生什么。由于这个原因,实验必须预先决定测试次数。但是,随意停止也可以是随意继续。这是同样的问题。如果结果看上去不太好——要知道施米特的受试者马上就得到反馈,知道自己是否成功——很容易再进行几轮测试,看看是否能够得出有利的结论。

施米特说,在实验前,他对发生器进行了400万次的“投掷”测试,看看它的分布率是否50对50。机器似乎很正常——一切就绪。但是,在实验中,“投掷”有点偏向于中点线两侧,似乎一种超自然力量在起作用!但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次数少偏差就大。实验前的测试应该与实际实验的量相同。至于次数多的测试,机器的任何阶段性偏差都应该校正。当然,这是假定50对50的分布率是400万“投掷”想要测试的惟一性能。

另外,预先测试受试者那天的倾向(肯定或否定),这一作法也值得怀疑,因为如果机器在几千次“投掷”中有任何偏差,那么这就是在测试那个偏差了,随后的正式测试就可能只是在展示那个偏差!但是,美国物理学会的听众得到保证说,在测试中,经常用其他随机发生器来替换。这就像乘着一个漏气的气球开始旅行,同时带上许多修补工具,而不是乘着一个完好的气球出发。

在施米特的讲话中,有一个问题贯穿其中,那就是基本的缺陷都在事后进行了调整。当实验结果只证明了平均律时,这

是因为“没有激情”。经过一番统计，否定的结果被认定为肯定的。经过深入的询问，程序上的一些问题才暴露出来。那天晚上，雷·海曼博士的话发人深省，雷曼博士对灵学实验程序做过广泛的研究，他指出，施米特博士运用统计学时，超出了其正常的限度，从中得出了测试结果无法证实的结论。在场的许多学会成员都同意这一点。

施米特博士在回答中，想方设法回避了这些批评。但是，我最感兴趣的是另一个缺陷。

我问他，他为什么不提他最惊人的发现，那是这一领域最惊人的实验结果。

这个奇迹已经被写过和解释过了。在施米特博士的一次实验中，他把他的随机发生器的运行录了下来。没有人观察随机模式，也没有人把那次实验的记录打印出来。第二天，受试者被要求影响发生器，他不知道当时机器并非像通常那样运转，而是在播放昨天晚上的录音。记住，受试者通常的工作就是在发生器产生数字时，用特异功能来影响它；这里，面对播放录音的机器，受试者被假设能够回到过去，影响昨天晚上的发生器！既然棋子悖论坚持认为，不在场的那个棋子在观察者进入之前，既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那么可以推论说，在受试者运用意念之前，发生器的信号既不是“正面”也不是“反面”！只有当受试者在场并且用意念对发生器施加影响时，才会出现结果。

对一般人来说，这种想法真是难以理解。我一点也不习惯这么思考，我很天真，认为不管我看不看，盒子里的棋子总有一定的颜色。由于我坚持这种推理方式，于是产生了一个典型的无知问题。我问施米特博士，假设把发生器的录音结果马上打印出来，不让任何人看到。我要求他进一步假设，在实验开始前，把打印出来的结果寄到世界某个遥远的地方。

当实验结束时,是打印出的记录与磁带相符呢,还是只有磁带与被观察的实验相符呢?他的回答很含糊,我没有听懂。如果我们假设把磁带复制了250份(当然,没有人看到),所有250份磁带都会奇迹般地发生变化,以符合观察的结果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演示者的工作量多么大啊——他要在无意识中回到过去时间,改变所有那些磁带。让我们想象拍摄一张打印结果的照片,然后检查一下没有冲印的底片上的数字是否改变。当我们考虑到这些可能性时,真是惊讶不已。

为什么施米特博士不在他的演讲中提到这些奇迹呢?他回答说这些事情太复杂了,无法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说清楚。这可能是真的。但是,我注意到约翰·惠勒几天前刚刚攻击了灵学家们,那些灵学家试图把量子力学运用到他们荒唐的事业上。施米特可能觉得应该小心谨慎,不要再惹恼那条巨龙。

施米特演讲后,美国物理学会决定对施米特的主张进行测试,先派雷·海曼博士到圣安东尼奥观察一系列测试。但是,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如果观察者干扰被观察现象,那么任何失败会不会被归咎于海曼呢?同样,任何成功会不会归于他呢?一切都会显得很偶然。怎么办?

第二天,举行了一次热闹的新闻发布会,中午吃饭时,我问施米特博士,如果他的主张被证明有问题,他的实验结果是错误的,那他会怎么办。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直盯着我的眼睛。他说,他不欢迎这样的变化,但是他肯定会接受事实。我很高兴听到这话,因为我怀疑他已经变得跟其他灵学家一样:他们在否定或最小的结果中读出了本来没有的含义。但是,我对赫尔穆特·施米特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个诚实的人,现在我仍然这么认为。

第十二章

诸神的马脚

每个人都会宣传自己……你能证明这对谁有什么害处吗？

——托尼·柯蒂斯，演员评论尤里·盖勒和其他“特异功能者”

本书并不是讲宗教的，而是涉及到一些宗教方面的问题。宗教的本质就是，它不需要为它的学说提供科学证据（哲学证据是另一回事）。一些教派或冒险家偶尔会提供一些科学证据，这使它成为合法的质问目标。一些宗教干脆使用欺骗手法，就像那些不那么让人尊敬的个人和团体做的那样。我们要对此进行讨论。

激烈的战斗在相信上帝创造世界的人和进化论者之间展开，前者相信上帝独立创造了所有物种，然后把化石埋到地里考验我们的信仰，后者宣扬达尔文主义，主张物种进化。还有电视福音传教士，他们的观点似乎非常科学，但是，如果他们在学校参加简单的考试，一定会不及格的。

杰克·范·英普是一位电视福音传教士，他定期在电视

上向数百万信徒宣传他的科学观，最近他向我们做了复活节讲话，却反映出他对科学的无知。他提到许多人相信的“木星效应”，据说它会在1982年带来巨大的灾难。在这次行星排列成行后，地球将会陷入一片混乱。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杰克说：“地球将会变得7倍热。”胡说八道。这话毫无意义。“7”是一个数字，杰克。如果你以华氏70度为正常温度的话，那么7倍便是华氏490度。如果你在欧洲或加拿大，正常的温度是摄氏21度，7倍就是147度，仅相当于华氏的298度。

但是，杰克说，《圣经》告诉我们，以西结预见到的飞船是“beryl”，这是绿色的意思。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说，让人惊讶的是，建造航天卫星的材料不就是铍(beryllium)吗？《圣经》上说的就是事实，朋友们！似乎为了强调这个结论，杰克·范·英普向我们保证“我们在《读者文摘》上读到同样的事实”。啊，这我相信。

当这种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我们以为那些信徒会抛弃这些观点，觉醒起来。事实并非如此。19世纪有一个名叫威廉·米勒的人向他的信徒预言，经过计算，1843年3月21日到1844年3月21日之间，世界末日将会来临。最后时刻来临时，他的那些信徒聚集到山顶上，等待这一重大事件。它并没有到来，米勒又检查了一下他的计算，发现他算错了，正确的日子应该是1844年10月22日。到了那个时间，信徒们又聚集到一起等待，预言再次失败了，一些人离开了这个团体。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离开。今天，在这个闹剧135年后，米勒之类的人仍然在我们中间，宣扬世界末日，警告灾难将至。但是，他们现在的名字叫“第七日耶稣再生论教会”或“耶稣降临基督教会”，以及其他一些名称。他们的预言从来没有应验过，只有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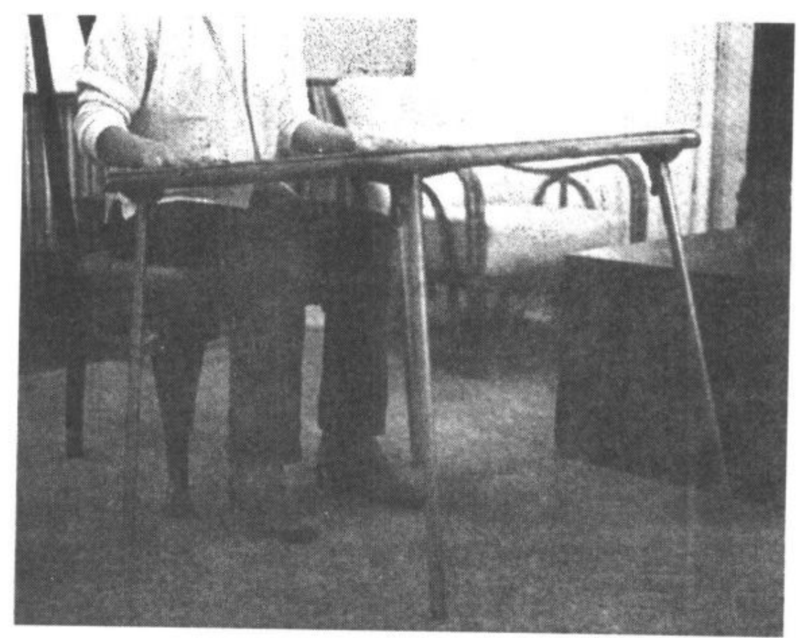
虽然美国人创造了招魂术这一“宗教”，但是它却在英国最兴盛。美国的福克斯姐妹发明了招魂术，在美国有一些招魂术的中心区：宾夕法尼亚的埃弗拉塔；佛罗里达的众多小镇；柴斯特弗尔德营；当然，现在加利福尼亚是最重要的根据地。但是，在英国，每个村子都有招魂者，报纸上登满了广告，赞扬各位招魂者的专长，这些招魂者每天的工作就是摇桌子和读信息。降神会形形色色，你想要什么样的，就能找到什么样的。

我不管去哪里旅行，都尽量多参加降神会。我经常被认出来，于是就进不去了。婚礼上是不欢迎魔鬼的。当我设法跟其他人一起混进去时，我看到，每个国家骗人的方法都是一样的。有两种最常见的方法：摇桌子和读信息。我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些程序，大家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方法多么简单而狡猾。

福克斯姐妹出生于纽约哈德维尔边远地区的一个普通家庭，她们小时候就发现，悄悄做出的敲打声，很容易被看作是幽灵发出的声音。她们先是用脚趾敲打她们的床板，然后熟练到能在信徒围坐的桌子上发出敲击声。任何噪音，一声吱嘎或一声震动，都被认为是来自避暑地（她们的专用术语，指天堂）。但是，当桌子开始倾斜，然后从地板上升起时，招魂术终于飞起来了。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它落下。

招魂术有各种各样的，通常对实际发生事件的描述总是有些夸大。最简单的招魂术是这样进行的：一张像普通折叠牌桌一样轻的桌子，两只桌脚离地抬起，同时四个人围桌而坐，手掌朝下按着桌面。手掌外缘的摆放很有讲究，刚好可以进行“控制”（这一行中常用的一个词），同时又让每个人相信没有作弊。这就像用塞子塞紧瓶底有一个洞的瓶子。桌子倾斜的把戏是很容易解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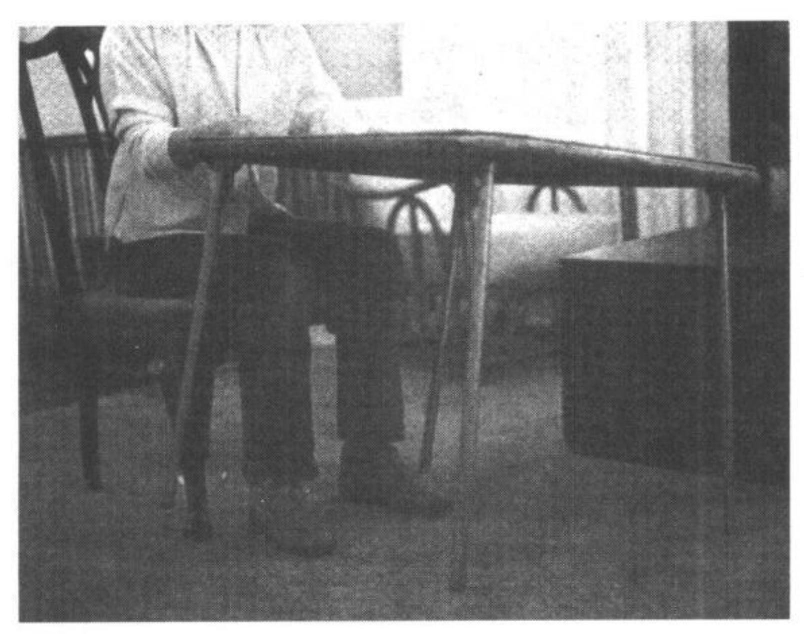
60年代初，NBC电视台（当时这个电视台还没有支持特



双手按着桌子，向自己面前拉，桌子的另两条腿会抬起来。

异功能)叫我去监督一次招魂表演，招魂者是南道尔·福道尔夫人，她已故的丈夫是位多产作家，写了大量有关吵闹鬼及其他神秘事件的书籍。当我为这个招魂活动制定了规则后，原定的拍摄计划就取消了。在这个活动中，负责挪动的是一个女人和她十几岁的儿子，他们的办法是面对面坐着，让桌子跳动起来。我一进去，他们就抱怨我的存在妨碍了他们，于是我告诉NBC电视台的摄制人员如何设置适当的条件后，就离开了。我的规则是这样的：招魂者靠墙坐着，双手平放在桌上，手肘后放着两块纸板，紧顶着墙壁。手臂只要伸向前推动桌子，手肘后面的纸板就会掉下来。他们做了几次，然后实验就取消了。

这么简单直接的实验谁都想得出来。但是，这些实验由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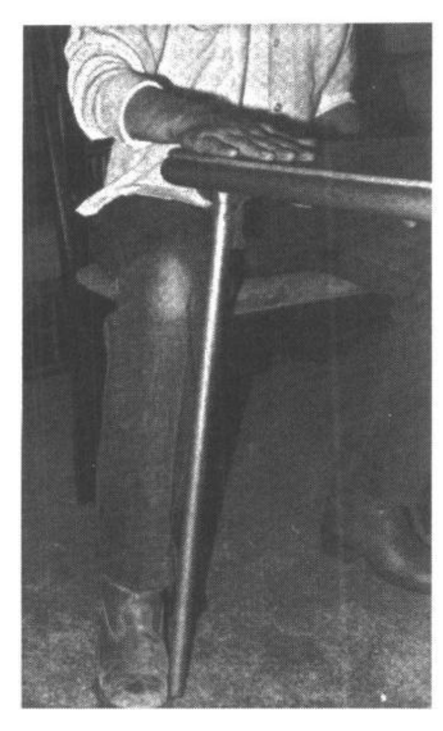


双手压着桌面向左推，右手的桌子腿就会升起。

某些奇怪的原因，阻止了特异功能现象的发生。

摇桌子的第二阶段是真的“浮起”，那是著名的尤萨皮亚·帕拉迪诺的拿手好戏，她是意大利的一位招魂者，来美国访问，最终被专家揭穿——虽然她的信徒并不这么认为——那些专家睁大了眼睛，说出了真相。从报道上判断，她使用了多种方法，但常用的是她的脚和手，后来被称为“人夹子”。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力气和胆量，她这两样都不缺。

把鞋底的边沿放在桌子腿尖下。这些桌子的腿上经常装着一个橡皮垫子，把木头桌脚垫起来，不与地面接触，桌脚与地面的高度刚好与鞋底边沿相等。这样，皮鞋底边很容易插进去。如果没有橡皮垫，招魂者可以把桌子稍微抬一下，放到鞋底边沿上。接着，一只手放在桌脚的正上方。招魂者手使劲往下压，脚往上抬，桌子就会直直地四脚离地。如果它从鞋边上



鞋边塞进桌子腿下，手向下按，脚向上抬。这样桌子就四脚离地了。

滑下来，重重地落在地上，那效果也和慢慢落下一样好。而且这样不借助任何工具，招魂者是“干净的”，招魂前和招魂后都不怕受到检查。

读信息是招魂者常用的另一种方法，它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使用最简单的方法。因为它太简单了，反而更具欺骗性。旁观者根本没有想到那么简单的方法，他在寻找非常复杂的东西。

1960年，我应作家威廉·林赛·格雷沙姆之邀，参加在宾夕法尼亚州埃弗拉塔的银铃营举行的一次聚会，银铃营是招魂术的一个重要据点，比尔接到报告说，教堂附近旅馆客人的邮件被私拆。跟我们一起的还有斯图尔特·罗布，他是一位

著名作家，对特异功能现象深信不疑，我们向他揭示出那些招魂者的真面目。

在一些大楼中，黑板上写着一些独特的降神会奇迹，诸如"石板信息"，说埃及语（当然是古埃及语）的幽灵，以及各种桌子招魂术，我们很想参加这些降神会。但是，那些降神会都有面目狰狞的守门人，不让我们这些陌生人进去。我们只好选了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降神会，地点是在一个大教堂。在教堂门口，要求我们在一张普通的档案卡片上写一句有关个人的话，然后把它放进一个信封中，把信封盖口折叠起来。然后要我们把名字写在信封上，把信封放进一个大篮子中。我们全都照办了。

在唱了很长时间的赞美诗后，招魂开始了。（噢，我差点儿忘了。还进行了一次捐款，以弥补开支。在这样的宗教活动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决不会被忽略。）一个相貌平庸的小个子男人走上讲台，来到放着信封的篮子边，总结了一下刚才要求我们做的事。我们这才知道，我们应该在信封上只写下我们姓名中的大写字母，而且卡片上应该写一个需要回答的个人问题，可是现在已经太晚了。我们搞错了程序，觉得自己非常愚蠢。但是——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错误地以为其他人都做对了，其他信封上都只写了姓名中的大写字母和问题。

为了向斯图尔特证明这次招魂会使用了欺骗手法，我们对信封做了记号。我们让他弄湿信封盖口，与里面的卡片粘在一起，另外，把他的信封对折起来。这样，如果轮到他的信封，我们就能一眼认出来。我们坐着等待。骗子开始了，他先瞥了一眼第一个信封，读出姓名中的大写字母，把信封高举过头。他唠唠叨叨地谈了一通幽灵和鬼怪，最后说到信封里面的内容，他看也不看就对里面的问题作出一个无关紧要的回答。然后，他打开信封，核对里面的内容，满意地点点头，扔下手中的

信封。然后转向下一个信封。

这种方法被称为“提前一个”。招魂者出来时,已经预先知道一个信封中的内容。那个信封就放在篮子的最底层。他拿起一个新的信封,故意读错上面的大写字母,叫出已经放在最底层的那个信封上的大写字母。所有的人都认为当时他手中拿的是那个信封。实际上,他对手中挥动的那个信封一无所知。他从大写字母中可以读出全名,但那只是装样子,因为其他人和我们一样,把他们的全名写在了信封上。他们接到和我们一样的指示。接着,他利用预先看过的内容,把它变成一个问题。他打开手中的信封,好像是核对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其实这又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看到又一个人的名字和内容,这样,当他举起另一个陌生信封时,就可以利用刚刚看过的内容。

但是,当招魂者拿起一个折起的信封时,斯图尔特坐直身体,全神贯注地看着。招魂者唠唠叨叨说了一大通,跟斯图尔特信中内容毫无关系,他喊出的姓名大写字母也不是斯图尔特。但是,他举着的信封好像是他的,这个猜测得到了证实,因为当招魂者打开信封时——表面上是核对他的回答——可以看到信封盖口被从卡片上扯开。毫不奇怪,当他拿起下一个信封时,喊出了斯图尔特的姓名。

信息读解非常有趣。招魂者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小男孩,这个男孩的名字第一个字母是 P——彼得,他在阳间和阴间都被昵称为彼特。招魂者继续说,和他在一起的是吉米、安妮和鲍比。这些名字熟悉吗?熟悉,斯图尔特回答说,他们曾经认识一位鲍比。信息读解结束了,招魂者打开举着的信封,露出微笑,满意地点点头,好像他从幽灵给他的信息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信封中写的是:“彼特在我心中。我希望他和他的朋友在一起。”招魂者和他的幽灵朋友都不知道,彼特是昨天刚死的

一只长尾小鹦鹉。招魂者说出的其他那些名字很常见，几乎肯定能说中的。斯图尔特收到的读解毫无神秘可言。

在这种聚会中，通常只招十几次魂，然后邀请剩下的那些人到前面登记，参加针对个人进行的招魂会。看到奇迹的“证据”后，很多人愿意花大钱单独来进行招魂活动。那些写有姓名和陈述的信封，在随后的招魂会中会非常有用。这些招魂者完全是在利用受骗者。要知道，这只是常用的一种方法。关于这个话题，可以写出整本的书来。骗局中有两个要点：第一，了解纸上写的什么，同时别让人发现你已经知道了。第二，用一种聪明的方法来解释你了解的内容，让人觉得你知道的比纸上写的要多。在银铃营我们看到一些招魂者水平非常低，与我遇到的其他招魂者相比，差远了。一位真正的职业招魂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碰一个折叠的信封。

拉马尔·基恩是一位招魂者，他骗得数千位佛罗里达居民倾家荡产。1976年，他决定洗手不干了。他向国税局坦白了一切，并且写了一本书《特异功能黑手党》。1977年，我采访了他，发现他对更微妙的欺骗手法知之甚少。他向我解释说，他不需要知道很多。他说，他怎么做都能让信徒相信。他最简单的欺骗手法都能让他们相信，有些手法是当场想出来的，每天干了一天后，他和他的同伴都会说起那些欺骗方法是多么简单，然后笑个不停。基恩的书在招魂者圈子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他接到威胁电话和信，于是他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避开他以前的同行朋友。那些人警告他，他们要报复他。他改名换姓，转而做进口生意，希望能够安定下来。但是，他的书名并没有错。一天晚上，他从他的商店里出来，一辆卡车猛地停在他面前，子弹呼啸而来。拉马尔·基恩腹部中弹，倒在人行道上。本书写作时，他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后，已经出院了，

正在恢复。他的"朋友们"试图实现他们的威胁。

波利特·库珀是一位自由撰稿人，她遇到另一种让她沉默的方式。1971年，她写了一本名为《信仰疗法的丑闻》的书，这本书批评了"信仰疗法"这一神秘教派，其创始人是L·罗恩·哈伯特。当信仰疗法组织的信徒提出诉讼，要求她赔偿1500万美元时，出版社马上收回了那本书。剩下的书也被销毁。信仰疗法教会发起了一个代号为"驱逐怪物行动"的活动，专门诽谤和骚扰库珀女士。自从她说出真相后，她就一直受到折磨。她受到持枪者的威胁和抢劫，诽谤她的信寄到她的邻居那里，说她是一个得了性病的性变态者。她说她被诬告制造炸弹，想要炸教堂，差一点因此被关起来。她为自己辩护，花了32000多美元。接着，事情突然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因为新的证据出现了。

信仰疗法组织成员偷走了正在调查他们的政府官员的档案，这件事被发现后，联邦政府的搜查证像雨点一样落到他们头上。结果，在1979年10月，八位信仰疗法组织成员在联邦法庭上被判犯了反叛罪，锒铛入狱。有关"驱逐怪物行动"的资料也被发现，库珀来到法庭，向她的迫害者提出赔偿4000万美元的诉讼。

哈伯特急于保护他半宗教、半科学的教派，非常清楚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发出了"政策信"(它的复印件泄漏出来)，明确指出，应该把法律诉讼作为对付敌人的武器，这并不是希望打赢官司，而是要从经济上拖垮敌人。信仰疗法组织自称有400万成员（实际上可能有5万成员），它有数以百万的现金和不动产，比它的对手更经受得起法律上的持久战。这个"宗教"还有另一个迷人的方面，它有一条指令，宣布执行"攻击对象"政策。在这个政策下，对于任何退出教会的人，可以用任何手段对其进行"诉讼、欺骗或摧毁"。这是一个很妙的想法，你

不这么认为吗？

1979年底，一家多伦多报社记者检阅了美国政府搜到的信仰疗法组织的档案。正是凭着这些记录，联邦政府才打赢了官司。这位记者看到了一份文件，标题是（非常像科幻－喜剧书）《保卫计划命令1074》。其中谈到一份在英国发出的秘令，面向全世界的信仰疗法教会分会，那个秘令叫作《计划：人道主义者的屈辱》。这个计划准备“解决掉”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及其会刊《怀疑者》。

这份文件警告文件接收者“采取措施不要泄漏”。文件指出的办法是要让大家觉得，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是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信仰疗法组织的成员认为，这样一来，公众就会相信中央情报局试图垄断超自然研究，使之不为外人所知。从信仰疗法组织成员的观点来看，搞臭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是很重要的，因为哈伯特的胡言乱语靠的就是对超自然的信仰。

“1074命令”的另一个目标，就是让其他主要宗教的领袖相信，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马上就要攻击他们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散发伪装的印有中央情报局笺头的信件。虽然这个像童话一样的计划没有实施，但是，有几封印有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笺头的假信还是寄了出去，那些信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根本骗不了人。

这些荒唐的“计划”连詹姆斯·邦德的行动都相形见绌，信仰疗法组织原形毕露了。虽然需要一些时间，但我相信波利特·库珀会看到信仰疗法组织倒台的。1978年，在巴黎，哈伯特受到缺席审判，他被判定非法集资，受到重罚，并被判入狱。在英国，一群信仰疗法组织成员被拒绝入境举行会议，因为根据英国法律，他们的教派不是宗教。米切尔·迈斯纳曾经是美国信仰疗法组织中的第五号人物，他报告说，教会对他进

行软禁，堵住他的嘴，把他双手铐起来，试图给他洗脑——他们称之为“旁听”。当然，米切尔的叛变使他成为信仰疗法组织的“攻击对象”。这些人真是太棒了。

1978年底，一件可怕的事件震惊了全世界，这个事件要是出现在科幻小说中，也会被认为太荒唐，不可信。谁会相信，将近1000位成人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杀死他们的孩子和密友，然后自愿喝下他们知道加入氰化物的葡萄汁？这是那个称自己为牧师和神的自大狂下的命令，他们服从了，他们住在拉丁美洲圭亚那的琼斯镇，非常相信那个自大狂。全世界到处都在问“为什么？”吉姆·琼斯“大师”是一位颇有魅力的精神领袖。虽然他的哲学极为可笑，他还是让加利福尼亚的许多居民相信，他与诸神有直接联系，是一位救世主。他使用这类骗子常用的一些诡计，“证明”他能够让死者复活——他在他的教堂中表演了47次“奇迹”——并向他的追随者表明，他能够从他们身体中摘除器官，以治疗癌症和其他疾病。他死后，他的信徒出来作证说，他们受到琼斯的威胁后，同意假装死了，然后再装出复活的样子。至于手术，比巴西和菲律宾的“特异功能外科手术”还要简单。据目击者说，琼斯只是把手伸到受到胁迫的信徒衣服下面，掏出鸡胗和其他东西。那些没有看穿他的花招的人相信了；那些看穿他花招的忠实信徒原谅了这个好人的骗术，因为这是为了宣扬他的观点。

因为琼斯表面看来是在行善，他又很善于利用这一点，于是一些著名的公众人物给他寄去赞扬的信，让他担任重要职务。他表演的“奇迹”是有点儿可笑，不过，为了行善，玩一些魔术把戏，有谁会因此受害呢？琼斯镇的大屠杀就是对这种天真想法的冷酷回答。

考虑一下下面的信息：一个宣扬爱和宽容的人得到政治

家和民间领袖的认可，被认为是一个受到上帝眷爱的人。他掌管着一个富裕和日益壮大的教会。他可以显示他起死回生的能力，没有人否认他的这种能力。他在另外一个国家创造了一个社区，向他的追随者保证，他们在那里将免于污染和偏见。他向他们传授防身术，警告他们注意"外人"，他们听他的话，相信他所做的一切。他领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这不是很合乎逻辑吗？那些容易被表面现象迷惑的人，他们的想法就是这么天真。

有些人可能会这么推理：如果他是个骗子，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支持他、爱戴他。如果事情并非像他说的那样，那些认为自己被利用的人一定会起来反对他，对吗？他的鬼花样——如果他有的话——就马上会被揭穿，对吗？是的，那是应该发生的事。但是，在早期——或者说在 1978 年 11 月 18 日大规模谋杀/自杀之前，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揭穿琼斯。美国国会议员利奥·瑞安是一位大英雄，他是很少几个站出来批评此事的人。瑞安飞到森林边的定居点，调查那里发生的奇怪事情，他为此遭到攻击。我们已经无法向他表示感激，只有以他为榜样，当另一个琼斯出现时，大声提醒人们。面孔和姓名将会不同，但是方法会是一样的。甚至现在就已经有人想要替代琼斯了。

除了没有及早揭示其荒谬外，人们追随琼斯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力，认为他们的领袖是一贯正确的。想一想联合教会的"大师"苟明文。他告诉他的信徒，一个"新的救世主"即将来临，他将是出生在这个世纪的一个韩国男人。苟明文就是一个韩国男人。他出生在这个世纪。他说这位"第三个亚当"将会变成一个"完美家庭"的父亲，来拯救人类。苟明文结过七次婚，他当然是一位父亲——当过七次以上。对于那些难以回答的问题，苟明文总是回答说："我是你们

的大脑。”他的那些年轻信徒每天从位于以前的“纽约人旅馆”的教会总部出发，乘车到曼哈顿街道乞讨要钱，他们非常相信荀明文的话。如果荀明文要求他们喝氰化物时，他们也会喝吗？

萨那诺是一个组织，它的领袖最近受到指控，说他试图用毒蛇杀人。如果接到命令，这个组织的成员愿意喝毒药吗？L·罗恩·哈伯特是一个科幻小说作家，几年前，他告诉一小群听众说，成功的秘密就是发现人们想要什么，然后卖给他们他们想要的。他创造了一个伪科学，然后把它变成所谓的宗教，称之为“信仰疗法”。哈伯特的信徒也认为他是一贯正确的。联邦法庭对他的审判已经告诉我们哈伯特有多么大的影响力。他的信徒也会喝氰化物吗？

上帝之子、爱坎卡尔、冥想运动，这些教派的领袖靠着一些胡言乱语，吸引了一大批狂热的信徒。他们宣称自己创造了奇迹，并且指出了拯救之途。下一次毒药聚会什么时候举行？

1977年，在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年度会议期间，有一位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想知道，相信超自然现象有什么害处。那不是一种奇怪但却无害的信仰吗？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非理性行为导致受害者失去他们的理智、金钱，有时候还失去健康和生命。作为回应，《华盛顿星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把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当成一群老太太的组织，经常大惊小怪。报纸评论说：

> 把严密的科学误用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上，没有比这更可笑的了。这是小题大作。是典型的用大铁锤打蚊子，用机关枪打蝴蝶……科学与胡说之间的界线并不像这些科学卫士说的那样清楚，大众的迷

狂也并没有什么危险……他们怎么没有一点幽默感呢？

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是谁写的，但是他应该知道，这篇文章激怒了不止一位委员会的成员。那位作者从来没有见过那些因孩子陷入迷狂而悲痛欲绝的家长的脸。他从来没有面对一个因迷狂而用尽终生积蓄的人。他从来没有在黑暗的降神会上握过一个妇女的手，这位妇女希望她所爱的人能够像骗子承诺的那样回来，那个骗子正是利用她的迷信。“没有比这更可笑……”？把这话告诉那些大学教师，他们因为相信斯坦福研究所的心灵感应而名誉扫地。“用机关枪打蝴蝶”？向学习飘浮的人解释一下，他们花了大量金钱和时间学习漂浮空中，因为导师告诉他们可以做到。“大众的迷狂并没有什么危险”？先生，请你挖出死在圭亚那的950具尸体中的一具，对着它的脸说吉姆·琼斯并不危险。“他们怎么没有一点幽默感呢？”这个问题应该得到回答。我们在旷野中呼喊，但是无人理睬，于是我们觉得悲伤、挫折和愤怒，这使我们的幽默感丧失殆尽。《华盛顿星报》显然很愿意这种非理性的状态继续下去。

我希望他们能笑得下去。

海曼应邀观察实验程序后，四年多过去了，施米特报告说他再也没有做过这类实验。那些实验非常惊人，他竟然放弃了，真奇怪。

第十三章

特异功能者们

> 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东西才是真的。
>
> ——约翰·济慈

1964年，在一次广播讨论中，我受到一位灵学家的挑战，要求我“别说空话，拿出钱来”。我接受了挑战，拿出一万美元，任何人只要能在令人满意的观察条件下展示超自然能力，就能得到这笔钱。此后，我走到哪里都带着1万美元的支票，可以立即支付给成功的申请人。到本书写作时为止，只有54个人通过了初试，并且这通过初试的54个人至今没有得到一分钱。

这笔奖金仍然有效，并且在我有生之年都有效。我在遗嘱中规定，如果在我死的时候这笔钱仍然没有被取走，那么我死后这笔奖金仍然有效，用我的永久财产做保证。那笔钱再安全不过了。

超自然王国是个奇怪的世界，灵学家们现在开始攻击

我，因为我提供了奖金，而不是因为我没有提供奖金！我被认为是哗众取宠。你怎么都赢不了。他们用各种可笑的方法随意歪曲事实。当超感觉力实验成功时，这证明了他们的说法；它实验失败时，它被称为"消极成功"，也证明了他们的说法。他们要进行科学研究——然后又说它太"不自然了"。他们抱怨我没有拿出奖金——当我拿出来时，他们又称之为哗众取宠。

俄勒冈有一个竞争者给我打来电话，要求我给他机票钱，让他从那里飞到纽约，以便他能够向我表演一些他的小把戏，我拒绝了。注意，我从一开始就决定，在这件事上，我不预先投入任何钱。这些人应该自己付所需费用，而且要根据我的时间安排。但是，如果申请人是认真的，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他们，我以后也不会。对于那些感兴趣的人，我现在把最新的规则公布如下：

本文描述了詹姆斯·兰迪有关特异功能得奖的规则。既然申请者的特长大不相同，将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制定规则。但是，在签定任何协议之前，所有的申请者都应该同意下面的规则。申请者要寄一封信给兰迪先生，说明他们同意这些规则。由于来信数量巨大，因此所有的来信都应该附上一个贴足邮票、写了回址的信封。谢谢。

我将支付总额1万美元给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在令人满意的观察条件下，证明具有任何超自然的能力。这样的证明应该在下面的规则和限制下进行：

(1)申请者应该事先说明他要证明什么力量或能力、证明活动的限制（诸如时间、地点和其他变量）和肯定结果与否定

结果的标准。

(2)只能接受预先说明的、在同意的限制中进行的演示。

(3)申请者同意,兰迪先生可以随意使用演示中取得的所有资料,包括图片资料、录像带或电影胶片,以及其他资料。

(4)需要判定程序时,这种程序将会预先决定。这样的决定事先由兰迪先生和申请者共同达成,得到双方的认可。

(5)兰迪先生可以自己不出面,要求申请者在一名被委任的代表面前演示,如果距离和时间决定只能这样做。这只是为了判定申请者是否能像他所说的那样演示。

(6)兰迪先生将不负担申请者的任何费用,诸如交通费、住宿费等。

(7)在合乎法律的情况下,申请者无论是受伤、发生意外,还是受到任何肉体或情感、经济或职业上的损失,他都放弃对兰迪先生或任何参与的团体或个人的所有的起诉权。

(8)当申请者在同意的协定和条件下成功,兰迪先生马上向申请者支付1万美元的支票。

(9)任何人都可以得到本文件的复印件,只要他向兰迪先生提出要求,并寄来一个贴足邮票、写有回址的信封。

(10)本奖金是由兰迪先生个人提出的,与其他机构或组织没有任何关系,虽然其他人可能参与检查申请者。

(11)本奖金面向全世界的任何人,无论性别、种族、教育背景等,并会继续到有人得奖为止。

(12)当作出申请者不具有特异功能的结论时,申请者应该同意得出这一结论的评判标准。这将是接受或拒绝申请者的一个重要理由。

公证: 签名

新泽西州简·V·N·康格 詹姆斯·兰迪

蒙茅斯镇

1981 年 6 月 18 日

在过去 15 年中,都有谁应招来取这一大笔钱呢？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真的相信他们有特异功能的人,另一种纯粹是骗子。我发现,第一种人比第二种人多得多。骗子如果真聪明的话,是不会接受我的测试的。

当第二种人接受我的测试时，他们有一种很独特的方法。他们提前声明，他们拒绝拿那笔钱，如果他们通过测试——目前还没有谁通过测试。参加者放弃奖金,以证明他们的纯洁,这样一来,他们就蒙上了圣人的光环。但是,我并不相信圣人,所以我一点儿也不为所动。我只是更加谨慎了。

比如，法国的琼－皮埃尔·吉拉德和美国的苏西·科特雷尔就预先说明,如果他们成功了,他们不要奖金,他们都称自己是特异功能者，但是在测试中只是表演了一些蒙人的戏法。在这两个案例中,他们的随从都告诉我,奖金这样庸俗的东西只会提供“负面气氛”,影响他们的演示。奇怪的是,当周围环境很便于观察时,他们两人都不肯表演。

要是把我测试过的所有案例都叙述一遍，这本书都装不下。我并不是在写《失乐园》。但是,我愿意挑出几个典型的案例,详尽地描述一下那些为了得到奖金而作的努力。有的人的做法很老套,有的人的方法非常新奇和聪明。我们从后来那类中的一个开始,那发生在 1978 年纽约布法罗。

苏西·科特雷尔是一位非常漂亮的金发女郎，来自堪萨斯的米德。在她引起我和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注意的前几个月,她出现在 NBC 电视的《今晚》节目上,表演了一个纸牌魔术,显然骗过了节目的明星主持人约翰逊·卡森,卡森是娱乐界中著名的魔术师。卡森以前告诉过我,他不会允许任

何宣称自己有特异功能的人在节目上表演，除非那个人接受严格的控制。有一位名叫马克·斯通的人找卡森节目的工作人员，宣称他真的有特异功能。那天晚上，卡森揭穿了斯通，他只是建议简单地变动一下条件，斯通就失败了。约翰逊告诉我，斯通的经纪人坚持认为他是真的，他愿意接受测试。

不难理解卡森为什么会被苏西蒙骗了。他的观察力非常敏锐，但是一位漂亮的20岁乡下姑娘却打败了他，她表演的是一套很不出名的纸牌魔术，卡森不可能知道那种玩法。我听到一个故事，吉米·格里波更是是拉斯维加斯一位技艺高超的纸牌魔术家，据说他向卡森推荐科特雷尔，并且在NBC节目前为约翰逊展示了她的特异功能。突然，所有的人都闭口不谈这个故事，格里波矢口否认他与漂亮的苏西有任何关系。我们猜测……

苏西的父亲与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联系，要求对他的女儿进行仔细测试。他还明确提出，不要提我那1万美元的奖金，以避免把商业气息弄到测试程序上。经过商讨，测试日期最后定在1978年3月16日，委员会主席保罗·库茨委托我和马丁·加德纳负责设计和控制程序。我们在测试区架设了一台摄像机，并用白色绳子划出摄像机拍摄的范围。所有的行动只能在划出的测试区中进行。如果苏西的手或任何一张牌出了测试区的范围，测试就必须立刻停止，回到测试区，所有的东西都要被没收，进行仔细检查。我们准备了好多副牌，全都做了标识，而且是崭新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准备了一份明确的声明，苏西·科特雷尔和她的同伴都仔细读过，并同意了。

这里应该讲讲最后那一点。在我35年的调查生涯中，我发现，在这样的测试中，难以得出明确结论的最普通的原因，就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明确测试的条件和范围。因此我坚持受



苏西·科特雷尔。

试者应该预先知道期待的是什么，应该预先同意测试条件是满意的，应该清楚知道什么是可以接受的证据，最后，还应该服从在这些条件下达成的决定。这样一来，事后的批评和对失败的无理辩解就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告诉苏西，她一进入测试房间，就会处在摄像机的监视之下，她同意了。我们问她是否一切正常——“振动”、天气、那天的时刻等等，她说一切都非常好。她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她在会上说她非常紧张，我们不想让她拿这个作为她失败的借口。但是她向我们保证，她的状态非常好，我们一切就绪了。在苏西和她父亲签完协议后，我们走进测试房间。

一台电视摄像机架在三脚架上，镜头正对着划出的桌子。很不幸的是，一个ABC电视台的摄制组也在那里，虽然我

告诉他们不要挡住我们的电视镜头,他们还是经常挡住,不过幸好不是在任何重要时刻。ABC 在一部有关超自然现象的纪录片中,没有采用随后的故事。他们这么做的理由不清楚,但是我认为既然苏西完全失败了,他们就认为那是“没有故事性”的。但是,如果她成功了,我怀疑他们一定会把它放到黄金时间播出。这一行就是这样的:成功被大肆报道,而更多的失败和暴露则被置之不理。

一台摄像机放在靠边的一张大桌子上。来自纽约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欧文·比德曼和吉姆·波梅兰兹坐在那里,我们需要他们细致的观察和记录,便于以后分析。马丁和我坐在苏西要坐的椅子后面,一人一边,离开大约 5 英尺。几位来自大学的人也在场,苏西将要从他们之中挑选参加者。

我们询问苏西她有什么特异功能。她说她“有时候”能够说出一组面朝下放着的纸牌的花色。我们对这种含糊的说法表示不满,她然后估计说,平均来讲,她的成功率是 52 次成功 48 次。报纸上还报道过她的其他特异功能,她在采访中也提到,她估计成功率也是这样的。但是,在卡森节目中表演过的那种特异功能,她说是她最拿手的。在那上面,她“几乎总是”成功。

测试程序是这样的:她预测哪一张牌会被另一个人从一组铺开的、正面朝下的纸牌中被选出,她的预测是写下来的。另外,使用的纸牌是崭新的,洗过的纸牌也不是由她提供的。挑选是非常自由的,预测也是预先写好的,写得非常清楚,字也很大,那张纸由另一个人保存,并非苏西本人。

你刚才读到的对科特雷尔程序的描述,很适用于小报。这个描述很正确——但是正式开始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读者会发现,其中有一些“曲解”,使得这个特异功能奇迹不那么让人信服。

回到实验室：当她身边的录像机准备好但还没有启动时，苏西被告知可以表演她的特异功能，不受任何控制。但是还告诉她，这并不是测试的一部分，只是一种热身。她同意了，但是要求把她父亲送到屋外。苏西告诉我们，他使她很紧张；父亲证明说，的确如此，他已经习惯了，苏西发功时，他总是被赶到屋外。他的话引起了一片咯咯笑声，但是马丁和我交换了一下眼色。事情变得非常清楚，她的方法显现出来了。

我们给了她一组纸牌。她说那是“盖着塑料”的纸牌，她不喜欢用这种纸牌。我马上建议换掉这组纸牌，给她标准的扑克牌，但是她决定使用最先提供的那种牌。你瞧，不要给她任何失败的借口，这非常重要。即使一组她觉得不舒服的纸牌，也能成为失败的借口。她把牌反复洗和切了好多次，有一次露出漂亮的微笑说，她“对这类事不是很在行”。马丁和我没有微笑，认出这是一种欺骗行为，苏西此后再也没有这样做。她无数次地洗牌，直到关键时刻来临。苏西然后要了一张纸，在上面写了什么，然后继续。马丁和我看到必要的步骤已经完成，她突然把那组牌拍到桌子上，然后用两手把牌摊开成半圆形，反复推来推去，排列成似乎很随便的样式。她把它们推成不同的形状，她挑出的一个参加者是一位年轻妇女，就坐在她对面，苏西要求她从那一堆纸牌中挑出“任意五张牌。”当每张牌从那一堆牌中抽出时，苏西都要把它们重新排列一下，好像是非常随意的。但是，到了某一刻，她停了下来，身体向后一靠，离开了桌子。

参加者面前放着五张正面朝下的纸牌。苏西然后排除一些，直到一张挑出（以后再详谈这一点），然后宣布说这就是所要的那一张牌。在她为我们做的四次演示中，她对了三次！这种可能性是惊人的1/36000——当然，这是假设没有使用任何欺骗手法。但是，对于马丁和我来说，欺骗手法是非常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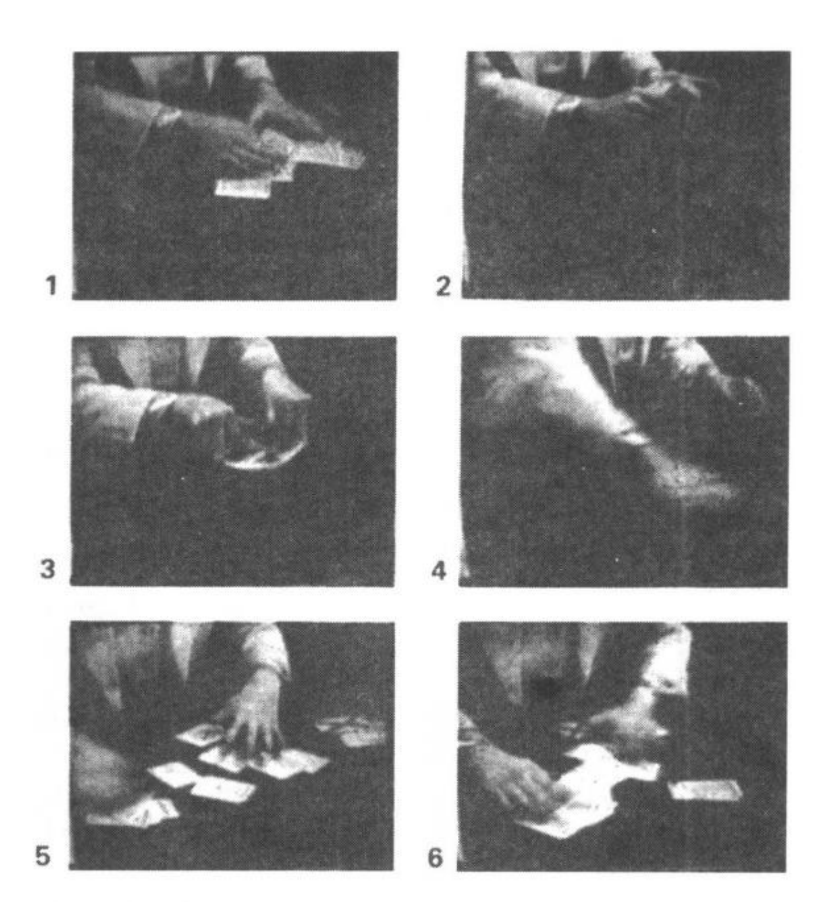
的。这一套在纸牌魔术师中是很熟悉的,并且近几年已经印成书出版,一般公众都可以买到。苏西开始洗牌是很随便的,直到“关键时刻”来临——即她看到了最上面的那张纸牌。这是她写在纸上的那张牌,也是将要被挑中的那张牌。接下来的洗牌就变得很有条理了, 每次洗牌和切牌都会保留最上面的那张牌。突然,那叠纸牌被拍到桌子上,迅速铺开,反复移动。但是,我们注意到,最上面的牌几乎立刻被推到一边,靠近苏西和她的手臂,她的手臂在移动牌时会挡住它。她然后用大拇指压着那张牌,推着它移动一下,然后把它留在不同的位置,但是总在随手可及的地方。

最后,苏西把选中的那张牌推进那堆牌中,其所在的位置刚好是最可能被选中的。然后挑选程序开始了。如果那张牌没有被马上选中,那么再轻轻拍打,马上把它推进最容易被选中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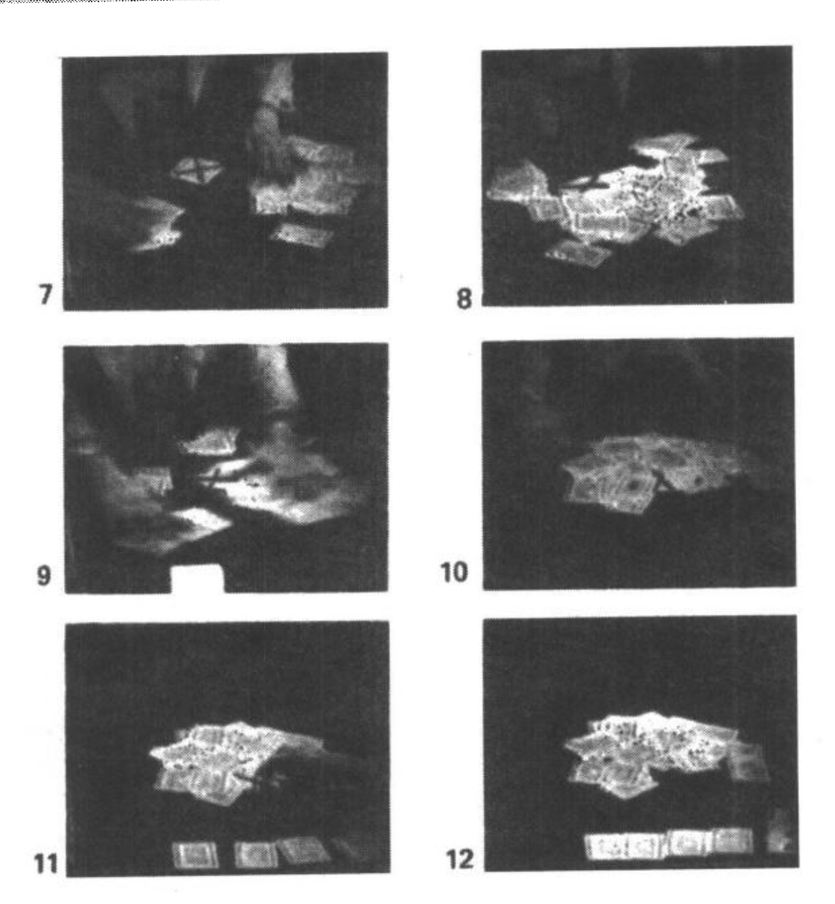
她在 52 张牌中,有五次机会选中所需要的牌。再说,大部分牌都在移动或她的控制下,被排除在选择之外。但是,即使所要的牌在那五张选出的牌之中, 她怎么能够使那张牌最终被选中呢?

这就是演示破绽所在。苏西想尽一切办法使得五张牌中,所要的那张牌被选中,而且她很少用同样的办法。假设所要的那张牌在第四的位置。她会说,“说出 1 到 5 之间任何两个数字。”如果回答是“1 和 3,”她就会轻松地说,1 加 3 先于 4。赢了! 或者,如果给出的数字是 1 和 2, 她就会迅速排除 1 和 2 号牌,把它缩小到剩下的三张牌,告诉受害者选择“另一个数字”,如果选的是 4,那她就赢了。否则她会继续玩下去,直到只剩下她想要的那张牌。或者她会从相反的一头数起,把 2 变成 4。变化是很多的,我确信科斯雷尔小姐全都知道。

在卡森节目中,当埃德·麦克马洪洗牌时,苏西看到那叠



这些照片是由摄像机拍摄的（她不知道）苏西·科特雷尔玩牌时的花招。(1)科特雷尔把牌朝下铺开，把它们“混在一起”。(2)牌被收拢。在这过程中，牌的正面对着她，她右手的手指把最上面的那张牌（标明X）向上翻开，这样她就能偷看到。从这时开始，她就小心地控制住最上面的这张牌，红桃3。(3)她反复洗牌，但最上面那张牌一直在最上面。(4)突然，她身体向前倾，把牌铺在桌子上。(5)一小堆牌被推到一边。(6)左手把有最上面那张牌的那堆牌拉过来，右手把别的牌推成一个半圆。



(7)在洗了很长时间牌之后，最上面那张牌仍然控制在她的手边。它不时地被动来动去，但一直能认出来。(8)她停了一会儿，上面那张牌仍然在控制中。(9)牌又开始动起来，左手大拇指是用来控制和移动关键的那张牌的，它又推住那张牌，推到前面。(10)在牌被堆起来后，最上面那张牌在那堆牌的下面，最容易被观众挑中。(标有 O 和 X 的牌是要被挑选的。)(11)观众挑选了五张牌。要求观众说出 1 到 5 之间的任何两个数字。说出的是 1 和 4。“很好，”苏西说，“加起来等于 5。翻开第 5 张牌。”(12)牌被翻开，证明是苏西预言的那张。

牌底部的黑桃一，她要求四个人坐到桌边选牌。她看到麦克马洪选中了正确的那张，于是她转过身，要求他们选出手中“最大的那张牌”。当然，那就是麦克马洪手中的黑桃一！我们怎么能如此确定呢？因为那天有好几个人用家用录像机录下了节目，在家看节目的人都可以看到那叠牌最下面的黑桃一。另外，观众还看到苏西在桌边蹲下偷看。

那些敏锐细心的读者一定会产生疑惑。我说过，苏西同意，她一进测试房间，摄像机就可以拍摄，但是我提到摄像机时说，我们进入房间后，它“准备好但没有启动”。真的，那台机器没有启动，但隔壁房间的一台摄像机却已经启动了，它详尽地录下了苏西“非正式的”、没有控制的测试，她本人对此一无所知！因此，她没有努力掩盖她的方法，以为我们中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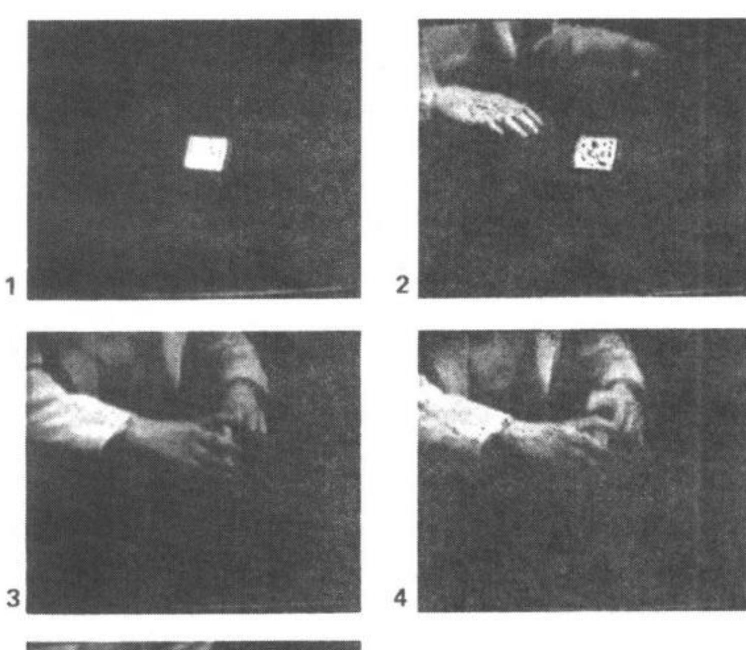
当然，后来我们很容易证明我们的观察——可以看到她偷看最上面的那张牌，看到假切牌和假洗牌，注意到最后对关键牌的操纵。弗兰克·加西亚是一位著名的纸牌技巧和赌博手法专家，他看了录像带后，认为我和马丁的观察是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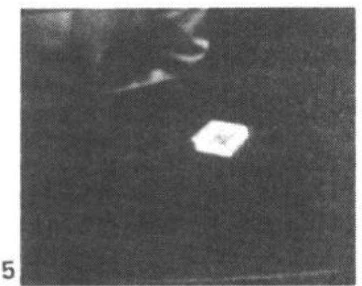
苏西·科特雷尔没有意识到我们另有安排，同意正式演示。我们启动了假摄像机，苏西又玩了几次花样。但是，程序上有了一个小小的变动。在她铺开牌之前，我们切了一次牌——此后她就得零分了。顺便说一句，在一个公正的测试中，她拿不到所要牌的机率是 92.5%。

在另一轮测试中，苏西要求不同的两位参加者各自从牌堆中抽出五张牌，然后比较他们手中的牌，看看是否“符合”——也就是说，看看两个人是否有相同数字和花色的牌。在这个她自己建议的测试中，她也得了零分。

她试图预言谁会挑出最大的牌。她试了 80 次——这是她的主意，不是我们的，但是我们进行严格的控制——她失败了 80 次。

在另一轮104次测试中，她没有达到她自己估计的92.3%的成功率，她得了零分。随后的40次预言，她百分之百失败。她说她有特异功能，可以猜出纸牌花色，在一系列测试中，她的成功率是22%，虽然偶然的机率是25%。还有很多类





(1) 实验者洗完牌后，把它留在桌子上。(2)休息五分钟后，科特雷尔回来，坐在桌子边。旁观者仍然在忙别的，不注意她。她需要知道最上面那张牌是什么。(3)她拿起那叠牌，漫不经心地把它码好，牌的正面在她的视线之内。(4)她把左手无名指放在最上面那张牌上，轻轻揭起，让她看到。她已经偷看到了。(5)她把牌正面朝下放在桌子上，身体向后一靠，说她已经准备好继续实验了。(但是，由于实验者又洗了一次牌，她就又失败了。)

似的情况。

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苏西抱怨说我“设置了精神障碍”。实际上，我提出，如果她希望的话，我可以离开测试房间，离开整栋建筑，但是她拒绝了我的建议。这是为她的失败找的一个很糟糕的借口，不过也不奇怪，他们这些人总是能找到各种各样的借口。

有两件事我还没有披露。第一，在测试开始前，苏西·科特雷尔签署了一份文件，那份文件有一系列条款，苏西明确表示她同意。她保证说她在过去没有使用过任何欺骗手法，她在这个场合中也不会使用任何欺骗手法，而且在目前情况下，她也没有感到有压力而求助于欺骗手法。但是，在她的演示中，她使用了各种欺骗手法：偷看最上面的一张纸牌、假洗牌和切牌、洗牌时保留最上面那一张，还有最后的多种选择！在纸牌魔术中，剩下的手法已经不多了！

第二，在测试过程中，苏西要求休息一下，测试暂停了一会儿。我为她洗好那叠牌，把它放在桌子上，等她回来使用，当然，那叠牌是在摄像机范围之内的。当她再次走进房间时，看到摄像机的磁带没有转动，于是坐到桌子边，她周围当时很乱。在录像带中，我们看到她双手漫不经心地拿起那叠牌，她很露骨地看了看最上面那张牌，然后把那叠牌放回桌子上。然后她大声说她准备好了。她当然准备好了，在她开始前的最后一刻，我过去切了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她肯定成功了。

苏西·科特雷尔的确在纸牌上使用了欺骗手法。那些方法是标准的魔术师手法，根本不是什么特异功能。她的意图很动人：她说她要提高她的特异功能来帮助患孤独症的儿童，她不想要钱，也不想变成一位职业特异功能者。在这次测试后，她的确不能成为职业特异功能者了。从测试中的一些情况来看，她父亲显然不知道那些欺骗手法，以为苏西真的有特异功

能。

苏西·科特雷尔含泪离开测试室时，她转向一位控制测试的心理学家。“我会忘掉你今天对我做的事，”她哭着说，“如果你有患孤独症的孩子，我会不计前嫌，尽力帮助他们的！”马丁和我很惊愕地转过脸。后来，那位心理学家欧文·比德曼向报纸总结说：“从测试的结果来看，我们无法区分苏西·科特雷尔和一个骗子。”阿门。

科特雷尔让我想起奥勒·琼森事件。他以奥洛夫（或奥拉夫）·琼森这个名字广为人知。琼森在美国宇航员埃德加·米切尔的外太空测试中，获得了“特异功能－遗失”。“特异功能－遗失”是灵学家为他们的失败找出的借口，他们指出，从统计学上讲，特异功能者失败的概率是很大的。琼森是三个（另两个人的名字从来没有透露）尝试接受米切尔脑波的人之一，当时米切尔乘坐“阿波罗 15”宇航飞船在外太空飞行。米切尔宣称，得到结果的机率是“3000:1”，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琼森完全失败了，他做得那么差的机率是 3000:1！但是，1971年，芝加哥罗斯福大学的本杰明·布拉克对琼森进行了严格的测试。布拉克教授报告说，“特异功能者”多次失败，最后宣布说他“觉得不舒服”，中止了测试。他接着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非正式地演示，成功了。他的不舒服突然被忘记了，好像只有在他受到控制的时候，他才会不舒服。布拉克有 50 年的设计实验经验，而且他精通魔术技巧，他有效地控制了测试结果。当我们检查琼森和科特雷尔接受的测试时，就会发现他们两人非常相似。他们测试的都是玩纸牌，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的努力相同，并且其结果都是一败涂地，只有一点不同，在琼森案例中，琼森打电话给埃德加·米切尔（那比超感觉力更可靠），与他玩猜牌游戏。琼森报告说成功率是 4/10，其实可

能的成功率只有2/10。但是，在这个测试中琼森是：(1)“特异功能者”；(2)实验者；(3)记分者；(4)报告者！这无疑是一个胜利的组合。

甚至J. B. 莱因博士的《特异功能评论》也在1950年说，琼森一人担任了所有这些角色，这本刊物还说，对此进行调查的研究者“只有很少的样本和不受控制的演示”。而在1949年时，这本刊物还报道琼森成功地演示了他的特异功能。

在许多这类演示中，布拉克教授发现，如果热身演示是成功的，“特异功能者”就会要求继续，这些结果都数算。如果不成功，那么热身演示就不算数，“真正的”测试才开始。尽管如此，琼森还是失败了。

琼森在报道这些测试结果时，还有一个花样。琼森报告说，他的成功率是“6/10”。实际上只是4/10。我们看到，他们总是夸大他们的测试结果，把它往好里说。当我们检查对琼森进行的惟一严格测试时，我们发现他根本就无法演示。另一方面，那些非正式的、不受控制的测试则非常成功。结论是很显然的。

1978年1月，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主席保罗·库茨和我参加加拿大的电视节目《实话》，主持人是沃纳·特罗耶。我们的对手是霍华德·艾森伯格博士和杰拉尔丁·史密斯，艾森伯格是《内空间》一书的作者，那本书讲的是超自然现象，史密斯是一位著名的多伦多“特异功能者”。据说史密斯具有触物占卜的能力。许多报纸都称赞她的这种能力，我准备对她进行测试。

杰拉尔丁很少出来。她的几位家人陪她来到演播室，他们对我怒目而视。主持人先说了一段开场白，很巧妙地表达了对那些特异功能的怀疑，然后我们就开始测试了。有好多把勺子

被主持人放在一个信封中,还有主持人的手表。在我的神秘小包中,放着一个人工制品,还有主持人挑出的各种测试物品。他决定先尝试一个银手镯。

主持人:告诉我那个(交给她一个防病手镯)东西的主人的情况。

史密斯:好吧。

主持人:一个小手镯。一个防病手镯……

史密斯:(笑)好吧。首先,我得到非常强烈的金色。有一件事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也知道被称为"气"的东西,我把自己调整好,从那个人佩戴过的物品上获得振动、颜色。现在,第一个颜色是金色,那是一种极其敏感的颜色。当然,它也是一种过敏颜色。那是一种极其极其极其神经质的颜色。我在从肉体上感觉这个人——背部上方和下方有问题。我还看到胃部上方有东西在动。你认识这个人吗?

主持人:嗯嗯。

史密斯:认识本人?

主持人:嗯嗯。

史密斯:好吧,这个地方有问题(指指胸口)。你瞧,我一拿起一个物品,我就会从肉体上感觉到可能受那个人影响的不同的地方。感觉到这个地方(指胸口),感觉到这个地方(指额头)——头痛、眼疲劳,这一类的问题。背部区域。那也是直觉的颜色。我还……我要说拥有它的人直觉非常好,可能有心灵感应能力,这在内脏区域感觉得非常清楚。我在看——这个人身边有隔断。他现在在

这个区域吗？因为我看他好像不在这里。

主持人：本人不在这里？

史密斯：本人不在这里。不在。

主持人：嗯嗯。很好！

史密斯：这——这使我想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笑）已经死了或有严重的健康问题，因为我感到自己有点迟钝。很有意思。我看到1月份——现在是1月份——但是那个人1月份还有别的什么事。

主持人：很好。我的气是什么颜色？

史密斯：你是蓝色，你是金色，你是绿色。

主持人：这些意味着什么？什么是气？

史密斯：气是——我把它看作一种颜色。一种包围着人体的颜色能量振动。它告诉我心理的、肉体的、精神的……嗯……整体人格。绿色是传播者的颜色。任何在传播区域的人的气都一定是绿色的。换句话说，在任何区域……

主持人：你不用看就能辨别出来，嗯？

史密斯：是的。换句话说——是的。换句话说，你在所有区域都有很好的交流。我现在要强调的一点是，在你气的心理区域，绿色有点受阻，那意味着你在个人交流层面上遭受挫折。这就好像你在对墙说话。我看到那里有很多（笑）振动。那是个人区域而不是工作区域……生意区域。

主持人：很好……

主持人遵守我在节目前的指示，没有泄漏秘密。其实，他就是那个手镯的主人。他并没有试图隐瞒这一事实。他只是把它从桌子上拿起来，递给“特异功能者”。她以为手镯属于另一

个人，就根据这个假设说出她的“占卜结果”。注意，她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神秘人物的年龄、性别或关系。她试图从主持人嘴里套话，问他是否认识那个人以及那个人是否在现场。沃纳回答得非常小心。是的，他认识那个人。她问他在哪里，他用另一个问题来回答。我真为他感到骄傲。

她中了计，猜那个人不在场，然后说了一句空泛而留有余地的话："这使我想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已经死了或有严重的健康问题。"注意，那只是"使"她"想知道"，而不是她知道，这句话暗示着一个问题，可能引出一个回答，但是在这里，却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主持人既没有死去也没有不在场。他向她保证说，他的背部非常好，胸口也没有任何毛病，当他透露他的身体非常健康时，她试图补充说他的脖子有问题，他也予以否认。当他描述他良好的健康状态时，她鼓励地喃喃说着"太好了……很好"，来掩饰她的彻底失败。他继续说，他既不神经质，也不过敏，也没有胃部问题。他向她保证，头痛和眼疲劳也与他无缘。

但是，我必须报告说，我们的主持人也上了一次当。你瞧，受害者被鼓励赋予那些话更多的内容。史密斯说"我看到1月"，主持人在否认她的正确性时，却承认她发现了他的生日在1月份！但是她根本没有说到生日，更没有说他的生日，因为她根本不知道手镯是他的！当面对所有这些证据时，史密斯女士解释说，"对我来说，占卜意味着迅速离开一个场景，那意味着迅速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国家——迅速离开"。也许她在表达她那一刻的愿望，这话对我毫无意义。她看着保罗·库茨和我，换了一种方法。"要知道，我完全明白你们俩在说什么。我的占卜适用于许多人。生活中不是有许多相同之处吗？（我们努力揣测她想说什么，没有说话。）你们知道，我们结婚或没有结婚，我们是男的或我们是女的，我们有孩子或我们没

有。”

亲爱的读者,我把这留给你了。

初次交锋后,史密斯女士有点压抑,但她还是勇敢地微笑着。她还没有被我专门带来的一件东西测试过。这件东西已经在我手中很长时间了,我对它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它是触物占卜最好的材料。我要倒过来,先告诉你有关这个东西的情况,然后再告诉你她的占卜之词。这样你就可以跟我一样,对她的正确性进行分析判断了。

那是一个小陶器,黑色的,产自秘鲁。它的长度是 7 英寸,形状像只鸟,顶上有一个喷嘴。这是一个赝品——是一个真的莫契卡墓葬品的复制品,是我在利马的一位朋友制造的,他出生在秘鲁,但是祖先是中国人。他个子一般,大约 6 英尺,一头浓密的黑色直发,28 岁,典型的中国人长相。他没有结婚,或者说,在我们占卜时还没有。他只会说西班牙语。他的工作是复制秘鲁工艺品和修补陶器。他把这个陶器送给我,是因为它破了,我回到美国后自己把它修好。我收藏了大量这类陶器,有真的也有假的。我把它带到演播室,是为了避免打破值钱的真品,也为了让“特异功能者”上当,他们总是认为与这种东西有关系的人肯定已经死了。

杰拉尔丁·史密斯深深地吸了口气,开始对这个陶器进行占卜,我坐在那里,睁大眼睛。

史密斯:好了。第一件事——实际上我马上接收到许多地图,我转向墨西哥、美国——那片地域。我看到三个非常强壮的人,两个女人,一个男人,我向你描述他们。首先,我看到的男人有五英尺高,五英尺九。我觉得那样的男人算是很矮的。深棕色的头发,但是在太阳穴处有些秃。眼镜,非常

厚的眼镜。显然视力不好，因为我看到度数非常非常高。我看到一个圆领汗衫。不是你现在穿的那种。我猜是他穿的那种(她指着我们两人)。接着我要说那两个女人了。啊，我没有告诉你那个男人的年龄。他一定是45到50岁。大约那么大。我看到的女人——一个是……嗯……五英尺。非常矮。四英尺九，五英尺。另一个女人高一点。她非常非常魁梧，头发有点短和卷，但是很蓬松。另一个，矮一点的那个，她并不魁梧。我看到这三个人与这个陶器有联系。你认出他们了吗？

兰　迪：你在问我了。你应该告诉我。

史密斯：我的意思是，你认出他们了吗？

兰　迪：你现在想知道这东西的历史吗？触物占卜结束了吗？

从上面的话来看，有些事情是很显然的。她猜测是一个印第安人，但是没有猜中。那也可能是北美印安人或墨西哥人，但是都不对。她扔出了三个人来试探，我仍然想找出那两个女人是谁，但是做不到。那个男人的视力非常好，他并不戴眼镜。至于身高，她说的倒是很接近，那个人也不常穿圆领汗衫。他的头发一点儿也没有秃，相反非常浓密。她给出的年龄至少差了17岁。

对这个测试你应该知道两件事。第一，我非常明确地告诉杰拉尔丁·史密斯，这不是正式测试。我的理由很明显：她非常可能调查我的背景，发现我对秘鲁考古学的兴趣，她可以非常容易地去参观一个博物馆，了解那个物品的起源。第二，不管这次电视测试的结果如何，她都同意接受一次正式测试，测

试由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主持。这次电视测试以后，她再也没有跟我们联系过。

1978年秋季的《怀疑者》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出色的文章，那是罗纳德·施瓦茨博士对“特异功能者”彼得·赫克斯的分析。彼得·赫克斯吹嘘自己是一位犯罪侦探，连警察都经常请他帮忙捕捉凶手。下面是一次典型的演示：

赫克斯：我看到一次手术。
受试者：(没有反应)
赫克斯：很久以前。
受试者：不。我们运气非常好。

赫克斯没有说受试者做过一次手术。他说他“看到”一次手术。因此任何手术都符合。还要注意赫克斯如何把他第一次猜测扩大，与“很久以前”连在一起。如果最近做过一次手术，他可以避开这一修正。他是非常安全的。他几乎在所有的演示中都使用“一次手术”这一手法。大部分人都做过或会做某些手术。赫克斯没有得到肯定的回答，就把受试者弄得像个得了健忘症的人：

赫克斯：(有些生气地)好好想想！当你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我看到焦虑的父母和医生跑来跑去。
受试者：(没有反应)
赫克斯：(非常自信地)很久以前。
受试者：(让步了)我记不清了。也许你是对的。我不能肯定。

正如施瓦茨博士指出的，赫克斯显得非常自信和“知情”；

受试者显得很倔强和固执。施瓦茨也指出赫克斯常用的一个手法。他想要确定家里有多少人。数字总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赫克斯：一，二，三，四，五——我看到家里有五个。
受试者：对。我们家四个和雷蒙德叔叔，他经常跟我们一起。

这一同样的手法在几年前约翰逊·卡森的《今晚》节目上也用过。但是有些不同。

赫克斯：我看到四个人。也许是五个。
受试者：不对，我们家只有三个人。
赫克斯：不对，我看到四个……
受试者：啊，我哥哥。他已经好久没有跟我们在一起了。现在只有我们三个。
赫克斯：但是有你的哥哥。是的，那是你的哥哥。但是"dook"怎么了？
受试者：你说什么？
赫克斯：dook。dook！我看到屋里有一个dook。
受试者：我不知道。啊，你是说狗(dog)吧？（笑）
赫克斯：对，对，一条狗！狗怎么了？
受试者：我们没有养狗。
赫克斯：但是你们过去是有一条狗的，是吗？
受试者：没有，从来没有。至少我在那里的时候没有。
赫克斯：你在那里的时候没有。啊！我明白了！（掌声）

尽管赫克斯猜错了，但他最终还是赢了！施瓦茨也注意到

“dook”把戏。在一次电话谈话中，赫克斯说：“我看到一个dook。”接电话的人回答说：“啊，太惊人了！我们的狗就跟我一起在屋里！”施瓦茨认为，“dook”可以理解成许多同音的东西，取决于听者的期待。听者可以随意理解这个词——而且一定会这么做的。

赫克斯另一个手法就是用安娜或安这个名字。本杰明·布拉克教授录下了赫克斯与侏儒演员米切尔·邓恩的谈话，赫克斯透露说，邓恩在童年时“吃过很多苦”。这个猜测很平常。接着，“特异功能者”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他说麦克这个名字与邓恩有关系。邓恩很刻薄地说当然有——这是他的名字。赫克斯连忙跳过他自己这个愚蠢的说法，又试了另一个名字：安娜。邓恩回答说他认识几个安娜，并且补充说，其中一个是他的祖母。猜中了！赫克斯说：“她已经死了，对吗？”考虑到邓恩的年龄，以及他提到他祖母时用的是过去时，赫克斯猜对了一点儿也不奇怪。另一个安在施瓦茨的文章中出现：

赫克斯：谁是安？（注意没有提到安的身份，只是一个问题。）

受试者：安？我有一个姨妈。我姨妈的名字叫安。

赫克斯：对。她的腿也有问题。左腿。

受试者：可能！

安这个名字很安全。比尔或玛丽就会太明显了。于是赫克斯到处寻找安。注意，如果上面引述的受试者没有想出一个叫这名字的人，赫克斯就会让人讨厌地争论，拿出安妮、阿纳斯塔西娅等略有不同的名字，逼着对方承认有那么一个相符的人。如果这也不成功，他就会说这不重要，把它放到一边，继续瞎猜。

我不想再用史密斯－赫克斯的事来麻烦读者了，不过，在结束赫克斯神话之前，我还要说几点。布拉克教授一直密切关注有关赫克斯的报道，他发现，赫克斯想让我们相信的和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有很大的矛盾。赫克斯宣称他与J. B. 莱因博士“两次会面”（莱因博士当时在杜克大学）。但是莱因的《特异功能会刊》否定了这一点，并且补充说：“最近几个月来，电视、广播和报纸广泛宣传荷兰人彼得·赫克斯具有超常的心灵感应能力。有的还说赫克斯到杜克大学，接受了超感觉力测试，百分之百成功……杜克大学实验室从来没有对赫克斯进行过测试，也不知道哪个大学实验室进行过这种测试。杜克大学现在邀请赫克斯前来测试。”

彼得·赫克斯连续不断地失败，他的失败都出了名，不过，他还是熬了过来（虽然他最近很少露面）。他错误地认定一些人为凶手，当他说对的时候，凶手已经被抓住了。他宣称找出了著名的“波士顿勒人魔”，其实他并没有。在赫克斯“波士顿勒人魔”认定结束后几天，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名冒充他们特工的人。在他的汽车里发现了一大堆警察证件和各种各样的手枪和步枪。这些用具似乎是理想的装备，用来冒充特工，打探警察内幕。他被指控冒充联邦特工，被判有罪，罚了1000美元。这个人名叫彼得·范·德赫克，他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彼得·赫克斯。

赫克斯提供的棒球和橄榄球预测也非常糟糕。在科罗拉多，他“发现”了一个丰富的金矿，那个矿从来没有产生过他预言的财富，另外，当发起人跟赫克斯的妻子私奔时，“特异功能者”只能忍气吞声。1950年，他编了一个故事，说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他被英格兰场接到英国，帮助他们发现失窃的“大圆宝石”，那是苏格兰民族主义分子从威斯敏斯特教堂偷走的。赫克斯宣称他找回了这个宝石。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苏

格兰场正式出面否认与他有任何联系。他仍然没有收回他的话，即：阿道夫·希特勒仍然活着。真是荒唐。亨利·贝尔克是贝尔克百货公司的继承人，他非常崇拜和支持赫克斯。“特异功能者”把他引进灾难性的铀行业，说他的两个商店会运营得非常好，并告诉他别担心他失踪的女儿。商店垮了，铀失败了，姑娘被发现淹死了。连加利福尼亚的灵学家查尔斯·塔特在实验室中对赫克斯进行了测试后，也没有发现任何特异功能。如果塔特都不能发现特异功能，那肯定就是不存在了！可赫克斯还是宣称他的特异功能有“87.5%的准确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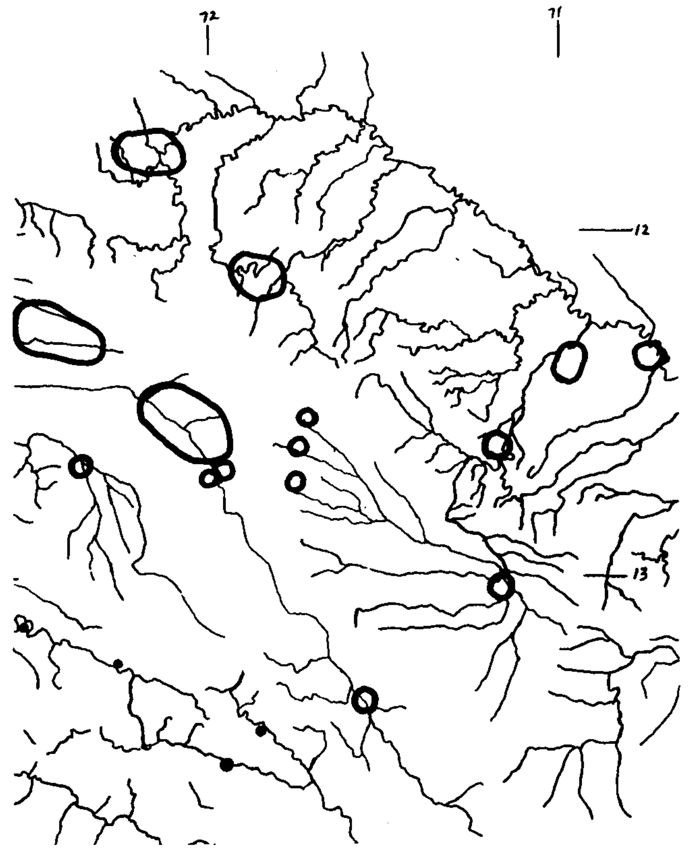
一个好的预言家，至少能够做出一个好的预言，彼得·赫克斯连这都做不到。他预言他将死于1961年11月17日。今天，19年过去了，赫克斯仍然活着，还在做出糟糕的预言。但是，那位推出特异功能外科手术和尤里·盖勒的普哈里奇博士，却称彼得·赫克斯为“当今最伟大的心灵感应天才”之一，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怀疑呢？面对这杰出的判断，我们应该放弃让人尴尬的事实。

1978年4月，我收到罗斯玛丽·德威特的一封信，她代表“研究学会，一个私人研究团体”。那封信告诉我，我将要失去我的1万美元，因为出现了一位“真正的特异功能天才”。信中还向我保证，那个团体是非常严肃的，“我们自己都是研究人员，我们运用目前最先进的科学知识进行研究”。

我马上回信，但是直到8月才听到回音。我给德威特寄去一个初步测试，因为根据她的说法，需要进行这样的测试。她告诉我她能够用卜棒在地图上探测出古代遗址和文物，不管地图是否有坐标。我同意这样的天才的确可以应征，并且告诉她我会准备一张我知道有这样遗址的地图。她可以在她认为是重要的地方做出标识，然后把它寄回来。

为此我画了一张我经常访问的一个地区的地图（得到地球资源传送卫星太空照片的帮助）。德威特女士可能知道这一事实，但这并不是非常重要，因为这只是一个初步测试。但是，在准备这张被称为“地图 A”的地图时，我确保上面没有任何方向和比例的标识。她不太可能在地球上找出这个地区。

很久之后，我收到回信。我引用其中一部分，让我的读者看看这回答是多么冗长和含混。在这类信中，这是很典型的：



罗斯玛丽·德威特用来探测的一张地图。圆圈是德威特的猜测，黑点是实际地点。

> 有两个考古遗址似乎是你询问的，虽然我相信还有更多。你没有问别的，连地点的总数也没有问，所以我这次没有包括其他信息。
>
> 我发现三个区域很可能存在考古遗址。显然，在这些区域中还有更多的遗址。从我得到的信息来看，还存在未知的遗址。我非常想得到你的反馈，以便了解这些探测的“真实性”。

请注意这封回信的空泛和含混。我根本没有问遗址的数量，我只是要求德威特女士在上面做出标识。她认为我要求“至少两个”并且补充说她“相信”还有“更多。”这话暗示还有她没有发现的遗址，但是又没有说哪里存在着更多的遗址，而是说她相信可能存在。另外，她告诉我她“这次没有包括任何其他信息”。这就提供了一个以后补充的机会，但又不明说。

那些区域被称为“很可能存在考古遗址”。但是她只在地图上标出了两个区域。她说她发现了三个！于是她没有说出一个遗址，也许是要等到她应该指出时才说。接着，她说在这些区域中可能还有几个遗址。这一切都非常含糊，都是为了让她有限的发现更有弹性。她说从她得到的信息来看，还有未知的遗址。这样，如果她的选择是错误的，那只是因为她探测时这些信息还没有成形。

还要说一个有趣的事。她说：“我非常想得到你的反馈。”我不会提供任何形式的反馈。她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我除了提供基本的测试资料外，不会要求或提供任何东西。德威特说她想知道她的探测的“真实性”，这其实是她预先为自己找的一个借口。换句话说，如果根据实地调查，她完全错了，她可能虚构出一个与实际不同的世界，其中遵循的是新奇的规则。这是“特异功能者”常用的手法，他们经常警告我们不要用普通

人的眼光看待这些奇迹。她这是提前警告我们,以备万一。

接到这个含糊、混乱的回答后,我准备进一步对她进行测试。因为德威特虽然费了很大的力气,她选择的两个区域都位于已被开发的森林中,但那里根本没有古代遗址。德威特女士说她最擅长发现地面遗址,在给她的地图上,的确有这样的遗址。事实上,我选择的那个区域中,存在着西半球最宏伟和最著名的古代遗址,而且肯定是全世界最著名和壮观的遗址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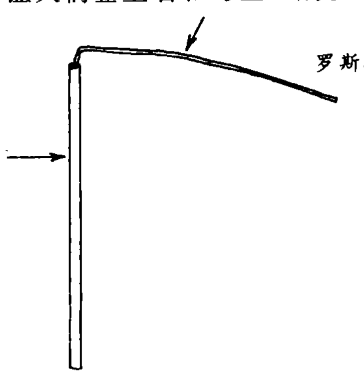
1978 年 9 月 19 日,我访问华盛顿,安排与德威特女士会面,在场的还有菲利浦·克拉斯和罗伯特·谢弗,他们两人都是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我们使用了录音机和摄像机,我还为这次测试准备了一张新的地图,“地图 B”。我第一次看到德威特女士使用的探测设备。那是一根大约 6 英寸长的铜管,一根铁丝弯成直角,插进铜管中。

当德威特女士把这个设备拿到地图上的一个“热点”附近时,那根铁丝就会摇摆起来。它还会回答问题,向一边摆动表示“对”,向相反的一边摆动表示“错”。克拉斯化了一些时间揭开了这个设备的秘密,清楚地揭示了德威特女士的方法。德威特女士的做法很简单,也许是无意识的,她轻轻摇动那根铜管,铁丝就会剧烈地抖动起来,因为铜管和铁丝的设计使得铜管只要轻轻一动,铁丝就会剧烈抖动。

但是,让铁丝抖动起来的方法,并不是最重要的一点。关键的问题是,它有效吗?首先,她选择再次对“地图 A”进行探测。她使劲摆动她的铜管,弄起一阵阵的微风,我们在一旁观看。我从她肩膀后面望过去,但是她不知道我并不是在看地图,而是在看铜管。这是为了防止我无意中透露消息,因为我是在场惟一熟悉那张地图的人。

德威特在“地图 A”上又找到 7 个遗址,这样,这张地图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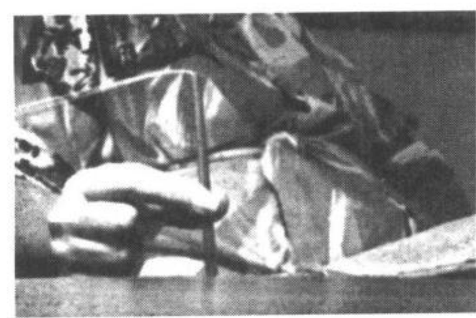
现在有了9个遗址。我没有做任何评论，接受了她的选择，让证人们签上名和写上日期。我然后又给了她一张新的地图，



罗斯玛丽·德威特使用的探测工具。



罗斯玛丽·德威特在地图B上做标记，左手的探测棒在转动。



探测棒静止不动。



探测棒又开始旋转。

"地图B"。她在地图上探测了很久，对她的发现不敢表示确定。这里"也许"有一个遗址,但是也许没有。这个地区看上去"很可能存在"遗址,但是并不肯定。她经常问:"这个怎么样?"然后很犹豫地在地图上做出标志。这次发现了四个遗址,然后德威特女士休息了。我们了解到她的一些背景情况。她告诉我们,她在华盛顿地区三个不同的学院工作,讲授超自然现象课程。听上去很像那种现在在美国很流行的成人教育课程——占星术、意念学、治疗等,这些课程都是由那些自封的专家来讲授的,这些人都没有真正的文凭。德威特女士自称是一位科学家,但她的硕士文凭是图书馆科学的,而"研究学会"则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她说那是由她创立的一个私人团体,专门对外提供她训练出来的"特异功能者"。这一切都相当奇怪。另外,德威特女士说，她还丢掉了在马里兰州查尔斯乡图书馆的工作,"因为我是一位特异功能者"。

她说,在她的课程中,她试图向她的学生讲授"自我形象再训练机能反馈疗法入门",她还试图把这个课程变成联邦监狱管理当局的一部分,但没有成功。她说,她是通过"特异功能的引导"才设计了那个系统。

9月份我们在华盛顿见面后不久，我寄给罗斯玛丽·德威特第三张地图,"地图3"。这次地图上清楚地标上了坐标。既然她上两次都完全失败了,我很想知道,如果她知道地图描述的实际位置,她会不会突然能够找到古代遗址了。如果她像上两次一样失败了，那么这表明她至少是一位诚实的人——她没有参考任何其他地图来决定古代遗址的位置。

我几乎三个月没有听到她的回答。最后,12月初我到华盛顿开会,与德威特女士联系,她同意与我和其他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委员见面，告诉我们她在第三张地图上的发现。雷·海曼博士在场，罗伯特·谢弗和米切尔·哈钦森也

在。后者最近在英国对一位日本"特异功能照相者"进行了测试,想要看看我们能有什么特异功能者。

不到15分钟,我们就发现了真相。罗斯玛丽一开始就告诉我,她"感觉"到我们就在秘鲁,在马楚皮楚地区,那是古代印加城的遗址。她说她也感到三张地图都是一样的!她指责我在前几次测试中否认地图上所画的就是马楚皮楚地区,并且说,她本来得到一个"P"的印象,可是由于我的误导,她以为这是指巴拿马,而不是指秘鲁。这纯属虚构。前两次测试中,她说的每一句话都被记录下来,根本没有提到过"P"。实际上,在我们的测试和通信中,她从来没有提到过那些,对那些地区一无所知。

德威特女士开始使用她的探棒,马上就找到地图上正确的区域。但是,接着她就犹豫起来,有两条相邻的河流,她不知道该选哪一条,最后选中了错误的那条。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罗斯玛丽·德威特的测试失败了。

德威特在同一张地图的不同版本上,一共指出了15个不同的地点,她看到的其实是秘鲁同一个地区的地图,我对那个地区非常熟悉,那里的古代遗址非常丰富。她不仅没有在三次测试中重复指出任何地点,而且错过了最著名的那些遗址:库兹考、马楚皮楚、皮萨克、乌拉巴姆巴和其他遗址。相反,她指出了一些位于森林深处或无法居住的地区,那里根本没有遗址。可是她告诉我们她最擅长的就是地面遗址——库兹考和马楚皮楚就是著名的地面遗址。只有当她得到带有坐标的地图时,她才能猜到那个地区位于南美洲,她说她没有世界地图(因此不可能知道那个地点),这实在是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总之,只有当她知道地图上标明的是哪里,她才对了一点。

真相大白。也许罗斯玛丽·德威特真的相信她有特异功能。但是她根本无法证明这一点。如果她的其他特异功能也像

她向我们展示的一样，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不理睬她。

我在纽约WOR电台晚间节目工作过两年，这使我接触到许多有趣的人。有一个星期六凌晨，当我和我的同事疲惫而愉快地告别时，一位嘉宾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一件事，要我帮忙。这位嘉宾是一位精神病医生，他告诉我，纽约州心理卫生部正在悄悄进行一系列的实验。来自马萨诸塞小镇的一个小姑娘在那里接受测试，她似乎能够蒙着眼睛看东西，两位参加这一实验的年轻研究生让这位嘉宾请求我去看那个实验。像这位嘉宾一样，他们两人都相信那小姑娘在骗人，但是他们弄不清楚她骗人的手法。

这位精神病医生已经向项目负责人建议咨询一下我，但是负责人说没有必要。听到这事，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参加几小时后就要进行的测试，我和这位嘉宾想出了这么做的办法。我们在附近吃了一顿饭，然后前往实验室。我在地下室一个敞开的衣箱中拿出一件白大褂，穿在身上，显得非常正式，另外，我夹着我的文件夹，悄悄地溜进了实验室。有几个人很奇怪地看着我，但是没有盘问我。一个大胡子在这种地方显得很自然，尤其是我还把眼镜架在额头上，显得很随意。一位研究生认出了我，差一点把事情弄砸，但是我跟他和他的同伴谈了谈，避免了这事的发生。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从这个项目中解脱出来，去做更重要的事。我理解他们的心情，我们一起来揭露真相。

姑娘名叫琳达·安德森，15岁。据她父母说，她是在教堂里发现自己有“特异功能”的。她说，她在读祈祷书时，意识到自己的眼光穿过了书本，一直看到地上。既然这事发生在教堂，这就不会是一件坏事，她的父亲阿瑟就把她带到这些科学家面前，他们设计了实验来测试她的特异功能，不过，他们的

实验设计全错了。

蒙眼睛的东西是她自己带来的。实验者同意了，因为他们仔细地检查过那东西。另外，琳达非常喜欢她自己的东西，蒙着它时比蒙着别的布更有效。这姑娘通过这种方法骗过了成人。她最喜欢的蒙眼睛的东西是飞行员用的护目镜，里面涂黑，周边全是橡皮海绵。它是用硬塑料裹着的。在场的所有人戴上护目镜，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我相信，琳达能看见。琳达坐在很明亮的灯下，她蒙着眼还可以读当天早晨的《纽约时报》。

她把报纸举到她身体的左侧。偶尔一位实验者会用一张纸遮住左眼区或右眼区。当左眼被这么遮住时，根本不妨碍她的阅读。当右眼区被遮住时，她读了几个字之后，就停下或开始读错。我注意到，有一次遮住她右眼区时，她根本不是在读报纸，而是在瞎编。除了我，没有一个人去检查一下！当我指出这一点时，琳达把头一仰，说她累了，要求休息。

大约这时，我的身份暴露了。虽然有人反对，可大部分在场的人同意让我留下。琳达在此之前一直很成功，所以她也不在意，虽然她用没有蒙着的一只眼睛盯了我一会儿。休息时，我向在场的人指出一些有趣的事情。从好几个角度对琳达的脸拍了照，照片看上去像警察拍的嫌疑犯的照片，这些照片是用来研究她的脸的。人们相信，她是用她鼻子边的一块皮肤来“看”的。他们差点说中了。

从特写照片上看，琳达的脸与众不同。她有一个短而凹的鼻子，这使她能做一般人做不了的事。我的读者如果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就会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了。闭上你的左眼，用你的右眼向左看，你可能刚好看到你的鼻子。但是琳达·安德森这么做时，却能从她的鼻子上看过去！经过调查后，她的方法就非常明显了。在护目镜右半边的左侧，在右镜边和它的海

绵边之间,有一个小小的缝隙。琳达把报纸举到她的左侧,可以用她的右眼通过那个小缝隙来读报!这样一来,遮住她的左眼根本没有挡住她的视线。

请读者再做一个实验。开始大声朗读一张报纸,让一个人突然把一张白纸放在所读的位置上,尽可能地继续"读"。你会惊讶地发现,你会知道你最后读过的词后的四五个词。原因是,大部分人在朗读时,会"浏览"得快一些,你在回忆你提前读到的内容。琳达一定很高兴地发现了这一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当她的右眼被遮住时,她还能继续读一会儿的原因。休息结束后,又开始测试了,但是这次我问是否能由我来给她戴上护目镜,我的要求得到了满足。我把原来的那个护目镜给琳达戴上,并且在她鼻子周围明显有缝隙的地方贴上黑胶带。她要求每次测试前都有一个短暂的酝酿期,于是我们就坐在那里等待。琳达要口香糖,我被告知,旁边总是放着一些口香糖,随时给她,"为了让她感到舒服"。我知道真正的原因,但是想让我的同事(我可以这么说吗?)注意到这一点。她开始使劲嚼口香糖,整个脸都扭曲了,直到眼镜边的胶带松弛。然后她宣称她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没有。

我对她说,她不应该嚼口香糖,因为她的脸部扭动把胶带弄松散了。她表示道歉,但是我觉得她咬了咬牙齿。我们试图把胶带重新弄好,但是琳达要求出去方便一下。当她回来坐下后,我注意到她花了妆。我指出,胶带在化妆品上贴不住,并且举起一块湿棉球说:"让我们把化妆品擦掉吧。"琳达表示反对,说用肥皂水会让她长粉刺。"我们不用担心。"我反驳说,用棉球猛擦她的面颊。"因为这是止痛水。"我忍不住这么说。

最后终于把眼睛蒙好了,琳达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她使劲打哈欠,用手指擦她的脸,每次出现了缝隙,我都要把它重新贴好,这就像不停地把伤疤从伤口上剥落,琳达对我非常生

气。她要求单独跟她父亲谈谈。我们让她和她父亲单独在一直呆了几分钟。我们在外面等候时,我预言说,我们回去时,胶带肯定又松了。不出所料,它果然松了,她父亲告诉我们,琳达觉得那样蒙眼很不舒服。

我们开始了戏剧性的最后一幕。我建议干脆拿掉护目镜,但是她表示反对,她说需要漆黑一片,这样她的特异功能才会发挥出来。我向她保证,我会做到这一点,而且我是当真的。我剪了两片刚好能遮住她眼睛的黑胶布,盖住她的眼睛。如果眼泪能够从胶布中渗出来,琳达的眼泪一定会淹死我们的。遮上这最简单的蒙眼布,她什么也看不见了。科学家认为她脸上用来“看”的皮肤完全暴露在外,这样她就没有什么借口了。

她非常愤怒,希望能挽回面子,于是要求仍然戴上以前的护目镜。我同意了,甚至说我不会再贴上讨厌的胶带了!她欣喜若狂,我身边穿白大褂的人认为我发疯了。但是我还有杀手锏没有使用出来。在护目镜戴好后,我在她鼻梁上放了一个胶带“档板”,她对此显然一无所知,不管她怎么扭动脸上的肌肉,她都看不到。就像我们大多数人看到我们的鼻子一样,她看到的是胶带,她的欺骗手法玩不转了。

但是,我坚持要给她致命的一击。我们已经问过琳达好几次,她蒙着眼睛朗读时,眼睛是否闭着。她坚持说她是紧闭双眼。我想证明并非如此,我们需要采取一种方法,看到她读报纸时睁开的眼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仔细地告诉一个人怎么做。他躺在地板上,往上看。报纸挡住了他,他看不到琳达的脸。我举着报纸,拿掉了我放上的胶带“档板”。琳达现在能够读了。我告诉她这么做,她一开始读,我就猛地把报纸扯开。地板上的人站起身。“我看到了她的眼睛,”他说,“眼睛是睁开的。”

还有一件事要做。我和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来到休息室,那

里有一台录音机。我们对着喇叭读完当天的最后测试结果。正在这时,门咚地一声被撞开了,一个老头冲了进来,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项目负责人。他指责屋里的每一个人,说他们把一个魔术师带进了实验室。他宣称自己与实验无关,匆匆离去。在随后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报告中,研究员约瑟夫·祖宾谈到了这些测试的结果。报告毫无感谢之情,最后很简单地说:"有一位专业魔术师在场,是很有用的。""很有用?"是的。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必要的"。

如果琳达·安德森以为詹姆斯·A·科尔曼也是一位天真的研究者,那她会再次大吃一惊。科尔曼是美国国际学院的教授,在马萨诸塞的奥本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科尔曼向琳达悬赏 100 美元,如果她能向一个委员会证明她有特异功能,这钱就归她了。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就是悉尼·拉德纳,一个精通魔术的人,我相信他决不会被愚弄的。我也在场,是悄悄进去的,因为担心琳达知道我也在场后,就会逃之夭夭。

《波士顿记录美国报》的一位记者用同样的蒙眼物,也能像琳达一样看到东西。蒙眼物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科尔曼教授建议琳达干脆闭上她的眼睛,不要偷看。琳达表示反对,但是最终同意科尔曼用胶带蒙上她的眼睛。正如我上次发现的那样,她的妆化得非常浓,胶带粘不住。最后还是擦掉一些妆后才粘住,另外,一出现缝隙,科尔曼就用锌油膏堵上,这是一个聪明的办法,因为那东西是不透明的,而且能粘在那里。虽然一有缝隙琳达就能读几个字,但当缝隙被堵住后,她就如预料的那样,什么也看不见了。

琳达多次抱怨胶带的"压力",很长时间她都没有任何反应,当琳达读了几个字时,科尔曼就会用油膏堵上,于是又得等很长时间。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科尔曼的钱安然无恙。拉德纳对安德森小姐很不客气。他说她的表演应该被认为是一

种杂耍——如此而已。到处都是不满的抱怨声。

最后，科尔曼问琳达的父亲是否愿意评论一下纽约进行的测试。父亲说不能,因为测试的最终结论还没有出来。虽然他不知道,纽约测试的结论已经做出。我被叫去对测试结果进行评估,我去了,让表演者大吃一惊。

琳达·安德森在经历了又一次失败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马萨诸塞洛威尔一位五岁的小男孩肯尼斯·马森失踪四个月,琳达向警察描述了他可能在的地方。琳达说小男孩会被发现在一间房间中,而不是人们猜测的在河里。在她奥本测试失败后不久，她又被证明错了，马森的尸体在河岸边被发现,他是淹死的。

我应该告诉你对安德森事件的一个奇怪评论,这评论经常在我耳边回响。当我离开奥本记者招待会时,我遇到沮丧的琳达和她的父母以及一个年轻男子。这个男子自称是她的密友,他走到我面前,抓住我的衣领。眼泪从他脸上流下来,他盯着我的眼睛问:"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兰迪先生,你不信上帝吗?"

我很少无言以对。这一次,我说不出话来。

1977年6月初，我到巴黎，访问了法国第五大私人公司帕契尼·尤金·库尔曼的实验室,这是一家金属和化学公司,专门生产铝制品。我是应查尔斯·克鲁萨德博士之邀前去观看实验记录,克鲁萨德博士是一位科学家,负责整个公司的实验和它的三千位研究人员。克鲁萨德迷上了琼-皮埃尔·吉拉德的把戏,吉拉德是一位来自巴黎的药品推销员。几年前他以业余魔术师的身份起家,向许多法国科学家表明,他们是很容易被像盖勒那样的人欺骗的。克鲁萨德对他很着迷。惟一的问题是,吉拉德以揭露伪科学出名后,不愿意再揭露那些鬼把

戏了，相反，他自己变成了一位“特异功能者”。（法国魔术家学会的正式目录中，还把他列为魔术师，说他擅长盖勒那类的魔术。这是让他感到尴尬的事。）

克鲁萨德博士同意向我和我的同事亚历克西斯·瓦利乔提供所有的胶片和录像带记录，供我们观看。我们看到的东西非常惊人。虽然大部分片子中没有记录下实验中金属棒的准备、确认或选择，但是，那些记录下整个过程的胶片中，却揭露了吉拉德使用最简单的魔术手法来达到他的“奇迹”。克鲁萨德和我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克鲁萨德坚决否认使用了任何欺骗手法，而我则坚持认为，仔细地观察证明了相反的情况。我们反复播放影片的某个部分，最后他同意也许我是对的。瓦利乔和我没有进一步指出其后的欺骗手法，那太明显了。在记录下的一个片断中，克鲁萨德断言吉拉德完成了一件“无法完成的事”。两个“拉力测量器”被连在一个铝管两侧，90度分开，铝管直径两厘米，长25厘米。我们看了记录图表，发现吉拉德先是在一个测量器上产生拉力，然后又在另一个上。这意味着他一只手掌着铝管时，他的“超自然力”改变了90度。克鲁萨德坚信这种效果不是由欺骗手法获得的。

我们已经向克鲁萨德揭露了吉拉德的一种方法。那就是一只手握着铝管——在偷偷把它弯曲之后——然后在其他手指和大拇指之间把它转90度，露出弯曲的部分。吉拉德偷偷弄弯铝管做得并不高明，那是他背对摄像机时干的。通过测量屏幕上大拇指到手指尖的距离，瓦利乔和我很容易就证明铝管转过90度。吉拉德的方法不仅可以看到，而且可以测量出来。

现在我们运用同样的推理来解决这个难题。克鲁萨德让我们看了原来的铝管，上面连着测量器。我确切无疑地向他证明，如果通过同样的方法，可以使吉拉德转动铝管，产生出记

录上的那种信号。克鲁萨德同意这是可能的,但是他否认吉拉德这么做了。

我提醒他,他答应把我们看过的那些录像带和胶片给我,以便让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观看。他向我保证,会给我的,于是瓦利乔和我离开前往格雷诺布尔,我们要在那里与吉拉德本人见面。

在我去格雷诺布尔附近的帕契尼实验室之前不久,我接到克鲁萨德的电话,他很让我吃惊地宣布说,他重新观看了录像带和影片,改变了他早先的决定。现在,他看不到欺骗手法,他的助手也一样,他同意那些新发现。克鲁萨德还说,与我的见面是对我的测试,我没有通过测试。他说这都是故意安排来骗我的,我受骗上当了。我告诉他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他向我保证这无关紧要,既然我们在胶片和录像带中看到的"并非真正的科学实验",另外,我当天晚上看到吉拉德后,就会看到真实的证据。但是,在巴黎向我们播放那些胶片和录像时,是当作科学记录的,根本不是当作娱乐片播放的,克鲁萨德坚持认为那是吉拉德特异功能的证据。但是,瓦利乔和我决定别在电话上跟克鲁萨德争论,等到晚上再说。毕竟让一个"活人"来证明更有说服力。

戴维·戴维斯博士和克里斯托弗·埃文斯和我们在一起,后者是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专程从英国赶来观看这些测试,我们一起又看了一些有关吉拉德的录像带和资料。我们都不相信帕契尼的科学家对吉拉德做的测试,因为不知道测试时的监视和安全措施情况,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我们坐下设计当天晚上测试的规则。

规则很简单。实验用的铝管都是由帕契尼提供的,与以前测试用的大小一样,这些铝管都要涂上彩色条纹,这样任何转动都会一目了然。所有的铝管都要编上号,封存起来,这样吉

拉德就无法对它们做手脚,也不会知道测试时用哪一根。我们规定事先测量好铝管的垂直度。我们还坚持所有的测试都必须当着摄像机的面进行,必须在划好的区域之内,一直在摄像机的拍摄范围之内,铝管要当着摄像机给他,所有的行动都必须在摄像机前进行。

这些简单的规则事先得到吉拉德和两位帕契尼科学家的同意,这两位科学家是布维斯特和杜波斯特。他们承认这是他们第一次遵守这样的规则,虽然他们没有告诉我们那是为什么。对我们来说,这些预防措施是最基本的。我们甚至准备使用更严格的措施,如果吉拉德通过这些测试的话。毕竟这个人受到大量资金的支持,要证明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现象。大量的人力投入到这一研究活动中,一般员工都倾向于同意老板的意见,在法国也不例外,我并不指望克鲁萨德手下的人会发表不同意见。我的这个假设非常正确。我们遇到的几十个人,没有一个人对克鲁萨德证明吉拉德特异功能的活动表达不同看法,他们奴隶般地听从克鲁萨德的命令。

高层下了一条命令,瓦利乔不能在测试现场。克鲁萨德怀疑他可能是我的同谋,他显然忘了测试对象是谁。瓦利乔先生见识过几十位弯勺子的人,他对此也并不是很感兴趣,于是很高兴地去格雷诺布尔旅行,不用参加一个乏味的测试,不用看愚蠢的人尝试愚蠢的事。我们三人根本没有预料到破坏规则的活动即将开始。回头来看,布维斯特和杜波斯特不可能不知道,以前测试吉拉德时,条件非常宽松。那些测试条件把测试者放在最不利的处境,我们所做的,就是避免被弄得无法进行正常的测试。

那天晚上大约 8 点半,有人来旅馆接我们,并请我们喝开胃酒,我婉言谢绝了。我很少喝酒,我也不想变得头脑糊涂。我酒量非常小,一喝就醉。在法国,吃饭不喝酒是很不文明的,这

总是使我处于很不利的地步。我们去吃饭的餐厅为了我们这次宴会特意开得很晚,我们在楼上一间餐厅就餐,店主亲自来服务,我们这顿饭花了帕契尼公司一大笔钱。吉拉德安坐在桌子的主位,点了大量白兰地酒和葡萄酒,并为每个人的酒杯斟满酒。饭菜我说不太清楚。这家餐厅的特色是煮鸡,非常好吃。从来没有一只鸡受到如此巨大的关注,或者浸泡在那么多的葡萄酒中。虽然我极力避免喝酒,但是我还是有喝醉的危险,当最后浸着甘蔗酒的甜点端上来时,我坚决不吃了。

我注意到戴维斯和埃文思也很注意不要饮酒过量。众所周知,埃文思博士是一位美食家,他后来说,他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他不得不放过那么多的好酒。他的牺牲没有被忽视。宴会中有两个人,据说是魔术师。其中一位非常瘦,他的烟嘴总是对着我的脸,几乎要把我逼疯了。他叫安德烈·桑拉维尔,是一位企业家,他靠表演一点魔术、举办各种宴会和集会为生。另一个人叫兰金,他是一个矮胖子,不知道为什么和吉拉德混在一起。他们两人都看见过好几次吉拉德的表演,他们都说那是真的。我并不认为他们在撒谎,我认为他们只是没有看穿。这两位专家像其他人一样,大吃大喝,其结果后来就会体现出来。

现在快到半夜了,戴维斯、埃文思和我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否则这场宴会就变成真正的狂饮了。我们应该进行一场科学实验,可是它越来越不像了。最后,我们被塞进一辆汽车,不是开往实验室,而是开往布维斯特的公寓,在那里,我们发现录像设备已经准备好了。当然,那里也有足够的白兰地酒。吉拉德在这样的环境中似乎如鱼得水。

在我们进入这一戏剧性的事件前,先说说吉拉德。他看上去三十出头,身材匀称,动作敏捷,充满活力,穿着时髦的丝绒外衣,打着一个巨大的丝绒领结。虽然他是一位娱乐界的人

物，而且非常在乎他的名声，但他还是通过克鲁萨德拒绝了我的1万美元奖金，我甚至得到劝告说，就是提起奖金这事也会影响测试结果。我没有对这种说法提出异议。另外，我怀疑吉拉德在我们会面之前已经开始准备了，事实证明我是对的。第二天，在与瓦利乔（你还记得他被驱逐了）谈话时，他告诉我昨天下午测试前，他呆在一位参加调查的科学家的公寓中，一位不知名的先生邀请他到附近的山上找蘑菇。瓦利乔很高兴能散散心，但是他那位同伴对我和我的个人生活非常好奇，这使他觉得很奇怪。由于语言上的障碍，交谈非常困难，而且瓦利乔也不愿多说什么，因此那位神秘的好奇者很扫兴地走了。后来，瓦利乔惊讶地发现，那位不知名的先生就是吉拉德。

我们应该理解戴维斯和埃文思在这件事情中的地位。戴维·戴维斯是科学杂志《自然》的主编，他带着埃文思作为他的鉴定人。去年克鲁萨德向《自然》杂志提交了一份报告，描述了吉拉德的116次弄弯铝管的过程。报告承认“某些实验比较混乱，有使用欺骗手法的可能，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欺骗手法。”克鲁萨德说，在一次实验，一根不锈钢管放在一根封闭——但没有密封——的管子中。那些实验的项目读起来像是杂技表演，不像是科学实验，但是，克鲁萨德是一位著名的冶金学家，因此，戴维斯很重视他。我想起戴维斯与灵学家罗素·塔戈和哈罗德·普绍夫打交道时的困境，《自然》曾经发表过他们那含混的“科学”论文。

埃文思在戴维斯的陪同下，已经见过吉拉德，看过他的弄弯铝管表演。他说自己不是专家，只是如实报告他看到了某些他无法解释的现象，但是他认为应该让一位魔术师来看看这些现象。

我们三个人都认为克鲁萨德的实验条件是不严密的。没有很好地控制实验用的金属样本，吉拉德甚至可以把那些管

子带回家进行练习，那就使他可能用已经弄弯的管子来替换原先的管子。我们看过的录像带和影片上，总是可以看到许多管子散乱地扔在桌子上，而不是一次只有一根。但是，你要知道，这是吉拉德喜欢的工作方式。我们再次发现是受试者在控制实验。

戴维斯和埃文思在他们第一次与吉拉德接触时，没有尝试控制任何事。他们的方法是让一切如其本然地进行，不加干涉。这样那些缺陷就会暴露出来。它们的确暴露出来了。我们在那天下午所做的努力就是要保证，吉拉德在新的实验条件下，是无法进行任何欺骗的，同时也不会影响他的发挥。戴维斯和我仔细地写出了简单的规则，埃文思负责盛放管子样本的盒子。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的是一场喜剧。吉拉德使劲想要弄弯管子。在这期间，厨房里一个放着玻璃杯的盘子掉在地上，把杯子全都砸碎了。许多双眼睛都转向那里，但是有三双眼睛从来没有离开实验。那位兰金先生本来应该是监视实验进行的，可是他酒和饭都吃得太多了，呼呼打鼾，好几次鼾声太响，我们不得不推醒他。桑拉维尔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实验——除了穿过房间去倒酒，不停地抽烟点烟，在兰金醒着时与他聊天，自己也安静地打了几次盹。如果这些就是他们以前测试吉拉德的标准，那么他们受骗上当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至于戴维斯、埃文思和我，我们眼睛瞪得都快掉出来了。吉拉德像他刚开始一样精神，我们好几次注意到他对样本施压。我们会打断实验，换一根新的管子。

那天下午，克里斯·埃文思一不小心弄坏了一个样本。那是一个标有“999”的铝棒，我们发现那是99.9%的纯铝管。让人吃惊的是，添加了一点其他金属的铝棒，其品质马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纯铝棒也很让人吃惊。克里斯轻轻地压了



琼-皮埃尔·吉拉德在德雷福斯教授的实验室表演他的鬼把戏。磁针放在支点上，他要不使用带磁物质让他们转动。

压粗粗的铝棒，它很容易就变弯了，这让他大吃一惊。我们于是知道纯铝是非常容易被弄弯的，我们很想知道，吉拉德使用同样的材料成功了多少次。我们已经看过他在前一次实验中弄弯坚硬的金属棒，但是我们也知道以前实验的条件，于是这就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了。

在三个半小时的实验中，吉拉德没有产生出任何结果，我们的实验是由称职和细心的观察者来主持的。（不包括在场的两位法国魔术师。如果杰勒德·马贾克斯那样脾气火爆的人在场的话，那场面就一定热闹了。）我们对吉拉德的结论完全是否定的，在我们测试完这位伟大的"特异功能者"后几个星期，又有人对他进行了测试，结论也是否定的。

伊维斯·法格博士带着两位助手和魔术师克林索，在国家科学中心对吉拉德进行了测试，法格是中心的负责人。他们坚持使用戴维斯、埃文思和我上次制定的规则。吉拉德如预料

的那样失败了。我在进行这些测试之前，与法格见面，告诉他那些预防措施，虽然我不认为他真的需要任何帮助。他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吉拉德就需要这样的人来对付，而且从一开始就应该这么严格地控制他。

杰勒德·马贾克斯被法格叫来设计第二部分的测试，在那部分测试中，吉拉德要用意念来移动物体。在两次漫长的测试中，他都失败了。虽然预先就告诉了他测试的方法——我们一直坚持这么做，以避免受试者抱怨测试条件异常或困难——他还是抱怨说条件对他不利。当然，克鲁萨德出来说，在他的测试中，条件并没有那么严格(对，查尔斯，我们知道这一点)，而且法格同意测试条件“不要过于严格”。很对，但也不要过于宽松。

帕契尼公司甚至叫来了伯纳德·德雷福斯，他是格雷诺布尔原子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他被匆忙地拉进鉴定委员会。他觉得自己准备不足，很是烦恼，他也看出帕契尼研究人员的绝望情绪。这次吉拉德还是彻底失败了，另外，在测试正式结束后，发现吉拉德在对一根棒施加压力，导致金属棒发生了四千分之一英寸的弯曲。

法国灵学家总是嚷嚷说，科学家不理睬他们的结果，德雷福斯决心结束这种叫嚷。1977年9月，他对吉拉德进行了一系列测试(使用戴维斯、埃文思和我制定的规则)，彻底揭穿了吉拉德的真面目。吉拉德使劲发功，但是，除了在测试结束后才产生的一些细微的变化之外，毫无结果。德雷福斯还测试了一个叫斯蒂芬·诺思的小孩，约翰·哈斯特德向他介绍说这是真正的特异功能者。斯蒂芬在伯纳德·德雷福斯严格的测试下，也彻底失败了。

马塞尔·布兰克在《新科学家》杂志上详尽地报道了吉拉德事件。他还说，克鲁萨德花了好几个小时跟他谈话，试图让

他接受他的结果，虽然有大量的反面证据。布兰克说，德雷福斯接受了挑战，对特异功能进行科学的验证。布兰克说，查尔斯·克鲁萨德“喜欢把自己比作新的哥白尼，或者像他告诉我的，比作牛顿。在经过了最近的一系列测试后，他无论如何都不能说他受到伽利略一样的遭遇”。

事态发展得非常快。吉拉德撤回了对琼－帕斯卡尔·赫维的指控。赫维在一篇文章中说，吉拉德亲口告诉他，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科学家很容易上当受骗，吉拉德因此采取法律行动，控告赫维。吉拉德不得不支付所有的费用。克鲁萨德不肯认错，他坚持说，虽然吉拉德有时候的确采取了欺骗手法，可他确实具有特异功能。他还说：“兰迪也有特异功能，但是他不肯承认这一事实，而且……用他的特异功能来阻止吉拉德发功。”这就是那种心理：“我那么聪明，如果我看不出那些鬼花样，那就不是鬼花样。”

我们拒绝了以前测试吉拉德时使用的那些复杂的方法，因为从影片和录像带上看，测试规则非常宽松。相反，我们采取了科学、简单和直接的方法来测试特异功能者。吉拉德失败了。那么他为什么要尝试呢？他已经明确表示对我1万美元的奖金不感兴趣。我发现这很难让人相信。但是，他非常渴望得到我和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的认可。他没有成功，因为他是一个普通的魔术师，而一个魔术师应该在自己设定的条件下表演。我回到美国后，接到克鲁萨德的来信，他宣布帕契尼公司将不向我提供我看过的那些录像带和影片，那本来是作为我参加吉拉德测试的回报的。这让我想起斯坦福研究所的作法，那里堆放着数千英尺的胶片和录像带，上面记录着实验的过程，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些人是如何使用欺骗手法的。但是，我们永远也无法看到这些记录资料，那上面记录着所谓“新奇迹时代”的来临。它们太秘密了，不能让我们这些凡夫俗

子观看。

皮埃罗·安杰拉是意大利广播和电视台的一位电视记者，1978年，他制作了一个五集电视专题片，每集一个小时，内容是他对超自然现象的调查，他因此受到大量的威胁、指责和抱怨，这让他觉得难以置信。意大利国内外的许多个人和团体利用人们的迷信，牟取暴利，他们觉得安杰拉的报道影响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安杰拉彻底揭露了那些灵学家和特异功能这一行，因此，安杰拉和电视台接到电报和信件，要求他收回他的声明。安杰拉不为所动，而且为了证实他的发现，他出版了一本描述他调查过程的书《超自然世界之旅》，副标题是《灵学调查》。于是反对的声浪更大了。

我第一次是通过电话与皮埃罗·安杰拉联系的。他到美国来访问各种灵学中心，打电话来请教我应该采访谁。当然，我建议他采访灵学界的大人物罗素·塔戈和哈罗德·普绍夫。缅因诺得斯医院的查尔斯·霍诺顿会梦中感应游戏，应该采访，另外，为了消遣，可以看看查尔斯·塔特，他总是向人们传授超感觉力。有一位现在很出名的研究者，赫尔穆特·施米特也在名单上，虽然当时我并不了解他。我警告安杰拉，除非他能让他们相信他是一位信徒，否则他很难从这些杂技演员那里得到什么东西。几星期后，他从加利福尼亚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们回答问题时，总是说模棱两可的大话和空话，我建议他咨询一下雷·海曼、马丁·加德纳和我，以便了解超自然现象是怎么回事。他照办了，于是就产生了那毁灭性的电视专题片。如果皮埃罗不是一位优秀的记者，他可能就被那些装神弄鬼的人给骗了。他回国后的报道就会是赞扬性的，那些反面的报道就很难被人接受了。但是，安杰拉是一个勇于反抗的人，他决心发现事实真相。他的电视专题片的播出，沉重地打

击了那些江湖骗子，并且批评了媒体对他们的无耻接受。安杰拉对伪科学的批判，改变了他的人生和职业生涯。

1979年初，皮埃罗再次邀请我去意大利（上一年为了拍电视专题片我去过那里），回应40多位特异功能者，他们接受了我的挑战，想要获得我那1万美元的奖金。从我接受邀请到三月份正式动身去意大利，中间有几个星期，那些挑战者一个接一个地溜走了。这一部分是因为我的条件，即他们必须预先承认像我这样的怀疑者的在场，并不妨碍他们发功，还有就是他们必须让我使用测试中获得的任何资料。其中一些人相信，他们可以说服我同意（就像尤里·盖勒对他的许多调查者那样），如果他们失败了，我不要透露结果。等到我到罗马时，只剩下10个人了。

我在一位同事威廉·罗德里格斯的陪同下，去与皮埃罗·安杰拉见面。意大利广播电视台全程报道此事，并且做了两个星期天特别节目。那些前来挑战的人来自意大利全国各地，像往常一样，分成两类人：一类人错误地以为他们有特异功能，另一类就是纯粹的骗子。后面这类人比较少，而且主要是用桌子招魂者。下面是这些明星的名单：

安托尼塔·帕特里格娜妮夫人，她用一个宝丽来相机制作“幽灵照片”。

朱塞佩·法斯塔教授，一位能把水果和肉变干的人。他手中拿着样本，对它“进行照射”。

萨尔瓦托利先生，擅长把梦中形象投射到他的受试者的梦中。

卡塔莉娜·扎利卡夫人，一位用桌子招魂的人，她丈夫协助她。

克拉拉·德尔勒夫人，一位桌子招魂者，她丈夫和女儿协助她。

冯塔纳先生、鲍尔加教授、斯坦佐拉先生和塞纳托雷先生都是能探测出水源的人,有人还能够探测出金属。

贾考维诺先生,他能让钥匙弯曲,能让钟停下(他在最后一刻没有出场)。

这样,有9位挑战者已经准备好进行表演,他们的特长五花八门。

我35年的经验告诉我,必须采取一些必要的步骤。这些表演者有一个共同之处:

当测试失败时,他们可以找出最荒唐可笑的借口。为了防止这一点,我坚持要他们回答一长串问题,这样我们可以互相了解。我将按顺序向读者介绍这些挑战者,详细描述他们的特长和每个人的问题。

第一位是帕特里格娜妮夫人,她来自米兰。我应该先说清楚,这位矮小的女人给我们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是真的被自己糟糕的照相水平欺骗了。我检查了她带来的几百张宝丽来照片,听了她对照片的解释,感到很可悲。有一张照片上面,她说是一个人趴在岩石上的木板上,我却什么也没有看到,只看到黑色背景上一抹灰白。当她翻捡照片时,我把那张照片放在一旁,准备在后面的测试中使用。帕特里格娜妮拍这些照片时用的是电眼宝丽来照相机和黑白胶卷。在光线很不好的环境中,她习惯对着她的脸按快门。开始她很沉着冷静。她慢慢地按快门,让自动快门正确曝光。但是,当她继续到进入"迷狂"状态时,她剧烈地摇摆起来,猛推快门。她不让自动调节功能运转,于是所有的照片都带着灰点。正常的显影时间是10秒,她的却是35秒。结果是开始的照片非常清楚,后来的照片由于是摇晃时拍的,就出现了灰点,她认为那就是"超自然现象"。

我在检查她的照片时,把那张人趴在木板上的照片转了

180 度，再次递给她，好像我是从没有挑过的照片中捡出来的。这一次她把它拿颠倒了，说她在照片上看到一栋老房子和



安托尼塔·帕特里格娜妮夫人在照另一张模糊的照片。

一条狗。进一步的检查表明，她最成功的 12 张“幽灵”照片，有 6 张是拿颠倒了，两张向左转了 90 度，另外两张向右转了 90 度，两张是右边向上。特异功能者不知道方向……我们测试的结果非常有趣。当照相室灯光非常明亮时，她的照片就非常清晰。宝丽来的自动系统给予充分的曝光，虽然快门打开时间很短。当灯光调到非常暗的程度，灰点出现了，但这都是由于焦点不准或胶卷抽出太早了。有一件事我要说：至少帕特里格娜妮按照指示，在拍照前把相机里面的滚轴擦得很干净。看不到“污染棒”，这与我检查过的其他“幽灵拍摄者”不同。

帕特里格娜妮夫人承认，她从来不知道拍出来的会是什么，能认出来的形象也只是“有时候”才能拍到。她没有对她得

出的奇怪结果说什么,她很乐意听我解释。她听了我的解释,并且似乎接受了我的分析,然后很体面地离开了。她甚至都没有问那 1 万美元。

但是朱塞佩·法斯塔教授是一位好斗的人。作为他具有治愈疾病的证据,他宣称他可以用他双手放射出的射线使食物变干。测试很容易,调查表很能说明问题。他曾经把样本裹在塑料中进行实验吗?没有。他尝试过这样的实验吗:对一些样本发功,对另一些不发功?没有。可以用汉堡、鸡肉和牛肉进行测试吗?可以。他以前这么做过几次?大约四、五次(?!)。成功率?百分之百!

法斯塔测试持续了 9 天。这是因为必须给样品至少三天时间成熟——它们的确成熟了。规则规定,我们可以进行三次测试,他必须赢两次才能得到我的 1 万元美金。在测试的第一



朱塞佩·法斯塔教授,他宣称能够让食品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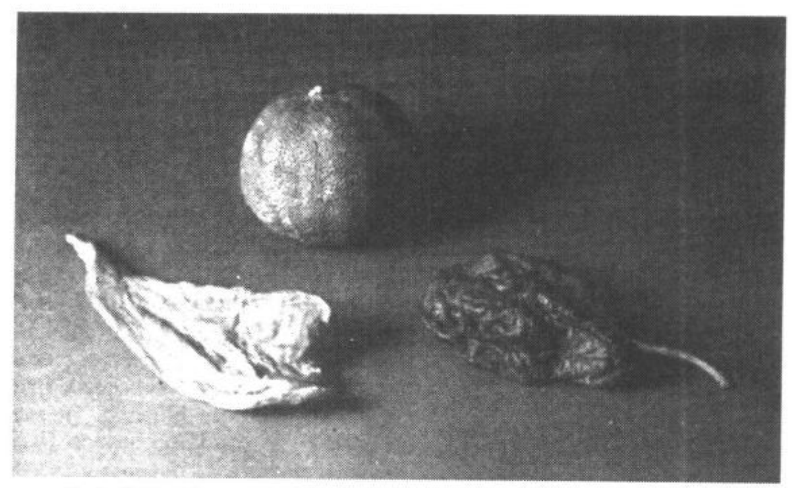
天，我注意到法斯塔教授凝视着橱窗中昂贵的电子设备，我开始感到担心。汉堡被分成 10 份，每个都放在一个塑料盘中，盘底标上数字。法斯塔随机挑出一个数字，然后把相应的样品夹在手中 10 分钟，然后把它放回盘中。样品然后被弄乱，这样没有人知道哪一个是他发过功的，然后盘子被另一组人拿走，安全地锁起来。三天后我们再一起来看结果。

问鉴定人一个简单的问题：有没有样品被弄干了，如果有，是哪一个？回答是没有。

所有的汉堡都已经腐败，这从它们发出的气味就知道了。法斯塔问样品能不能放置的时间更长一点，我同意了，并且说，他要求的是 72 小时，延长时间就不在测试范围之内了。接着我们测试了鸡肉，法斯塔说这是他最拿手的。实际上，他给我们看过一块鸡肉、一个梨和一个桔子的样品，那是他在家中弄干的。鸡肉像是一块玻璃，梨已经干瘪和变黑了，桔子很硬，缩成一团，已经干了。对他的询问表明，法斯塔把这些样品放在露天有风的地方。在我看来，它们只是被很快风干了，就像美国印第安人做干牛肉饼一样，不用烟熏或其他防腐方式。实际上，此刻我面前就放着一个桔子，那是我的猫几个月前碰到家具下面去的。它与法斯塔的桔子一模一样，自然风干了。

在用鸡胸脯做的测试中，法斯塔也失败了(那块肉已经臭不可闻了)，他宣称对测试程序很不满，说那 9 个没有经过他照射的样品由于靠得太近，影响了经过他照射的样品。在用牛肉的第三次测试中，所有的样品都分开放，但都保持同样的湿度、温度等等。这次又失败了。法斯塔继续大谈妨碍他成功的因素，但是，他已经被淘汰出局了。

我相信法斯塔真的认为他具有特异功能。事实是，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严格的测试。一个非常普通的现象在他眼里变成了奇迹。如果报纸上到处报道具有特异功能的普通人，那么为



法斯塔的证据：一个干枯的桔子，一块鸡胸脯肉和一个梨子——他宣称是用特异功能脱水的。

什么一位中学校长就不能有特异功能呢？我希望他的推理能力没有传给他的学生。

接下来的是萨尔瓦托利先生。他宣称，如果他在晚上把一个“目标”投射到一个受试者身上，那个目标就会进入受试者的梦中。他先要与受试者见面，而且必须得到受试者的照片才能传送。他说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受试者，我们准备了20个不同的目标清单以备选择。清单中包括诸如鸡、处决、巴黎、挖花园、遛狗、月球上散步和圣诞节。给萨尔瓦托利看了编了序号的目标单，他从中从选择了一个数字。他是惟一知道数字和目标的人，他在写有序号的纸条上签上名字，把它和其他的纸条混在一起，放到一个信封中，把信封密封好，和目标单一起，交到一个负责安全的人手中。在这个程序之前，受试者已经被拍了照，谈过话，然后被送走做梦去了。

第二天，在确信萨尔瓦托利没有与受试者接触后，我们把目标清单交给受试者，由他来决定其中有没有一个目标是他

昨天夜上梦见的。进行了三次这样的测试,所有的受试者都没



萨尔瓦托利先生,能用心灵感应方式传梦的人。他三次都失败了。

有在清单中发现一个与梦境相符的东西。但是,这个案例中,有一些事让我非常感兴趣。第一,在与萨尔瓦托利的谈话中我们发现,他习惯创造自己的目标传送给受试者。这给了他目标选择的优势,因为我们发现他倾向于选择那些最可能在受试者梦中出现的东西,像飞行或坠落。第二,我们发现萨尔瓦托利在告诉受试者目标之前,总是要求受试者描述他们的梦境,把他们引向目标的方向,任何模糊的联系都被认为是成功的证据。发现这些后,在受试者看过清单和得出结论后,我才允许萨尔瓦托利先生与他的受试者们讨论他们的梦。正如我预料的那样,他试图把梦中的任何东西都与被选中的目标联系在一起。在第一个例子中,"处决"是被选中的目标,受试者梦

见接到一个已经被杀害了的人妻子打来的电话。萨尔瓦托利认为那就是成功了。

萨尔瓦托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完全不懂什么是双盲控制测试，他努力要让事实符合理论。这是一个古老乏味的故事。萨尔瓦托利在回答问题时说，他对选择的目标和受试者很满意，他通常是自己选择目标的，他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这样受控制的测试，他的特异功能不论多远都能起作用。他还宣称“一位心理学家”曾经测试过他，肯定了他的特异功能，但是，当我们追问他那人的名字时，萨尔瓦托利告诉我们，那位调查者不想被卷进来。萨尔瓦托利先生从竞争中退了下来，下一个挑战者上台了。

卡塔莉娜·扎利卡是一位非常瘦削、神秘的女士。她告诉我们，当她和她丈夫把手放在桌子上时，幽灵会显现。但是，她



克拉拉·德尔勒夫人，用桌子招魂的人。在没有欺骗的条件下，她和她的家人都失败了。

说，她要求一个三条腿的桌子。我们跑遍罗马寻找这样的桌子，当我们拒绝了四条腿的好桌子时，店主认为我们是一群怪人。最后，我们不得不订做一张扎利卡要求的那种桌子。同时，我们先测试克拉拉·德尔勒夫人和她的招魂者同行。我们预先被告知，德尔勒夫人“非常相信宗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很想知道她的宗教哲学怎么能够接受这样的鬼把戏。她丈夫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我的意大利语非常差），他在与我的一次长谈中向我保证，在降神会上，一个桌子会“从你头上跃过”。我们分手时，我承认这会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花 1 万美元也值了。

德尔勒一家惨败。他们围坐在桌子旁（妈妈、爸爸和女儿），好像要永远坐下去，而桌子也一动不动。我们把灯光调暗。仍然没有动静。十字架和念珠在桌子上移动，一家人换了换位置。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承认失败了，但是保证说，在那天晚上晚些时候的非正式演示中，奇迹会发生的。我无法等待，尤其是我非常清楚为什么奇迹没有发生。为了解释我的预防措施，先要讨论一下物理学基本原理。

用桌子招魂有两种基本的方法。如果向下压桌子支点外的一部分，相反的一边就会翘起来。在图 1 中，双手放在标有星号的位置向 D 方向压，桌子就会向 R 方向翘起，位于 F 处的桌腿就变成支点。于是坐在 S1 处的人就是发起人，同时 S2、S3 和 S4 可以毫不知情，虽然 S3 必须合作，不能使劲压那一边。第二个让桌子移动的方法就是把手放在两个箭头的位置，把桌子向 H 方向水平拉，。结果是一样的，F 成为支点，桌子向 R 方向翘起。但是，在虚线范围内向下压，桌子根本不会移动，当手在这个范围内水平拉动时，桌子才会移动。为了避免两种方法引起的桌子移动，首先坚持手必须放在四条虚线内，手掌或手指的任何部分都不允许接触虚线之外的桌子，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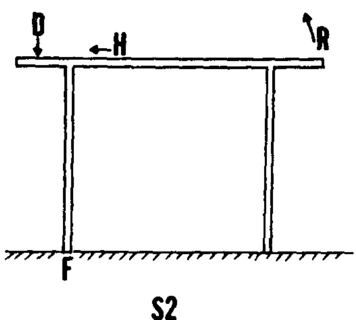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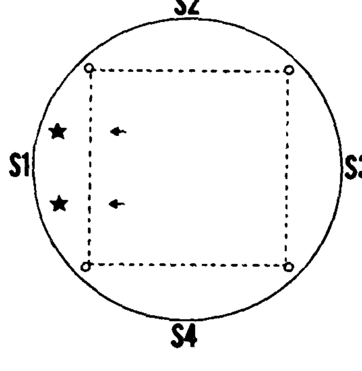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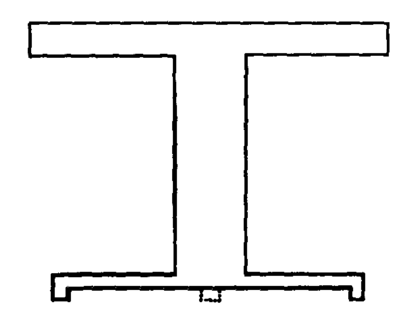


图1　向下压D,向H方向拉,桌子就会在R处翘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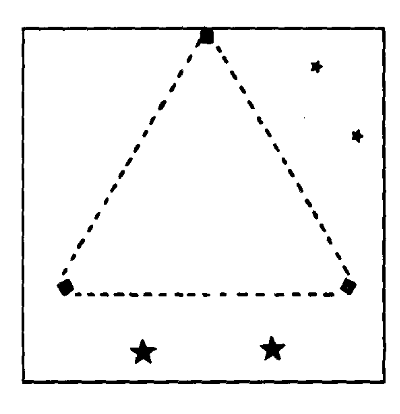


图2　为扎利卡夫妇特制的桌子。按压大星号处，它就很容易起来,按压小星号也能让它起来,但有些费劲。

有的手臂必然远离桌面。然后在“特异功能者”的手下放上两张蜡纸。你就会看到我们看到的德尔勒一家的结果。桌子无法向任何方向移动。水平拉动只会使手从纸上滑下来，向下压也没有用。（在个讨论中，我们没有考虑使用脚或腿的可能性。）

著名的发明家米切尔·法拉第设计了一种证明的方法，他把一块木板放在球上，再放到桌子上。招魂者必须把他的手放在这块木板上。虽然木板可以移动，但桌子却不行。虽然我们按照扎利卡一家的要求，订做了他们需要的桌子，他们还是无法移动它。这张桌子的样式见图2，重约65磅，对招魂者非常有利。按压大星号标明的地方会很容易使桌子倾斜。即使按压小星号标明的位置，也会产生倾斜，虽然需要更大的压力。一位摄制组工作人员在三角区外拉动桌子，可以使桌子稍稍倾斜，虽然他必须站着那么做。显然，如果坐得高一点，更容易压起桌子。虽然我们向卡塔莉娜和她丈夫提供的是标准高度的椅子，他们还是要求再加6英尺厚的坐垫。即使有了这个有利条件，桌子仍然没有动。



扎利卡夫妇在怀疑地检查定做的桌子。



扎利卡降神会。注意当摄像机在场时，扎利卡夫妇接触桌子很轻。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当他们的手放在“安全区”内时，扎利卡夫妇和另一位招魂者无法移动桌子。

扎利卡夫妇抱怨说桌子太重了。但是我们提醒他们,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在家用的是同样形状的桌子，而且它重达220磅！扎利卡先生反驳说，但是这张桌子上画了一个白色三角形,众所周知,那是魔鬼的标志,妨碍奇迹的产生。让人讨厌的三角形图形被擦掉了,但是扎利卡夫妇觉得他们已经受够了,大发脾气,断言到处都是否定的振动,缺乏诚意。我们得到保证，在昏暗的灯光下，没有摄影机在场，那天晚上的非正式演示一定会产生奇迹。我告诉所有在场的人,在不受控制的条件下,如果桌子移动了,他们不能宣称自己成功了。他们很不高兴,但还是同意了。

当摄制组的工作人员收拾设备准备回家时，我被邀请坐到一张圆桌边。扎利卡夫妇并肩而坐，德尔勒一家也坐在桌边,我们一共六个人。我们刚一坐下,游戏就开始了。桌子开始四处乱动,显然是扎利卡先生在推,他的努力没有遭到其他人的抵抗。插图会表明运动是多么明显。扎利卡推了一会儿桌子后,他双手紧按桌面,宣布说,所有的人碰到桌子时都要轻点,现在只有他的手指尖在与桌子接触。但是,扎利卡夫人接受了他的暗示,重重地把手按在桌子上,开始采取行动。我吃惊地发现她犯了一个非常粗心和明显的错误。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必须站着，因为桌子四处乱动，我看到，就在桌子被她推得移动起来之前,她已经开始走向它将要移动的方向。于是我不仅知道“幽灵”要向哪一个方向推桌子，我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谁在推它。跟他们坐在一起的人一定得非常愚蠢,才会相信这种行为。

然后我们坐下来,与幽灵谈话。我提出一些测试性问题。他们说是我死去的祖母在与我对话,我要测试一下真伪。为了避免他们说我否定事实，我把答案写下来，插在我衬衫口袋上。“特异功能者”说他们接触到的是所要的幽灵,于是我开始

提问。回答的方法是敲击桌子:一下是“对”,两下是“错”。下面是问题和回答:

问:她丈夫的名字是叫乔治吗?
答:不是。
问:是尼古拉吗?
答:不是。
问:是瓦尔特吗?
答:是。

在交谈中,我没有给出任何反馈,在测试结束前,拒绝表明回答是对还是错。实际上,回答是百分之百错误。我祖父的名字是乔治·尼古拉·兹温格,桌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全部不对。我问我祖母女儿们的名字,也全都错了。然后他们说他们可以告诉我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当场判断其正确与否。也许是我护照上的事情?我们举行降神会的地方就是我们住的旅馆,我护照上的很多信息都登记在那是。但是我知道,我护照中有一件事没有登记,那就是写在背面的名字。由于担心我的护照被偷看,我叫我的同事罗德里格斯去我的房间把它取来,当他拿着护照到来后,我要求其他人告诉我那个名字,我告诉他们,那是6个字母的。桌子开始咚咚地响起来,每次表示一个字母,但是由于意大利字母表中没有一些英文字字母,我们必须数敲击声,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解释它。两种方式都没有意义。一种给出的是Itpbmt,另一种是Ivrbov,两者都跟护照上的名字Marvin不沾边,而且我认为我不会遇到叫Itpbmt先生的人……威廉·罗德里格斯先前因为他的“轻佻”态度而被排除在降神会外(看到成人推着一个桌子乱转,谁能怪他呢),他看到了我视线之外的东西。瘦小的扎利卡夫人按着桌面上适

当的位置，同时沿水平方向推拉，这样就使桌子的另一侧翘起来。但是双手放在桌子上，需要很大的力气才能让桌子倾斜，罗德里格斯注意到每次桌子翘起来，她的脚也离开地面！这是使劲推桌子的必然结果，牛顿第三定律得到了证明。如果用其他的方式使桌子翘起，她的脚就应该向下而不是向上。



卡塔莉娜·扎利卡夫人，桌子招魂者。她和其他人轮流把桌子推得四处乱转。

但是，仍然还有疑问。德尔勒夫妇在这场戏剧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显然，当桌子在地上乱转时，德尔勒先生帮着推了，但是当桌子敲出错误的信息时，他和其他人一样是旁观者。其他人也加入这一骗局吗？毫无疑问，他们很熟悉这些方法，所以我们可以认定他们很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在这群人中，每个人主持时都知道他在欺骗。但是，当他没有推动桌子时，他会认为那真是幽灵干的吗？有多少丈夫让他们的妻子相信她们具有特异功能，而实际上是他们在推桌子呢？我很想知道这一点。扎利卡夫妇肯定是同谋，一个人从另一个那里接受信号，谁也不怀疑桌子移动的原因。但是其他人——我不知道他们到底知道什么。我倾向于认为他们都是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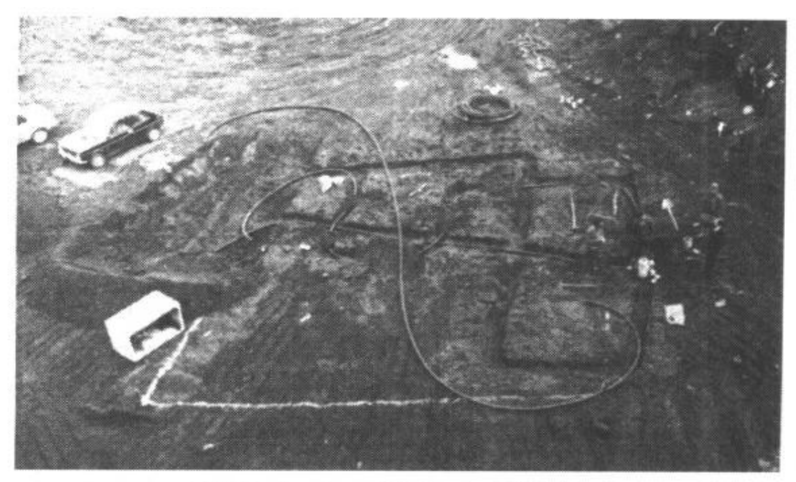
德尔勒夫妇很得体地接受了他们的失败，虽然他们离开时为自己的失败找了许多借口。扎利卡夫妇本来第二天应该

再来进行招魂表演的，可是他们回帕勒莫了，发来几封电报，说我们“违反规则”，宣称他们胜利了。当我告诉他们我当场抓到他们在玩鬼把戏时，他们通知我说他们不认为我是内行，不接受我的观点。真是固执。你们彻底失败，没有奖金了。但是，我还要考虑许多事情。德尔勒夫人告诉我，她与我的祖母接触，得到了这个信息：我出生在新泽西。错了，我出生在加拿大。有一个玩具我童年时特别喜欢，具体是什么玩具没有说。谁知道？一个很普通的情况，但我不记得了。我得到警告，在我这一行中，有一位同事不能信任。这真是空泛的话，但是如果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我的同事的话，这话倒是百分之百正确。他们告诉我，我个人很有野心。布鲁图斯也是这样，但是他很受尊敬。最后，祖母对我很生气。并非不可能，虽然生气的应该是我，因为她连这些简单的问题都弄错了。现在我回想起来，桌子从来没有像承诺的那样“从我头上跳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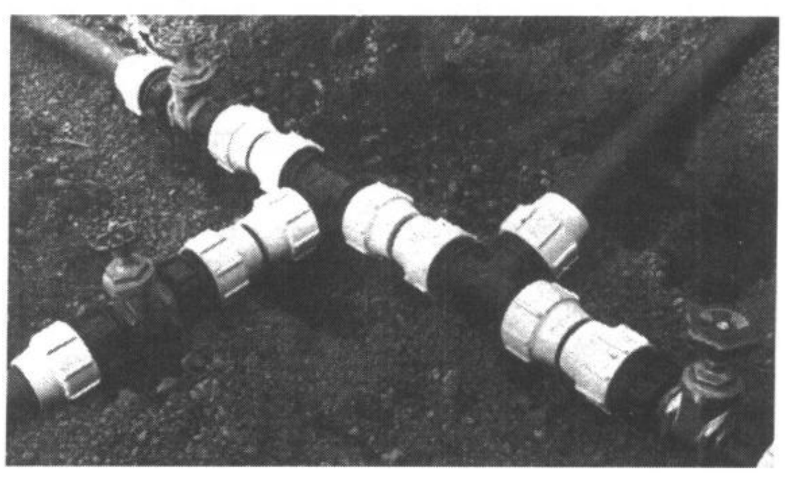
五个失败了，还有四个要测试。在我们对这五个人进行测试的同时，距罗马 30 英里外的弗梅罗小镇上有一小群人在工作。他们按照我的设计在建造一个塑料管道网络系统，用来测试那些自称能探测到水的特异功能者。那些特异功能者到达旅馆，回答我们的问题，住下来等待被召到战场。他们打发时间的方式就是，打着手势，添油加醋地向对方吹嘘自己的惊人成绩。

但是，现场进展得很不顺利。第一位工程师要 300 万里拉才肯干，我不得不拒绝他，并且修改了管道图。皮埃罗·安杰拉的助手又找到一个人，事实证明他是个白痴。10 米 × 10 米的正方形被他建成一个菱形，一切又得重新开始。等到一切准备好时，三天已经过去了，探测者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在约定好的那天凌晨四点，我被响彻罗马的雷声和冰雹声震醒了。到了下午，我们总算把四个挑战者接到弗罗梅镇，还有时间测试

其中一人。问题是测试结束后，必须马上把他送到镇外，以免他向其他人透露一点儿情况。他们的猜测经过评估后公布结果。



建筑工地。入口在右边，出口在左边。



用土盖起之前的入口。从左上方逆时针数，依次为 A、B 和 C。

就我所知，这是第一次科学地对卜棒探测进行测试，所以我要详细地描述其程序。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排除测试失败后可以用的借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问卷设计得非常仔细，把一切都预先说清楚。条件如下：

1. 在10米×10米的测试区域内，在地下50厘米处埋入直径3厘米的管子。
2. 有三种不同长度、不同途径的管道，每次测试任选一种。
3. 每人测试三次，同样的管道可以多次使用，因为选择是随机的。
4. 被选中的管道可以在任何一侧的任何一点进入测试区，也可以在任何一侧的任何一点退出测试区。
5. 第一，卜棒探测者应该在测试区寻找天然的水或其他物质（金属或其他物体），并且标出它们的位置。
6. 除水之外的任何东西都要清晰地标在地上。
7. 第二，卜棒探测者应该在裸露并有水流动的管子上演示卜棒的反应。
8. 卜棒探测者要指出管道中水流的途径，这途径要在地面上标明。
9. 卜棒探测者要沿着他寻找的管道上放置10到100个木楔。
10. 木楔应该放在他寻找的管道中心10厘米之内。
11. 在每次测试中，卜棒探测者只有把2/3的木楔放在目标的10厘米之内，才算成功。
12. 每个木楔的位置都要由测量员登记在比例图上，卜棒探测者检验满意后，在比例图上签字，同时兰迪先生和律师以及其他证人也在上面签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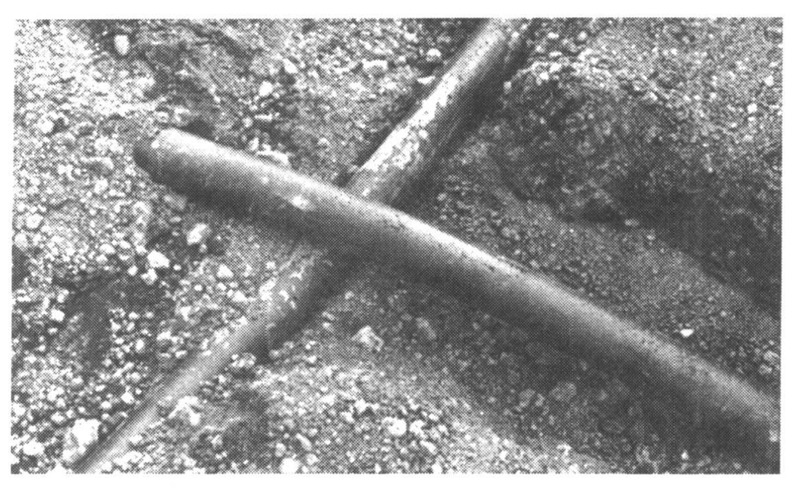
13. 所有的测试结束后，管道的真正位置才能说出来，在此之后，才公布结果。
14. 一位卜棒探测者结束测试后，要与其他未测试过的探测者隔离开来。
15. 卜棒探测者在三次测试中必须成功两次（见 11 条）才算通过测试程序。
16. 如果一位卜棒探测者通过了测试(11 条和 15 条)，将得到 1 万美元的支票，这支票已经放在律师那里了。如果没有卜棒探测者成功，支票将归还兰迪先生。
17. 如果测试失败了，不能对兰迪先生提出任何要求。

在与卜棒探测者商量后，又补充了几点。我明确指出，没有一根管道与自身相交，虽然它可能与其他管道相交。在任何时刻，都只有一根管道中有水。测试区外的管道不会沿着测试区边缘 50 厘米之内排列。补充了这些后，每个人都满意了。

接着，工程师有如下声明：

1. 按照兰迪先生的指示，埋设了三根管道。
2. 龙头 A，A 控制管道 A 中的水流。
   龙头 B，B 控制管道 B 中的水流。
   龙头 C，C 控制管道 C 中的水流。
3. 当任何一条管道上的两个龙头打开时，水流的速度至少是每秒 5 升。
4. 除了那些建筑工人之外，我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管道设计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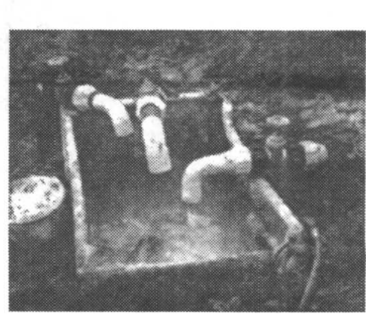
最后，是向卜棒探测者提出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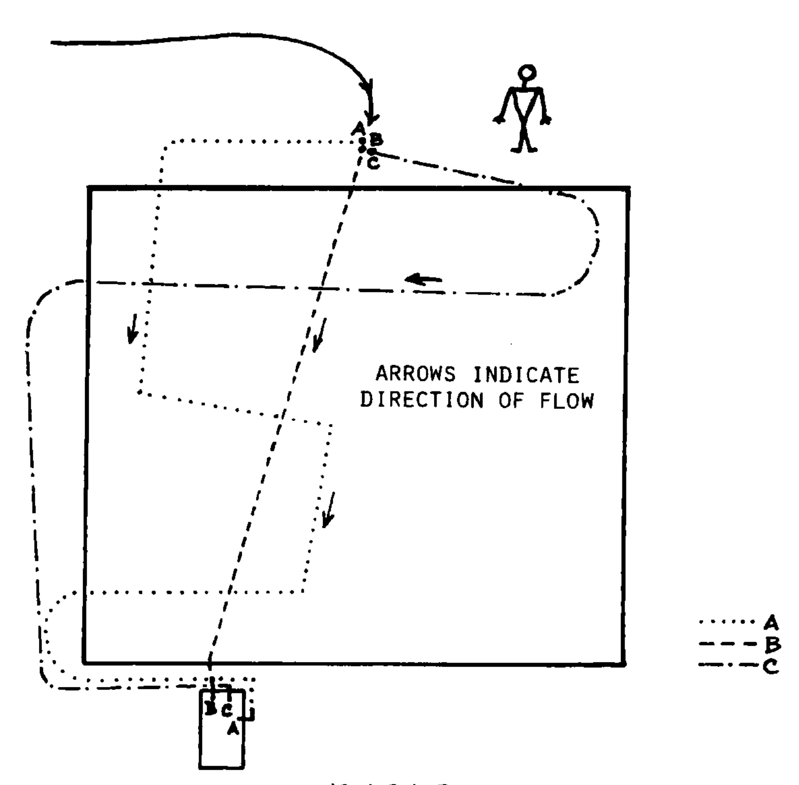
管道A和C互相交叉，但是每次只有一根管道有水流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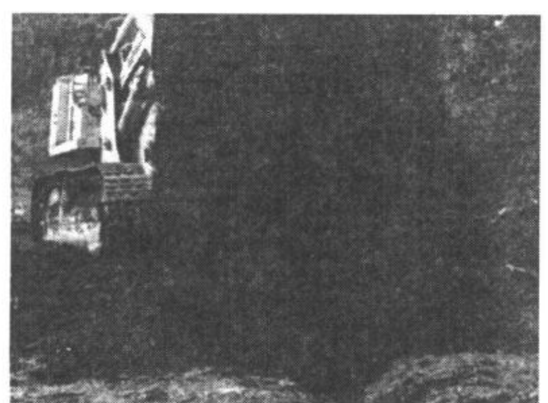
在试验进入蓄水池的出口，试验结束后就把它用土埋起来。



探测者看到的出口。



探测区全图。



管道系统被埋起来。

1. 你是一位专业的、半专业的或业余的卜棒探测者?
2. 你认为你为什么具有特异功能?
3. 你阅读和理解了条件清单吗?
4. 这些条件满意吗?
5. 你觉得今天能演示吗?
6. 你曾经接受过如此严格控制的测试吗?
7. 你阅读和理解了工程师的声明吗?
8. 水流量够吗?
9. 你承认这个测试将会决定你是否有特异功能吗?

所有的卜棒探测者都划掉了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会看到,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幸运的选择。

在每个卜棒探测者开始前,他被问了两个问题:(1)他觉得成功率是多少(所有的人要么回答"99%"要么回答"100%")。(2)如果他90%都猜错了,他会得出什么结论(所有的人都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

在每次测试结束后,卜棒探测者又要被问两个问题:(1)他们认为他们的成功率如何(三个人回答"100%",一个人没有完成测试)。(2)他们是否认为他们赢得了1万美元(同样的三个人回答得非常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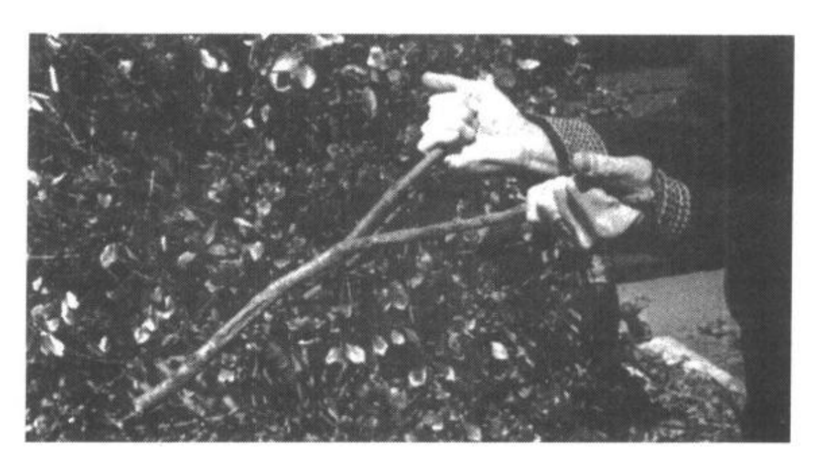
有了这些准备后,我觉得结果会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么多在其他方面很聪明的人,会认为他们具有特异功能,可以用卜棒发现隐藏的东西。所有可能的"退路"都被堵死了,测试的结果就是连探测者本人也会心服口服,承认他们的演示是奇怪的"设备"和糟糕的评判标准结合的产物。

需要讨论和评估一下使用的工具。最普通的工具是一根分叉的树枝,在美国尤其如此。一根树枝只要握法得当,可以轻轻一压就剧烈地抖动。使用者不需要花大力气,树枝尖就会

上下摇摆，这样的移动是由手腕控制的。树枝尖的移动似乎是不受使用者控制的，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外力作用在树枝上。我曾经见过这样的一根树枝飞起来打中探测者，打碎了他的眼镜。我的读者可以试试,感觉一下。



传统的(在美国)探测棒。



手腕轻轻一动,树枝就剧烈地动起来。



探测棒向下冲。

我们经常听说绿色树枝上的树皮在力的作用下会脱落。这是真的。树皮光滑的绿色树枝(柳树枝是最理想的)是最好的卜棒,因为它们很难控制,而且树皮经常脱落。实际上,突然挥动树枝,它会脱手而出。所有这一切都与神秘的力量无关,我们看到的是物体在压力下微妙的平衡状态。当卜棒探测者认为他在水上时,为什么树枝会指向那里呢?因为手腕轻轻一动,树枝就会摆动,如果卜棒探测者知道哪里有水,或他猜测哪里有水,他可以很容易和无意识地引导树枝。

我听说有的卜棒探测者说他们找到水的成功率是100%,有的只有90%。可悲的事实是,卜棒探测者并不比任何人更容易找到水。在任何地质上有可能存在水的地方打一口井,你就会找到水。卜棒探测者有一个奇怪的观点,认为水是在地下河中流淌的,他们可以很容易地为你找到这些隐藏

的湍流。但是地质学家可不这么认为。鲍勃·休格利是一位地质学家，为新泽西蒙茅斯镇计划委员会工作，他不知道那个地区哪一位卜棒探测者曾经成功过。他还估计说，地球的地下水只有不到1%是在地表下流淌的。那一小部分只局限于石灰石丰富的地方（著名的"喀斯特地形"）和由此产生的溶洞中，只有那里才会有真正的地下河流。地下河流也能出现在能渗透的物质中，但那种水流一年只有几英尺高或几英里长。大多数通过打井等方式得到的水都是在地下池塘或水槽中。它并不流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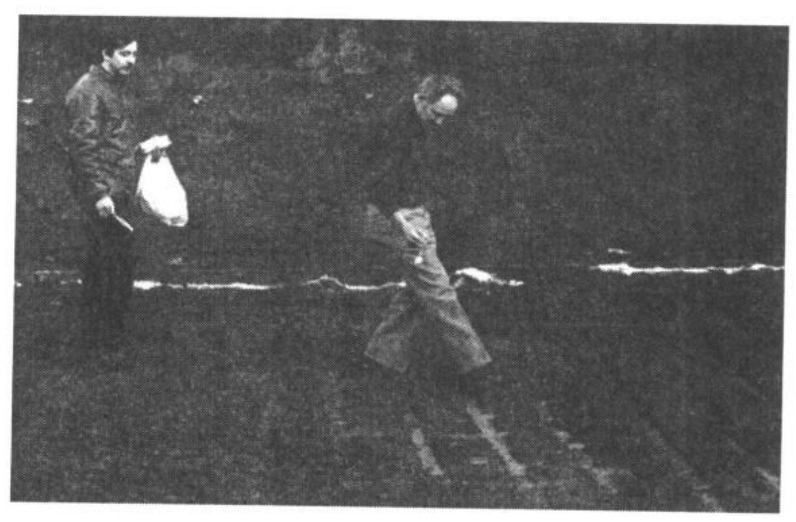
卜棒探测者认为自己成功的原因很容易发现。当卜棒探测者的顾客挖井挖到水时，卜棒探测者就把这归功于他发现了正确的地点。没有人会在旁边再打一口井，看看是不是同一水源。像众多别的自我欺骗的"特异功能者"一样，他们就是一味地相信自己。我设计的测试不让探测者那么容易地为自己的失败找到借口。他们已经表示他们可以找到管道中的流水——当他们知道它在哪里的时候。他们还测定了他们认为存在天然地下水源的地点，并且做了标记，这样，他们失败后就不能怪别人了。测试后，他们不费什么劲就会清楚地知道水在哪里。另外，我们已经按照他们的要求（有一个人要求每秒种至少五升）定出了最低流量，提供了两倍于最低流量的水流。

在解决了困难的抽水难题后，我们拍下测试区，画好精确的地图，在证人面前把一切都写在纸上。区间公共汽车飞速开到镇上，把第一位挑战者带到现场。冯塔纳先生来自比萨。他告诉我们，他能够发现街道下面管道中一般的流水，但不是下水道的水（"吸引力不够"），另外，他还可以从地图上探测到石油，"成功率100%"。再追问下去就发现，他从来没有核查过他的探测是否正确！但是他很高兴地向我们展示一本厚厚的世界地图集，那是他随身携带的，他向我们指出一条巨大的石

油河流，从格陵兰开始，穿过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西里，最后在突尼斯结束。冯塔纳说，那一端的家伙在偷意大利的石油。我没有说出自己的怀疑。

请注意，这里提到的卜棒探测者的主张和理论都是很典型的，全世界的都是这样。这还不算是最奇怪的，因为那都是最常见的幻觉。我经常听到更奇怪的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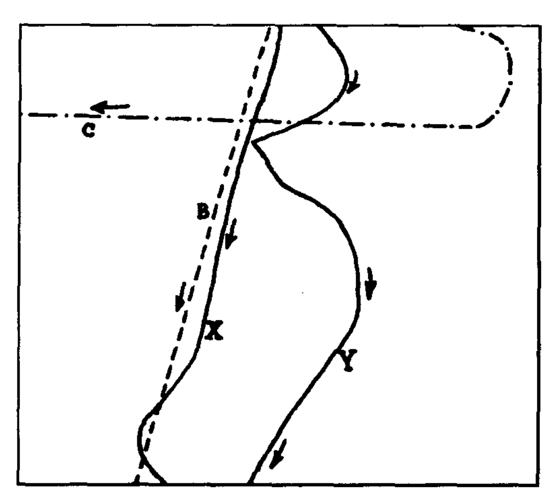
冯塔纳探测那个地方的天然水源，然后在裸露的管道上测试他的探测工具。他断定两条地下河在那里交叉，我们把它们标出来，征询他的意见。他认为它们并不影响测试。他像后来的斯坦佐拉一样，使用一根直直的柳树枝，他发现了他认为是管道入口的地方，从那里开始了。接着他把柳树枝换成一个钟摆。在下面所附的地图中，把他走过和做了标记的路线与实际管道做了比较。它清楚地表明，为什么当这第一位挑战者探测时，我开始担心我的那笔奖金了。



冯塔纳先生(他名字的意思是“源泉”)摆着钟摆，沿着不存在的地下水走。

冯塔纳选择了C管道作第一次测试。他从正对着入口水龙头的地方开始，穿过测试区，同时使劲挥动他的钟摆，指出应该插木楔的地点。在这第一次测试中，他走过的路线与B管道惊人地相近，虽然那条管道是空的。实际上，他的一些木楔如果指B管道的话，正好在范围之内。当我看到这些，我担心管道的铺设位置也许已经泄漏了（我不知道哪条管道被选中了），我上当了。但是我相信那些卜棒探测者基本上都是诚实的人，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反悔。我做了保证，就要遵守协议，不管对方是不是玩了花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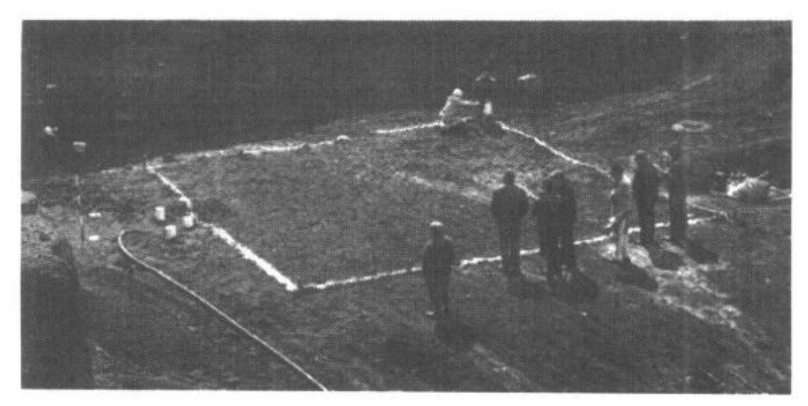
冯塔纳是一个直率淳朴的人。他以为管道从一侧进，从另一侧出。他差一点猜对了。我设计了一条简单的直线管道B，为了证明卜棒探测者连一条直通通的水流都找不到。其他挑战者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冯塔纳沿着X线找C管道，然后沿着Y线找C管道。他决定不做第三次尝试，说我们可以用他的第一次线路（X）作为第三次猜测的结果。于是他的第一次和第三次都是沿着B管道，在阀门和蓄水池之间！

很巧的是，冯塔纳第三次选的是B管道。他认为这是第一条管道的重复（第一条实际上是C管道），结束了他的努力。在他的第三次测试中，他的成绩非常差。这根本谈不上胜

利，也没有证明任何探测能力，但是，冯塔纳是我们测试的四个卜棒探测者中最好的。我们现在准备测试好说大话的鲍尔加教授，他来自特伦托。他大谈他在佛罗伦萨地下发现了毁灭性的河流，正是那条河将要淹没那个城市。他想要把那些河流的水引出来，免得它淹没艺术宝藏。鲍尔加宣称他可以发现“几乎任何水流”，并且说他对石油也非常敏感。但是，当他在测试区内寻找天然水源时，他什么也没有发现。（我们很想知道冯塔纳发现的两条地下河怎么了。）



鲍尔加先生开始他的探测。入口区在左边，起点用柱子标出。

鲍尔加使用两根连在一起的硬棍，使劲在他双手间旋转。两根棍连接处不停地上下移动，一会儿转过来对着他，一会儿转过去朝着外面，反复转动。它偶尔也会停下来。两只手臂向一起压，很自然地就会产生压力，使得那两根棍不停地转动。那个系统很不稳定，手腕的任何变动都会导致它的转动。卜棒探测者总是要让它不停地转动。

教授手中的棍子不停地转动，像公园里表演杂耍的。他在测试区内走来走去，像一只发情期的鹤，对助手发出短促的命令，让他插上木楔，还笑着自言自语，显然很高兴自己发



鲍尔加在追寻水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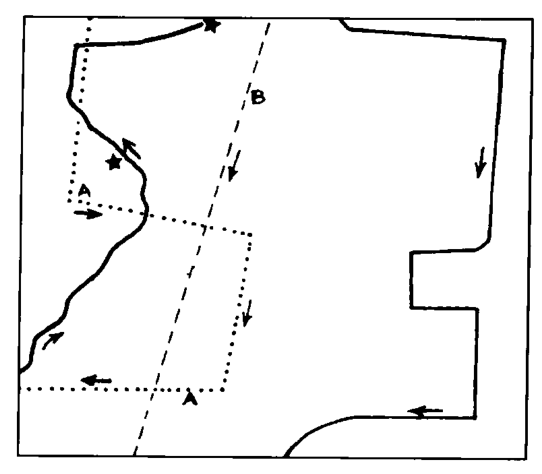


鲍尔加不同寻常的探测棒：两根棍子连在一起。当水被发现时，据说探测棒会转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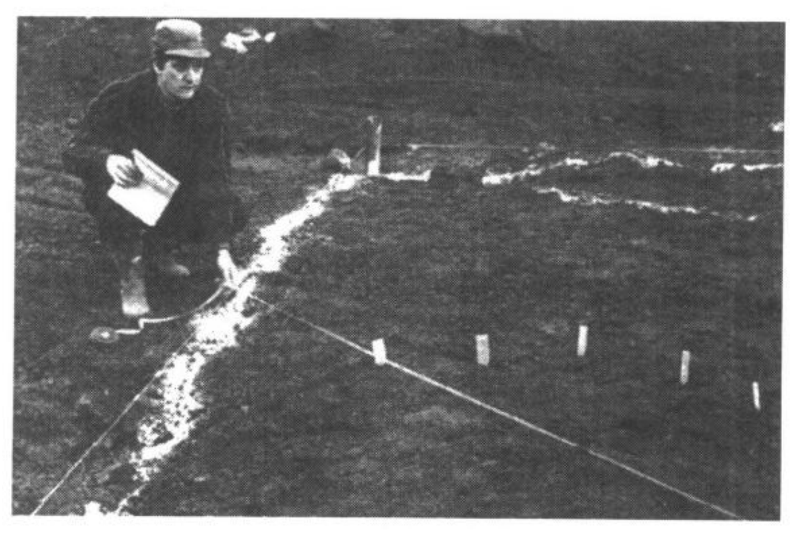
财和出名了。很有趣的是,在第三次测试中,鲍尔加提供了证据,说明卜棒探测是多么愚蠢,完全是探测者的幻想。卡车提供的5000升水在那一刻用完了。当时鲍尔加已经快结束了,工程师向我做手势,让我看蓄水池,我看到水已经不流了。我告诉他什么也别说,鲍尔加仍然在继续。水泵的声音很小,他无法发现水流已经停了。鲍尔加探测了一会儿后,我们告诉他水已经停了。他的棍子马上慢下来,他向我们大叫,要我们注意他已经发现了这一事实。实际上,这是整个卜棒探测最重要的一刻。鲍尔加确信(他说他100%肯定)他找到了三条管道。他的棍子反应很强烈,他甚至"调整"了一下他的测试,把棍子移动了一英寸,以保证最大精确度。但是鲍尔加什么也没有发现。那里根本没有管道,不管有没有水。另外——这是最重要的——在水已经不流时,他还在错误的地点和方向找到了水!我没有告诉他水已经不流了,我对此一点也不感到内疚,因为他已经彻底失败了。

鲍尔加退下了,在此之前他对电视摄像机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他对结果充满信心。下一个是斯坦佐拉,一位年轻人,后来发现他是鲍尔加的学生。他的努力非常短命。他发现了一条天然河流,他说那条河流在测试区下面流过,在这之后,他走到裸露的管子边,测试流水,他把脚放在管子上,看着出口,从他站的位置是看不到的。他的卜棒一动不动,他断言没有水在流。我想斯坦佐拉以为我们在骗他,管道中没有水,因为在他站立的地方感觉不到任何振动。(因为加水是利用地心引力,管道根本不会振动。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否则管道振动就会让人知道它在哪里,即使用土盖着也没用。)我们加大流量,流出的水都成湍流了,斯坦佐拉仍然没有发现什么。我们于是认定他无法进行挑战,他被正式取消了参赛资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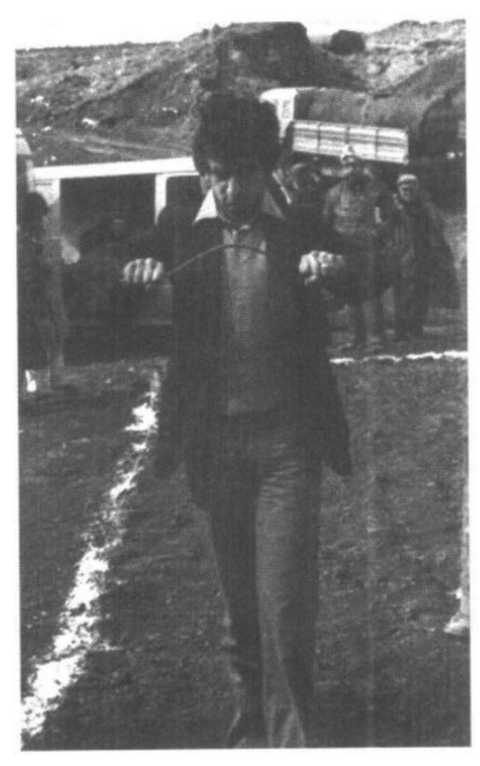
但是,我提议对他进行一次非正式的测试,要求他蒙着眼



鲍尔加三次探测都远离目标。他按右边的线路找 B 管道,然后又沿着左边的实线找 A 管道。鲍尔加路线中两个星号之间的路线,是 A 管道水已经不流后走的,鲍尔加不知道水已经停了。



测量员量鲍尔加教授放置的木楔。虽然鲍尔加仔细调整这些木楔,他离最近的水管也有八英尺远。



斯坦佐拉先生用一根柳树枝寻找“天然水”。

睛，说出天然水源的位置。他无法拒绝这样的测试，虽然他选择的两个地点位于他上次选择的水道的三英尺之内，他还是说他选中了，我们又做了最后一次测试，让他在测试区内随便走动，然后问他，他站的地方下面是否有天然水源。有四次他站在他曾说有水源的地方，他说了两次“没有”，而他四次没有站在水源上面时，他说了两次“有”。至少他还是一致的。

下一个是塞纳托雷，他是所有卜棒探测者中最富于戏剧性的。他使用一根树枝，中间几乎折成两截，提供了一个灵活的支点。这根树枝与鲍尔加用的相似。但是，当塞纳托雷使用它时，我们都退得远远的。它不停地从他手中飞出来，有一次它打中了摄像师，另外，它折断后，又重新接了五次。他脑袋



塞纳托雷先生全神贯注地找，还是彻底失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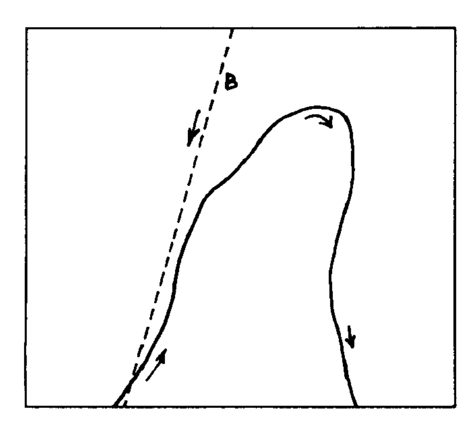
向后仰，使劲皱眉头，在测试区中咚咚地走着，仔细调整木楔。由于天快黑，所以决定对塞纳托雷只进行一次测试，他完全同意这一决定，并且写了下来。他惟一的一次探测完全错了。我还需要补充说他在摄像机前宣称他100%成功吗？皮埃罗和我乘车离去，那些管道就留在那里，谁要查看就可以去查看，虽然我们相信卜棒探测者会接受工程师、测量员和律师有关管道位置的宣誓书。关于宣誓书和测试条件，我们对他们说得很清楚，他们也相信我们的话。皮埃罗担心，如果告诉鲍尔加教授他失败了，可能会毁了他，因为他绝对相信自己成功了。但是我安慰皮埃罗说，鲍尔加和其他人一样，很容易恢复过来的。那些狂热的信徒并不那么容易被事实或真理说服

的。我们驱车前往定好的餐厅，三位卜棒探测者已经在那里了(冯塔纳回家了，委托鲍尔加代表他)，他们在争论为什么他们各自的测试结果不同。

相关的人都到达约定的地点后，我渐渐明白情况是多么奇怪。安杰拉、罗德里格斯和我都非常尴尬，卜棒探测者却很坦然。我摆脱尴尬的感觉，决定说出实情。我们把管道设计图给在场的人看，观察他们脸上的表情。沉默片刻之后，鲍尔加身体往椅子后一靠，替他们那群人说："我们输了。"

但是，两分钟后，他又开始滔滔不绝地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从太阳黑子到地磁变化，什么借口都有，但是，这些根本不能成为他失败的理由。我们提供了大量的餐前葡萄酒来安慰他们，希望吃饭时鲍尔加会安静下来。很不幸，他一边大嚼牛肉片和通心粉，一边仍说个不停。

所有被测试的卜棒探测者都失败了。两位"找到"天然水源的探测者意见相差极大，那些没有发现水源的人也分歧很深。每个人的探测工具都作出强烈的反应，都确信自己是对的，但是他们其实什么也没有探测到。他们都是著名的卜棒探测者，可是都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接受严格控制的测试！只有像我这样设计的方法才能证明此事。对他们所做的惟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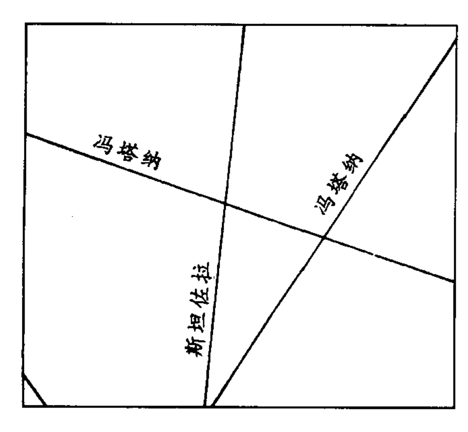


塞纳托雷走的线路。由于时间不够，他只能探测一次。他只走过有水的管道一次，而且是沿着错误的方向。

次科学测试证明，他们根本没有用卜棒探测的特异功能。但是我确信他们还是会称自己是卜棒探测者。不可思议吧？对，但这是他们典型的作法。

在结束这个话题前，我还要说一件事。热那亚有一个叫米切尔·乔维纳利的作家，写过许多有关灵学的书，他认为是我的盟友，他向我提议说，如果我同意按他的测试条件，他可以为我展示一系列的特异功能。他要求要有科学家和牧师在场，还有一些非常不合理的要求。我对乔维纳利先生说，当我拿出自己的钱悬赏时，该由我来制定规则。他居然宣称我违约，欠了他的钱。从正常的标准看，这种行为毫无意义，但是在特异功能者看来，却是很合乎逻辑的。皮埃罗·安杰拉警告我不要再说什么了，因为他会把我的话断章取义。好吧，让他听听这话：米切尔·乔维纳利建议表演“特异功能”那一套骗术。如果他真有特异功能，那就别说废话，拿出证据来吧。他说他能通过摸一本书的封面辨别出它的颜色。好吧，米切尔，如果你真的能从统计学上证明你能做到，我就把1万美元的支票交给你。但是——这也适用于那些只给我来信但从来不行动的“特异功能者”——拿出证据吧。

我的挑战是很清楚的：拿出确切证据，否则免开尊口。



只有冯塔纳和斯坦佐拉两个人认为那地方有“天然水源”。这样他们就与另外两人意见相反，那两人说不存在天然水源。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出，冯塔纳和斯坦佐拉两人意见都不同。

后 记

押送死刑犯去刑场的车已经空了，但是车已经准备好再次前往刑场。上车的人似乎源源不断。至于我的读者，不管他们的看法如何，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觉得必须说出真相。我相信书中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你读到的是我认为可信的证据。灵学是一出闹剧和欺骗，我们每天听到的其他超自然现象也一样。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也真心相信我的观点，我这样做并没有觉得这个世界不激动人心或缺乏挑战了，你也应该跟我一样。相反，我们并不是出于神秘的原因、通过超自然方式来到这个世界的，也不受未知力量或人物的保护，我们是生物进化过程中数百万次实验的结果，不是某个外星人扔到这个星球的种子。认识到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激动人心。我是人类中的一员，人类已经进入太空，漫步月球，多么了不起啊！从某种意义上我也在那里漫步，你也一样。我对此感到激动不已！

扔掉算命纸牌，别理睬那些星相专栏。它们是那些骗子的产物，他们认为你不是一位出色、能干、独立的人。

那些荒唐的话作为心灵的皇帝，统治得太久了。好好看看吧。皇帝没有穿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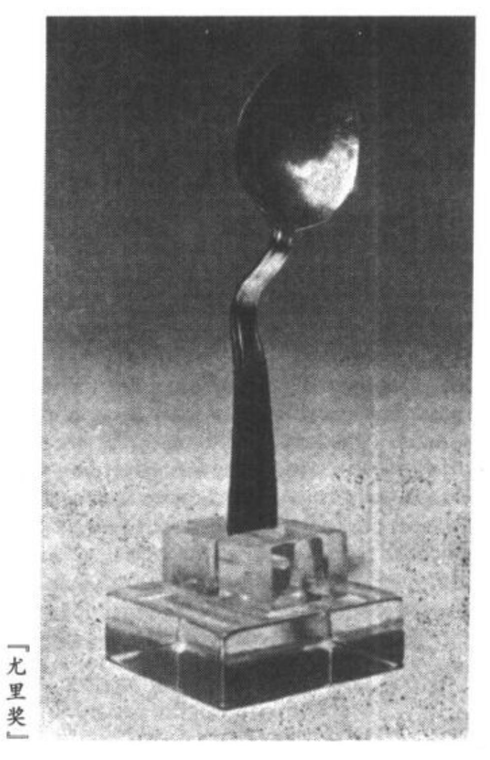
附　录

好莱坞有奥斯卡奖，电视界有艾米奖，唱片业有格莱美奖。我觉得应该为十几亿美元的行业设立一个奖。灵学是一个体面的幌子，里面包括了算命者、吉卜赛人、庸医、伪科学家和骗子，他们努力生产奇迹，躲在最荒诞不经的理论后面。于是我建立自己的年度奖金，名为“尤里奖”（为了纪念那位“特异功能”超级明星，你可能还记得他），每年4月1日颁发。

四个奖项如下：

1. 科学家奖，奖给那些在过去12个月中说了或做了与灵学有关的最愚蠢事的科学家。
2. 基金组织奖，奖给一年中资助了最无用灵学研究的基金组织。
3. 媒介奖，奖给报道了最荒唐的超自然说法的媒体。
4. “特异功能者”奖，奖给在12个月中用最小的努力欺骗了最多人的特异功能者。

《命运》杂志这类刊物不能得第3项大奖，因为它们的编辑真的相信他们的报道，因此不能承担责任。但是，《命运》完全是想像的产物，这倒可以给它一个荣誉奖。奖品包括一个弯曲的不锈钢勺子（当然，那是通过特异功能弄弯的），下面是一个塑料底座。请注意，底座很薄，非常透明。



「尤里奖」

我个人负责提名候选人。4月1日的颁奖典礼上，由我蒙着眼睛宣读密封的信封。结果将马上公布，不再核对。将用心灵感应的方式通知得奖者，他们可以预测他们的胜利。现在应该承认灵学了，尤里奖是向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

1979年得奖者是：

·斯坦福大学的威廉·蒂勒教授。他说，即使超自然事件的证据非常可疑，并且是由那些很不可靠的人提供的，我们仍然应该认真对待它，因为这类事件太多了。

·麦克唐纳基金会，它资助50万美元给华盛顿大学，以研究能弄弯勺子的儿童。

·普林提斯－霍尔和美国国际图片，因为称“阿米提维尔恐怖事件”为“真实的报道”。

·菲利普·乔丹，他被提阿戈乡(纽约)公共辩护人 R.L.米勒聘为助手，通过看他们的“气”来挑选陪审员。

1980 年得奖者：

·艾萨克·巴舍维斯·辛格，因为他宣称信仰魔鬼。

·千禧年基金会，它资助 100 万美元给灵学研究。(1982 年该基金会决定投资 100 万元开发一个“通过特异功能发现的油田”。那里根本没有油。)

·《无法置信》电视节目，因为它把詹姆斯·海德里克的简单魔术当真了。

·多萝西·阿利森，一位家庭主妇兼特异功能者。她被叫到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解决一系列杀人事件。她除了在镇里瞎转外，什么也没做，给了警察 42 个不同的凶手名字，被送回家。

1981 年得奖者：

·查尔斯·塔特，灵学家。他发现未来的事件越远，就越难预测。

·五角大楼，它花了 600 万美元研究是否可以通过燃烧苏联导弹的照片来摧毁它。

·洛杉矶 KNBC 电视台，把塔马拉·兰德的骗局当真，没有去核查。

·塔马拉·兰德，她宣称在里根总统被刺前几个月，她就已经预言过了，实际上她是在事件发生 24 小时之后预言的。

海南出版社·综合部邮购书目

思维宝典

《像天才一样思考》[美]托德·西勒著　李斯译　定价16.80元

《超越智商的思维》[美]大卫·伯金斯著　邓海平译　定价18.00元

《天才的13个思维工具》

[美]罗伯特·鲁特－伯恩斯坦　米切尔·鲁特－伯恩斯坦著　李国庆译　定价22.00元

《美国广告200年经典范例》[美]朱丽安·西沃卡著　周向民　田力男译　定价32.80元

《现学现卖:世界顶级营销专家实战兵法》[美]杰克·柯林斯著　李斯译　定价25.00元

《毛泽东的智源》成林编著　36.00元

刑侦系列

《辨读凶手:一位犯罪心理学大师现场推理实录》[英]保罗·布里顿著 李斯译　定价24.00元

《顶级悬案:犯罪史上八宗惊世疑案新探》

[美]约翰·道格拉斯　马克·奥尔沙克著　岳盼盼　白爱莲译　定价23.00元

《变态杀手:恶性犯罪深层心理探究》

[美]约翰·道格拉斯　马克·奥尔沙克著　岳盼盼　白爱莲译　定价22.00元

《动机剖析:美国联邦调查局侦破大案秘诀》

[美]约翰·道格拉斯　马克·奥尔沙克著　张向玲　史大晓译　定价21.00元

《谋杀的阴影:希区柯克悬念经典》王强编译　定价24.00元

人文素质

《爱因斯坦的圣经》[美]萨缪尔著　李斯　马永波译　定价25.00元

《美式课堂:品质教育学校方略》

[美]托马斯·里克纳著　刘冰　董晓航　邓海平译　定价22.00元

《美式家庭:品质培养家长对策》[美]托马斯·里克纳著　喻佑斌　罗文盛译　定价22.00元

《人的宗教》[美]休斯顿·史密斯著　刘述先校订　刘安云译　定价26.00元

《神的历史》[美]凯伦·阿姆斯特朗著　沈清松校订　蔡昌雄译　定价28.00元

《经济学的秘密》[美]罗伯特·耐尔·海尔布伦纳　莱斯特·瑟罗著　韦民译　定价18.00元

《西方音乐史话》[美]安妮·格雷著　李晓东　董晓航译　定价24.00元

《密码故事:密码是怎样创设和破解的》

[英]西蒙·辛格著　朱小蓬　林金钟译　定价20.00元

《血:一种神奇液体的传奇史诗》[美]道格拉斯·斯塔尔著　罗卫芳 郭树人译　定价22.00元

《未来的灾难:瘟疫复活与人类生存之战》

[美]皮特·布鲁克史密斯著　马永波译　定价22.80元

《文明的疑踪》[美]迈克尔·贝金特著　苗晨　宋航译　定价22.00元

《国外中小学教育面面观》全套18册　定价216.00元



名人经典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许知远著 定价 18.00 元
《读书毁了我》[美]琳莎·施瓦茨著 李斯译 定价 18.00 元
《美人赠我蒙汗药》 王朔 老霞著 定价 16.80 元
《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上、中、下)
[俄]伊利亚·爱伦堡著 冯南江 秦顺新译 定价 88.00 元
《房龙论人》 房龙著 肖昶 商友译 定价 25.80 元
《潘光旦选集》(1-4 册) 潘乃谷 潘乃和选编 定价 120.00 元
《幽默公寓》——法国读者票选第一畅销小说
[法]妮可·德·毕隆著 颜湘如译 定价 16.00 元
《从现在到永远》 鲍光满著 定价 18.00 元
《北京的梦影星尘》 洪烛著 定价 20.00 元
《红色酒吧》 刘云著 定价 16.00 元

现代生活

《千年智慧书》[美]克拉克著 李斯译 定价 28.00 元
《自卫书》[美]加文·德·贝克尔著 梁永安译 定价 20.00 元
《自救书》[美]雷纳尔·斯塔尔伯格著 李斯 马永波译 定价 24.00 元
《自助书》[奥地利]约瑟夫·基尔施讷尔著 王波 胡小兵译 定价 15.00 元
《精神自诊手册》[美]弗郎西斯著 胡东霞译 定价 24.00 元
《色彩密码:从颜色看性格》[美]泰勒·哈特曼著 魏易熙译 定价 19.80 元
《世界货币总览》(上、下)大 8 开全彩色印刷 刘续川著 定价 8880.00 元

社会百态

《特工:20 世纪隐蔽战线大揭秘》(上、下)
[美]H·凯斯·麦尔顿著 李殿昌 韦民译 定价 32.00 元
《三线开花之二》加"侦察卫星"股市软件 张卫星著 定价 33.00 元
《网络时尚辞典》 易文安著 定价 22.00 元
《魔鬼战士:二战最惊险的突袭营救行动》[美]汉普顿·赛兹著 韦民译 定价 22.00 元
《巴黎的放荡:一代风流才子的盛会》[法]达恩·弗兰克著 王姤华译 定价 28.00 元
《龙旗下的臣民:近代中国社会与礼俗》
[英]吉伯特·威尔士 亨利·诺曼著 邓海平 刘一君译 定价 22.00 元
《美国梦寻》[美]斯特兹·特克尔著 毕朔望 董乐山等译 定价 28.00 元
《大审判:影响人类历史的 35 次著名判例》 杨群 止止编著 定价 18.80 元
《绝地野驼》[英]约翰·海尔著 董晓航 刘冰译 定价 19.80 元

海南出版社·综合部邮购书目

《神奇的咔哇:风靡全球的心理调节时尚》 文正 可人著 定价 10.00 元
《战争罪责》 [日]野田正彰著 朱春立 刘燕译 定价 20.00 元

散文经典

《台湾经典散文》(1-5 册) 祝勇主编 定价 98.00 元
《历史深处的声音》 晓柳主编 定价 20.00 元
《历史深处的记忆》 晓柳主编 定价 20.00 元
《历史深处的对话》 晓柳主编 定价 20.00 元
《历史深处的屐痕》 晓柳主编 定价 20.00 元
《讲吃》 林恒 袁元编 定价 18.00 元
《讲穿》 林恒 袁元编 定价 18.00 元
《讲玩》 林恒 袁元编 定价 18.00 元
《讲享受》 林恒 袁元编 定价 18.00 元
《铜声》 李晓琪编 定价 19.80 元
《红烬》 李晓琪编 定价 19.80 元
《恩泽》 李晓琪编 定价 19.80 元
《灵兽》 李晓琪编 定价 19.80 元
《奇香》 李晓琪编 定价 19.80 元
《星·雪·火》——世界三大自然随笔之一 [美]约翰·海恩斯著 吴美真译 定价 18.00 元

典藏古籍

《传世藏书》(1-123 册) 定价 68000.00 元
《二十六史》(1-6 册) 定价 880.00 元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定价 78.00 元
《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合册 定价 14.80 元
《全汉文》 定价 38.80 元
《全后汉文》(上、中、下)合册 定价 63.80 元
《全三国文》(上、下)合册 定价 44.80 元
《全晋文》(上、中、下)合册 定价 108.80 元
《全宋文》 定价 38.80 元
《全齐文》《全陈文》合册 定价 27.80 元
《全梁文》(上、下)合册 定价 48.80 元
《全北齐文》《全后周文》合册 定价 20.80 元
《全后魏文》 定价 35.80 元
《全隋文》《先唐文》合册 定价 26.80 元

海南出版社·综合部邮购书目

西学基本经典——英文版100种

每套装9箱 分十大类 100种·100册 大32 精装 单册塑封 定价5000.00元

哲学类	[25种 22册]	1100.00元
社会学类	[5种 6册]	300.00元
人类学类	[5种 4册]	200.00元
伦理学类	[10种 7册]	350.00元
心理学类	[7种 8册]	400.00元
法学类	[10种 9册]	450.00元
宗教学类	[10种 11册]	550.00元
历史学类	[8种 10册]	500.00元
政治学类	[10种 11册]	550.00元
经济学类	[10种 12册]	600.00元

英语阅读文库(第1辑)

《罗马帝国衰亡史》(缩写本)(*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英]爱德华·吉本著 定价38.00元

《瓦尔登湖》(*Walden*) [美]亨利·大卫·梭罗著 定价25.00

《精神分析引论》(*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奥地利]西格蒙得·弗洛伊德著 定价23.00元

《草叶集》(*Leaves of Grass*) [美]沃尔特·惠特曼著 定价28.00元

《密西西比河上》(*life on the Mississippi*) [美]马克·吐温著 定价35.00元

《美利坚合众国》(*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美]詹姆斯·布赖斯著 定价32.00元

《自己拯救自己》(*Self - Help*) [英]塞缪尔·斯迈尔斯著 定价27.00元

《蒙田随笔集》(*Essays*)(节选本) [法]德·蒙田著 定价23.00元

《房龙地理》(*van Loon's Geography*) [美]房龙著 定价29.00元

第二辑书目预告(即将出版)

《圣经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Bible*) 房龙著 van Loon

《一生的资本》(*Lifelong Capital*) 马登著 Marden

《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 卡莱尔著 Carlyle

《我们的村庄》(*Our Village*) 米特福德著 Mitford

《世界简史》(*The Outline of History*) 威尔士著 H. G. Wells

邮购地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甲158号东楼三层(100720)

联系电话:010 - 64047330 传真:010 - 84032337 联系人:杨斌

海南出版社综合部网址: www. ccbk. chinayou. com E - mail: cc_bk@ hotmail. com